

北平北海圖書館藏

別體  
小說 雪鴻淚史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玉梨魂出世後。余乃得識一人。其人非他。即書中主人翁夢霞之兄劍青也。劍青寶其亡弟遺墨。願以重金易雪鴻淚史一冊。余慨然與之。曰。此君家物也。余烏得而有之。劍青喜。更出雪鴻淚史一百冊示余。余受而讀之。乃夢霞親筆。日記其中事跡。與玉梨魂多所抵牾。其最謬之點。何崔兩姓並非舊戚。梨娘之死。為庚戌年六月二十五日。非己酉除夕也。石癡之書。略焉不詳。余乃加以裝點。遂失真相。然石癡固得之於夢霞之口。或當時夢霞尚不欲將個中秘密盡情宣示也。據劍青言。夢霞東渡時。僅携詩稿去。即(雪鴻淚史)日記稿。留遺於家。故未散佚。然則石癡必未見此稿。無疑。今石癡浪遊歐美。行蹤無定。恨未能一訊之。余既讀畢。乃請於劍青。為鈔副本付刊。以正余書之誤。劍青曰。恐非死者之志。余曰。君母太迂。令弟殉情殉國。其人其事。固在可傳之列。即梨娘。筠倩之柔腸。俠骨。於近日女界中。亦何可多得。余書已唐突。西施有此真跡。不以示人。將何以贖我過。且恐轉非死者之志也。德惠再三。石癡始允。余代為詮次。原稿自己酉正月起。至庚戌六月止。記月不記日。今為之細分章節。每節綴以評語。以清眉目。凡與玉梨魂不同之點。無不指出。此後玉梨魂可以盡燬。而余於言情小說。亦未免有崔灑上頭之感。江郎才盡。從此擱筆矣。

(枕亞謹識)

枕亞又曰。英雄兒女。二姓實有固結不解之點。夢霞英雄也。有前日之殊遇。乃有後日之異果。奇情偉績。各有千秋。正不必以惆悵落花。恨滿樊川之權。淒涼孤邸。情同司馬之琴。為賢者病也。此篇雖未合

雪鴻淚史

小說體裁。而其中實無所不備。非止言情。乃合家庭社會教育英雄俠義警世等各種性質。融化於一爐者。無以名之。因名之曰別體小說。惜篇末絕筆於東渡。夢霞抵東以後。武昌起義之前。中間相距年餘。必尙有詳細之日記。今不知流落何處。是亦讀此書者之一缺恨也。

第一章 己酉正月

第一節 不堪回首之元旦

今日爲己酉元旦。余自出世以來。所歷之元旦。并此已二十有三韶華。如箭。余乃如。弦。箭去而弦。仍寂然。歲自更新。人還依舊。余所以負此元旦者深矣。聰明消盡。祇餘得一片痴獸。將於何處發賣耶。爆竹一聲。歡騰萬戶。元旦誠可賀哉。而余之元旦。獨可弔。三年前之元旦。已撇余而逝。三年後之元旦。復逐余而來。余回溯過去之元旦。而余乃泣然。余下測未來之元旦。而余更惘然。元旦自元旦。哀樂人爲之。人謂余性乖僻。無事不抱悲觀。夫余亦猶人耳。非別具肺腸者。余亦有笑口。可開。余亦有盾頭。可展。使余果有可樂之實。際則對此佳日。將手舞足蹈。之不暇。何無疾而呻。爲痛哉。余心余何求人諒哉。夫人所以樂此元旦者。家人父子團聚之樂耳。三年前之余。固亦與人一様歡迎此元旦。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飲屠蘇酒。舞五綵衣。余固有三樂之一也。而今則寂寂春盤。徒對飴餠。而生苦感。徘徊堂上。觸於目者。乃爲余父之遺容。入於耳者。僅聞余母之歎歎。呼父而父不應。慰母而母無歡。使余兄而在。家者。眼看玉樹雙雙。余母或稍忘傷逝之痛。今復遠隔楚天。爲歲暮不歸之遊子。母老矣。自父死後。雙袖乃無乾時。余以一身兼二子職。雖強笑承歡。有時痛淚亦復難制。一家骨肉死別生離。傷哉。余母慈懷之惡。何如耶。

余母無樂而余尙有何樂耶

余家先世經商。至余父而改業儒。豐才膏遇。潦倒終身。晚年督子。慕嚴意失之。東隅。或可收之。桑榆也。願屬望方殷。而名場已畢。余兄猶博得一第。以慰親心。余乃一無成就。父愛余特甚。常摩余頂而笑曰。此吾家千里駒。他日得路。煙霄爲若翁吐氣者也。比終南徑絕。希望成空。慨世之餘。病根遂伏。然猶勉力教余吟詠。以遺老懷。余兄則繫情書畫。金石古心。自鞭沉澀。一家頗得陋巷自安之樂。青燈有味。不減兒時。惜此中歲月已爲余父養病之年矣。嘗有句云。『學堂擾擾此何時。家學翻嫌誤兩兒。伴我寂寥饒別趣。一勤鐵筆一吟詩。』此即余父病中之作。嗟乎。余父之死。余殺之耳。今余父歿二年矣。此境此情。固歷歷懸余心目。每誦遺詩。未嘗不號泣呼天也。余父彌留之際。自撰一挽聯。命余兄書之。俟其書畢。乃含笑逝。聯曰。『凡事如是難逆料。誦武侯語妄想都除。此身元自不應來。誦放翁詩老去何戀。』今其聯尙在。每歲元旦。必出而懸諸余父遺容之側。過此則卷而藏之。篋笥奉母命也。此慘痛之紀念品。今日乃復入余之眼際。余淚寧可收歟。

枕亞曰。余之身世。乃與夢霞如出一轍。余對於元旦。亦從無快樂之表示。十一歲時。曾有元旦詩云。『愁人那有隨時興。鑼鼓聲休到耳邊。』余父見之。歎曰。是兒才清。惜福薄耳。今余父歿。且八載。余母年亦五旬。余則飄泊風塵。欲歸無計。風木之悲。於焉終古。反哺之願。何日能償。今讀此篇。乃不啻字字從我心頭躍出也。

性與情相通。家人骨肉之間。率性而聯之。以情。情固不必僅用於男女之交際也。人對於家人骨肉而

## 雪鴻淚史

四

漠然則於男女交際而言情其情已爲無源之水必不可久夢霞對元旦而憶去年對生母而悲死父純篤之性肫摯之情悉流露於行間字裏此夢霞之所以爲至性中人亦夢霞之所以爲至情中人也玉梨魂第二章云「家本書香門推望族」今云余家先世經商至余父而改業儒則非書香望族也又云「父本淡於功名且以夢霞非凡品也不欲其習舉子業入名利場」讀本節末段其父乃熱於功名者前清時老師宿儒中科名之毒者固不僅夢霞之父亦無庸爲夢霞諱也

## 第二節 夜臺長寂寂

余得良好之家庭教育而劣性不除書籍什物隨手拋擲縱橫滿案不事整理日坐於叢塵積垢之中已成習慣今更懶似水牯牛襟袖上之墨痕作碗子大矣今晨入書室擬作一函促余姊歸寧入則見案頭書冊如疊亂山彌望皆是更無橫臆屬草之餘地不得已略事修整而其中簽題倒亂十亡六七存者或爲貓爪所裂或爲鼠牙所餘蓋彼等據以爲搏擊之場者久矣猶憶余父在時所好性潔所寶惟書灑掃拂拭事必躬親雖肩促一斗室而窗明几淨塵飛不到琳琅滿架秩然不紊入其中者覺有一種靜雅之氣氳氳襲人余輩若有移動其位置或損其書之一角者必大加呵責不少貸兒時好弄深苦其煩苛受責後輒背父喃喃誓今雖几上塵封盈寸書葉碎舞爲蝴蝶余父更不復責余矣余於此數日間乃無一刻不思余父蓋余父之愛余至深而余之所以報余父者僅此清潔勤儉之習慣亦未能率由不愆致大好書城鞠爲茂草九原有知當痛恨夫不肖子之無可救藥矣

余父暮年養性屏酒近花家無隙地可闢場圃祇以盆栽小本數十種取次花開迎繁送謝君子長卿羅

列滿座。吾廬可愛。俗客不來。春氣綿綿。四時不斷。余父雖不精於種植學。而無論何花。一經余父之栽培。卽着手成春。無枝不發。此是名山經濟。非同老圃生涯。其灌溉之勤。愛護之力。真可謂無微不至。朝除花。風暮洗葉。泥性好潔。以花故。雖糞土之污。有所不避。余母戲呼之爲花爺。爺云。余父死後。惜花人去。寂寞闌干。余母乃爲之管領。殷勤護惜。一如余父。生時然而親物。思人難免。對花。淚未幾而諸花次第憔悴。死豈花真有知甘殉此多情之主人爲墜樓之緣珠歟。抑余父死未忘情。知余母之見花不樂而爲之。斬此愁根歟。今紫蕊嬌紅。飄零都盡。惟剩老梅一株。婆娑墻下。春到艸廬。猶着殘花一二。然亦冷淡無生意。恐不久亦同歸於盡。窗紗寂寂。冷月窺人。瘦影一團。只伴淒涼之我。魂兮不歸。兄行復遠。阿誰與共。巡檐向此。冷蕊疎枝。索一回苦笑也。

更歲以來。又忽忽三日逝矣。滿城簫鼓。鬧如雷。豪興哉。曾未解愁人耳。邊禁不得爾許。曠聒也。方余幼時。每值新年。余父必命收拾書囊。盡十日之樂。余則招隣兒來。搗催花之鼓。吹賣陽之簫。雜沓歡呼。鬧成一片。樂乃不支。余父雖習靜。此時亦不以爲忤。或值韶光。駘蕩風日。宜人必挈余出遊。飽覽春城。麗景入市。見售紙燈者。作種種蟲魚鳥獸之形。裁紅剪翠。窮極工巧。余願而樂之。徘徊不忍去。余父已知余意。笑解錢囊。購其一二。以歸。懸之壁間。夜燃以燭。呼鄰兒往觀之。喜極則群於燈下。唱田歌。以賀余。得此新燈。余亦樂而和之。譁笑追逐。於燈光之下。當余母呼余晚餐時。歌曩餘音。猶繞梁未息也。今兒年不再。而父骨已寒。人比春煙事。如春夢。祇此萬戶春聲。依舊洋洋盈耳。昔日天倫樂事。節節思量。皆斷腸資料矣。雨夜聽零鈴曲。商女唱後庭花。樂者自樂。憂者自憂。傷心人別有懷抱。此不入耳之歡。復胡爲乎來哉。

枕亞曰此節與上節皆爲思父之作一唱三歎有餘音其用筆不嫌其重疊複雜者以其爲至性語也

花爺爺三字奇絕妙絕

花爲情死信有其事夢霞家中乃父手植之花皆情種也後日梨花木筆兩殉美人已於此處現一影子

人至成人以後回憶兒時況味無不悵悵若失恨年光之不肯逆流此亦爲人之常情惟夢霞兒時有父此時無父其所感益深則其情亦益可憐耳

第三節 楚囚對泣

余母愛余之擊與余父同平日每值伊鬱寡歡之際見余跳躍而前依依作孺子態輒爲之破顏一笑余亦不忍見余母之不樂也乃自余父歿後余母老困愁城十日九病伏枕際泣長夜無眠時或扶病花前聽鶯窗下青春大好白髮無情輒復對景傷懷臨風雪涕余百計求悅或述瀛海遺聞或粲東方妙舌雖一時霽色偶上慈顏而癢隔靴搔會未稍解其中心之鬱結迨事過情遷一刹那間慘愁室又纏身三匝矣今晨余入室視母時見其含顰獨坐對余父遺容悠然神往凝睇久之而珠淚雙雙無端自落蓋未能一刻忘余父也母淚如縷縷兒心亦如刀割矣是晚乃謂余曰兒年長矣寒素家風例無坐食非可如千金之子長賦閒居也兒亦知若父死後雖稍有餘貲而經營喪葬已去其三年來米鹽瑣屑親友周旋復耗其六七今日床頭金盡若無汝兒時寄賞回以相繼續則汝嫂亦非巧婦其何能爲無米之炊耶家累萬端在理宜兩人共同担負彼旣遠遊汝亦須謀自立行矣母令阿兄笑汝富於依賴性也余聞

言泣曰。母訓良是。兒亦不願長。此株守累母及兒。然戶庭寥落。父死。兒離孤苦。零丁備極。慘況有兒在。母或忘憂。兒復行。母將吊影空房。寂處何以爲歡。兒實不忍再棄母於冷清清地也。母忽怒曰。夢兒。汝何言之。僕也。男兒志在四方。家食雖甘而修名不立。恥孰甚焉。兒欲爲食粟之曹交。耶抑欲爲乘風之宗慤耶。余雖逆境。摟心老懷。滋惡然得及余未死。親汝有所作爲。桑榆暮景。足自遣矣。又安用是長日相伴者。嗟乎。母言誠甘。母心太苦。彼日望兒歸。豈復願離余者。其爲此言。余知其心之千迴百轉也。

余家無多人。余母與余外一嫂一媪而已。嫂亦名家女。歸余兄者六載矣。前年舉一雄。今已牙牙學語。骨緊頭圓。白胖可愛。余母儘多愁思。覩此蘭芽。莖秀繞膝。依依以常情測之。亦應易茹荼之苦。爲含飴之樂。願余母每捧抱此兒。淚輒被兒嫩頰。蓋此兒出世之時。已在余父蓋棺之後。故余母抱孫即思余父。痛此無知嬰兒。乃未識阿翁一面也。

嫂父固名儒。幼承家學。能解吟詠。歸余兄後。徐淑秦嘉。一雙兩好。蘆簾紙閣。燈影書聲。消受人間。豔福無端。而蕤歌一聲。驚破春圍。好夢家庭多故。田園已蕪。芋栗之收。難供菽水。余兄迫於飢寒。遂離別從此。東勢西燕。兩分飛。余嫂乃去。其膏沐卸却。鈿盡力於事母。撫兒諸事。而黃花之句。亦於以輟吟矣。姑良不惡。婦亦大賢。不厭糟糠。能操井臼。不知者見之。每謂得婦如此。不知姪姪幾生。修到也。然而高堂白髮。少婦青春。死別生離。各含慘痛。雖並無惡感。橫生亦祇有愁顏相對。融洩之樂。何在耶。今者春到人間。瀛洲又綠。王孫不歸。羅敷獨處。雖余未有室家。不識此中甘苦。然傷離怨別。人有同情。況其爲思婦。征夫於傷春人中。又當別論。值此晴光乍轉。柳色漸舒。客裏思家。樓頭望遠。烏有不臨風悵憶。異地同心者。余



雪鴻淚史

八

無以慰母更無以慰嫂。余嫂此時直是朝朝寒食，夜夜遼西，不悔教夫壻，覓封侯，應亦恨子規啼不到也。

枕亞曰：前兩節爲痛死，此一節爲痛生，痛死情苦，痛生情更苦。

何母侃侃數言，毫無一點婆子氣，有是母乃有是子，異日夢霞殉國，劍青奉母隱居塚中，碧血久已成灰，堂上白頭，今猶無恙，蓋兒死而母心反爲之慰矣。

夢霞答母之語，全從肺腑中流出，哀哀欲哭，讀之覺昌黎祭十二郎文無此慘痛也。

劍青生於父歿之後，玉梨魂第二章云：「劍青亦已授室，且抱子矣。」下接「父母欲卽爲夢霞卜婚」

「是劍青生子時，父猶在也，誤矣。」

寫母子之情，則節節傷心，寫夫婦之情，亦層層入骨。極雙管齊下之樂，卽以詞句論，亦當得哀感頑豔四字。

#### 第四節 愁苦中之救星

余今年之日記，開卷卽作無聊語，其後每一拈管而愁絲一縷，卽緊繞於余之筆尖，致行間字裏，墨淚交染，一片鶯音，幾堪裂紙，牢騷煩憂，爲文人結習，余更天生愁種，自識字以來，卽墮此魔道，今乃更甚，曩者余父屢以是規，余謂少年人如方春之花，當時有欣欣向榮之概，雖處境極窮，心地終須活潑，稍不如意，遽抱悲觀，非丈夫也，卽作爲詩文，亦當就雄渾豪放一派，不宜恨字頻書，哀聲屢奏，啾啾唧唧，若鬼哭以自附於傷心人，蓋頽唐之音，最足短人志氣，無多心血，盡嘔於區區文字之中，殊不值得，嗟乎，微親愛之余父，又誰爲此暮鼓晨鐘，發人深省者，余年方盛事業，猶修余之日記，正如一齣極熱鬧之戲劇。

登。場。之。際。當。振。刷。精。神。別。開。生。面。由。是。漸。趨。燦。爛。有。聲。有。色。蔚。為。大。觀。乃。方。開。幕。便。鳴。嗚。咽。唱。起。斷。腸。曲。子。將。未。來。身。世。絕。妙。文。章。一。筆。抹。煞。豈。不。可。憐。豈。不。可。惜。雖。然。言。為。心。聲。日。記。所。以。記。實。余。今。所。見。者。皺。眉。耳。淚。眼。耳。所。聞。者。啜。泣。耳。長。歎。耳。綜。言。之。余。之。家。庭。愁。城。耳。地。獄。耳。余。處。其。中。如。項。王。困。於。垓。下。四。面。皆。敵。惟。有。悲。歌。一。曲。以。自。排。遣。有。甚。心。情。作。旖。旎。風。流。之。文。字。哉。

余。日。艸。此。不。祥。之。日。記。以。寫。此。可。憐。之。家。庭。閨。苦。甚。亦。局。促。甚。余。亦。不。知。余。之。心。思。如。何。開。拓。余。之。篇。幅。如。何。發。展。長。此。以。往。者。余。日。病。而。日。記。之。資。料。日。窮。今。日。乃。大。幸。於。寂。寞。無。俚。中。有。不。速。之。客。一。人。來。則。余。姊。夢。珊。也。余。姊。歸。寧。挈。一。甥。俱。來。甥。名。蘭。兒。年。五。歲。矣。登。堂。拜。母。語。雜。笑。啼。蘭。兒。亦。如。小。鳥。依。人。活。潑。可。愛。老。人。顏。色。遂。為。之。大。霽。在。此。新。年。中。見。余。母。作。此。態。尚。是。破。題。兒。第。一。遭。也。余。母。之。愛。余。姊。較。甚。於。余。此。亦。為。母。者。之。恒。態。戚。黨。中。有。譏。余。母。性。情。者。固。無。不。知。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也。一。枝。解。語。花。便。是。忘。憂。草。溫。言。軟。語。慰。藉。無。聊。本。為。女。子。之。特。長。其。細。膩。貼。懇。擊。周。詳。尤。為。余。輩。莽。男。子。所。不。逮。故。看。護。病。人。必。利。用。之。即。如。余。對。於。余。母。未。嘗。不。求。其。癢。結。所。在。以。藥。之。而。窮。搜。冥。索。終。嫌。隔。膜。一。層。余。姊。談。笑。之。間。便。回。慈。意。彼。盡。能。深。入。余。母。之。心。坎。而。代。為。解。釋。者。故。如。天。女。散。花。如。水。銀。瀉。地。使。一。室。之。中。滿。佈。融。和。之。氣。余。姊。能。使。母。樂。余。乃。益。愛。余。姊。矣。余。直。視。余。姊。為。喜。神。為。救。星。為。偵。探。余。母。心。坎。之。福。爾。摩。斯。為。余。日。記。中。開。闢。新。世。界。之。哥。倫。布。

余。姊。歸。而。余。之。愁。担。卸。矣。所。謂。家。庭。幸。福。者。固。屬。人。為。之。余。姊。有。轉。移。親。心。之。能。力。所。以。慰。母。者。良。深。而。所。以。福。余。者。正。不。淺。也。惜。姊。自。有。家。室。可。小。住。而。不。可。久。留。一。日。青。輿。復。來。玉。人。歸。去。余。將。失。所。憑。依。余。

母且立復其故態而余之日記縱放光明又將黯然而無色矣余作此想知眼前歡笑大不可恃此時一點憂心雖強被沈壓已怛怛欲動爲余來日之警告雖然母之苦樂姊爲之余之苦樂母爲之既於苦中得樂復於樂中尋苦實非大愚且余母此時已盡忘苦痛余乃以來日大難憂思未已設不慎而形諸詞色恐適足以召老人之詰問而大煞風景夫又何苦來耶

擲骰鬪葉之戲人每於新年無事時藉以消遣余家則無人喜此賞心樂事真不知在誰家院子矣今日余母與乃勃發飯罷後呼余姊余嫂及余圍坐擲骰各納青蚨二百爲公注所擲者爲大觀園行樂圖是圖爲余父遺製手澤存焉圖之起點先以人名分配後依次進行視事跡之大小輕重爲勝負之比較製法與尋常之陞官圖略同而趣味彌永余母擲得史太君余姊擲得王熙鳳余嫂擲得邢岫煙余乃擲得寶玉玲瓏骰子若有神靈一局四人會逢其適余母雖無史太君之福而今日情形固不減榮禧堂前之佳話余姊善承色笑有鳳丫頭之黠而無其奸余嫂裙布釵荆鹿車共挽岫煙之食貧安分庶幾近之惟余於寶玉殊不相類蓋寶玉情人而余則恨人也以余之身世再跌入情渦不知更何所底止平日讀石頭記對於瀟湘妃子頗富感情然羨痴公子之豔福未敢效癩蝦蟆作天鵝想也今日怡紅二字居然冠我頭銜戲耶真耶偶合耶有徵耶前因渺渺後果茫茫苦海無邊余心滋懼矣

枕亞曰每見青年學子喜發牢騷爲文則滿紙嗚呼噫嘻爲詩則自命悲歌慷慨雖曰窮而後丁然窮字亦有真解境窮非窮心窮乃爲真窮况境實不窮而假託於窮口窮而心樂又何用是做作爲故余謂文人多窮而真窮實不可多得乞兒求富尙是真情文人言窮半爲假話必有如夢霞之境遇之性

情乃可以言窮。乃可以言窮而後工。

何父訓子數言。眞足爲少年喜發牢騷者之藥石。特夢霞非其人耳。

夢霞之姊名夢珊。子名蘭兒。此爲玉梨魂所略。

夢霞之姊亦是一個巾幗。能在石頭記爲鳳姐化身。在本書爲筠倩肖影。

人謂夢霞多情。夢霞未嘗不自負。觀本節末段。實陰以寶玉自儷。而後日之奇緣。會合卽胎。於是爲淚史中必不可少之文。然儻父見之。必曰。四人身分一一與圖中人合。擲骰得此。吾不信。吾不信。

### 第五節 雙鯉迢迢一紙書

晨起聞烏鵲繞屋鳴。作得意聲。余家更有何喜可報者。而爲是譁噪耶。未幾忽聞剝啄。啓視乃郵卒也。以一函授余。接而閱之。不禁狂喜。此書非他。余兄劍青發自瀟湘。雲夢之間者也。書語懇切。周至。先問慈躬安否。次乃及余。并詢余行止。謂吾弟學業已成。可以應世爲謀。生計爲立。名計則掉臂行耳。胡戀戀作僵蠶之伏繭者。同學少年今多不賤。何不就教育界中稍有力者。效毛遂之自薦。最下亦得一小學教師之位。置足以略展平生抱負。家食吾無甘味也。余兄此書。諷余至切。余處家庭本無生趣。出遊之志蓄之已久。所以遲遲吾行者。祇以有老母在耳。然母意亦殊落落。前固以此言促余。今復有兄函勸。則余志決矣。願投身學界。殊非余願。不得已當暫以是爲武城雞耳。

書後附一紙。乃致余嫂者。在理余無閱此書之權利。然彩箋一幅。並未加緘。似個裏春光。非不許旁人偷覷者。乃展閱之。則滿紙淋漓。盡作傷心之字。魂羈孤館。夢繞深閨。令人讀之。直欲質問春風。何不送王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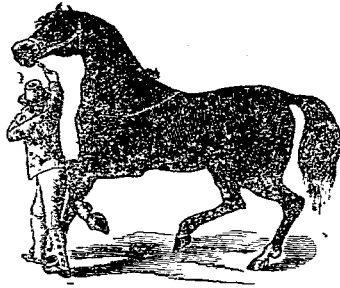
歸去。祇將錦字傳來書。至人不至。徒博得雙方情淚。新痕濕透舊痕耳。余兄固多情。人且能專。一其情者。不然。異鄉風月大足。撩人冶柳。穠花道旁。豈少他人處。此殆未有不結託。蕭娘以爲遣此旅愁之計。春風一曲歡笑。當前忘却糟糠久矣。更何心遠道馳書存問。閨中之無恙耶。

余今將爲東西南北之人矣。宇宙雖寬如余之性情冷落。滿肚皮不合時宜。恐走遍天涯亦少余寄身之地。近來學界人才斗量車載。而人格穢鄙志氣奮張目的只在黃金名譽。輕於白羽。余虱其間熱心雖少。微骨猶存。其何能泚泚。侃侃。長與噲等伍耶。且昔年同學多隔天南地北大好江湖。即多佳境。余亦未能遽從此逝。蓋偏親在堂。阿兄不返。余復更事。浪遊者設有緩急。又無穆王八駿馬。何能千里江陵一日還。耶。余可爲負米之子。路不能爲絕。裾之溫。燠在百里之範圍。寬一枝之棲息。則離家不遠。朝發可以夕至。倚閨之望。其稍寬乎。

余於是思得一人名江子春者。錫之同學。與余夙有交誼。聞渠近在錫金學界中。頗占勢力。卽作一請託之函。囑爲紹介。書畢。入告余母。將待母命而置之。郵母笑頷其首。若甚喜余之能不誤路綫者。余嫂亦在旁。見余持函欲行。問曰。叔今往郵局耶。妾有私函。可否携與俱往。余曰。敬諾。嫂卽入內將出。鄭重授余。小語曰。莫作殷洪喬也。密密函封中。護深情一片。余雖未窺悉其內容。方嫂授余時。余固見其眼角。腮邊。啼痕。宛在一腔心事。未可明言。此中所有非血淚語。卽斷腸草耳。

枕亞曰。枳棘叢中非棲鸞鳳之所。夢霞之獻身教育界。從母命亦從兄命也。能爲孝子。所以能爲悌弟。欲去則不忍不去。又不能不得已。乃決之於不出百里之外。婉曲寫來。想見躊躇之苦。

按劍青由楚入閩。在己酉六月之後。此余親問劍青而知之者。此亦以瀟湘雲夢爲言。是劍青此時明在楚。玉梨魂第九章云。『劍青於去年秋間。隻身游閩。迄今已十閱月』者。誤也。 (未完)



# 詠 八 和 共

僧 癡

黑。白。黃。藍。還。有。紅。拼。湊。成。功。當。心。賊。禿。儉。將。去。做。件。袈。裟。  
 出。出。風。兩。字。功。名。今。已。捐。讀。書。種。子。哭。黃。天。狀。元。起。到。秀。才。住。  
 一。例。丟。開。不。值。錢。頭。顱。第。一。要。時。髦。揪。住。烏。毛。豁。一。刀。人。剪。不。  
 如。天。剪。好。癩。痢。頭。上。本。無。毛。尾。巴。拖。得。弗。時。哉。個。隻。癩。猪。何。處。  
 來。拉。到。肉。砧。墩。上。去。一。刀。兩。段。也。應。該。上。嘴。唇。皮。跳。老。蟲。少。年。  
 假。胃。老。公。公。律。師。大。半。都。如。此。觸。起。牙。鬚。阿。算。兇。女。子。紛。紛。說。  
 自。由。爺。娘。歎。氣。丈。夫。愁。心。腸。潑。辣。面。皮。老。四。德。三。從。一。概。丟。自。  
 治。機。關。忽。取。消。地。方。從。此。一。團。糟。議。員。議。長。哀。哀。哭。運。動。本。錢。尚。  
 未。掠。紀。念。時。期。實。在。多。懸。旗。結。綵。笑。呵。呵。一。年。幾。次。提。燈。會。我。  
 獨。傷。心。弔。共。和。

別體  
小說 雪鴻淚史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第一章 已酉正月

(續)

第六節 中天月色好誰看

入春腰脚不健。蟄伏斗室。未出衡門一步。香衫細馬花帽。軟輿正不知多少。風光爲誰占去。伏蘭。蠶。其亦有出谷新鶯之想。乎人生及時。貴行樂。胡鬱鬱久居此愁城之中。而不出也。雖然繁華境裏。熱鬧場中。惟彼無心肝之叔寶。乃能周旋於其際。余不識春風。春風其烏能識余耶。猶憶十四歲時。曾有春游一絕。句云。古寺斜陽隔小谿。模糊墨跡粉墻低。阿儂別有傷心句。背着游人帶淚題。父執方某見之曰。沈鬱悲憤。大似杜工部傷春末首。意境少年人胡作此語。蓋杜傷春詩有句云。幽人泣薜蘿。詩意相同也。余身難拔俗性。不近羣山林中人。自與僕僕城市者異。其志趣春秋佳日。乘輿出遊。亦惟與二三吟侶。躑躅於深山窮谷。留連於野店荒村。向枯寂一方面求進步。彼七里山塘。馬龍車水。軟紅十丈中。殊未敢一試其風味也。今則恨逐年添情。隨境易囚。首喪氣之餘。并此青鞵布襪。選勝探幽之結癖。亦復捐除淨盡。冷落山靈隔院。東風滿城。麗景從此將永與余斷絕關係矣。

今夕何夕。以遊忽矣。遇春俄焉。臨望所謂重城之扉。四關車馬轟闐。五劇之燈。九華綺羅。紛錯者。正上元之佳景也。千門開鎖。萬戶騰煙。而余家雙扉仍嚴守閉關主義。不放一綫光明入此室內。夜市聲喧。燈光大好。小窗影悄。月色偏多。一度團圓之候。正萬人鼓舞之時。蠻蠟飛煙。眩人望眼。涼蟾潑水。清我詩。



心一樣。良宵畢竟是誰孤。實是誰。躑。耶。唐崔液元夜詩云。玉漏銀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青蓮春夜宴桃李園序亦曰。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夫秉燭夜遊。豈真善賞良夜者。直煞風景之舉耳。以彼號稱詩人。猶作此語。一般俗物。夫又何責。寧不令嫦娥笑盡古今人耶。不能耐冷。偏解趨炎。此實豔增奇辱。余所以看月而不看燈者。非敢引嫦娥爲知己。聊爲古人解嘲。不爲今人敗興。城開不夜。看到天明。人自樂。此此真所謂一池春水也。

良辰佳節。無歲無之。自古及今。不知歷若干年。月此若干年。月中又不知有幾許同性質之良辰佳節。而人所以賞此良辰佳節者。微特古今人志趣不同。行樂未能一致。即同是今人。亦豈能一一而強同之。匪特此也。一人之身。情隨境遷。嬉春傷春。前後之觀念迥異。余今夜獨賞此淒涼之月。而回憶十年前兒嬉時之狀況。俯仰之間。又生別感矣。余年十歲。嘗於元夜隨父游燈市。歸而父命賦詩記之。有憶昔秋青關夜奪嬉游。恍然太平人之句。余父喜曰。此非髮齡口吻也。能有此思想。將來必非弱蟲。噫。元宵猶是也。燈猶是也。昔之觀燈人。猶今之觀燈人也。覽茲破碎河山。果否具有太平景象。而需此燦爛之燈光。以點綴之王者之民。熙熙皞皞。醉生夢死。年復一年。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閒。漫漫長夜中。或不乏憤時嫉俗之士。與余表同情。而揮淚送此元宵也。

枕亞曰。良夜無月色。卽失良夜之價值。每月之望月。色最佳。所謂良夜者。舍此固無他求矣。每歲元宵。爲月光第一次圓滿之期。卽爲一年中第一良夜。此天然美滿之月光。乃所以潤色良夜。裝點良夜者。吾人不賞此冰清玉潔之月。偏賞彼煙薰火灼之燈。是亦焚琴煮鶴之類也。詩人復卽而歌詠之一若。

元夜觀燈果爲韻事而月色之佳否可置不問積習相沿不知是何心理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今夜又將如遊人何此篇所云自是千古快論夢霞真嫦娥之知己哉末段感慨淋漓可見革命思想夢霞蓄之有素幼時固已不凡矣

第七節 最難風雨故人來

事有會逢其適而至者。余於前日函託江子春謀一席之地。今日忽有不速之客至。則子春也。子春由錫來。蘇。余初謂其乘此新年無事。駕言出游。來與余尋平原十日之約者。及詢之。乃知其不然。且似與余事有密切之關係也。錫北之螺村。有秦石痴者。與子春爲總角交。卓然新學界中第一流人物也。前年畢業於某公學。憤其鄉人之頑鈍。以開通風氣爲己任。請於其父。出資辦一小學。全校教科。一人獨任。三學期後。成績斐然。惟石痴青年有志。不欲犧牲其身於教育界中。熱心任事之餘。忽萌游學之念。今春決意東渡。校務勢難兼顧。乃託子春代聘一人以承其乏。子春諾之。因吳門有十數同學。爲子春夾袋中之人才。特地來蘇勸駕。以報命於石痴。詎彼所心許之人。多有他就。一二賦閒家居者。又多以該鄉陋僻。不願爲此寂寞生涯。不得已乃來訪余。其意欲余轉爲推薦。彼固知余無志於此者。不知余已爲親老家貧。消磨壯志。一變昔日之宗旨也。子春旣爲余言。余在勢必爲毛遂。子春大喜曰。得君願往。此行之結果。良佳。余可無負石痴矣。

議旣定。詢子春以開校之期。子春曰。石痴東行有日。需代孔殷。余允於三日內覓得一人來。恐彼此時。正目窮帆影。耳聽足音。日盼高賢之駕。旣蒙俯就。即於明日首途。何如。余笑曰。雖有君命。何其速也。明日太

局促遲以後日。可擔簦就道矣。子春日諾。余當待君一日。然後偕行。今且去。勿瀟君可絮絮與家人話別也。余曰。君遠來。余尙未盡地主誼。蝸居雖隘。尙有容榻地。今夜當與子抵足。一罄關衷。何言去爲。子春乃止。

余與子春。在同學中最相投契。畢業後。水分雲隔。條已二年。彼能奮發。有爲蜚聲。學界不似余之潦倒。今夕相對。聯杯酒之餘。歡話滄桑之別。恨人影西窗。不覺燭之三跋也。然余於是時。已別有所感。幾不能復與子春周旋。計余在此。爲此室之主人者。爲時止二十四鐘矣。二十四鐘後。余卽將背離鄉井。拋撇慈親。爲異地。勞入作窮鄉。孤鬼。欲住固難。竟行豈易。世間離別。莫慘於斯。莫怪余之魂搖而心怯也。

枕亞曰。介紹夢霞之人。玉梨魂。佚其姓名。但云（適其同學有爲之介紹於蓉湖某校。函招之往。）不知實是夢霞。白薦並非子春。函招此亦與事實不符之處也。

該校所在地。爲一窮鄉。而是鄉。何名。玉梨魂。固未指出。此非余之粗忽。乃從石癡之請。而石痴亦尙夢霞之意也。其地余曾到過。非如世外桃源。不容人尋覓者。是篇所言之螺村。則遍問錫人。無有能舉其名者。玉梨魂第六章云。『是鄉處蓉湖之尾闈。遠隔城市。自成村落。周圍十里。分南北兩岸。回環屈曲。形如一螺。』此數語。足爲螺村二字之注脚。有熟悉錫金各地形勢者。當能悟此假名。得其真境。

#### 第八節 黯然銷魂

嗟乎。余將行矣。此行不出百里。而余視之。幾有千山萬水之遙。地北天南之感。非別苦也。不可以別而竟別。則別斯苦矣。割慈忍愛。爲國忘家。溫太真絕裾而去。原無異乎盛名。而余之出也。僅爲餬口之謀。不作

立名之計。室家雖好。風雨漂搖。骨肉無多。死生剋鬪。留此一身。以伴老母。淒涼之况。已不堪言。乃不爲反哺之鳥。復作離巢之燕。雙袖龍鍾。又揮別淚。一聲驢唱。竟不回頭。此後歡承。菽水更有何人。望切門閭。不知幾日。誰非人子。處此萬難之局。未有不徘徊瞻顧。欲行復戀者。近別甚於遠別。小別難於永別。固不必道。路幾千時序。變易始覺。此別之黯然銷魂也。

余母爲余治裝。襪被一條。布衣數襲。一一縫綴。而摺疊之一針一血。其痛由母心而轉徹余心。余知此行已無可挽。然忽然竟去。心豈能安。余於是不得不陳情於余姊之前矣。余所求於余姊者。無他。欲姊留家。伴母代余之職耳。而余母此時雖不沮余之行。未嘗不痛余之行。成行尙在明朝。而叮嚀千萬語。已於先一夕傾筐倒篋而出之。若恐臨別倉皇。一時說不了者。余以是知余母之愛余深也。視老人之顏色。計別後之情形。此心乃震震欲裂。願竭力制。不欲復爲母見。以傷其心。然母若已窺余隱。忽正言以勸余。旋復婉言以慰余。余第唯唯。而母言滔滔。似江河之不竭。世無有慈母而願離其子者。余母亦猶人母耳。因其學問識見。俱高人一等。故愛子之念。寄諸精神。不形諸詞色。余聆母叮嚀之語。足動余兒女之情。復聆母訓誡之言。又足作我英雄之氣。生我者母。成我者亦母。此別太無端。此恩真罔極也。余姊平日談吐。生風豪放。自喜是夕。亦至無歡。余欲彼留家伴母。彼在理必允。余之請彼之愛母。固無異乎余之愛母。余不能不行。彼可以不去也。

喃喃一夕。話余母舌。敝余魂碎矣。聽到曉鐘。惘然就道。別時情況。至爲淒戀。余母轉無一言。惟以枯瞳炯炯。視余欲淚不淚。余此時欲忍痛。竟一慰母之言。而方寸已亂。竟不可得。良久始得數語。曰。母親……兒

去矣……待到清明當過歸視母也……母聞言微領其首。余姊則詔余曰：弟到校後速以書來。免家人盼望。母吝平安二字也。余敬應曰：諾正徘徊間，而母子不情解維自去。好風相送，帆飽舟輕。一回首，問而杳。杳家門已沒入曉光迷漫中矣。

枕亞曰：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讀此篇，乃覺此詩之沈痛。

夢霞之去，幸有姊在，可以留伴。老母不然，母子二人相依爲命，伶仃孤苦，未嘗一日相離。畢竟是去不得。玉梨魂於此等處，太嫌忽略，且未言及夢霞家中尙有何人，更是大疏。

### 第九節 夢石之訂交

此行也。與子春偕舟中，並不苦寂，而余則涕泣登舟。慈容遽隔，聽欸乃之櫓聲，撥余心而欲蕩滄波。路杳游子魂，孤推篷一望，遠山盛恨如愁，亂攢寸寸離腸。爲渠割斷湖水，作不平之聲。嗚嗚咽咽，亦若和人飲泣者。江春早景，大足娛人。視之傷心慘目，子春見余不樂，則曲相慰藉，謂蘇常猶鄰魯耳。一水相通，往還至易，小別數月，何事戚戚爲也。余歎曰：余非戀家，戀老母耳。余與子春別二年，此二年中，余家小劫滄桑，子春固未知。一。今日願膺斯職，在子春亦未嘗不以爲訝，謂與余之初志相違也。一舟容與，絮絮談心，乃以不得已之苦衷告余。良友子春聞之，亦深爲扼腕，曰：枳棘叢中，非棲鸞鳳之所。子姑安之，騰達會有期也。

夕陽在山，暮烟籠樹。余舟已傍岸，歇子春先登，旋偕石痴來迎。余行裝甫卸，看核紛陳，同席者爲副教員李杞生、石痴及其父光漢。此外尙有一叟，崔其姓，石痴之戚也。子春一一介紹於余。石痴爲人風流倜儻。

嬌嬌不羣。一見如舊相識。若與余三生石上訂有夙緣者。其父年約六旬。精神矍鑠。談吐甚豪。絕非鄉曲頑固者流。副教員李杞生。去冬畢業於錫金師範學校。石痴聘之來任音樂體操圖畫等科。與余寒暄數語。卽知爲毫無學養者。其一種浮囂之氣。幾令人不可嚮邇。近來新學界人物。類李者正多。余性沈默。厭與若輩交接。前所以不願投身此中者。正以薰菴之不能同器耳。今初次任事。卽遇此人。姑無論其人品如何。學問如何。而聆其言論。察其行爲。已與余心中所厭惡而痛絕者。一一符合。此後將與彼同臥起。同飲食。晤言一室之內。周旋一年之久。寂寞窮鄉。生涯已云至惡。復得此不良之伴侶。相與共處。其何以堪。余之來此。其第一事。未能滿余意者。卽此是矣。

是校係私立性質。校費所自出。秦氏之私款也。校舍所在地。秦氏之莊舍也。屋宇宏敞。空氣光線。俱十分滿足。似此適宜之校舍。求之鄉間。殊非易得。余下榻處在室之東隅。四面有窓。地亦不惡。惟與李聯床。殊令余夢魂爲之不安。子春已於今晨去。石痴亦將行交纜。晤面別已。驚心於未見石痴之前。意石痴亦常人耳。迨既接其人。風姿比玉。咳唾成珠。才華之茂。器局之宏。胥足動人。欽慕與余性情之投契。真有所謂傾蓋如故者。嘉賓賢主。晨夕流連。彈鋏曳裾。此緣不淺。惜乎會合無常。別離甚促。剪西窗之燭。夜雨多情。挽南浦之船。東風無力。但看片帆開處。卽是天涯。余心之悒悒。爲何如耶。

枕亞曰。李某之名。玉梨魂亦略之。字曰杞。生殆自命爲盧杞復生耶。

李之爲人。夢霞一見卽知不可久相與處。異日猶受其愚弄。幾釀慘禍。何耶。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也。玉梨魂以崔氏爲何氏之親。不知乃秦氏之戚也。張冠李戴。固屬可笑。且崔何旣屬姻親。相去密邇。六

七年間兩家死亡相繼。決無不通弔問之理。玉梨魂第二章云云。非特與事實不符。且亦爲事實所必無。

夢霞之應聘而來。並無他項目的。玉梨魂誤以崔何爲戚。因謂其母慙。慮夢霞往。得便道詢崔氏近狀。此誤之又誤也。石痴之行。本其素志。非夢霞促成之也。石痴若無志東渡者。夢霞亦無由來此。與石癡訂交。玉梨魂第六章所記兩人談話。全係裝點失實。且石痴若必待他人之勸勉。而始發憤。則石痴烏得爲有志之士哉。

第十節 秦心楚恨

余來校二日矣。尙未開課。枯坐無歡。時往石痴家。與共談論。而可厭之杞生追隨。不捨余行。余止亦止。時來譟聒。其所語乃無一堪入耳者。石痴之意亦似不樂與之周旋。聞此人來。歷出於當道某公之保薦。石痴不得已而納之者。余初晤石痴時。彼卽以全校主持責余一人。蓋亦知此人之不可恃矣。今石癡將離余而去。惟剩此儉日。擾余之左右。未來之歲月。余正不知其何以消受也。

石痴之行。余惜之亦復妬之。當此黃禍燃眉之際。正青年捷足之場。余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願附尾。有心着鞭。無力相人相。我顯判雲泥。蹉跎蹉跎。余其爲終窺天下之士矣。此行無意得遇石痴。石癡亦引余爲同志。結來短促之緣。莫補平生之恨。從此月明茅店。不敢聞雞。血灑中原。看人逐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誦顧氏之言。能不令余汗珠兒濕透重衫耶。

今及石癡置酒招余。與余作別。明晨出發矣。離筵一席。反令人作東道。主是亦一笑談也。是會也。杞生

以小病不赴。席間少此一人。殊快余意。因與石癡縱飲談心。豪情勃發。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余之心事。石癡尚不能知。對於石癡之行蹤。實不勝前路茫茫之感。石癡固無以慰余。余亦不能告石癡也。酒酣耳熱之餘。身世之悲。胡能自遏。即席賦詩。以贈石癡。余亦不自知其爲送別之詩。抑爲怨窮之作也。一羨君意氣。望如鴻。學浪詞鋒。世欲空。恨我已成。下風手。薺花榆莢。哭春風。情瀾不竭。意飛揚。密坐噤吟。未厭狂沽酒。毋忘今日醉梅花。花落初黃。(唐衢哭後。獨傷情。時世梳妝。學不成。人道斯人憔悴。甚於今。猶作苦辛行。不堪重聽。秦娘歌。我自途窮。涕淚多。高唱大江東。去也。攀鴻無力。恨如何。榜童夷。唱健帆飛。鄉國雲山回首。非但使蓬萊吹到。便江南雖好。莫思歸。更無別淚。送君行。擲下離觴。一笑輕。我有倚天孤劍。在贈君。跨海斬長鯨。河橋酒幔。去難忘。海關天長。接混茫。日暮東風滿。城郭思君正渡。太平洋。林泉佳趣。屋三間。門外紅橋閣。後山君去。我來春。正好蓉湖風月。總難閒。春宵苦短。小住爲佳。竟夕深談。不覺東方已白矣。酒杯纔冷。燭淚未乾。惜別有心。留行無計。僕夫負裝。相催舟子。整篙以待。於是石痴行矣。出門一望。曉色猶濛。聽啼鳥數聲。權當驪歌之唱。而小谿一帶。稚柳成行。治葉柔條。尙未爲東風剪。出不足供攀折之資。料也。風光草草。雲影忽聚。散縱無常。此別亦嫌太早矣。石癡既登舟。余亦惘然返棹。五日餘。歡從茲收。拾惟於腦海中。增一良友之影。象花明驛路。不勝去國之思。草長。堦除。詎免索居之感。迢迢千里。可與相共者。惟有江上清風。窗前明月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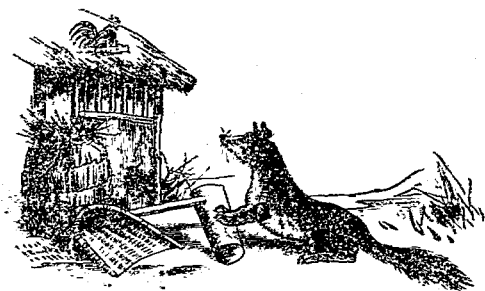
枕亞曰。客中送客。其情最苦。而夢霞之送石癡。又別有一種無名之感。觸轉不在於傷離。怨別也。贈別八章。意在言外。所以自傷者。實深不知當時石癡讀之。其視夢霞爲何如也。



## 雪鴻淚史

10

石癡東渡在正月下旬。非四月上旬也。石癡以玉梨魂事略寄余。誤正月爲四月。余初讀夢霞詩。至「沽酒無忘今日醉。梅花未落柳初黃」二句。亦訝其與物候不符。故易爲「沽酒莫忘今日醉。楊花飛盡鬢無霜」。蓋欲以牽合於四月。非敢點金成鐵也。然末首云「君去我來春正好。蓉湖風月總難閒」。春正好三字。亦豈可用之於四月。而余顧忽之。此不待閱者之訝。余亦無以自解矣。（第一章完）



別說  
小說  
雪鴻淚史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第二章 二月

第十一節 上課時之怪象

今日爲開課之第一日。第一時上修身課。余方上講壇。而怪象忽見。幾令余不能畢講。蓋鄉校情形。本不能與城校一例。視而是鄉地。點較僻。風氣之閉塞。民情之頑固。尤爲錫金各鄉冠。余初謂石癡辦學。夙有經驗。一年中之成績。必有可觀。及身入其中。而不可思議之怪象。疊呈於余之眼簾。其程度與未開化之野人等耳。辦學者。過於嚴厲。固足債事。專事因循。亦難進步。石癡辦是校。蓋坐寬猛不能相濟之弊。鄉人子弟。平日皆所狎習。一旦莊以相蒞。事誠大難。此無庸爲石癡諱。且亦不足爲石癡咎也。

然則是校若永遠爲石癡自任教務。將終不能有所成就矣。此其故。石癡亦明知之。臨歧之際。以全校責任。鄭重付余。云弟去之後。一切總望君以大度容之。余方訝其語不倫。而不知其固有爲而發也。鄉中嗜讀書之士。愚民無知。視學校如蛇蝎。避之惟恐不遑。嫉之惟恐不甚。是校之成立。石癡蓋已歷盡困難。始得規模粗具。而察其內容。實一完全私塾。之不若學生。二十餘人。額本未足。而年齡之相差。至堪奇異。有長至二十餘歲者。有幼至五六歲者。是鄉俗尙早婚。學生中已授室者。有二人。問其年齡。已屆中學畢業之期間。其程度則當初等一年級。而不足有某生者。其子亦七歲矣。與乃父同時入學。子固蠢然。父亦木然可笑。亦可駭也。因年齡之相差。太遠。管理教授上。不免多所窒碍。余登壇後。一見此狀。詫爲得未曾有。

眼爲之花口爲之噤。而當時足以窘余者更別有。人在不。僅此。陸離光怪之生徒也。

學校者。鄉人所反對者也。既反對矣。對於校中之教師。往往不知敬禮。而加以侮蔑。甚或仇視之。求疵索癥。尤其長技。卽品端學優者。偶一不慎。亦足貽人口實。爲鄉校教師。其難蓋如此。况余非錫人。而爲錫校之主。教尤足動彼都人士之注意。方余初至。鄉人聞之。咸鬻集來。觀如窺新婦。其情景與漁父初入桃源時。殆相彷彿。幸余非女子。不然。視綫所集。踟躕。至於無地矣。今日開課。若輩聞訊。相率偕來。圍觀如堵。來者大率非上流人。短衣窄袖。有赤足者。有盤髮於頂者。更有村婦數輩。隨衆參觀。口中大呼。看洋先生。看洋先生。指點喧譁。無所不至。堂中學生皆其子弟。於是。有呼爺者。有呼媽者。有呼哥與叔者。甚有逕入課堂。相與喁喁私語者。余不得已爲之輟講。禁之不可。却之不能。婉言以喻之。無效。嚴詞以拒之。亦無效。若輩不知學校爲何地。更不知規則爲何物。旣不可以理喻。復不可以威脅。若輩非黔驢。余竟爲鼯鼠矣。去者去。來者來。喧擾竟日至。罷課後。始烏獸散。非特余不能堪。卽李亦爲之減興。幸至次日。來者漸稀。余又詔木工於課堂外樹一柵。以攔之。（是校附設秦氏義莊內。故不得禁人之出入。）彼等乃爲之裹足。間有一二頑梗之尤。不得其門而入。則大怒。申申詈教師之惡。作劇。余祇聽之。旋亦引去。顧外界之干涉未終。內部之困難。方始。學生程度不齊。頑劣而不率教者。占其大半。如木石如鹿豕。教之誨之不啻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也。余非深山之野人。此間又烏可以一朝居耶。

枕亞曰。小學教師爲最苦之生活。却最易受人輕視。爲鄉校教師。其苦尤甚。而受人之輕視亦尤甚。社會之心理如是。此教育普及之所以難言也。此篇淋漓盡致。實爲普通之鄉校同寫。一照讀之。可爲鄉

校教師一哭爲教育前途一哭。玉梨魂詳於崔氏一方面於校中情形未着一筆。石癡桑梓情深容有所諱。故書中略焉。黑幕既揭。乃如羅利鬼國。若前無石癡之囑託。後無梨影之纏綿。夢霞早作飛鴻之冥冥矣。烏能居此互釋。至一年有半之久哉。

第十二節 鬼話

今日課罷。晚晴甚佳。杞生邀余出遊。余亦因終日昏昏。欲出外一舒煩悶。乃允偕行。杞生身操衣足皮鞋。橐橐然來。路人多屬目焉。或竊竊私議。或指而詈之曰。此洋賊也。私通外國者也。余一笑置之。杞生怒目相向。然亦無如之何也。行盡市街。得一橋。過橋。達於北岸。北岸無人。家彌望。皆荒田。田中雜樹叢生。亂草蓬勃。生意固未歇絕。中有塊然而縱橫者。則暴棺也。卽而視之。棺多破碎。或亡其蓋。間有小樹出於棺之碎穴。中人立而顛白。骨鬩鬩。狼籍地上。積而聚之。可成小阜。生理學家見之。當居爲奇貨。較之尋常蠟製之品。固尤爲確而有徵也。余不知研究及此。對此枯骸。徒呼負負。而是間空氣惡濁。更不可以久留。乃挈李去。休歸時。拾得脛骨一小枚。以爲茲遊之紀念。

前所記之暴棺。大抵皆村中貧農。死不能葬。棄之野田。俾與草木同腐。遂使陰慘之氣籠罩一村。雨夕煙朝。啾啾盈耳。是鄉不乏坐擁厚資者。而爲富不仁。熟視無覩。人鬼同居。恬不知怪。埋齒掩骼。一視同仁。此至可仰至可崇之慈善事業。固不能望之於銅臭翁守錢虜也。然長此不加收拾。新鬼故鬼。絡繹趨赴。其間血肉代滋。田之水骸骨爲鋪地之金。豈惟人道之賊。抑亦衛生之障。聞每年夏秋之交。鄉人中疫而死。

者必以數十計是豈無因而然歟石癡非無力者知輿學以加惠鄉人子弟獨不見及此同一公益事胡厚於生而薄於死此則余所大惑不解者異日函詢石癡石癡當有以答我

余又聞之鄉人云是鄉在數百年前本爲叢葬所杳無人煙不知何時何人披荆棘辟草萊將土饅頭剗而平之建築房舍以居民人遂成村落惟所成之屋悉偏於南北岸則任其荒蕪卽今鄉人棄棺之所其地原爲古墓實非荒田置棺其中固其宜也卽今南岸人家其下皆數百年前之枯骨鬼不能安故時有嘯於梁而闕於室者是說也余固笑之而鄉人迷信篤篤有患病者不爲延醫先事禳鬼往往因施治不及而致斃迷信之禍烈矣

枕亞曰鄉間貧民暴棺不葬者往往而是野田草露之間時有此等紀念品發現無足奇也然或庇以茅或覆以瓦雖不掩埋可蔽風雨從未有骸骨委棄於外如夢靄之所見者孟子曰蓋上古嘗有不葬其親者人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吮嘔之夢靄所遇殆所謂太古之民歟墳墓革命近來研究社會學者始創此說不料數百年前已有有人實行是亦一異聞也該鄉北岸並無人家玉梨魂第六章云兩岸均有人家者誤也

近來瑣事交困筆硯爲蕪本期著墨不多殊虛閱者之望當於下期增刊數行以爲彌補惟祈鑒諒爲幸

(枕亞識)

別體 小說 雪鴻派史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第二章 二月 (續)

第十三節 勿謂秦無人

隻身窮土舉目無親。僮父頑童長日相對。俛仰不適。言笑誰歡。課餘無事。欲出遊散。悶而信步。所至途人指摘。於前村兒。噓逐於後。若以余爲游戲消遣之資者。自撫貌躬。實不堪爲衆矢之的。以是不敢出校門一步。埋頭項於斗室之中。聽風雨於孤窗之下。沒頭鷄能無悶煞幸也。今日乃於寂寞無俚中得一良伴矣。其人何人。則秦氏義莊司會計者。亦秦姓。字鹿萃。其人雖盲於文學。而豪於談吐。樸實誠懇。渾然大古之民。而野性不馴。疎狂落拓。與余亦不甚相左。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萍蹤偶聚。蘭臭相投。吾不圖別石癡而後復於斯地遇斯人也。

鹿萃家鄰村。余初至時。渠適歸。今日來。乃與余款接。彼蓋以會計員之資格。而兼任校中庶務一席者也。鹿萃嗜酒。余亦爲麴生。至友。鹿萃好奕。余雖不善。此然努力。亦可借一四五鐘時。鈴聲一振。諸生鳥獸散。鹿萃卽來就余一樽。相對嬉嬉。清談其味。彌永。鹿萃讀書雖不多。而見聞殊博。酒酣耳熱。唇吻張。上至國家大事。下及里巷瑣談。一一爲余傾倒。出之若海客之談瀛。若生公之說法。雖有稽無稽。未能鑒別。語言凌雜。多半荒唐。然能令余聽而忘倦。其魔力亦復不小。殘酒既盡。楸枰遂開。相與馳驟。縱橫追奔。逐北局終。輿盡分榻。酣眠不知東方之既白。如是者亦足償一日之苦矣。故自鹿萃來。余乃大樂戲呼之爲黑

暗世界之明星。每晚課罷。非酒風習。則棋聲丁丁。非口誦如流。則手談不倦。一一周旋。猶虞不及。而出游之念。自歸淘汰。爲吾謝村中人。從茲十字街頭。三叉路口。或不復有洋先生之蹤跡矣。

枕亞曰。鹿萃爲人頗饒豪氣。雖職業稍卑。要亦吾道中人也。夢霞於無聊中。與之爲友。雖曰慰情聊勝於無。然彈缺曳樞。同是窮途潦倒。賣漿屠狗。非無志士。沈淪但得志同道合。何求學伴。才均落拓。如鹿萃。正夢霞之良友。况相遇於客中。無怪其如魚得水。如膠投漆也。此人亦爲玉梨魂所略。不知後來於夢情史上。煞有關係。在本書實爲緊要人物。閱者觀下文。便知。

第十四節 夜半之算珠聲

鄉人信鬼。余已誌之日記中。多見其閉塞之深。迷信之劇而已。然信鬼之說。固非無因。是鄉荒僻。過甚。人事無聞。而鬼迹獨著。余來此漸久。乃得聞所未聞。大諳鬼趣。校舍爲秦氏義莊。亦爲秦氏家祠。講堂之後。木主壘壘。不知幾百。由下而高。重重疊疊。兀峙其間。若此數百木主。魂各以爲依據。此地不啻爲鬼之大巢穴。以余等數人。與之爲隣。陽少陰多。其必無幸。且聞莊客言。當年平壘築舍時。此間枯骨獨多。與人同處。鬼亦難安。時有警告之來。不啻逐客之令。故胆小如驢者。輒一夕數驚。不久即謝去。今所存之莊客。爲數不及十。皆自謂方能勝鬼。故可高枕無憂也。又一人言。往年六月。納涼庭畔。月光之下。曾親見一紅衣女子。掩映桐陰。冉冉而沒。余固不信。然言者鑿鑿。心亦不能毋動意其言。若果可信。者余今常客。是間亦當有所聞。觀此後迢迢長夜。益不愁寥寂寡歡矣。

余與李同臥室。室之外爲庶務室。亦即義莊之會計處也。室置一案。帳冊縱橫其上。鹿萃常據坐。是間持

籌。握。算。一。日。萬。幾。非。頭。腦。清。明。者。固。亦。無。能。理。此。亂。絲。也。其。臥。處。與。是。室。毗。連。蕭。然。一。榻。長。夜。獨。眠。室。極。狹。一。榻。外。無。餘。地。余。每。以。不。得。與。之。聯。床。共。話。爲。憾。日。中。余。上。課。之。時。間。亦。爲。彼。辦。公。之。晷。刻。至。余。課。完。而。彼。之。公。事。亦。畢。濁。酒。三。杯。圍。棋。一。局。夜。深。歸。寢。日。以。爲。常。蓋。彼。之。辦。公。亦。有。限。制。未。嘗。見。其。焚。膏。繼。晷。以。補。日。間。之。不。足。也。曩。昔。之。夜。事。乃。大。奇。風。雨。聲。中。夜。闌。人。倦。余。旣。就。枕。意。鹿。萃。亦。作。甜。鄉。之。遊。矣。急。雨。打。窗。睡。魔。遠。遁。輾。轉。不。能。成。寐。忽。聞。有。聲。來。自。隔。室。知。鹿。萃。猶。未。睡。方。手。撥。盤。珠。其。聲。滴。瀝。盈。耳。俄。又。聞。磨。墨。隆。隆。展。紙。颼。颼。聲。與。窗。外。風。聲。雨。聲。相。唱。和。益。惱。人。眠。未。幾。諸。聲。並。息。又。聞。啓。抽。屨。聲。俄。而。鐵。錘。錚。錚。紛。然。大。作。則。以。銀。幣。相。觸。而。成。此。聲。也。余。呼。鹿。萃。鹿。萃。不。應。起。視。一。燈。昏。然。羣。籟。未。寂。喧。擾。達。旦。那。復。成。眠。黎。明。卽。起。入。視。鹿。萃。方。披。衣。下。床。余。訝。甚。問。之。曰。君。徹。夜。未。息。此。時。不。妨。假。寐。胡。便。起。爲。且。余。昨。夜。呼。君。君。胡。以。不。余。應。也。鹿。萃。亦。訝。曰。異。哉。君。言。余。夜。睡。甚。甜。君。何。所。聞。而。謂。余。未。睡。余。曰。然。則。昨。夜。有。事。於。室。中。者。非。君。也。耶。鹿。萃。笑。曰。君。真。見。鬼。矣。余。昨。夜。先。君。就。睡。君。寧。未。知。碌。碌。終。日。頭。腦。爲。昏。夜。長。夢。多。誰。復。耐。作。此。瑣。碎。欲。死。之。生。活。爲。時。岬。生。亦。起。聞。之。笑。余。妄。謂。余。與。君。聯。榻。眠。胡。獨。一。無。所。聞。君。殆。誤。以。雨。聲。淅。瀝。爲。撥。珠。聲。耳。昔。人。言。鬼。而。余。不。之。信。今。余。言。鬼。而。人。亦。不。之。信。也。宜。也。

鹿萃知余非妄言。則俯首而思久之。憬然曰。是矣。余之前任曰黃老者。精於計學者也。在此任事十餘年。去歲沒。乃承以余聞黃老生前頗能忠於其職。十餘年來。賬冊且盈箱。取而覈之。未嘗有銜銖之誤。昨君所聞。必黃老之魂也。彼蓋死而不忘其主。深恐後起如余。或有忝厥職。故不辭風雨而來一調查。余之成績也。若是則一篇糊塗賬。昨夜必爲渠揭破。予其危矣。余曰。信如君言。余悔不聞聲而起。覘其作何情狀。



人每以人爲鬼而余則以鬼爲人是仍與鬼無緣也即使君言果確余終堅持闢鬼主義耳鹿萃笑曰強項哉君也不幸而干鬼怒連夕與君作惡劇君將奈何余曰昨誤爲君致余心耿耿寤睡不得若知爲鬼早甜然入夢矣因相與一笑而罷。

枕亞曰鬼之有無殊難確斷是篇雖持闢鬼之論實亦說鬼之談也鬼而能說說亦何害祇恐說得不像爲鬼所笑耳夢震不信鬼鬼故示之以信夢震既說之而復闢之鬼又奈此夢震何哉。

第十五節 陳門下榻

余初至時石癡設宴款余席上不尙有雀翁其人乎雀翁爲石癡遠戚此子春告余者當時草草終席未與一談余已忘之矣今日星期午後乃來謁余老人鬚髮皓白顏色甚和藹可親傾談之際乃知此老固以垂暮之年歷傷心之境有兒不祿有女方笄哀寡媳之無依恐幼孫之失學其意欲使余於授課之餘惠斯童穉問其年纔八齡孱弱息祖若母均愛之雖已屆上學之年不忍令其勝衣就傳與村中頑童爲伍也翁之來意蓋欲余移榻其家趁黃昏之多暇沐絳帳之餘春且謂家有精舍亡兒往日曾讀書其中小築一椽地頗不俗庭前花木亦略具一二足借遊賞之資已遣僮僕掃除敬候高賢之駕察其言若甚殷勤余正以與李同處厭惡殊深今得脫離寧非大快且雀翁之意亦未可負竟不躊躇欣然承諾次日余下榻於崔氏之廬矣崔氏子名鵬耶紅氍毹上拜見先生水神玉骨非凡品也乃祖云兒性頗慧若母嘗於繡餘之暇教之識字今已熟讀唐詩數十首矣試之果琅琅上口不爽一字孺子洵可教也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有兒如此其母可知矣。

由余寓達余校。僅一里有半。余從此朝爲出谷之鶯。暮作還巢之燕。相違尺咫。往返匪艱。而昔日村人每見余。輒作眈眈之視。今余日日徘徊中道。渠等已屬司空。見慣因任余自去。自來不復加以注意。而余與吧生。昔爲鴉鳳之同巢。今作管華之割席。投館如歸。恍釋重負。寧復惜奔波之苦者。惟鹿華與余無半月之流連。有十分之交誼。豪興方酣。頓被橫風吹斷。從茲棋局酒杯一齊擱起。燈昏月落。大難爲情。此事若余不卽允崔翁而先就商於彼。彼必力爲沮厄也。

枕亞曰：此節方入正文。夢霞由此航入情海。其爲淚史之過渡時代乎。

夢霞若無吧生爲其眼中釘。未必遽允崔翁之請。不寓崔氏卽無由與梨娘通情。演出一段情史。小人行事往往轉爲人福。後日春光漏洩。吧生蓄謀破壞。其結果卒使兩人愛情上得完全美滿之信用。亦猶是也。

第十六節 一聲河滿子

余自寓居崔氏後。作客之苦。渾然若忘。思家之念。於焉少殺。蓋崔氏之所以供余者。良厚。感賢主之多情。占旅人之幸福。窮途得此。亦足以自慰藉矣。崔氏之家庭。寥落之况。與余家如同。一轍。崔翁之子。博學能文。而天不假年。遽赴玉樓。之召。崔翁衰年喪子。老淚痛揮。何來墨鏢精神。祇有頽唐病體。家庭間瑣屑之事。更不足以攪老人之心胸。一肩家政担之者。誰則。鵬耶之母耳。聞鵬耶之母。系出名門。夙著賢譽。清才淑質。曠世寡儔。十五嫁作崔郎婦。十六生兒。字阿鵬。紅袖青衫。春光正好。笙歌聽盡。便離離。年纔過。夫花信鏡已斷。夫麥根偕老百年已成幻夢。遺孤六尺。又復累人。阿翁促搖燭之年。稚子待晝菽之教。秋

月春風如意事消磨都八九事老撫幼未亡人生活萬千女子中不幸之尤殆未有若斯人者余也萍蹤飄蕩身爲入幕之賓花事闌珊魂斷墜樓之侶絳盤雙蠟尙知蒼客長啼春水一池漫說干卿底事蒼昊無情遍佈傷心之境青年多難孰非失意之人不知我者謂我輕薄知我者謂我狂癡香杳天闔眞欲訴而無從矣

鵬郎之母白姓而梨影其名此余得之於其侍婢秋兒之口者秋兒年十四頗慧黠且勤敏能治事凡余室中整理灑掃之役以及捧匱沃盥進膳烹茶皆彼任之彼自云乃梨夫人遣以待余者稍怠且獲譴又爲余言夫人深敬先生所進穀饌皆夫人親作廚孃纖手自烹調者且偵知余嗜飲每飯必設醴晚餐已具秋兒旁侍余則引壺徐斟津津有味秋兒喃喃爲余述閨中韻事謂夫人才貌俱優劣者命耳婢子侍夫人久知其夙嫺吟詠幼時有學士之稱既來歸郎君亦復嗜此妝臺之畔牙籤玉軸觸目琳琅蘭闥春永夫婿情深紅袖添香綠窗分韻鳳凰于飛和鳴鏘鏘見之者以爲神仙眷屬也迨少主人歿夫人哀痛之餘心灰淚泗加以百務叢脞亂其芳心由是吟情銷歇筆硯荒蕪者且半載其後卒因結習難蠲而無窮幽怨舍此更無從發洩月夕煙晨復時作孤猿之悲嘯婢子每見其俯背銀缸輕拈斑管伸紙疾書聽作春蠶食葉聲一幅書成而淚滴盈與墨痕同透紙背迄今案頭叢積有牛腰惜婢子不識字不知其連篇累牘而說不了者爲何種傷心句也余聞秋兒言乃知夫人非惟賢婦抑亦才女也秋兒言時不期而淚流被面却喜雖髮能解事樽前細說可憐蟲余獨何人可聞此語梨影梨影亦知天壤間尙有傷心人何夢霞耶

枕亞曰。不知我者。謂我輕薄。知我者。謂我狂癡。此二語。可以代表一部玉梨魂。亦可以代表一部雪鴻淚史。夢梨兩人之心事。同是光明磊落。可質鬼神。其相感之情。至高尙至純。潔絕不參以一毫之私慾者也。

玉梨魂中之書。僅淚史中。並無其人。梨娘以愛婢遣侍。夢霞方足以見其待先生之誠。且夢霞因此得於秋兒口中。悉梨娘歷史。說來毫不費力。秋兒解人。得此已足。不必多增一騃穉無知之書。儻也。

第三章 閏二月

第十七節 年年寒食梨花雨

殢雨初歇。濕雲釀陰。輕風剪客心。欲碎。悵望鄉雲杳無的信。不識故園尙有未殘梅。否。岷生請假歸久。而不來。校務委余兼任。終日昏昏。沈悶欲死。惟晚間一枕蘧蘧。稍覺甜適。不作日記者。已半月於茲矣。此半月中事。亦無可記。來此絕境。操此生涯。既無資料。又少心情。此後。余日記簿中。將多不填之空白矣。石癡抵東已久。海天萬里。兩度書來。稽懶莊荒。未有以報。其第二函中有詩四絕。係與東友在大森看梅之作。錄以示余。并索余和。此書來亦旬日。想石癡此時。正屈指計郵程。翹首盼飛鴻矣。書不可不答。詩亦不容不和也。枕上吟成。苦無佳句。聊以慰石癡之望而已。錄其句於下。『東風吹恨滿天涯。夢斷羅浮不憶家。故國山河殘破甚。爭來海外發奇花。』吹霞已變舊時灰。纔見森林綻早梅。畢竟東方春信晚。一枝先只向南開。』情問何人種此梅。今朝盡爲使君開。世間急待調羹手。儘許東風着力催。』一從遷植到山房。忘却當年處。土莊鐵石心腸移。不得而今也。鬪入時粧。』

書室前有庭一方。庭無雜樹。一梨花。一木筆而已。梨樹大可合抱。高亦尋丈。木筆則枝幹偃偻如侏儒。其低者僅與檻齊。遙對梨花。若甘拜下風者。以二花之品言之。一極平淡。一極絢爛。一爲出塵標格。一爲媚世容顏。一多風流自賞之姿。一具憔悴可憐之態。雅俗不倫。榮悴異遇。不知當時花主人。何以將此二花並植一處。然而萬紫千紅。無非薄命。東君恩怨一例。無強弱如梨花。易受風摧。雨打。燦如木筆。亦豈能常開不謝。吾爲此論。真不通之甚矣。今年春信較遲。斯時之梨花。方爛熳盈枝。亭亭玉立。設不幸而遇無情之風雨者。不日且就殘矣。嗚呼。彼辛夷猶含苞未坼。珍重第一花。賒得春光幾許。誠哉早發不如晚達也。東風飛快。剪盡韶華。雨雨風風。又值禁烟時節。校中循例放假。爲午飲薄醉。鄉思如焚。粥香餒白之天。酒盡愁來之候。重門深掩。風雨淒淒。憑弔梨花。飄零一半矣。昨日枝上鮮。今日砌下舞。余固知其無能久戀也。嗟嗟。蝶夢成烟。尙有未歸之客。鶯聲如雨。已催將暮之春。好景不常。離懷曷遣。誦放翁『又見蠻方作寒食。強持卮酒對梨花』之句。能不黯然欲絕乎。

枕亞曰。看梅四絕。玉梨魂未載。有此一段。於石癡方面。方不冷落。

惜花生怕花。輕放珍重韶光恰。二分早發。不如晚達。豈惟花爲然。人事亦如斯矣。

### 第十八節 春蘭解作斷腸媒

日來風雨二師大行。其政今晨陽鳥偶出。遽窗逃匿。若十三四好女兒。羞見人也。嚮午漸漸瀝瀝之聲。又到愁人耳邊矣。院落沈沈。春光深鎖。一時真個冷清清。地酒醒奇渴。自起淪新茗。焚好香。按洞簫。信口吹之。居然一市上乞人矣。又如赤壁舟中客。所吹嗚嗚之調。宛轉哀怨。嫠婦安在聞之。或可泣否。一曲既罷。

小立迴廊。視梨花正紛紛。自下白戰一場。無言自泣。風景彌復淒黯。因口占一絕句云。『冷人冷地太無情。一片閒愁眼底生。白暮東風吹更急。滿庭梨雨下無聲。』

清吟乍歇。鵬耶忽來手攜芳蘭二莖。爲余插之瓶中。嘻然曰。先生寂寞哉。以此件先生。余問花何來。曰。此我家所固有者。阿母最愛此花。長日與之相對。先生亦愛之否。余曰。此花香清韵淡。余亦愛之。惟汝識之花。不可輕折也。植於盆中。可延一月。折而養於瓶內。不三日而瘁矣。鵬耶曰。阿母亦嘗以此言戒余。今日余欲折而贈先生。阿母固不余怒也。言已自去。

異哉。此不可思議之蘭。果胡爲乎來哉。味鵬耶言。則贈蘭者非鵬耶。固自在也。余對此蘭。益不勝美人香草之思矣。濯濯之姿。塵飛不染。依依之態。吾見猶憐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蘭不能言。其何以解余心之感乎。因作對蘭問蘭二詩。以寄意。詩曰。『含烟泣露可勝情。折取瓶中懶自呈。未許若巒終志操。不妨風雨過清明。瘦來只恐香成淚。淡極應惟我稱卿。從此名香無用爇。垂簾靜坐足心傾。』怨否。芳春占已遲。美人空谷盍相思。同心結佩知誰許。竟體揚芬怎自持。明月幾時照清夢。託根何地寄幽姿。孤標果許人憐惜。爲我低頭對面時。』我爲此詩。聊以自遣。然未免唐突名花矣。

枕亞曰。夢梨兩情之結合。以蘭爲之媒。折花寄意。不待聞聲相思也。玉梨魂中。贈蘭一節。已爲第二次。彼時之蘭。乃蕙蘭也。馨香遠贈。二律。卽步前詩原韵。惟第一首。第三聯。則前後互易耳。

二詩意甚輕薄。似可不錄。然此時相感。伊始卽夢霞亦未必消除。妄念其後。卒能自持。故不可及。若不到懸崖。便能勒馬。此惟漠然無情者能之。試問夢霞。豈無情者乎。故存此二詩。所以見夢霞之真。

詠 百 樓 紅

韓 慕

● 賈元春

芳流彤管重虞廷。恩准寧親駕彩駟。夾道香塵花似霧。連天燈火月如星。言能匡弟情何夢。不離家涕欲零。一自乘鸞仙去後。朱門寥落冷車輪。

● 賈迎春

閒參經卷世無爭。檻外菱歌風自清。不信優柔真誤事。翻嫌因果最難明。鸞笙響咽音何澀。鴛血啼殘恨莫平。到底怡紅是情種。幽愁頻託淚珠傾。

● 賈探春

三娘才調見英奇。桃李容顏冰雪姿。投簡聯吟先啟社。片言判事怎停棋。花明海國妖知警。月黯湘雲淚不支。豈是榮寧應衰歇。此身竟使屬娥眉。

● 賈惜春

緋衣脫却換緇衣。如此遭逢世亦稀。自信苦功能傲物。誰知至道有真機。搖金曳玉空。空甚綠暗紅銷事。非香國別開禪世界。菩提珠潤弟兄違。

小 說 雪 鴻 淚 史

(續)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第 三 章 閏 二 月

第 十 九 節 鴻 山 踏 青

環校皆山也。羣峯初霽，潑黛若沐，掩映於碧油櫛子間。其狀萬變，就中有一山，突兀撐空，縱橫數十里，作勢如奔馬，視衆阜如嬰提。羣山若侍從者，則所謂鴻山是也。考之邑乘，鴻山原名讓皇山，又名鐵山。山有秦伯遺墓在焉。曩遊虞山，嘗謁仲雍墓，初不知秦伯墓在何處。竊意二子之逃也，行蹤既非兩歧，遺蛻應同一穴，而千百年後各占一山，遙遙相望，此亦不可解者也。讓皇山更名鴻山，則以梁鴻與孟光同隱於此之故。至又名鐵山，則不知何所取義矣。

每歲清明，遠近士女在山下作踏青之舉。是日紅男綠女，踵接肩摩，有萬人空巷之觀。其近者則攜樽挈榼而來，其遠者或命車棹舟而至。一年一度，人趁風顛，遠岫迎人，嬌鶯留客，極一時之豪興。收十里春光，過此以往，則寂寞空山，淒涼古墓，祇有夕陽翁仲，枯木寒雲，無言相對而已。蓋是山綿亘十數里，四無人煙，離城窺遠，王孫公子不來。此處着鞭逸客，騷人更是從來絕跡。一年中惟清明一日，村中人相與拈裳連襖，山前山後，喧逐如狂，不過循成例以爲歡。趁良辰而共往，熙熙攘攘，殆無有知踏青爲韻事者。就中田父野老，樵子牧童，占過半數。欲求一嘯青吟翠之徒，搜峭探奇之客，蓋屬絕無。僅有如天末美人可望而不可即。此余於未遊鴻山之先，詢諸鹿萍而知其然者。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今歲清明。適應是語。風雨無情。敗盡遊人之興。踏青慣例。乃遲三日。舉行焉。鹿萍招余同遊。余不獲辭。且欲一攬鴻山之勝。乃權扁舟而往。蓋是山離校十餘里。一兩芒鞋。難勝是役。余復不能健步。故代之以舟。然踏青二字。未免有名無實矣。

山之四圍。絕無勝處。俗傳鴻山十八景。其第一景。則曰大脚姑娘。其他尙何足道。最特色之點。厥爲泰伯墓。次則梁鴻祠。墓在山陽崇封。屹屹形勢。鬱蟠墓前。有大紅山茶兩株。大可合抱。花如綴錦。殆靈氣之鍾於人。而鍾於物者歟。祠在山麓。形式至爲簡陋。敗壁頽垣。僅支一角。祠亦無主。惟所祀梁鴻孟光之像。則尙存。男則白巾道袍。丰神奕奕。女則釵裙布顏。色怡怡。高風千古。輝映後先。瞻仰之餘。令人慨慕。夫以三讓高蹤。兩賢芳躅。所止之地。宜其轉移風化。垂教無窮。數千百年後。生其地者。猶多盛德君子焉。以余所知。則不其然。豈其遺澤已盡歟。

山勢甚峻。巖而枯。瘦於秋。生意都歇。既無鬱鬱叢林。并乏萋萋芳草。名曰踏青。畢竟無青可踏。遊人如帶。緊束山腰。不知若輩所藉以遊。日躡懷者。果何在也。而高原之上。敗棺縱橫。白骨狼籍。幾於遍山。皆是以點綴。此可憐。春色較之曩者。大田中所見。殆如遠東之豕。無足爲奇。令人到此。幾疑深入不毛。蕭條滿目。寧復憶是踏青時節。拾翠風光。哉。來斯廣漠之區。那得登臨之趣。祇覺淒涼。熱鬧兩不可堪。俯仰遊觀。一無所得。索然興盡。鼓櫂而歸。途中口占兩絕。聊記斯遊之幻。綠慘紅愁。色未勻。出門風物。幾曾新。故鄉春半不歸去。野鳥山花空笑人。青山無語對斜暉。人世榮華旦暮非。多少枯骸繁蔓草。清明不見紙灰飛。

(下詩蓋紀實也)

枕亞曰：此節事、玉梨魂全逸。雖不關緊要，而於其地之人情風土，亦可略見一斑。非無謂之閒文也。虞仲山與讓皇山遙遙對峙，相距不過六七十里，山脈互通，應有山靈來往。惟二山所占之地位截然不同。虞山秀色可餐，天矯天際，四周勝蹟獨多。雉堞參差，由山脚蜿蜒上達，若常山蛇然。所謂十里青山半入城者，是也。春秋佳日，時有遊人登山眺玩。余家於虞，亦嘗躡屐相從，領略林壑風味。非如鴻山之荒涼寂寞，無可流連也。世傳虞山十八景，與西湖媲美。若以比鴻山十八景，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一樣千秋，兄不如其弟矣。

第二十節 歸雲雙翰

東風無賴，人軟於綿。昨宵中酒，今晨致不能起。幸校課在第四小時，不妨遽遽一枕，暫偷半日閒也。案頭瓶蘭已僵，殘淚欲滴。靜中相對，悠然而動。遐思香魂一縷，欲斷未斷，呼而祝之。花聞之乎？花猶如此，人何以堪。余亦殆將病矣。

燈花落盡，稚子不來。獨坐寡歡，羈愁疊起。忽憶故鄉，尙有二三知己。如汪子靜庵、邵子挹青，皆余昔時吟友。回首當年，時相過從。三月鶯花，一船詩酒。此樂正復不淺。嗣余慘遭家難，抱恨終天。讀禮之餘，嘯吟俱輟。遂與二子疏然，猶未至數月不見也。今則故人無恙，獨客無聊。梅花嶺樹，瞻望徒勞。落月屋梁，懷思靡已。重拾壁歡，更不知在何日矣。永夜懷人，不能成寐。且憑尺素，以寫我心。二子得之，當有以慰我也。與靜庵書曰：「暮鶯蒼蒼，關山色死。此如何景象耶？單床冷席，孤寂如鴛。此如何地位耶？頑童數輩，終日聒噪。此如何生活耶？而夢霞以一身當之不其危哉！蓋自風雨孤舟，飄飄到此，忽忽已匝月於茲矣。愁中滋味，

嘗過十分病裏光陰拋來幾日回首荒店品荼叢祠賭奕情瀾不竭密坐談心曾幾何時恍惚若夢渭北江東雲愁樹慘我所思兮杳不可見浮世光陰隙駒之影耳人生聚散沙鳥之跡耳黃昏不寐攤書獨坐鄉思羈愁百無聊賴不徐不疾之鐘聲若與我問答焉不明不滅之燈光若為吾攝影焉歎時運之不齊傷命途之多舛雞聲落月劉琨起舞舞偏遲雁影西風庾信傷心太早才人薄命名士工愁同病如公何以教我嗟乎筆墨無情鶯花易老君才如海我志將灰濁酒一杯此身何有耶裂素寫意聊寄殷勤春風多便惠我好音勿使消息如瓶井也」與挹青書曰「浮雲一別滯雨三春酒分詩情一齊擱起故鄉春半可歸不歸得毋鶯花笑客乎故人無恙否鄉園事事驅人出只有朋歡係客腸別來消息沈沈忘筌之交何藉中山毛生虛問寒溫也風塵知己落落曙星昨日惜秋短章投我頗知近狀徐鄭二子已否晉省雲泥異路恐此後蹤跡如秋葉也寒鄉孤客窮苦萬狀花嬌柳籠觸目儘足傷心燕語鶯歌入耳都成苦趣三杯悶酒一曲風琴近日生涯殊落寞耳足下襟懷灑落才思縱橫詩不多作而有奇思昔人句云春物誘才歸健筆未知今春之筆健乎否乎如有佳作肯錄示一二以慰羈人之渴想否下略」

枕亞曰夢霞身世雖云不幸然年少作客尚非人生至苦之事且鄉居風味亦殊不惡何慣作牢騷語鬱鬱至此耶蓋此時一縷情絲已怛怛欲動其胸中別有難言之隱故不覺思之苦而語之哀矣靜庵為夢霞至友其後兩情繾綣夢霞悉以語靜庵未嘗或諱靜庵亦屢次作書勸慰冀悟其癡蓋靜庵亦情場失意人與夢霞相憐同病而能攀登恨海跳出愁城者也

第二十一節 埋香塚下一坏土

寒食清明都過了。雨絲風片正愁人。斯時墜下梨花。零落殆盡。一片春痕。狼籍滿地。有情人對之。殊未能  
 恻然也。方花盛時。我固嘗爲花之主。欄杆時。凭香雪。頻聞既不能護花於生前。免受風摧雨打。復不能慰  
 花於死後。任其墮。溷沾泥。花死有知。應歎遇人不淑矣。趁星期無事。何妨收拾一番。俾眼底殘春。不留  
 餘影。葬花韻事。埋玉多情。古之人有行之者。余亦何妨學步。乃就庭畔鑿土成穴。拾花片納諸其中。土墳  
 然隆起。成一塚形。植枝其上。以爲標識。約兩小時而竣事。檢視枝頭。所存蓋無幾矣。而彼對待之辛夷。則  
 正嫩苞初拆。濃豔欲流。驕貴之氣。咄咄逼人。一若無限風光。爲渠占盡。雖然此俗豔也。我殊不喜。我不敢  
 自謂別具看花之眼。夫以梨花之色。靜香恬荷。非俗物。殆未有不愛者。余友挹青嘗有句云。『萬紫千紅  
 都看厭。還虧本色此間存。』余謂確合此花身。分惜乎瓊姿濯濯。便來零落之悲。玉骨珊珊。易受摧殘之  
 慘。開時常泣。滿枝都是淚痕。落後誰憐。入地猶留夢影。對此一坏香土。余其能無所悲耶。憑弔未已。哭之  
 以詩。『幽情一片墮荒村。花落春深。晝閉門。知否有人同。潑淚問渠無語。最銷魂。粉痕欲化香猶戀。玉骨  
 何依。夢未溫。王孫不歸。青女去。可憐孤負好黃昏。』本是泥塗不染身。緣何零落逐煙塵。明知入地難重  
 活。只願升天早返。眞幾縷香魂。明月夜一坏荒土。玉樓人再來此地。茫茫甚莫覓殘英。更憶春。』獨吟獨  
 會。低徊不能去。一回首間。而穠豔之辛夷。又觸余之眼簾矣。彼花雖非余意所屬。然亦不可無詩以詠之  
 也。『脫盡蘭胎豔。太奢蕊珠宮。裏闌春華。浥枝曉露。容方濕。隔院東風信。尙餘錦字密書。千點血霞紋。深  
 護一重紗。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今朝詠此花。』詩意未免搪突。然據意直陳。不作一矯情語。辛夷有知  
 或不嗔我薄情也。

夜涼如水。依約三更。此時余早入夢。突爲哭聲驚醒。此哭聲胡自而來。頗滋疑懼。然余固決其爲人也。起就窗隙窺之。見一縞衣女郎。亭亭玉立於月光之下。始則倚樹悲啼。繼則撫墳慟哭。纏綿哀怨。若不勝情。女郎何人。非梨娘而誰歟。夜闌人靜。來此淒涼之地。發此悲咽之音。小步低徊。啼痕狼籍。彼非別有傷春懷抱者。何爲而至此。然則此花幸矣。旣得余爲之收豔骨。安香魂。復得彼梨娘之情淚。滋斯塚土。但未知彼哭塚中之花。亦會一念及葬花之人耶。亦知葬此花者。固爲傷心之。余耶。隔着一層紅紙。幾眼疏櫺。盡情偷覷。夜深寒重。瘦骨怎生消受。渠爲花傷心。余更爲渠擔憂矣。嗟夫。梨娘。殆瓊兒後身耶。不然。胡淚之多。而情之癡耶。

枕亞曰：葬花哭花爲全書大關鍵。兩人由此生出美感。事旣非虛情。尤獨絕讀之令人意消。律詩二首。下首方詠葬花。上首僅詠落花而已。玉梨魂佚去。第二首便與題目不合。

第二十二節 桃牋飛上妝臺

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此爛熟之盲詞。乃爲余昨宵之實境。余自目送伊人去後。其嗚咽之哭聲。彷彿常滯余之耳根。其寂寞之玉容。彷彿常印余之眼膜。中宵輾轉。心事纏纏。百感紛來。雙眸難合。未明而興。徘徊庭堦之下。躑躅香塚之旁。萬滴紅冰。依稀耀目。正遐想間。鵬郎倏至。嘻然謂余曰：先生真個愛月眠遲。惜花起早矣。彼滿地落花。非先生拾而埋之土中耶。先生愛花。若是真花之知己也。余聞此語。知非出自小兒之口。則漫應之曰：余非愛花。特愛潔耳。殘花之當收拾。猶蔓草之必芟除耳。鵬郎唯唯。今晚余自校中歸。室中乃發現一。至奇異之事。檢視案頭。余所著石頭記影事詩一冊。已不翼飛去。并昨

日之新稿亦遍覓不得異哉入此室者果爲何人竊詩而去意果何居個中消息殊堪研究也余之出也  
 戶必加扃而下鎖焉外人固未由而入也卽屬外人亦必無此竊詩之雅賊余方窮其心思以偵此事之  
 究竟而一注目間醜醜一朵燦然陳於地上拾而視之已半焉矣反覆而玩索之簪痕宛在香澤微聞知  
 必自美人頭上墮下者噫吾知之矣其人爲誰蓋梨娘也梨娘之入余室而取余詩也有懷春之思耶抑  
 有憐才之意耶余之對於此事將置之不問耶抑與之通辭耶雖然彼已發矣余安所用其情哉秋娘已  
 老我無杜牧清狂文君自奔我少相如才調然而窮途潦倒客舍淒涼得此解人以慰寂寞縱非意外奇  
 緣亦屬客中佳遇而況青衫紅粉一樣飄零同是可憐能無相惜我卽欲已情又烏可以已無已請管生  
 一行可乎乃作書曰『夢霞不幸十年寔命三月離家曉風殘月遽停茂苑之樽春水綠波獨泛蓉湖之  
 棹迺荷長者垂憐不以庸材見棄石麟有種託以六尺之孤幕燕無依得此一枝之借主賓酬酢已越兩  
 旬夙夜圖維未得一報而連日待客之誠有加無已遂令我窮途之感到死難忘繼聞侍婢傳言殊佩夫  
 人賢德風吹柳絮已知道韞才高雨濺梨花更惜文君命薄只緣愛子情深殷殷致意爲念羈人狀苦處  
 處關心白屋多才偏容下士青衫有淚又濕今宵淒涼閨裡月早占破鏡之凶惆悵鏡中人空作贈珠之  
 想蓬窗弔影同深寥落之悲滄海揚塵不了飄零之債明月有心照來清夢落花無語捫遍空枝蓬窗咫  
 尺尙慳一面之緣靡刮千重詎覓三生之果嗟嗟哭花心事兩人一樣癡情恨石因緣再世重圓好夢僕  
 本恨人又逢恨事卿真怨女應動怨思前宵寂寞空庭曾見梨容帶淚今日淒清孤館何來蓮步生春卷  
 中殘夢留痕卿竟攜愁而去地上遺花剩馥我真覩物相思個中消息一綫牽連就裏機關十分參透此

後臨風雪涕閒愁同戴一天當前對月懷人照恨不分兩地心香一寸甘心低拜婢媼墨淚三升還淚好償冤孽莫道老嫗聰明解人易索須念美人遲暮知己難逢僕也不才竊動憐才之念卿乎無命定多悲命之詩流水湯淘不盡詞人舊恨彩雲朵朵願常頌幼婦新詞倘荷泥封有信傳來玉女之言僅當什襲而藏緘住金人之口此日先傳心事桃箋飛上妝臺他時可許面談絮語撲開繡閣書成以付鴈耶結果如何或博得玉人一啓齒耳

枕亞曰夢梨兩人之遇合三生淚債本非正當之因緣一片詩心僅作無聊之慰藉觀夢霞第一書即願與梨娘作詩友初無非分之要求後日卒能相守以禮不及於亂此則持圭璧之躬彼亦堅冰霜之節但以至情相感應不以肉慾爲犧牲嗚呼遠已



別體 小說 雪鴻淚史

(續)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第二章 閏二月

第二十三節 僥倖書來

余自來此。寥寞之區。塵氛已絕。俗慮全蠲。眼前可與語者。舍鹿茸外。幾不可再得。日中上課如傀儡之登場。傍晚歸來。如老僧之入定。至此境界。方寸靈臺。實無所用。其紛擾所有者。思親之淚。還鄉之夢而已。乃近數日來。無端而有吟蘭之草。無端而有葬花之舉。又無端而月下忽來倩影。更無端而案頭失却詩篇。種種不可思議之事。忽於清淨無事中。連續發生。繞來眼底。新愁勾起。心頭舊恨。此意怛怛。靜極而動。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意者此間殆有孽緣耶。

只爲一封書。輾轉中宵。何曾交睫。今日思之。此書殊太冒昧。以彼心同。枯井節比。寒松而余無端以綺語聒之。寧不足以召玉人之怒。一旦事發。余將置身何地。然不足慮也。覺自彼開一紙瑤箋。夫豈無因而至。況此心坦白。初無非分之干求。多情如彼。妹讀此書也。其或有同是天涯之感。而以一眶情淚。餉余也。彼果不能諒余意者。則流水本無心。余亦何必自尋煩惱。所慮者情網纏人。欲避之而無由耳。余方默自探索。而爲余傳書之鵬。耶。已攜得覆書至。一幅簪花妙格。燦然陳於余之前矣。

白簡飛來。紅燈無色。盟誦之餘。情文雖艷。哀感殊深。人海茫茫。春閨寂寂。猶有人念及薄命人。而以錦字一篇。殷殷慰問於淒涼寂寞中耶。此梨影之幸矣。然梨影之幸。正梨影之大不幸也。梨影不敏。奇胎。



墜地。早帶愁來。粗識之無。便爲命妬。翠微宮裏。不度春風。燕子樓中。獨看秋月。此自古紅顏。莫不皆然。才豐遇。齋貌美。命惡。凡茲弱質。一例飄零。豈獨一梨影也哉。人生遇不幸。事退步。想則心自平。梨影自念。生具幾分顏色。略帶一點慧根。正合薄命女兒之例。不致墮落風塵。爲無主之落花。飛絮亦已幸矣。今也獨守空幃。自悲自甲。對鏡而眉不開。峯撫枕而夢無來。路畫眉窗下。鸚鵡無言。照影池邊。鴛鴦欺我。個中滋味。固是難堪。然低首一思。則固咎由自取。不加重譴。免受墮落之苦。天公之厚我。已多而。尙何怨乎。夫以多才多情。如林擊卿。得一古今獨一無二之情。種買寶玉。深憐痛惜。難解難分。而情意方酣。奸謀旋中人。歸離恨之天。月冷埋香之塚。淚脹未清。香魂先化。人天恨重。生死情空。梨影何人。敢嗟命薄。使梨影而不抱。達觀亦效擊卿之怨。苦自戕。感目前之孤零。念來日之大難。回文可織。夜臺絕寄書之郵。流淚不乾。恨海翻落花之浪。病壓愁埋。日復一日。試問柔軀脆質。怎禁如許銷磨。恐不久卽形銷骨立。魂弱喘絲紅顏老去。恩先斷而命亦隨之。俱斷黃土。長埋爲人苦。而爲鬼更苦矣。此梨影平日所以常以自憐者。自悲。又轉以自悲者。自解也。迺者文旆遙臨。高蹤蒞止。鵬兒有福。得荷裁成。梨影無緣。未曠丰采。自愧深園弱翰。難誇詠絮之才。側聞廊苑仙才。頗切傾葵之願。私心竊慕。已非一朝。繼而月中。羣花塚。碑文燈下。誦紅樓詩句。尤覺情癡。醉縷縷交。藥才思如雲綿綿。不斷幾疑君爲。怡紅後身。自古詩人。每多情。種從來名士。無不風流。夫以才多如君。情深如君。何處不足以售其才。何處不足以寄其情。而願來此。斷腸地。眷念未亡人。殷勤致意。讀君之書。纏綿悱惻。若有不能已於情者。梨影雖愚。能不知感。然竊自念。情已灰矣。福已慳矣。長對春風而喚。奈何矣。獨坐紗窗。回憶却扇年華。畫眉情。

景念四。番風花真如夢。一百六日春竟成。煙破鏡。豈得重圓。斷釵烏能復合。此日之心。已如古井。何必再生波浪。自取覆沈。薄命之身。誠不欲以重累君子也。前生福慧。既未雙修。來世情緣。何妨先種。彼此有心。則碧落黃泉。會當相見。與君要求。月老注駕。騰於來生。償此癡願。可耳。梨影非無情者。而致貧君之情。不以君爲知己。但恐一惹情絲。便難解脫。到後來。歷無窮之困難。受無量之恐怖。增無盡之懊惱。只落得青衫淚濕。紅粉香消。非梨影之幸。亦非君之幸也。至欲索觀蕪精。梨影略解吟哦。未知門徑。繡餘筆墨。細若蟲吟。殊足令騷人齒冷。君固愛才如隨園。苟不以梨影爲不可教。而置之女弟之列。梨影當脫簪理。爲贊異日。拜見先生。滌硯按紙。願任其役。當不至倒捧冊卷。貽玷師門。此固梨影所深願。當亦先生所不棄者也。區區苦衷。盡佈於此。淚點墨花。渾難自辨。惟君鑒之。梨影謹白。

噫。是人乃有是才耶。則其命之惡也。固其宜矣。一幅深情。如怨如慕。惺惺之惜。余豈無心。此書也不管爲導。余入情關之路。哉。此後余一副未乾之眼淚。又不愁沒灑處矣。

枕亞曰。芳訊之通。未免太驟。此時兩人。殆均不免一挑字。惟各能認明情慾之辨。故卒能保全。不致墮落。古來大賢大聖。未有能忘情者。於夢梨乎。何尤。

第二十四節 及第花開折一枝

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余非到處鍾情者。亦非不知自愛者。年逾弱冠。中饋猶虛。不知者疑有他故。實則余之心。積愁成恨。積恨成癡。實塵莽。絕少知音。一片癡心。原欲於園閣中。得解人。乃求之數年。迄無所遇。此念消滅已久。今歲飢驅到此。初無訪艷之心。而忽得一多才多情之梨影。余固自

雪鴻淚史

四

賁情。癡彼。更憐才。心切。遽引余。為知己。此不可謂非吾生之奇遇。情之所鍾。其在是乎。然而名花有主。早嫁東風。豈惟羅敷有夫。且作姮娥。終寡余。以了無關係之人。與之達緘札。通情款。雖云心本無他。畢竟情非所用。將來結果。必有不堪設想者。然則絕之乎。難端自我。發者自我。收之固未晚也。無如此時之心。已不由余自主。除非彼能絕余。則余尚可收拾。此必散之情。絲不復結。花惹草。偷彼亦如余者。則此重公案如何了。結當以問之。氤使。者噫。知己難得。得一巾幗。知己尤難。余已得之。寧非大幸已矣。願拚此身。與情魔一戰矣。

日。余伏案草此數行之日記。為時已近黃昏。方擱筆時。而新詞一闕。又發現於硯匣之底。取而讀之。錄其句

罵煞東風。總不知葬花心事。果然癡。偶攜短笛。花間立。魂斷斜陽。欲盡時。情切。切。淚絲絲。斷腸人。寫斷腸詞。落花有恨。隨流水。明月無情。照素帷。(調寄鷓鴣天)

怨句清詞。深情若揭。嗟乎。梨影其清。照後身耶。抑小青再世耶。余誦此詞。不期而淚濕紙角。識字為憂。患之媒。多才即聰明之誤。文人多窮。古今一例。況其為薄命紅顏哉。忍哉。碧翁。既假之以才。何為慳之以福。何不并斬之以才。使其無才。則混沌不鑿。感觸不靈。不知所謂。愁不知所謂。怨并不知所謂。渾然過此一生。則已已耳。奈何。天生美人。不與以完全幸福。偏與以玲瓏心孔。錦繡肝腸。使之宛轉纏綿。多愁善怨。度幽囚。歲月。尋眼淚。生涯。終其身。無展眉之日。是中因果。太不明。雖欲解之。末由也已。

日前鵬郎為余插蘭瓶中。歷數日而憔悴。今已香銷玉殞。無復含煙泣露之態矣。鵬郎噫然來。指瓶而謂

余曰：此花枯矣。請以好花爲先生易之。言畢，即取瓶中枯莖，擲之於地。余急拾之，起鵬郎笑曰：先生何愛惜殘花？若是耶？余曰：花雖殘，猶有骨在。吾人愛花之容，當兼愛及花之骨。千金市骨，古今情爲美談。余亦當爲此花遺骨尋一好去處耳。鵬郎連點其首，若有所會。余回視瓶中，則彼已爲余易一香酣紅醉之花矣。余微愠曰：鵬郎曩語，汝花須留在枝頭，看不可輕折，以損花壽。汝奈何又忘之耶？鵬郎曰：先生言，余識之。然此花亦阿母教，余折取以供先生賞玩者，毋責余也。余再視其花形，如喇叭，色深紅，問此花何名？鵬郎曰：此及第花也。先生乃不識耶？異哉！花名乃逆余耳。此春風得意之花，胡不去媚長安道上之探花郎？乃來伴我淒涼之孤客，不亦辱沒芳名而羞煞鰥生耶？彼梨娘之贈此花，有意耶？無意耶？惜余之淪落，無聊，抑嘲余之蹉跎不振耶？回首前塵，余能無感歎？因成六絕句以答之曰：

東風何處馬蹄香，我見此花欲斷腸。  
會得折枝相贈意，十年回首倍淒涼。  
浮生換得是虛名，感汝雙瞳剪水清。  
痛哭唐衢心跡晦，更拋血淚爲惺惺。  
幾回傷別復傷春，大海萍飄一葉身。  
已分孤燈心賞絕，無端忽遇解情人。  
背人花下展雲箋，賦得愁心爾許堅。  
只恐書生多薄福，姓名未注有情天。  
夢雲愁絮兩難平，無賴新寒病骨輕。  
一陣黃昏纖雨過，離人聽得不分明。  
滿目鶻鳥喚奈何，情緣深處易生魔。  
東風來去須珍重，莫遣驚濤起愛河。  
枕亞曰：夢霞半生潦倒，無分功名，與梨影之有才無命，正是一對可憐人。以此花相贈，正有無窮惋惜。無窮愛慕，寓乎其中，深情密意，亦淒苦亦纏綿，宜夢霞爲之心傾也。

六絕之末首玉梨魂未載此詩於相交之始囑守秘密乃應有之意想不可不錄者也

第二十五節 夕陽人影

崔氏之家去村里許竹籬茅舍淡寫春光頗足流連玩賞較之近村之荒田敗棺一派蕭颯氣真是別有天地舍後有一草場廣可一畝場上芳草芊綿迎青送綠間有黃白或深紫之小花點綴其上如鋪五色氈毯履其上滑而且軟倦則可藉以爲茵枕手而看晚山頗得宗少文臥遊之趣場之前界一小溪水潺潺能悅人耳板橋架溪上如玉蛛之橫陳夕陽西下時有牧童樵子渡溪而歸人影歷亂倒入波中如演新奇影戲溪旁綠柳成行迎風作翩躚舞過溪則阡陌縱橫一望無際遠山近水綠樹紅橋如斯風景欲擬桃源矣

余日周旋於尊嚴之課堂夜坐臥於踟促之斗室厥狀類囚幸有此舍後一塊土爲余洩悶遣懷之地故每至課罷歸來輟獨往草場送此忽忽之暮景或席地坐或緣溪行夕陽如醉紅挂柳梢凝眺徘徊得少住趣直至暮煙四合曠色蒼然乃千于而返比至書舍則燈光乍明晚餐已具又須重理胡獮王生活矣余雖終日沈悶留得此晚來一雲之光影亦足爲辛苦之補償且比來數日更有一特異之景象入余眼簾有足以駐余之足而使余低徊留之不能去者則余於此處乃獲見伊人數面也

舍南舍北編葦爲籬以圍之一帶粉牆斜陽戀其一角余每於草場上遙望之彷彿有衣光髻影掩映於亂煙殘照間彼梨娘者鎮日價困守蘭閨亦應惱悶故徙倚門閭風前小立聊遣幽情耶否則其知余至此不惜天寒袖薄婀娜而來從牆隅籬隙偷覷個耶也分明對面若卽若離咫尺天涯銀河遙阻唐人宮

詞有曰：「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余乃不如日影，猶得從寒鴉之背，斜過牆腰，度上玉搔頭也。挑燈獨坐，回思日間所遇，似真似幻。賦律絕各四首以記之。

夢也迷離恨也迢啼鶯何事苦相招多情似說春將去一樹殘紅半已銷  
深情縷縷暗中傳佇立無言夕照邊對面如何人更遠思量近只在心前  
吟魂瘦弱不禁銷尙爲尋芳過野橋欲寄愁心與楊柳一時亂趁晚風搖  
相思無處算來由好似癡魚自上鉤薄命累卿卿怨否茫茫情海共沈浮

壯不如人老可知風塵我已倦驅馳未能銷恨寧辭酒非爲憐才不說詩厭病埋貧甘落莫良辰美景  
懶追隨今來此地茫茫甚受盡淒涼却爲誰

宵深先怯被池單燭淚何心不住彈好夢能尋終是幻同人相對強爲歡（今夕鹿萍攜酒來就余飲）  
雲沈重嶺鷓鴣魂小月上空梁燕額寒聞道蓬萊今有踏好風借便到非難

風前小立管相逢淺黛深顰有病容腰帶分明春後瘦臉波依約酒餘慵半牆殘日留纖影一抹寒烟  
杳去蹤兩處獨眠情悄悄難禁今夜五更鐘

浪跡天涯感斷蓬落花何語罵春風座無佳士眼常白燈照離顏影不紅杜宇寄愁來枕畔柳絲牽夢  
度牆東文窗六扇重重鎖幽會恐勞想像中

枕亞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夢霞之遇梨影其情正復類此  
四絕末首玉梨魂軼之且誤與答贈及第花之作併在一起四律則一首未錄其第三首描寫伊人似

嫌刻畫。然詞句絕妙。殊難割愛。閱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第四章 三月

第二十六節 醉歌當哭

余父生平。酷嗜杯中物。余秉其遺傳性。亦與麴生結不解緣。蓋攻破閒愁。非此無能為力也。自來此鄉。謬  
兀不斷。常妨把盞。而是鄉茶樓酒家。絕無僅有。湫隘塵不堪駐。足僅足供田夫野老。息肩解渴而已。呼  
童行沽。多不可飲。不得已。聊以潤我枯喉。放翁詩所謂村酒甜酸。市酒渾。猶勝終日對空樽者也。因思白  
衣送酒而舞。淵明汪倫醞酒以待太白。求之今世。萬無此等湊趣人。亦可歎已。

自寓居崔氏後。乃得傾其家製春釀。其味醇醲。迥異市品。余乃大樂。且主人愛客。每飯必具靈觴。余之酒  
腸。遂無枯燥之時。加以新愁滿眼。欲撥難開。若無紅友勸人。只合青衫常溼。余因是益狂。飲不休。冀作醉  
鄉之遊。暫脫愁城之厄。然而酒入愁腸。酣然易醉。比醉而愁。乃更甚。或至哭泣。人謂酒能消愁。余則謂可  
消者。必非真愁。真愁必非酒力所能消。其反動力。或適足以翻騰腦海。思潮膨脹。心頭熱血。令人斫地呼  
天。不能自己。今晚偶醉。萬恨齊來。成長歌一首。錄示梨影。梨影聞之。或譽余狂。或憐余癡。余亦不暇問也。  
夢霞。夢霞爾何為。身長七尺好男兒。爾之處世如鈍鎚。爾之命惡如漏卮。待爾名成志得。遂蒼蒲須有  
開花期。憶爾幼時舌未穩。雲頭角削玉。姿偷筆作文學。塗抹聰明刻骨驚。父師觀者謂是丹穴物。他  
年定到鳳凰池。而今世事幾遷移。爾何依舊守茅茨。十年踏踏霜蹄蹶。看人雲路共奔馳。今日人才東  
渡。正紛紛爾何不隨驥尾。甘守雌。鳥雀常苦肥。孤鳳不得竹實。而長飢。鳥雀皆有棲。孤鳳不得梧桐。而

傷離。人生及時。早行樂。爾何工。愁善病。朝歛暮暗。而長噫。飢驅寒。逐四方。困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寒餓。孤燈一束。詩心力。拋盡不知疲。爾何不詠清廟。明堂什。惟此寫愁。鳴恨。紙勞筆悴。爲此酸聲。與苦詞。爾生二十有三載。世間百憂。萬憤。何一不備。懼少壯情懷已若此。如何更待朱顏衰。吁嗟乎。爾之生。不如死。胡爲乎。迷而不悟。恨極更成癡。看花得意。馬蹄疾。爾之來兮。獨遲遲。落紅狼藉。難尋。竟空對春風。生怨。思閒愁。滿眼說不得。以酒澆愁。愁不辭。傾壺欲盡。剩殘瀝瀝。遍桃葉。與桃枝。一日愁在。黃昏後。一年愁在。春暮時。兩重愁。并一重愁。今夜無人悲。更悲三更。隔院聞子規。窗外孤月來。相窺此時之苦。苦何似。遊魂飄蕩。氣如絲。淚已盡。今夜無人悲。更悲三更。隔院聞子規。窗外孤月來。相窺此時之苦。出斷腸詞。是墨是淚。還是血。寄與情人細認之。

第二十七節 第二次之贈蘭

無端小病。淹纏床褥者。旬校課久荒。日記亦於焉中斷。今幸就痊。而鏡裏容顏。已非昔日。醫者謂須調攝。不可勞精疲神。卽筆墨之事。亦應暫爲捐棄。故雖能強起。祇於庭前試腳。未出舍門一步。然醫者欲余捐棄筆墨。沈伏斗室中。舍此又何以自遣。因翻日記簿。補記病中之狀況。

余之病也。半傷於酒。彼夜大醉後。晨起頭目暈然。似宿醒。猶未解者。繼而大嗽。有物自喉間躍出。視之。血也。連嗽連吐。余遂失其知覺。比醒則余身已僵臥榻上。一人以手按余掌。崔翁亦在旁。知此老熱腸古道。訊知余病。已爲余延得歧黃妙手矣。醫費姓。頗負時名。旣診余脈。曰。此似心疾。幸所感尙淺。能捐除萬慮。



不涉。愁煩當可獲愈。藉非然者。則非醫生之所能爲力矣。余聞醫言。知病源不誤。心乃大懼。且知咯紅一症。患者多不治。余體羸弱。今犯此。寧有幸者。不幸作他鄉之鬼。尙有倚閭老母。將何以爲情。余罪不更重耶。明知此症係傷情所致。不斬除萬疊之情絲。將無以保全一線之生命。然而孽根深種。怨憤難銷。輾轉衾枕。問殉情之念。與懼死之心。交戰於胸。神志爲之益昏。而斯時之梨影。亦爲余多担一種心事。而鵬則如穿簾燕子。倏去倏來。以報告病情於玉人之耳。余於昏憒中。伏枕書一律以示之。

情魔。招得病魔來。愁亂如雲撥不開。天上難平。牛女恨人間。誰識馬。卿才三生宿債。今生果九死癡魂。不死。灰若使情關能打破。四禪天可免風災。

至第四日。余稍清醒。鵬復以書至。隨後秋兒捧方開之蕙蘭兩盆。置余榻前之案上。余問何爲。則曰。夫人言以此代先生藥石也。余不覺爲之感絕。徐取其書。展而閱之。

醉歌方終。病魔旋擾。深閨聞耗。神爲之傷。祇以內外隔絕。瓜李之嫌。理所應避。不獲親臨省視。稍効微勞。十分焦灼。莫可言宣。聞君之病中酒也。然中酒者。病之所由起。而傷情者。則病之所由來也。鮮紅一劑。此豈可以兒戲者。情海茫茫。君竟甘以身殉。而捐棄此昂藏七尺乎。嗚呼。君亦愚矣。君上有老母。下無後嗣。一肩甚重。莫便灰頹。梨影誠不敢以薄命之身。重以累君也。君果愛梨影者。則先當自愛。留此身。以有待。且及時而行樂。眼前雖多煩惱。後此或有機緣。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請君卽其旨。而深思之。愁城非長生國。奈何久居不出。以自困。而自囚。哉。昨聞醫者亦謂君病係心疾。服藥不能見效。夫心疾須以心治之一念之苦樂。生死之關頭也。但使靈臺不昧。奚須藥石爲。

功制恨抑愁以熄情火清心平氣以祛病魔言盡於此願君之勿忘也芳蘭二種割愛相贈此花尙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名一品病中得此足慰岑寂且可爲養心之一助焉臨穎神馳書不成字紙短情長伏惟珍重。

枕亞曰夢霞之病自知之梨娘知之費醫亦知之夢霞自知而不能自藥費醫知之而不能爲力梨娘乃能以一篇錦字兩剪蘭花驅病魔而遠去誰謂治相思無藥餌哉。

梨娘書中有云『留此身以有待且及時而行樂眼前雖多煩惱後此或有機緣』此數語曾有人函詰著者謂爲可疑之點曰有待曰機緣果何所指不知此正是梨娘之妙用夢霞之病源梨娘知之審矣欲愈其病必先慰其情如此云云卽爲慰情之語若病愈而後又無需此虛言相慰矣曾謂冰清玉潔之梨娘而懷他念哉。



譯 諧 心 水

● 嫁女陋習

意大利婚嫁之俗。在上流社會中。一與文明各國同。然其鄉村之間。其風習竟有可怪者。婚期既及。女子將出閣矣。猶深匿閨中。不肯出。必使數人拽之。及戶及梯。手攀之。不肯釋。親友來賀者。必各出其力。以拽之。是時。女子號哭之聲。達於戶外。不知者。幾疑欄中。豕豕拽出之。將受屠刑也。詢此所由。然曰。不如此。不足以見愛戀父母之情也。

● 面貌酷肖

有一婦人。將其乳兒置之膝上。撫弄不已。謂其夫曰。美哉。此兒可謂姣好矣。其夫適因事故。心甚懊惱。忿然答曰。此何足奇。兒童之貌。大率相若。猴臉鼠眼。有何可觀。言次。適有鄰人來見。是兒讚美之曰。若個兒耶。真姣好。彼父子之面貌。何酷肖也。婦聞言。向其夫相視而笑。

● 恐嚇流民

法國之少林琴城。多流民棲止焉。良民居其地者。被其滋擾。恒厭苦之。城中某商。思得一法。以恐嚇之。署其門曰。警察長某某。住宅流民過而見之。威望而生畏。滋擾不及其家。居民見其然。從而效之。於是某警長某某。警備隊長某某。偵探長某某。字樣。徧貼人民門首矣。今吾中國之流民。徧地皆是。以此法治之。不知其有效否也。

別體 小說 雪鴻淚史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第四章 三月 (續)

第二十八節 第二次之詠蘭

書尾附有五絕二首。係分詠二花之作。并錄於下。

一品名休羨家貧無好花。素心人此夕。應共惜芳華。大一品

故與淡烟遮銷魂。是此花藉茲情種子。伴爾病生涯。小荷

余病中得此多情之撫慰。良勝於苦口之藥石。而案上之盆蘭。陣陣幽香。由鼻觀沁入心腦。更覺神清氣爽。心胸豁然。病竟若失。感謝玉人。所以惠余者。良不淺也。今日已能握管。應亦有以報之。乃作小簡。并填小詞二闕。

既。惠。名。花。復。頒。佳。句。深。情。刺。骨。我。病。已。蘇。重。簾。不。捲。香。氣。縹。緲。不。管。與。卿。晤。對。一。室。促。膝。談。心。也。嗚。呼。卿。之。厚。我。可。謂。至。矣。卿。不。忍。余。為。情。死。卿。若。此。余。又。何。忍。不。為。卿。死。哉。花。名。二。詠。幽。嫺。婉。麗。如。見。卿。之。為。人。兩。花。字。韻。不。脫。不。黏。令。人。歎。絕。嗚。呼。多。才。薄。命。自。古。已。然。名。士。美。人。同。聲。一。哭。然。後。知。余。與。卿。相。憐。相。惜。一。往。情。深。者。固。非。無。因。也。春。風。多。厲。卿。亦。宜。善。自。珍。攝。千。萬。勿。以。余。故。有。傷。玉。體。則。余。更。無。以。對。卿。矣。惓。惓。深。情。筆。何。能。罄。略。書。數。語。藉。慰。錦。懷。

思佳客 (大一品)

雪鴻淚史

雪鴻淚史

報答春暉。擢紫芽盈筐。合獻帝王家。頭銜品自無雙。貴芳國香應第一。誇承雨露。嗜烟霞。却甘淡泊。洗鉛華。余情已向幽叢。託不愛春風及第花。

憶蘿月(小荷)

花嬌欲語。搏露如擎。雨冉冉。情根還乞護。恐有鴛鴦魂駐。相遺多感情。深合歡夢裏。同尋卿性。幽如蘭性。儂心苦比蓮心。

填成自視。筆遼詞呆。遠不如來。詩寥寥。四十字之切合。自然深情。刻露竟不能以多許。勝彼少許矣。昔寶玉與大觀園姊妹聯吟。名字常題榜尾。非稻香社主。故加屈抑。亦非寶玉才不能勝。實故作劣詩。自甘讓步。此自是情人作用。余則初無是想。且刻意求工。而卒無以勝。未知梨影之才。視諸林薛諸人。何如余愧無寶玉之深情。亦願盡焚蕪稿。拜倒妝臺。北面執弟子禮矣。

晴日一窗不寫黃庭。而寫情簡。自責亦復自憐。更翻前月日記。有詠蘭二律。此詩已得誦之。香口前次贈蘭。慰余客中寂寞。此次贈蘭。伴余病裏生涯。用意相同。寓情彌永。彼因愛蘭而推愛。及於余。余能不因愛贈蘭之人。而兼愛此蘭耶。感念之餘。殊殷餘戀。覺前詩猶未足以盡余之意也。爰武原約。再成兩律。

馨香遠贈。寄深情。露眼如將肺腑呈。君子有心同臭味。美人此意最分明。更無別艷能移我。除却斯花那比卿。今日素琴須一奏。忘言相對兩相傾。

春風識面太遲遲。令我瀟湘繫夢思。佩豈無緣終不解。芳猶未盡恐難持。任他羣卉誇顏色。只願終身伴素姿。一掬靈均香草淚。蘭閨同此斷腸時。

枕亞曰：夢霞病而梨娘擔憂一札兩詩，真情畢露，是病魔之來，適以助情魔之虐也。第一次贈蘭，尙在有意無意之間。第二次則明明有意矣。夢霞詩云：「美人此意最分明。」斯語確也。從此情苗怒茁，與蘭俱長。無言之蘭，能爲癡男怨女作斷腸媒，是亦奇事。

夢霞兩詞，寓意亦自深遠。就詞論詞，亦無愧名句。乃深自謙抑，不求勝人，明是退讓，反說求工，其實仍竊怡紅故智，而用意更深一層，謂不如是不足以顯梨影之真才也。此夢霞深情作用，亦夢霞狡狴，與倆閱者不可被他瞞過。

律詩第一首第三聯與玉梨魂所載不同，閱本書第十七節便明。

### 第二十九節 女兒身世太淒涼

乘養病之餘，閒作傳情之密簡，疊疊錦箋，紛如雪片，屈彼大鵬（意指鵬郎）作青鳥，使個中秘密，殊無慮。同外人知其一二也。余前欲索觀梨影詩稿，渠未允，余亦不敢強。今乃又向之曉曉，謂閉戶養病，長日寂寂，對蘭思卿，神爲之往，更誦佳句，彌殷想慕，想卿耽吟自昔，積稿必多，曩者見索，未蒙俞允，偶然憶及，情如飢渴，卿如念余，其毋吝此，此函去後，果生效力，是夕鵬郎以一小冊子來，題曰『醉花樓吟草』。余大喜過望，開卷則有一箋夾於其中，乃先閱之。

儂無命且無才，君何苦苦逼儂，必欲儂獻醜而後已，未免太不相諒矣。吟詠一事，從前頗喜爲之，然聊以自遣，未足云詩也。自遭不幸，意興索然，此事拋棄已久，所存者祇數年前舊稿一小冊，中多自傷身世之作，如秋蟲唧唧，應時訴哀，閱之令人無歡，夜闌燈死，自誦一過，淚灑雲藍，輒將新痕把舊痕，濕透。

君仔細認之。當分得出幾重淚跡也。曩所以素而不與者。以君亦傷心人。似此怨苦之音。入君之耳。徒累君悲增。怛耳。今若此。則魏收之拙。不能再藏。而君司馬之淚。亦豈能自制乎。下卷

嗟乎。余得此詩。乃盡悉彼妹身世。一天歡喜。果化作一天煩惱矣。此一冊斷腸草。固成於未賦離鸞以前。當時秦嘉徐淑雙影。翩翩正花好月圓之候。宜乎蘆簾紙閣。疊韻雙聲。互織同功之繭。不為啼血之鷓。而乃筆尖吐露。只有哀音。花底推敲。盡萎綺思。豈詩人多窮。閨閣亦難逃此例耶。蓋至性所流。情難。易外感所觸。怨比歡多。嗟乎。梨影固生帶愁根者。幼傷孤露。椿萱之蔭。無存。長更伶仃。姊妹之花。又折。人生不幸。無過於斯。即令夫婿情多錦幃。春好亦難化。哀思為烟雲。託穠情於風月。然而篇存懷。舊聊抒已往之悲字。觸靈機。又作未來之讖言。為心聲。感應至捷。無家之痛。重以無夫。從此一生更無餘望。是固彼蒼之故厄。其遇抑亦梨影之有以自取也。披閱數過。香殘茶冷。彌復場然。乃擇其尤凄惋可誦。及與若人身世有關係者。錄數篇於余日記。以誌不忘。

韞玉余姊。歸梁溪顧氏。清才早世。永絕詩筒。逝者悠悠。生者悵悵。花光月影。增悲於清夜良時。剩札遺詩。觸動於窗前燈下。姊也早逝。先赴清虛。我尙偷生。渾難解脫。輓歌當哭。了恨無期。慧業生成。早悟禪。消魂恰值放青蓮。一身如寄。原無礙。萬事全拋。始是仙。料得難忘兒女愛。可能即到父娘前。帳中蝴蝶傷虛幻。願祝超登兜率天。

誦姊遺詩感作

姊妹戲呼元白友。何期才美早成仙。余情勝似香山老。痛對遺詩憶昔年。

韞玉樓中玉化煙。梁溪風月失吟仙。拋詩起問梅花道。我住人間得幾年。  
手把遺編淚似絲。此生無復共吟期。人間多少傷心恨。最苦花殘春盡時。

聞鴈

雁聲風送白雲開。淒咽悠揚入耳哀。兩岸蘆花一條水。年年辛苦客中來。

讀長生殿傳奇

亂煙零草不勝春。一樹梨花葬玉人。碧落黃泉無可問。雨鈴淒咽獨傷神。

閱西湖佳話

春到孤山翠似屏。玉梅花曲韻堪聽。不銷細辯真和假。總覺堪憐是小青。

閱史有題

爭戰山河得幾年。美人香草夕陽邊。古今多少興亡恨。付與寒鴉啄亂煙。

有憶

蟋蟀聲中雨似烟。關心偏憶少年時。聯床姊妹新秋夜。此景如吟夢裏詩。

閱迴文詩

讀罷迴文月上初。妙文真可愧相如。寶郎猶是鍾情客。不負蘇娘一紙書。

梅花

冰姿玉蕊影翩翩。風送幽香雪後天。雅淡最宜來月下。清高原合占春先。六橋流出空山夢。一笛吹開



古嶺烟不效。巡簷爭索笑。知花早已悟。枯禪。

統閱全稿。傷逝之作。占其半。茲錄者。尙未及十之二三也。其餘長生殿西湖佳話迴文詩及梅花之末聯。當時聊寄閒情。後日盡成讖語。心之所感。事即應之。有莫知所以然者。使梨影自將。諸詩玩其意味。而證以今日之境地。應亦爽然自失。知一點靈犀。已早作來日大難之警告。而當時固未之覺也。

枕亞曰。夢霞索觀梨娘詩稿。若不以病餘消遣爲由。梨娘猶未必遽肯相示。小兒女恃愛撒嬌。夢霞則恃病乞憐。惡甚亦趣甚。

梨娘詩才清絕。心跡皎然。卷中諸什。雖多淒怨之詞。却有大方之致。多才折福。無足爲怪。使其勸破情禪。一塵不染。含荼茹藥。直到白頭。豈非一巾幗完人。今乃於清淨中。又着此一番情感。致復損其書夢霞之誤人甚矣哉。

玉梨魂於梨娘從前種種。未有一字提及。此節事足補其漏。而其人身世。卽於其人詩中得之。更省却幾許筆墨矣。

第三十節 兩番驚夢

余又赴校數日矣。病後精神。已如其舊。晨出夕返。脚踪兒忽。東忽西。枕冷衾單。夢魂兒忽。顛忽倒。蓋一病之餘。於余身初無所損。而轉有所益。所益者。非他腦蒂之潮。翻飛十丈。胸頭之血。熱灑一腔。悉絲之亂者。益焚心灰之死者。復蘇。明知不宜久戀。而情魔逼人。節節進步。雖未至失足。却大有不肯回頭之意。余亦不自解。何以迷惘至是。昨宵夢裏。竟至離魂彷彿。身輕如燕。飛入香閣。與個儂絮絮話情。難分難解。而飢

鼠跳梁驚回好夢。燈花半萎。寒照床頭。鬢影衣香。杳不可跡。則又。屢然而歎。不復成眠。枕上成詩八絕。晨起錄出。以示梨影。不知渠亦曾同夢否也。

落魄勞卿格外憐。青禽幾度費鸞箋。世間那有癡於我。悟到癡時癡更顛。瘦盡傷春病。又成百般情緒。難明旁人未識。苦心苦勸。向紅塵學養生。遊子他鄉戀舊衣。壯心癡願兩俱違。近來不作還家夢。只傍妝臺夜夜飛。燈寒漏澀夜何如。正是孤窗月上初。好夢乍醒衾半冷。臥聽鼠嚼殘書。仙風無路到蓬萊。此恨終身撇不開。蛺蝶已拚癡到死。肯教飛上別枝來。愁來愁去兩心知。夢想魂勞十二時。幸有詩篇能代語。不然何以慰相思。倚門獨立數歸禽。麥浪如雲思共深。柳織愁絲長幾丈。應知其繫兩人心。多情却似總無情。成句見面無言背面行。何日素心人對面。訴將哀怨到天明。

余自病後。已戒除杯中物。主人知余意。亦不復以壺觴供客。每屆晚餐。祇登飯顛之山。不入酒泉之郡。今日夏至。校中無課。余乃飯於館中。秋兒復爲余設飲具。且肴以一盤。櫻桃梅子。充兀其中。蓋吳中習慣。每逢佳節。必荐應時果品。夏至之食。梅櫻。猶中秋之供菱藕也。三杯飲盡。已覺微醺。更食青梅一顆。酸沁齒牙。不復能飯。酒闌意倦。倚枕假寐。俄而一片癡魂。居然化蝶。又飛繞於香閨繡閣之旁矣。栩栩移時。聞耳畔有人高喚。遽然驚覺。張目而視。則鵬郎立於余側。余笑曰。鵬郎。汝乃學鼠子作劇。擾人清夢。耶。鵬郎不答。授余以紙。余曰。是又詩債來矣。接而閱之。紙尾附數語曰。『君案頭有石頭記。可假儂一閱。』余乃起。

取書付鵬郎。更書四絕以示之。

牆角桑陰守野旒。午慵難遣睡魔降。夢中起把新詩讀。蝴蝶當窗飛一雙。  
百結愁腸得酒寬。麥風微颺送餘寒。而今始識相思味。直與青梅一樣酸。  
前輩風流事。有無春烟蜀市客。行沽詩心。應比琴心苦。欲覓當年舊酒罇。  
一卷紅樓夢醒餘。情懷渺渺獨愁余。今朝付與閨中看。誤盡才人是此書。

枕亞曰。衾寒如鐵。好夢初回。一點殘燈。半明半滅。床頭鼠子。嗾嗾作聲。此時情景。閱者設身處之。堪乎不堪。傷哉。夢霞身當其境。吾不知其何以挨過此殘宵也。

誤盡才人。是此書一部。石頭記之罪案。七字足以定之。夢霞亦被誤之一人。故言之真切。若此。然豈第身陷情窟者爲此書所誤。今之喜作哀情小說者。亦皆被誤於此書者也。

玉梨魂第六章已云。清和天氣。其時夢霞尙未病也。不知夢霞之病。尙在三月之中。玉梨魂旣將石癡東渡。時日移於後。又將夢霞臥病。光陰移於前。前後倒置。不符殊甚。而此兩節之情事及詩詞。又均爲所略。是不可不亟爲指出者也。



小說情 琵琶淚 (續)

第六章 墮儂五里霧中行

(箸超)

胡二疙疸觀此情狀。暗暗禱天不止。謂楊大曰。吾誤以為神女下降。不想即費三之姪女也。縱天下不少美女。子如若者。殆亦一時無兩矣。楊大點頭未已。柴扉啓處。舊雨重圓。費三出相迎。備極踟躕狀。惟曰。敝廬破穢已極。猥辱高駕。不啻金玉泥塗也。楊大胡二連聲不敢。晤談有頃。方與辭而去。費三直送之廟外。月娥且從戶後竊窺之。意若曰。楊姓少年。真可憐人哉。冤家狹路。忽爾相逢。命裏魔星。狡焉思逞。蓋自是而月娥之劫運。又日逼一日矣。古人有言。堪歎古今情。不盡可憐風月債。難酬月娥殆亦紅樓夢裏人也。予曾作破廟詞四章曰。

纔葬衣冠。又惜春墮儂。五里霧中。身眼前。十二女菩薩。知否檀奴未嫁人。  
意中人是小封翁。欲相見時耳。又紅料到癡心攔。不住夢魂深。夜落修桐。  
私願郎身化濕泥。裝成寶相肖。吳姬待儂。日夜焚椒拜。好把香灰揉。作絲。  
破廟年年無管領。不堪身世話滄桑。怕郎恠記千金體。整頓精神卸晚妝。

右破廟詞四章。實於月娥之終身。有無限之關係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漸以成海。余蓋以一念之差。深為月娥惜也。且說當日楊胡二人。辭費三而後。途之半。疙疸將與楊大分路歸。楊大曰。不鄙家常餐。盍一光幸乎。疙疸唯唯。尾楊大而行。其實他二人。各懷着鬼胎。楊大只打計。月娥如何入手。如何成。

話 甚 淚

同。瘡。痘。只。打。計。楊。大。如。何。借。款。如。何。開。口。眞。是。各。人。各。有。心。中。事。不。許。旁。人。道。短。長。宜。乎。默。默。不。交。一。語。也。楊。大。既。抵。私。宅。又。請。瘡。痘。入。敬。茶。敬。酒。逸。格。歡。迎。席。間。楊。大。謂。瘡。痘。曰。費。三。之。姪。女。眞。是。天。仙。一。般。不。知。何。福。郎。君。才。能。消。受。言。時。目。邪。睨。瘡。痘。若。示。瘡。痘。以。不。言。之。意。者。瘡。痘。暗。喜。曰。彼。之。色。心。動。我。之。財。心。遂。矣。乃。緊。接。曰。以。予。意。揣。之。必。如。大。爺。者。而。後。可。楊。大。曰。不。然。若。雖。窮。究。係。宦。家。女。抱。衾。與。裊。誰。實。甘。之。瘡。痘。曰。此。事。吾。爲。大。爺。打。量。久。費。係。異。鄉。人。交。際。甚。簡。單。三。爺。又。長。厚。可。欺。以。其。方。若。以。不。娶。給。之。彼。必。求。之。不。得。矣。吾。爲。子。謀。之。事。在。必。成。惟。將。來。何。以。謝。我。須。有。句。明。言。不。然。不。鼓。興。楊。大。聞。至。此。眉。飛。色。舞。至。於。不。可。形。容。遂。曰。金。銀。玉。帛。任。君。取。之。瘡。痘。聞。是。言。心。花。怒。放。舉。一。切。拍。馬。吹。牛。之。醜。態。無。不。呈。之。於。楊。大。之。前。並。勸。楊。大。先。以。金。錢。爲。餌。曰。歲。將。闌。彼。無。衣。無。褐。者。何。以。過。度。也。大。爺。既。豔。之。大。爺。其。忍。之。於。大。點。其。首。卽。檢。銀。三。百。兩。以。交。無。賴。曰。子。爲。我。佈。置。之。罄。也。可。復。取。也。

胡。二。瘡。痘。既。攜。銀。以。去。以。三。分。之。二。實。中。飽。次。日。晨。袖。銀。百。兩。逕。入。荒。廟。中。時。費。三。方。與。月。娥。對。席。啜。薄。粥。亦。以。年。關。伊。邇。相。與。作。咄。嗟。狀。一。副。淒。涼。之。眉。目。從。瘡。痘。目。中。窺。得。之。已。可。決。爲。窮。歲。之。累。人。矣。嗟。乎。菜。不。一。斤。米。無。半。合。撮。土。非。可。爲。食。點。石。不。能。成。金。聽。社。鼓。之。鑿。窮。聲。笑。予。驚。風。光。之。漾。漾。春。氣。惱。人。怎。樣。遣。愁。未。能。忘。俗。蓋。月。娥。以。桃。李。之。姿。堅。松。柏。之。操。雖。境。遇。自。安。未。敢。稍。涉。妄。念。至。其。心。中。之。感。觸。與。四。時。爲。轉。移。者。久。矣。此。予。雖。能。握。說。愁。之。筆。素。工。送。窮。之。文。亦。不。過。約。略。言。之。殆。未。能。舉。其。當。日。之。境。遇。寫。得。一。絲。不。漏。也。

一。叔。一。姪。女。正。相。與。悲。歎。間。胡。二。瘡。痘。叩。門。入。舉。其。手。中。之。累。墜。物。向。桌。隅。一。擲。方。與。費。三。行。相。見。禮。坐。

既定約略，溫數語。疙疸，卽代表楊大雅意。以百金爲費，三壽費，三再三辭。且曰：余未嘗爲楊君效涓滴。將以此何爲？疙疸曰：非也。楊君嘗對人言：謂費老爺在日辦理稅務，極著清廉，不意蒼蒼昏憤，食報如是我輩素隸，者斷不能視同陌路也。區區百金爲其開篇之慷慨，恐將來爲三爺設法者，當不至是其好義之生性，乃爾不必先有施而後有報，以余之見，受亦不妨。第必須當面謝之，若岸然而卻之，焉是反不能成人美德也。費三正在躊躇間，忽聞月娥叫叔來，茶熟矣。

費三向胡二疙疸道：聲少陪片刻，方急急入內室去。月娥曰：適間所言事，叔父意云何？費三曰：子已聞之乎？此銀受之固不可受，亦不能。子意以爲何如？月娥曰：唯叔父主之。姪女一年幼，女流不識，所醉醉也。以情論，費三之處境，既窮，加以一副尋常之氣骨，非特不能一介不輕於取，與實亦可與爲惡之一人見此儻來物，焉有交臂失之者？然其初念，卻非常明白，以爲朋友雖有通財之義，亦必久交而後可。且往還之間，至多不過數十金之關係。今予與楊某，無非數面之交耳。突然而餉予巨數，雖爲豪俠之行，爲當必有不可意想之責報在此，不可受者一也。前此受胡二之十金，月娥猶非之，謂非義之財，不可受。今則數且十倍矣，其日夜之規諷，又意計事，此不可受者二也。而孰意月娥既不加勸阻，胡二且堅於陳請，時哉不可失。費三卽欲不受而不得矣。旣而出，敬胡二以茶。胡二曰：坐已久，將轉覆楊姓，紋銀百兩，請三爺一檢。費三道謝訖，復謂胡二疙疸曰：爲我先容楊君，不日當踵謝也。胡二遂告辭，轉至楊大家，備述其往。事楊大又感謝不迭，蓋此數日間之胡二疙疸，目可得而見者一副嘻嘻之笑容耳。可得而聞者幾個大才高誼之字樣而已。

第七章 窮措大大破慳囊

琵琶淚

四

閱者須知大凡女子之慣習最不可解之不可解者則今日向東而明日向西今日愛紅而明日愛綠今日持單一之本心而明日多所嗜好是也是慣習而余所述之月娥自六章以前較之六章以後其人格遂判爲兩橛矣楊花水性亦女子所恒有然以余所述之月娥擬之則似乎不當蓋賣笑生涯中猶矜增其傲骨也以日見論婦女之心最易玷染者金錢是也假令月娥當日仍以勸費三謝絕胡二者以謝絕楊大則可飯則飯可粥則粥安居爾處邪氣不侵亦何至受人播弄落籍於枇杷巷裏哉言之誠是然余有爲月娥辨者則以月娥之變易初心非果愛壘壘之黃白物也其孽根之伏種因於其叔之稱述與夫昨日之一面中而又惑於胡二一番之巧言蓋其視楊姓之金錢髣髴與己之金錢無分彼我也不然當胡二賣銀之時以彼性靈甯不能知楊姓之所注意所謂愛情已奪欲強抑之而無能遂致於將錯就錯耳是以費三得此巨款喜出望外月娥則絕不置意徒增一番推敲之魔境而已轉輾思維芳心寸碎天若使有情人都成眷屬彼少年當不以薄倖自甘也

詰朝費三市物歸月娥曰叔父受人憐縱不言報亦當謝之費三曰然吾今日去矣月娥又曰彼楊姓或不憚簡褻一夕餐猶可爲也費三點首早餐既竟卽往楊大家適胡二疔痕亦在焉相遜入座費三又向楊大申謝意楊大曰區區之敬能蒙不棄亦已萬幸奚謝爲且老公祖在日權理稅務嘉惠吾邑商民者實屬不少是清廉之食報乃爾言時露一種和藹可親敬慕不勝之神氣楊大亦工矣哉談有頃費三遂陳述已意約尅日小叙並邀胡二疔痕光陪楊大連聲不敢疔痕曰此亦三爺美意不可却也楊大方諾

之。遂訂期而別。費三既歸荒廟。一一述之於月娥。月娥殆有豫色。然蓋孽緣之湊。合良非偶然事也。

期既屆。費三羅山珍。搜海錯。宰竹雞。市清釀。一一皆月娥手調焉。至灑掃庭除。整頓杯盤。則費三自爲之。夕陽下去。倦鳥歸時。楊大與胡二。疙疸亦聯翩而來矣。費三迎而入。各施賓主禮。讓者既畢。約略談晴雨。俄而燃紅燈。檢杯箸。費三出入安排手足。殊不迭。又胡二疙疸相與佐理焉。其時疙疸往來破廟者頗稔。月娥亟見之。且其言語柔滑。工於拍馬。恆得小兒女歡。以是月娥不惟不避。彷彿以疙疸爲可親。而可愛者。陳設既畢。費三讓楊大首座。胡二疙疸次之。已則居末席。執壺。且曰。濁釀劣蔬。非堪適口。區區敬意。所在幸不責其簡慢也。楊大與胡二疙疸。又起席遜謝。酒數巡。胡二疙疸盛述楊大之好義。與其懷於施與之歷史。至比之爲孟嘗。君費三亦極口恭維之。

閱者須知。是時疙疸之積意。將爲楊大抹煞已。娶以省日後議親之手續也。乃揚言曰。如斯俊俏郎君。不知那位仙人。下凡何處。費三揔接曰。楊君猶未娶乎。楊大他顧而不答。疙疸笑曰。交際久。猶未知之。耶。費三亦笑曰。我卻不知楊君之未娶也。疙疸以手向楊大一指。復言曰。以他富而才求之者夥矣。他之錄卷太嚴刻。若曰門第貴。清高貧。富不計也。年應幼。四五歲第必解書。工繡而容貌。可以冠儕伍。三爺試思之。其通融辦法。僅貧富不計四字。除這四字外。則皆最優等考格。那天下間。焉有適如其分之女子乎。費三曰。楊君貴庚幾何。楊大曰。虛度十九。費三曰。正當年華。不患無當選人也。疙疸曰。然。

嘻。異哉。費三之爲是言也。不過爲無聊之對付。並非有月娥之心存乎其中也。距月娥是時。方於簾隙窺楊姓少年。總覺風流瀟灑。不染一毫陳腐氣。而心地之溫存。猶得卽其表。以測其裏。其意以爲疙疸所說。



之。考。語。若。逐。句。繩。墨。起。來。斯。席。又。何。容。多。請。一。女。子。生。世。上。嫁。得。如。斯。郎。君。殆。亦。可。以。不。俗。胡。思。亂。想。竟。入。非。非。故。突。聞。斯。語。心。頭。便。兀。兀。不。自。任。獨。坐。尋。思。者。有。頃。則。見。其。叔。入。取。飯。月。娥。曰。不。飲。酒。乎。費。三。日。楊。姓。者。不。喜。飲。主。人。翁。亦。祇。好。將。就。耳。月。娥。聞。之。心。中。又。一。動。蓋。其。平。日。因。深。惡。費。三。之。貪。飲。而。莫。可。如。何。今。楊。姓。者。不。喜。飲。是。又。一。絕。當。意。事。也。頃。之。膳。已。畢。楊。大。與。胡。二。略。坐。片。刻。即。道。謝。而。去。

### 第八章 這般可喜郎罕曾見

費。三。既。送。客。去。復。取。市。醪。一。飲。盡。之。轉。謂。月。娥。曰。爾。獨。檢。什。具。吾。已。醉。將。睡。去。矣。月。娥。唯。唯。隨。手。將。用。過。什。具。一。一。收。拾。之。方。移。燈。擁。被。而。寢。蓋。已。魚。更。三。躍。時。矣。

可。憐。哉。月。娥。積。想。綿。綿。新。愁。絮。絮。憂。心。如。寫。好。夢。不。成。寧。非。解。語。之。花。風。還。練。怨。不。是。無。情。之。草。凍。不。解。愁。燈。隱。隱。而。不。光。枕。峭。峭。以。多。角。無。可。奈。何。之。夜。惜。惜。頻。呼。誰。能。遣。此。之。懷。真。真。莫。喚。既。而。思。之。妾。其。命。薄。郎。不。情。多。我。縱。憐。卿。卿。還。憐。我。否。也。人。生。世。上。能。壽。幾。何。成。敗。由。天。莫。能。自。主。以。有。窮。心。血。供。無。限。憂。思。此。又。奚。爲。者。余。其。置。之。以。安。余。睡。乎。收。拾。精。神。閉。目。靜。守。無。如。輾。轉。反。側。心。意。愈。濃。蓋。所。謂。情。之。一。字。最。易。磨。入。至。於。恍。惚。杳。冥。而。自。知。其。不。可。強。制。也。欲。棄。置。之。則。寸。腸。百。轉。更。團。結。而。不。可。解。月。娥。年。雖。幼。穉。而。性。頗。靈。慧。加。以。知。書。識。字。大。約。於。會。真。記。紅。樓。夢。等。書。必。稍。窺。其。崖。略。故。其。心。目。中。直。以。相。國。寺。之。書。生。大。觀。園。之。公。子。視。楊。姓。少。年。而。不。知。其。爲。胡。二。疥。疽。所。舞。弄。已。自。入。於。迷。途。也。嗟。乎。聰。明。多。被。聰。明。誤。到。底。還。須。拙。幾。分。余。曾。詠。以。十。律。曰。

斜倚雕欄背綠章。小姑居處尙無郎。錫簫挨戶迎新歲。鈿笛誰家喚夕陽。春去春來新碧血。花開花落

熟黃梁。莫將同命鴛鴦譜。輸與陌頭歌舞娘。  
 身世滄桑淚。未乾惜春心事鎖瑤壇。搖搖噩夢千年幻。楚楚蠻腰一幅寬。不見鸞飛齊夜半。但聞鶴語  
 入天寒。婆婆一樹相思子。私願郎身化釣竿。  
 忽地相逢魂已銷。而今清減楚娘腰。桐英紛逐冷。墜梨影怕從豔景描。怎說新愁千萬疊。可憐短夢  
 兩三香。濕雲夜夜吹成雪。飛度廟前白板橋。  
 晚來意態似怔忡。這是靈犀點點通。鴛枕嫌寬鮫帕窄。鳳灘迤北鵲橋東。三生影撮三生約。一度魂銷  
 一度逢。淚滴紅冰無着處。只緣晚嫁鄙東風。  
 阿儂素守秉松筠。一覺醒來墮劫塵。天上應傳雙宿謫。人間乍逗五分春。窗前花影精神整。鏡裏簾波  
 模樣新。留得滄桑殘骨肉。便憐才處亦情真。  
 不堪整理辟寒釵。恨海填平乞女媧。窺玉三年緣已短。識荆一度恨長埋。鏡紅酒綠參檀意。地老天昏  
 剩土骸。爲問芳心何所屬。軟塵隨馬舞銅街。  
 惺惺料定惜惺惺。燈鎖香黃一點錦。錦帳帆時人影仄。畫牆角處漏聲停。細風入枕留痕碧。寒月當爐  
 鼻象青。莫斷送韶光百五。繫鈴人是解鈴心。  
 頻聞花草冷。吳江愁上眉梢。月上窗。客裏蒼涼驚臘鼓。夢中哀豔剔銀釭。新成金縷歌。三疊消瘦玉人  
 影。一雙這是前生未了債。爲誰倨傲爲誰降。  
 冷月高懸玉鏡臺。美人遲暮有餘哀。蕭蕭瑟瑟飛飛雪。簇簇新新點點梅。一樣鍾情注麝氣。幾回拈帶

弄香灰。烟縵簿。上分明。定待禱神籤。仔細猜。

寫罷瓊章。叩帝閣。風聲送上。月黃昏。凍雲遮斷。銀路。豔雪堆成。玉女魂。只爲美才。掄俊秀。並非大德。感王孫。癡心多半。聰明誤。事後追。維盡血痕。

余草是篇標一極僻之孽情二字於題上其主腦即在於此太誓有言曰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道若月娥者非所謂自作之孽者耶當日胡二疙疸之一夕話既抹煞楊大之已娶而又懸擗月娥之地位與其身分神情先爲楊大說親下一影子積而久之如是設法事亦無足深尤獨惜月娥尙非破瓜之年而傷春若是是則聰明誤人實一鐵板之注脚閱者固不必以予言爲深刻矣年關已屆萬象回春家家送臘之歡個個迎新之夢楊大既出巨款以補助胡二復以度年之費報效費姓並市珍貴之裝品以敬月娥月娥悉數受之連半字都不推却蓋十四年傲骨他人不得而脅之者至此已盡犧牲於楊大之身手化作一團和氣矣

### 第九章 一年容易又清明

桃符換舊。椒酒薦新。楊大煮新茗。備春酌。消吉爲費三壽。費三亦設席報之。或着聰明之鞭。或管富貴之祝。羹羹可貢。摘來滿手之香。禹玉堪陳。披去盈頭之翠。楊大之費盡心機。以博月娥新年之一粲。又分內事也。自是三家酣醉。情好日密。未看團圓之月色。居然細膩之風光。楊大樂甚。胡二忙甚。費三快活甚。而月娥且夢夢甚。本來當局者昧。何如旁觀者清。堡中有識者咸相與謂曰。料定一齣新活劇。春池吹皺不

干卿。

媚嫵前程容易。清明軟紅十丈嫩綠。一泓鬪草風懷。逼近三三之節。養花天氣乍消。九九之圖。於時拾翠。佳人尋芳。公子約紅裙於戚里。借綠衣之少年。畫舫青簾。傍柳低繫。錦鞦寶馬。踏花長嘶。揚絲鞭於羊角。風中盪鬢。影於鴨頭。水裏覓到聽鶯之地。香塢雲深。爭來試馬。之天長堤。日煖讀遊春。人在畫中行。萬花飛舞。春人下之句。不禁低徊久之。而况是廟也。洞本迷香。室堪懷夢。地近水仙之宅。居傍金粉之宮。爇一炷之心香。真真下拜。問一年之花事。惜惜頻呼。若月娥者。不堪因果。從頭問聲。仔細怎禁笙歌。祭賽聽遍。歡忻愁與綠。以俱濃。怨啼紅。而無語。兩道春山之畫。清減腰支。一雙秋水之波。依稀人面。彼其之子。情緒惱人。一幅瀟湘春困。圖除非吳道子。是寫生妙手。豈予輩耳。食人所能窮態。極妍哉。方予遇月娥時。月娥曾出游春行一章。示余。係用太白久別離原韻者。頗清疎可誦。雖非咏絮清才。求之巾幗中。殆亦不可多得。因爲默寫如左。

飄零布絮悲無家。春漲明湖墮。劫花花隨流水。溷偏有王孫。嗟情天不許芳心。絕幾回拈弄丁香。結纏頭。又見東風雪。儂本幻生佛影。臺曉妝晚。罷無人催。催儂于甚事。但望尋芳公子。踏青來。畢竟有誰來。一彎霽月濕新苔。

信哉古人之言曰。言爲心之聲。讀月娥此詩。非所謂芳心一點。渾無主張時耶。嗟乎。情不醉人人自醉。春不迷人人自迷。月娥苦矣。而月娥之身世。亦從可逆知矣。彼揚大者。整頓全神。卿卿注定一腔心血。正如轆轤之轉。一日不知幾千百次。况是春色鬧人眠。不得耶。一場好事。休付東流。數日離情。重尋舊雨。一日

東邀胡二疙疸至。謂之曰：事若何？今可啓齒否？疙疸曰：事成熟久，但嚼之無多，恐中梗，趁此寒食時節，再擲數百金計，無變也。楊大欣然諾之。且曰：日內必具報。予怪記是事，常擾魂夢，而縮飲食矣。疙疸微笑去。疾趨入荒廟，時費三方他出，僅月娥一人，閉關織新屨，聞剝啄之聲，應門問聲，誰？疙疸轉詰曰：三爺在家否？月娥曰：纔出去，不審其何之。來者是否胡二叔耶？疙疸曰：正是。且曰：月姑娘，予手中有累墜物，能否暫寄尊府，過刻卽訪得三爺來也。月娥乃開門納之。

疙疸以其所攜之銀兩，撥交月娥，後復映帶數語，匆匆出廟去。不先不後，費三適迎面而來，快友歧逢，各道契闊，何幸如之。况斯時之費三，以赧赧而受之，金錢獲楚，楚可人之衣飾，幾令疙疸有三日不見，已非吳下阿蒙之慨妙在素位而行，施者固如願以償，受者亦卻之不恭也。雖然，此中奧妙事，有非旁人所能推測。萬一者，則楊大以如許財帛，餌費氏而絕不置意於其遷居費三，既得如許之供給，而偏與荒廟結不解緣，卽胡二亦淡焉忘其爲荒廟者，豈容有利用荒廟之一步耶？無已，請閱者猜之。

費三既遷疙疸入，疙疸笑謂月娥曰：信乎？吾固訪得爾叔來也。月娥亦以一笑報之。疙疸曰：閑話休提，適間遇楊姓，謂節屆寒食，沿戶掃墓，矣區區不腆之儀，敬爲爾家祭，養資子其檢而收之。費三連聲不敢，疙疸曰：不妨，彼固仗俠氣些小，二百兩非所較也。言已，將興辭，費三曰：胡亟亟爲疙疸，乃復坐，故謂費三曰：三爺，余意欲爲令姪女說親於楊姓，不知他肯俯允否？費三愕然曰：子何盲也？楊姓家萬石余，寄居荒廟，身不置一瓦，近卽稍瞻衣食，然無一非仰給於楊姓者。縱楊姓不甚欺人，願說親，究宜衡相當，貧富懸殊，子不之計耶？疙疸曰：彼固有預言貧富所不計，以其他觀之，令姪女何不當之有成不成，固未可必。余且

與楊姓者言之。費三聞是言。心轉無所決。徐徐曰。多承美意。惟姪女性頗峻。彼即富未必遽當。意吾亦勉與姪女商之。瘡痕方道別而去。

第十章 權作好姻緣看去

瘡痕去矣。以常情測之。費三本一糊塗人。溫飽生平。慾望已足。前途之禍福。不計也。終身之利害。不問也。又胡暇舉瘡痕說親之陰謀。而一打量之。且人之厚我者。必有所希望。不然。楊大非愚。厥今日。餽百金。明日。費百兩。是又奚爲者。余既懷他人之慨於先。便不能居至奇之貨於後。即明知其打計姪女。亦屬無可奈何。然而雲山疊嶂。偏結眷於東。郵朝夕。依空留琴於西。閣即令月娥遇人。既淑不抱落花墮。潤之悲。其如三爺度日。維艱。將興飛絮。飄零之感。蓋費三於此。不但作癩蝦蟆。一躍龍門之癡想。且竊竊焉以是事爲非計。莫謂糊塗人到底糊塗也。總之人面。既長錢情。不薄。欲責費三。於是時施一決絕之方法。是必不能而况。憐才愛俏者。又無異向日傾心之葵花哉。

暮烟既活。霞彩欲明。燈影無聊。人魂已懶。費三傍燈坐。引濁醪。自酌。時注兩目於熒熒之光線。上作還想。一女子面燈坐。手捧紅螺。腕貯玉屑。滴滴。操牙箸。若爬剔也者。非破廟主人。晚餐之寫真耶。殆一刻。費三強作歡顏。伸二指。謂月娥曰。多虧他爲汝說親於楊姓矣。月娥突聞是言。又驚又喜。又羞。澀。忸。怩。至不可言狀。嘻。其驚者。兒女之恒情。處子聞說親十九作是態。不獨月娥然也。曷爲喜。曰。楊姓少年。固我之意。中人不幸。以貧富之閒。相形自陋。不敢稍萌妄想。胡竟有如此憐才人。爲薄命者。點染生色耶。耶。固未娶妾。亦無他。今而比翼之鳥。無俟在天。連理之枝。無俟在地。甘與子同夢。情天主或不吝予乎。因此一念之生。

轉而為羞澀之態。有翼不難飛去。無地可以自容。斯時之神情。情不令予親見之。不然當更有一段描摹之好文字也。方月娥自述時。予曾立書六絕以趣之。句曰。

照愁燈語鎖。焚爇黛意眉。魂一樣青。獨自打量心上事。懊儂唱去。有誰聽。

孤雲殘月奈何宵。一點靈犀。傍鵲橋。春雨別開新樣。齊拾來紅葉。最魂銷。

一朶彩雲無主管。半灣明月現團圓。樂香圍。春意防人覺。紅暈耳根。滅晚餐。

日月癡時儂亦癡。癡心長伴柳。姑祠閒來巧。把燈花卜不許人問。久別離。

乞借春陰寫綠章。梨花淡白菜花黃。阿儂只守蘭闥。訓分付媒人自主張。

懷人情緒有誰覺。自誤光陰亦已多。欲作羞人態也。未可無妙語慰蹉跎。

斯時之月娥。如楊柳禁風搖搖無主。如芭蕉着雨點點頻敲。欲言則無限羞人。欲不言則幾磨好事。咽食

擲箸拈帶低頭。以合意之容顏。作遠心之舉動。此惺惺之態。惟惺惺之莫當。作小女子恒情看也。費三

又屢詰之。月娥只俯鎖雙眉。默默不語。費三日。眼前惟二人。何羞澀為。此爾終身大事。胡可草草。汝父母

往矣。爾之事可由我主。然汝性清傲。不以貧而自卑。楊姓。縱殷實。究非簪纓子。不告於汝。而質買焉。為之

吾恐汝又以逢迎錢鬼。詭予也。爾年漸長。終必適人。當意與否。爾當下一斷語。我亦不果強也。月娥聞至

此。乃曰。女子有室。惟父母命。姪女幼不弔。萱花早謝。椿枝亦凋。依叔衣食者。殆三年。與骨肉何異。凡事叔

自主之。姪女終不梗命而已。費三審其語氣。並其對答之神情。面上隱隱有笑骨。乃曰。如是誠佳。我亦不

令姪女苦也。

次晨。疙疸破曉來。甫入門。突向費三深深一揖。且曰。恭喜恭喜。令姪女有造化。一開口。便得楊姓。諾。此誠大佳事。今日爲黃道吉。請尊府賜我一允帖。先以徵信。何如。費三道謝畢。入以語月娥。月娥理妝方竟。聞其叔言。心中頗驚訝。曰。何速也。然究以嚮往之心。切亦不懸揣其疑竇。費三出。復謂疙疸曰。家中無赤柬。須市之肆中。子其少待可乎。疙疸曰。無須。已在予袖矣。費三又道謝。疙疸乃出赤柬。由費三書敬允台命四字於其端。尾則署己名。書既竟。謂疙疸曰。舉事若何。悉待尊命。疙疸點首。頃徐徐曰。以予意。草約已成立。後事可緩。商勿亟。亟爲也。費三答聲是。疙疸即袖允帖。別費三逕去。

(未完)





菊影記題詞

風雨一燈。蕭齋靜坐。披讀鶴雛先生菊影記傳奇。迴腸盪氣。感慨無端。不自知情之。何以一往深也。爰題十絕。比及脫稿。靜聽譙樓。已敲二鼓。雨激牆根。一燈弄影。不知陸郎此時。銀箏鳳管。紅氍毹上。作何光景也。

(東江王大覺稿)

揚扇綠腰。彈別調。倚簫紅豆譜。新聲英雄。血淚女兒。恨并入吳興瓊瑁等。白苧朱絲。燕子賤。清歌妙舞。落花前。既宜含睇。又宜笑。何處相逢。不可憐。豈獨傷心。有小青春。航航。慧娘。陸蘇娘字小慧。揚州雜植歌妓。亦自怨。飄零碑前一。樣啼鴉。血依約。猶存舊典型。借亞子句。一聲河滿。腸干折。曠世知音。只亞盧底事。平安杜書記。却將慟哭。換歡娛。雲髻新粧。首欲低。珍珠為唾。玉為啼。歌喉一串。月一串。燈影半溪。花半溪。深意頻將。回眼送。含情却逐。點頭通滿庭。明月春如水。人在濃香淺夢中。士龍不笑。偏善哭。想有華亭鶴。唳悲一曲。懊儂花月夜。千愁萬恨。柳州知。琵琶聲鬧。月黃昏。草草徵歌。易斷魂。從此侯桃華館。柳陸攝影處。裏來年。花發有啼痕。一別容易。一見難。臨分互怯。五銖寒。願君珍重。銷魂淚。好向陸家小慧彈。梨花瘦。盡東風。飄范菊潭句。月冷歌屏。不見人。最是夜闌殘。夢後那堪再憶。繞梁塵。

小說 雪鴻淚史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第四章 三月 (續)

第三十一節 病後之追思

異哉余病。不知其所自來。亦不知其所自去。咯紅一症。本非癰疥。余初病時。沉沉若死。藥石不能攻。醫生爲余憂。卽余亦未嘗不自懣懣。而一言之勸。憬然而悟。一念之轉。霍然而蘇。神速若此。生死之權。果操於誰之手歟。余固夢夢。旁觀自有清者。清者何人。梨影也。梨影謂余病係傷情所致。斯語殆確然使余不病。梨影決不肯遽爲此言。以慰余彼所謂傷情者。非與彼深有關係在耶。夫余未病之前。梨影於余。若有情。若無情。雖瑤瑤往返。詩筒唱酬。一點芳心。早暗地作惺惺之惜。而言語動作。間尙不免有所顧忌。未有以表示其愛情之熱度。迨余一病。然後不能自制。燈下侍兒。傳言瑣瑣。床前愛子。顧影依依。沉摯之惡心。爲焦灼馨香之贈。意更分明。媿媿愛語。款款深情。藥烟病榻。間乃儘發余消受人情。於有關係之人。驟聞其違。不幸事。未有不驚。皇無措言。動改常者。究竟梨影視余。果有關係與否。余未敢知。然就彼數日中。表示於外者。測之。則梨影之心。一余之心耳。彼果無意於余者。何爲而若此。余知彼聞病後。所以爲余憂者。有甚於余之自憂者也。余非彼亦不病。梨影既知余矣。余復何病哉。

個人一點真情。表現於余之病後者。尤多纏綿懇切之處。今日層層追憶。殊令余且感且慚。又悲又喜也。一詩稿也。曩日新不我示者。此日索之。而一卷清詞。已飽余之饑眼。尤可感者。余病已愈。初無需於藥石。

而秋兒傳夫人命日遣醫生視余。意若謂個郎病後身弱如花非得藥力滋補難復健全。余昔日饑此苦口之湯而攢眉梗咽者今日饑之醇醪然有餘味焉。鵬耶自余病後輟讀至今。余意其荒於嬉也。遣秋兒招之來則曰夫人自謀矣。先生可早眠以將息病體也。余赴校之日秋兒尙來尼余謂余大病新愈宜靜心調攝俾可恢復精神毋遽奔波自苦。秋兒能言一鸚鵡耳調而教之者自有。人在也。余以曠課兼旬久勞祀生庖代今能強步不欲再累他人實負此諄諄之密囑復爲艸艸之勞人固知愛我者之心尙爲余懸懸而莫定也。

余嗜飲而孱軀羸弱不勝酒力。此次之病傷於情者半傷於酒者亦半。梨影知之則爲一痛切之函戒余輟飲略謂『酒能敗德亦能傷身。麴秀才非好相識絕之爲宜。君如念儂言者其勿再沈湎以自貽伊戚也』。余得此函曾口占二絕以答之曰。

病渴無才轉自危。堆腸積肚是相思。會看索我枯魚肆。瘦骨知能耐幾時。

花前病酒也風流。爭奈寒宵影。感汝殷勤勸。教儂何物可消愁。

梨影之所以待余者若此。余之所以感梨影者何如。遲暮相逢嗟此緣之已晚。纏綿不解復餘思之難。蔓余初認爲片面之相思。今則確知爲雙方之互感矣。方余病中亦嘗自危自懼。自警自責。力欲擺脫此情絲束縛。還我一無牽掛之身。而今病後思量。強增癡戀。此心又胡能不作死灰之復活者。情根不可割。病根又胡以除。明知薄福書生終作含冤鬼。願後來之事此時殊無暇計及。惟持余一點癡心消受。此眼前狂福而已。

枕亞曰。夢梨兩人。以理言。以勢言。萬無可合之理。蕩檢踰閑。爲文君相如故事。兩人又均非其倫。欲合則無可合。欲離又不能離。無端契合。至死糾纏。其情之苦。良有獨絕。古今者使兩人中有一人。焉有自決之能力。知其不可而毅然絕之。回頭苦海。撒手懸崖。寧非幸事情乎。其皆一往情深。不遑返顧也。此節追思兩情之接觸。又逼近一步。自此以後。更步步淪入苦境矣。

### 第五章 四月

#### 第三十二節 衾中之小影

今日徇岷生之請。舉行春季旅行。赴鵝湖各校參觀焉。鵝湖爲錫金重鎮。山水清嘉。夙稱善地。風氣之開。較他鄉獨早。學校林立。成績斐然可觀。李率學生整隊行。余獨棹小舟往。歸途過一村。名蠻里者。云卽昔日秦伯逃居之地。村有秦伯遺廟。規模宏麗。氣象猶新。因率諸生入廟瞻仰。且小憩焉。廟中住持。爲一老道士。能詩。年八十餘矣。童顏鶴髮。意致灑然。與語絕風雅。不作長生不死談。真有道之士也。余口占一律以贈之曰。

出門遇道士。雙袖拂紅霞。鐵笛橫吹晚。看山不憶家。呼童撥爐火。爲我煮瓊花。欲叩長生旨。無言指日斜。

余此行雖以舟代步。然亦德甚。比歸已暝。草草晚膳後。亟思往華胥國一遊。甫擬掃榻就睡。衾中有物墜。然觸於眼際。揭衾視之。則鏡架一具。中貯美人影片。亭亭似玉。飄飄欲仙。展玩之際。狂喜不自禁。鏡中人非梨影而誰歟。余與梨影兩情之戀愛。已臻極點。而一面之緣。尙虛佳會。疇昔之夜。月色朦朧。隔窗窺觀。

苦未分明。今乃於畫圖中省識春風之面。何幸如之。此影既爲余發現。然則今日梨影必來余室矣。奈復遍燭室中。冀尙有餘蹤可拾。偶見地上紙灰散亂。檢視之得燼餘紙角一。上有七字曰：「悠悠人亦去。如潮。」殆爲余不在而作也。乃卽夕草一小簡。并賦四律以報之曰：

僕一介書生。寄危根於客土。深蒙過愛。感極生慚。前生之因乎。今世之緣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嗚呼。僕之所以獨坐愁苦。場然摧肝。憂憤填膺。不能自解者。亦以獨操古調。不遇知音爲恨耳。今旣得卿此。生爲不虛矣。復何惜。此浮花斷梗身哉。卿前書曰：非冤家。則不聚。非同病。則不憐。斯言也。卽我所欲言而未言者也。我心卽卿心。卿心卽我心。人喚兩地。情出一源。我心已爲卿刻。我身亦爲卿存矣。今自趨湖之行。強爲同人挾去。幸卿願我。徒使卿增室邇人遐之感。剝却灰於地上。未識詩心。覆小影於囊中。深知愛意。此情此義。圖報維難。惟有將卿玉影。日夕以香花供奉。祝卿吟懷常健。百病皆消。耳。律詩四首。二以答過訪之意。二以謝贈影之情。知我者或不噴余輕薄也。

鵝湖結隊偶從行。真却殷勤訪我情。湘管題詩痕宛在。紙灰賸字意難明。室中坐久餘蘭氣。窗隙風過想瑤聲。我正來時卿已去。可堪一樣冷清清。

暫駐仙蹤獨自看。入門如見步珊珊。更勞寄語悲人遠。爲覓餘香待漏殘。命薄如儂。若此情真到爾。古應難。青衫紅袖同。無主恨。不勝銷死也。拚。

意中人。是鏡中人。伴我燈前瘦。病身好與幽蘭存。素質定從明月借。精神含情欲證三生約。不語爭春。一段春未敢題詞。寫裙角毫端。爲恐有纖塵。

眞眞畫裏喚如何。鏡架生寒漫費呵。一點愁心攢眼底。二分紅暈透顰眉。漏深情。遞遞抵。密贈密意。重重覆。錦窩除是焚香朝夕共。於今見面更無多。

枕亞日。聞秦伯廟離墓六七里。夢霞所遇之道士。不知何許人。所贈五律。高唱入雲。習習有仙氣。余頗愛誦之。亦未載於玉梨魂者也。

贈影一節。在夢霞爲過望之喜。在梨影有自獻之嫌。然一觀後文。則此贈自有深意。梨影聰明女子。固早知此事之無好結果矣。

第三十三節 何不相逢未嫁時

今晚得梨影覆書。情深慮遠。不啻清夜鐘聲。警人癡夢也。錄其詞於下。

我來君不在。君若在我亦不來。留詩一句出自無心。君勿介意。至以小影相遺。實出於情之不得已。致不避瓜李之嫌。亦不望瓊瑤之報。善梨影以君爲知己。君亦不棄梨影。引爲同病。然自問此生。恐不能再見君子。種玉無緣。還珠有淚。不敢負君。亦不敢誤君。浮萍斷梗。聚散何常。此日重牆間隔。幾同蠶里迢迢。一面之緣。千金難買。異日君歸。遠妾處深閨。更何從再接霞光。重圓詩夢。贈君此物。固以寄一時愛戀之深情。卽以留後日訣別之紀念耳。

是夕余復作書報梨影。并附以二絕。聊以表明余之心跡。蓋卽梨影所謂出於情之不得已也。過三鼓始就寢。

啓誦芳札。情怨纏綿。眞欲嘔心相示。讀未竟。不知何來一副急淚。將香箋濕透一半矣。卿固非懷春少

婦。僕亦非輕薄兒。耶。此日兩心均不克自持。總緣情絲一散。難以復收。耳。僕也不敏。生非富貴之家。長無鄉曲之譽。以乖僻之情。性操冷淡之生涯。遭家不造。老父見背。惟一兄一母。是依孤苦伶仃。艱難萬狀。今日此身正如一片春萍。隨風飄泊。勞人草草。瘡痍難安。今歲證鴻雪之因緣。未知明年又在何處。則我兩人今日相逢。亦如風際楊花。偶然聚跡耳。況今者青鳥書來。已積千行之錦。藍橋路斷。曾無一面之緣。異日者天角地涯。水分雲隔。非特不得形影相依也。恐并魂夢亦不能偷接矣。傷哉。傷哉。念及此而余之悲慨。甯能自己耶。贈影之意。僕亦知之。何寄情之深且遠也。嗚呼。卿以冰姿玉質。淪於窟窟僻壤之中。極盡顛沛流離之慘。此才可惜。此恨誰知。幽蘭之挺秀於岩谷也。長養春風。孤根自保。不遇君子。誰惜馨香。其不被溺於荒榛叢莽。見笑於穠李夭桃也。亦僅矣。蘭耶。人耶。卿之憤泣。不亦宜耶。曷耶。雖幻。聰穎過於羣童。真卿子也。充其學力。將來可耀門楣。然則卿雖薄命。猶可少慰視僕之沈淪。不己較勝一籌耶。僕所遭不幸。性復耽吟聲。淒孤韻。一燈一篋。行將終其身於憂愁困苦中。今更自累不足。而累卿矣。卿前言不願僕爲卿累。僕今則不能不使卿爲僕累。但自今以往。無論悲歡離合。卿既以同病人相待。僕總拚以一死報卿耳。夫人患食生耳。人事雖難。知極之以死而何事不可了哉。情慮不堅。耳荷能持此心於永久人間天上。何患無相見期哉。我書至此。不禁擲筆狂呼。不復知此身何有也。名花老去。見無期。嗟我尋春到已遲。今日斷腸淚。欲盡斷腸空對半殘枝。

我自狂癡敢怨卿。本來薄福是多情。來生願果堅如鐵。我誓孤棲過此生。

枕亞曰。夢霞之誓。毋乃過激。一念狂癡。陷人陷己。此實書生之見誤。之梨娘與筠倩之死。機均伏於是。

矣。

夢。霞。覆。書。玉。梨。魂。亦。略。兩。絕。則。僅。載。末。二。句。今。讀。此。書。此。詩。覺。其。憤。無。可。遏。鬱。而。莫。伸。不。平。之。氣。躍。然。紙。上。如。聞。禱。正。平。漁。陽。三。搗。宜。乎。梨。娘。之。不。能。堪。也。

第三十四節 向余東指

今晨又得梨影書。並頒到香箋一疊。客中正乏此物。謹受而藏之。此後。千行萬行。不愁寫不盡。相思矣。賦四絕答之。

鳳紙曾經素手摩。一回持贈意云何。從今遠寄同心字。寫到相思語更多。

卜居若得傍蘭闥。海燕年年免獨棲。容我桃花源裏住。此身不再出仙溪。

鎮日昏昏夢繞牀。小窗消受午風涼。尋常一樣高槐日。偏向愁中故故長。

菜花風過麥全黃。摘葉提筐一巷忙。今夜蠶房簪影畔。有人不睡倚殘妝。

命途僂蹇。人海飄零。元龍豪氣。久作冰消。司馬雄心。亦爲灰死。石癡行後。梨影屢勸。余東渡。並願拔釵珥。以助予行裝。自願駑駘。局促如此。愧無以副我玉人之期望也。深宵苦憶。萬感紛來。旣成長書。復時短句。東渡之言。出之他人。無足深怪。卿能真知我者。亦以斯言勸我。得毋同於流俗人之見。與素心大相刺謬乎。繼而思之。不覺悄然。而悲泣。曰。卿固愛我之深。望我之切。不忍我爲終窮天下之志士。不得已而爲此言也。嗚呼。卿之用心。如此其苦。也能不令我感卿戀卿。結於腸而不解。入於骨而不滅。耶。雖然。卿固闥中第一情人也。僕則天地間第一恨人也。嚙曩心跡。已盡於放歌一章。卿已知之。無庸



復贅。方今環球競爭時代。有進無退。有志之士。孰不欲爭先捷足。發現於經世作人之大劇場。而我輩獨閉門枯坐鬱鬱。不樂惟是一腔幽憤。託之勞人思婦之詞。以自遣。徒使青春白日。消磨於一吟一辭之中。此其中實有大不得已者存。而豈敢自附於騷人墨士之林哉。嗚呼。河山一局。已剩殘棋。風雨孤鏡。空懷磨劍。念茲黃種。負我青年。今日者憤時嫉俗。竟欲將功名富貴一舉而空之。非年不如人也。實自知命不如人耳。好榮而惡辱。我非異於人情也。故每當春陽暖活之時。風日曠明。必餐一草一木。皆有門生之心。一花一鳥。盡有矜時之意。對此韶光。少年用世之心。未嘗不惺惺欲動。而轉念間。歎時運之不齊。傷命途之多舛。則又未嘗不沈沈悲歌。繼之以哭。而不能自己也。當終軍弱冠之年。已有庾信江關之感。死灰終無復然之時。枯木寧有回生之日。耶。願欲以乘風破浪之宗。慰望我此意。良足感此願。恐終虛也。肺腑之言。若蒙鑒察。爲幸多矣。

名場失手。早沈淪。賣盡癡獸度幾春。名士過江多。若鯽。誰憐窮海有枯鱗。感卿爲我惜青春。勸我東行。一問津。我正途窮多涕淚。茫茫前路更無人。此身已似再眠蠶。無補明時。合抱慚事業。少年皆不遂。堂堂白日去。何堪世事年來萬念灰。風波險處便驚猜。斯人不出。何輕重。自有憂時命世才。枕亞曰。此書之語。頹喪極矣。然夢醒後來。卒踐此言。梨娘一勸收效。乃在於死後。不亦痛哉。名場失手。四詩。玉梨魂。誤置於贈蘭題影數章之前。而書則略之。

小說 雪鴻淚史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第五章 四月

(續)

第二十五節 勸君苦海早回頭

痛余。老父爲余而傷其生。功名兩字。不啻與余有不共戴天之仇。心灰氣短。非一日於茲矣。梨影因自惜而惜。余曩者以及第。花相遺。寓有深意。使余樵。十年前事。萬倍傷心。爾時之梨影。僅知余爲名場失意人。初不知爲此微名已死余之老父。此慘痛之紀念。何嘗有一日去。余懷抱折花相贈。原迫於憐才一念而來。余惟自痛自傷。固未敢怨。梨影之逆。余心坎。其後放歌一章。余已自陳其心跡。聰明如梨影。嚙不能即詩。見心相喻。於無言之表。乃自石癡東去。復感芳心。時以此逆耳之言。強聒不已。謂君亦健者。着鞭怎讓他人鬱鬱。居此胡爲乎。忍哉。梨影斯言也。持刀以刺。余心痛不至此也。汝胡不思。余而尙有一點名心。未死者。何不走馬長安。探春上苑。願來此寥寂之鄉。共爾銷魂之侶。對泣於花殘春盡時。耶。欲爲下車馮婦。余尙有羞惡之心。欲爲投筆班生。余已無英雄之氣。黃塵莽莽。舉步皆非白日悠悠。浮生已促。梨影既引余爲同病。是已知余心矣。又復苦苦相勸。意果何居。今日復得梨影書一片苦心。始和盤托出。彼之用意。固有較憐才一念而深焉者。余欲懣之無可懣也。天乎。天乎。所以慮余與梨影者。至矣。又何爲而使此一雙可憐蟲。無端會合。可望不可即耶。

嗟乎。霞耶尙願聽梨影一言乎。君書作誓死之語。君詩作非分之詞。亦知梨影果爲君何人。梨影所處

之地位。尚可與君自由。戀愛與否。君如此。用情果於兩人。有所裨益與否。君胡不細加審度。而徒出之以孟浪也。梨影已爲失羣之孤鳥。惟欠一死埋香塚。下鳴咽聲。梨影固自有可悲者。在非爲君也。君自葬花。儂自哭。花雖然一樣。淒涼自有各人志趣。梨影與君之關係。果安在哉。初不料因此而一線牽連。又來孽債。再接再厲。遂成今日不了之局。早知其如此。梨影卽有無窮痛淚。亦當暗灑於無人之深閨。不敢爲君所聞。爲君所見。致撥動君心之哀感。惹起君心之愛戀也。夫使吾兩人而三生石上。訂有夙緣者。則相遇亦何待於今日。旣無緣矣。又復相遇。此亦無可奈何之事。放下愁腸。斬除煩惱。爲計之上者。其不能也。則爲文字之交。結精神之友。月下燈前。頻傳錦字。天涯海角。不隔詩心。亦情人之末路。苦海之生涯也。君爲梨影病。梨影未嘗不爲君憔悴。君願以一死報梨影。梨影亦未嘗不願以一死報君。然而君固不可死。梨影亦烏可便死。此生各有未完之事。人世已無再到之春。來生之約。姑妄言之可也。必欲於今生捐棄一切。甯非大愚。以君才華卓犖。夫豈久居人下者。男兒三十不得志。則亦已耳。君今未滿三十。正可有爲之時。又烏知其終不得志。君固自傷身世。無夢功名。然不遇梨影。則固無預梨影事。旣遇梨影。而使君之性情益復淒惻。君之志氣益復頹唐。又復重之以盟誓。要之以他生。一若此爲畢生恨事。從此不願復問人間事者。君愛梨影而不知自愛。梨影惜君而君不自惜。夫梨影一女子耳。卽令相逢未嫁。如願以償。亦何足戀。況其爲孀閨之怨婦乎。君爲一梨影而傷心。至於此極。梨影自思。殊覺不類而恨。無法以悟君之癡。東渡之言。蓋欲君速離此傷心之境。地勿遲迴。留戀而自誤。其無量之前程也。君戀梨影。以梨影之有微才耳。方今女學昌明。濟濟英雌。不乏才貌俱優之輩。如君

嬌嬌何患不逢佳偶。梨影不祥人也。極君願望亦不過聽琴計。遂賣酒心甘與司馬文君結千秋同調。梨影縱不難拚此殘軀。償君癡願而夕陽雖好已近黃昏。名節既墜終身抱慙。君亦何取於儂也。嗟乎。震耶事已無可奈何。只合大家撒手。君其速悟勿爲無益之悲。君即無意進取而春城鶯燕海國風光世界。花花正大有尋歡之處。此間非樂土。速去爲佳。梨影之所以勸君者。止此。君能從梨影言。是即愛梨影也。否則堅持不決好夢終虛。悲苦殞身。兩無所益。男兒七尺軀。死自有所爲。一不可戀之女子而死。此真所謂輕於鴻毛者也。君其念焉。

枕亞曰：梨影此書情至義盡。字字清醒。却字字沉痛。語語解脫。却語語纏綿。委婉若此。頑石亦應點頭。而夢震竟終於不悟。夢震真惡魔哉。

夢震之於梨娘。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一方面愈退。讓一方面愈猛。此書爲梨娘第一次正告。夢震使彼無不能捨。夢震彼固至死尙求解脫者也。此書之語不足死。夢震之心適以堅。夢震之心此則文字感人之毒。在夢震固不能自解者。惜哉。梨娘何不爲無才之女子也。

梨娘之勸夢震。東渡原來欲使夢震離彼而去。此層意思。余著玉梨魂時。却未曾體會得到。玉梨魂第十章有云：「委曲陳詞。情至義盡。字字從肺腑流出。一幅書成。芳心寸斷矣。」蓋即指此書也。

### 第二十六節 最後之誓書

嗔忍哉。東渡之言。余初謂梨影憐才心切。與余昔日之勸石癡。同一用意。孰知彼固欲藉此離余而跳出。

情關之外。爲余計實自爲計也。余誠累彼明知其無可戀。而與之作非分之周旋。尋可憐之生活。使彼一寸柔腸。爲余輾轉。燈昏月冷。徒喚奈何。不得已以勸勉之言爲解脫之計。其用心絕苦。其抱恨良深。亦知余讀此書。更當生若何之感。想而遽能拋撇此情耶。嗟乎。梨影汝固可憐。余甯得已。此事發端良由於余一書之挑撥。然使汝置而不答。則余情亦無着處耳。何爲而瑤箋疊疊。頻傳玉女之言。香草離離。狂賺靈均之淚。青衫紅袖。同是天涯。缺月殘花。偏生幻想。蝶迷短夢。雙雙待死之魂。繭織同功。一一傳情之作。至於今日。兩方交感。一樣無聊。欲合固難。欲離亦易。余固不能捨彼。彼亦何以捨余也。埋香何事。我誠身世悲多。還淚而來。渠亦前生債重。齋然相遇。事豈無因。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今乃云君自葬。花儂自哭。花一若兩人之相感。與此事絕無關係者。嗟乎。梨影若言殆欺余也。事已至斯。尙有何說。余情不二。余恨無窮。石爛海枯。長此終古。休矣。休矣。再爲此苦語。以勸余。而徒增余心之痛也。余讀此書。余言又烏能已。披肝瀝血。重寫鸞箋。更賦數詩。以見余志。梨影此爲余第二次之誓書矣。萬千衷曲。盡在箇中。汝其鑒之前書。已誌余日記。因將此書并誌之。以爲異日情天之證。記取蔓艸埋香之日。便是韓憑化蝶之時。此一點真誠。或尙能取信於梨影也。

頃接手書。諄諄苦勸。益以見卿之情。而益以傷僕之心。卿乎。卿乎。何忍作此無聊之慰藉。而使僕孤腸寸寸斷也。僕非到處鍾情者。亦非輕諾寡信者。卿試思之。僕所以至今不訂絲蘿者。何爲乎。僕所以愛卿感卿而甘爲卿死者。何爲乎。卿誦僕紅樓影事詩。可以知僕平日之心。卿誦僕連次寄贈之稿。可以知僕今日之心。卿謂僕在新學界中閱歷。斯言誤矣。僕十年場翼。一卷行吟。名人久死。迄今時事變遷。

學界新張旗幟。僕又安能隨波逐流。與幾輩青年角逐於詞林藝圃哉。今歲來錫。爲飢寒所驅。聊以託足。熱心教育。實病未能。卿試視僕。今所謂新學界。有如僕其人者乎。至女界中人。僕尤不敢企及。僕非登徒子。前書已言之矣。狂花俗艷。素不關心。一見相傾。豈非宿孽。無奈陰成綠葉。徒傷杜牧之懷。洞鎖白雲。已絕流郎之路。還君明珠。雙淚垂何相逢。未嫁時。卿之命薄矣。僕之命不更薄乎。無論今日女界中。如卿者不能再遇。卽有之。僕亦不肯鍾情於。既不得。卿甯終繆耳。生既無緣。甯速死耳。與卿造因於今生。當得收果於來世。何必於今生多作一場春夢。於來世更多添一重魔障哉。至嗣續之計。僕亦未嘗不先爲計及。僕雖少伯叔。幸有一兄。去歲結禱。行將抱子。但使祖宗之祀不至自我而斬。則不孝之罪。應亦可以略減也。僕聞之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若食我言。願與薄倖人一例。受罰卿休矣。無復言矣。我試問卿。卿所以愛僕者。憐僕之才乎。抑感僕之情乎。憐才與感情二者。孰重孰輕乎。發乎情止乎禮。義僕之心安矣。而卿又何必爲僕不安乎。或者長生一誓。能感雙星。冤死千年。尙留孤塚。情果不移。一世鴛鴦。獨宿緣如可續。再生鸞鳳。雙成此後。苟生一日。則月夕風晨。與卿分受淒涼之況。味幸而天公見憐。兩人相見之緣。不自此而絕。則與卿對坐談詩。共訴飄零之恨。此願雖深。尙在不可知之數耳。嗚呼。僕自勸不得。卿亦勸僕不得。至以卿之勸僕者。轉以勸卿而僕之心苦矣。而僕之恨長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僕體素怯弱。旣爲情傷。復爲病磨。前日忽患咯紅。當由隱恨所致。大凡少小多情。便非幸福。僕年才弱冠。而人世間之百憂萬憤。業已備嘗。憔悴餘生。復何足惜。願卿勿復念僕矣。

杜牧今生尙有緣。撥燈含淚檢詩篇。聰明自誤原非福。遲暮相逢倍可憐。白水從今盟素志。黃金無處

買芳年回頭多少傷心事。願化閒雲補恨天。  
 願影應憐太瘦生。十年心跡跡。卿卿佳人日暮臨風淚。游子宵分見月情。碎剪鄉心隨雁影。驚殘春夢。  
 滅鶯聲。客中歲月飛星疾。柔剩空條繭盡成。

萬里滄溟涸片鱗。半生蕭瑟歎吾身。文章惜命才爲累。花鳥留人意。獨真浮世百年成底事。新歌一曲惜餘春。金樽檀板能銷恨。莫負當前笑語親。  
 才盡囊餘賣賦金。果然巾櫛有知音。寒衾今夜憐同病。滄海他年見此心。靜散茶煙紅燭冷。凍留蕉雨綠窗深。蕭寥形影空酬酢。夢醒重添苦楚吟。

枕亞曰。兩情愈逼愈緊。雖由夢霞爲其主動。仔細思之。梨娘亦不能無過。夢霞第一次上書。原是客邸無聊。偶然弄筆。使梨娘能置之不答。或答而明示決絕。出以正大光明之語。不作纏綿淒苦之詞。則夢霞之情。何自而入。前則無端竊其詩稿。後則作動情之答書。又復疊次。番贈花寄意。此酬彼唱。折簡傳情人。非木石。嚙能已於懷。思者。夢霞第一次誓書。因得梨娘小影而作。夫衾中小影。何自而來。案頭詩稿。又何自而去。此不皆多事乎。後來種種欲專責夢霞。夢霞決不任受。我爲此論。未免過刻。接之事實。蓋未嘗認以質梨娘。應亦首肯也。

### 第二十七節 可憐辛苦做春蠶

艸艸數行。喃喃再誓書去而余之靈魂亦隨之以俱去。心頭小鹿又復作惡盤踞。方寸間關戰場焉。未知梨影之閱此書也。其喜耶。其怒耶。其笑耶。其泣耶。彼欲勸余而反爲余勸。彼之失望。將若何。彼之傷心。又

將若何彼果能忘余耶彼閱此書果能漠然無動止水不波而將余度外置之耶余知其必不能也若是則余深苦彼矣然梨影當諒余余豈得已哉劫餘身世忒煞淒涼竟得知音有如此恨至於今而余心坎中所貯之歡情已早和萬點殘英埋於地下疇復願戀人世之春華作風花之幻夢者此意也梨影固知之則又何必再以虛言相慰夫余即不與梨影遇余亦爲絕無生趣之人今茲若此初非梨影能感余余自感者實深也

嗟乎余書入於梨影之目者四十八小時矣此四十八小時中余固未有一分一秒忘梨影且未有一分一秒不望梨影之飛溫語以慰余掬情淚以餉余也余此時情如大旱之苗深望梨影以一滴楊枝甘露余枯槁之心田轉生機於一綫就余意度之梨影閱此書必不忍忽然舍置顧余久望梨影而書終不至臆梨影殆絕余耶抑以書語突兀躊躇而未敢遽答耶尤奇者每晚餐後鵬耶必捧書就余讀比兩日來忽絕跡不復至何事輟業豈亦與余書有關係耶個中消息欲偵無從徘徊斗室中心事輾轉坐臥不知所可木然類待死之囚

今晚鵬耶來謂余曰吾家蠶事大忙阿母瘁矣余日夜助阿母餵葉輟讀二日先生得毋責其惰乎余聞言乃恍然於梨影所以不答余書之故蓋是鄉富蠶桑之利棟花風過同卷分功簞影紅時有辛勤之少婦桑陰綠處無嬉戲之兒童所謂鄉村四月閒人少者是也余之校中因此而放臨時假者已一星期矣鵬耶之言殆確渠家雖不必藉此爲生計而愛葉垂垂舊有桑畦十畝女紅之事何可廢也梨影以憔悴遺髮爲賢能主婦儉以持家勤以率下不惜以愁病之軀任劬勞之職盡心撫育徹夜徬徨三起三眠最



勤待去一絲一縷辛苦抽來。蠶耶人耶。是同一人世間之可憐蟲也。以彼玉骨珊珊。弱如風柳。豈耐得勞苦者。蠶功瑣碎。眠食失時。自非健婦。甯能堪此。渠為蠶擔憂。余又為渠擔憂矣。

余自陷身情海以來。晨夕碌碌。課罷以後。無他事。日作此無聊之酬答詩債。共淚債。俱償。鄉情與世情。並淡殘春筆。硯新篇。積有牛腰。明月家山。故里曾無蝶夢吟魂。顛倒之餘。情思蒙茸之際。并此尋常竹報。亦復懶於下筆。不知天寒日暮。徒倚門閭者。望眼穿矣。猶憶當時。惘惘出門。余母揮淚相送。余姊則以別後。音書諄諄囑咐。今則春光別去。遊子不歸。盼斷天涯。杳無的信。苦哉。老母思兒之況。何如也。一行作客。忘却老人。余姊知之。又烏能恕余者。而數日前。余兄自湘來書。以暑假非遙。特地舉歸期相告。謂弟返棹蓉湖之日。即我回頭衡浦之時。李頻詩所謂梅爛荷圓六月天。歸帆高背虎邱烟者。可為我兩人詠也。余得此書。亦復漠然置之。一若反以不歸為樂者。噫。世之真愛余者。舍余母。余姊。余兄。更有何人。彼梨影。愛余之情。縱極懇摯。纏綿然。豈得為正當之愛。余以戀戀於梨影。故將平日家庭間之至情。至性。盡付淡忘。至今思之。余誠不自知其何心矣。趁茲蠶假。補遶魚書。聊慰親心。以誌吾過。兄處報章。同時將去。楚雲一片。珍重萬千。計荷風梅雨時。家人團聚。細訴離衷。為樂當無藝也。

枕亞曰。梨娘此時不答夢霞。自有不可說者在。非因蠶忙。不遑弄筆也。觀下文。便知。

梨娘以大家閨婦。不辭勞瘁。盡力於蠶事。可謂有敬。姜遺風。

夢霞在家時之日記。處處以老母為言。天性純摯。自然流露。比離家後。則忽然冷落。彩筆一枝。別有用處。不復作孺慕語矣。然觀其前次病中。聞醫言心疾。忽念及此。身未可遽死。乃知夢霞固未嘗須臾忘。

老母也。卽此篇自責之語亦純。是至性作用。烏得而非之哉。

第二十八節 爲郎憔悴

夜館無人。可相告語。輒復與麴生。而酒入愁腸。醱然易醉。不及一斗。玉山頹矣。醉後忘情。繼之以哭。嗚咽之際。鵬郎忽至。語余曰。先生勿哭。阿母病矣。余昏憒中。驟聞是語。酒意爲之盡消。急詢以何病。且病何速也。曰。家人謂係積勞所致。阿母已亦云然。然以余測之。殊不類。阿母之病。爲先生前日一封書耳。余益驚駭。問曰。爲余耶。爲余之書耶。若烏知之。豈若母有以語若耶。鵬郎曰。先生前日書中。不知作何語。阿母初閱之。長歎不語。旋復哭泣。余亦不敢問。比來愁眉苦眼。鎮日無歡。今已病不能起。余猶時見其就枕上。翻閱先生書。暗中流淚不止也。鵬郎欲再有言。而秋兒自外入。謂鵬郎曰。夫人喚汝。其速去。語次。以目視鵬郎。意似不欲渠向余喋喋者。余亦嗒然無語。鵬郎乃忽忽隨秋兒行。

異哉。裂影汝竟爲余而病耶。汝嘔余癡。今癡者固不僅余矣。漫漫長夜。黯黯殘燈。魂魄不來。意緒若死。這番驚耗。旣入余耳。余獨何心。能不悲哉。裂影之病。良如鵬郎言。余真無賴。逼之使然。然余卽無此書。彼亦未能忘余。余已爲彼而病。彼豈能獨免耶。今余卽譌言以慰彼。謂余已願從汝。勸從今分手。不復相纏。亦爲此言。彼病之能愈與否。未可必。而余自思。豈真能洗空心。地勘破情禪。出此割恩斷愛之舉耶。卽彼情絲一縷。緊繞余身。亦豈能自放。不相牽惹者。噫。余言旣出。甯復可追。彼病而死。則余亦死耳。余今旣以慰彼者。祇此方寸間一點真情。終須表白。至後日之悲歡離合。余旣以命自安。彼亦可達觀。自悟。爰就燈下。再艸長書。附以入絕。仍交鵬郎攜去。此書此詩。明知其非對症良藥。然余言止。此。余力亦止。此。其他

以問彼無情之碧翁耳。

雪鴻淚史

十

當聞卿抱病惻然心悲。卿何病耶。病何來耶。相去荔牆咫尺。如隔蓬島。萬重安得身輕如燕。飛入重簾。揭起。鮫綃。一覩玉人之面。以慰余苦憶之情。閱聊齋。孫子楚。化鸚鵡。入阿寶。閨中事。未嘗不魂爲之飛。神爲之往也。雖然。終少三生之果。何爭一面之緣。卽得相見。亦復奚益。覩卿病裏之愁容。適以撥我心頭之憤火。固不如不見之爲愈矣。嗟乎。梨姊夢斷魂離。曩時僕狀。今到卿耶。卿病爲誰。夫何待言。愁緒縈心。引病之媒也。誓言在耳。催病之符也。我無前書。卿亦必病。但不至如是之速耳。夢霞夢霞。無才薄命。不祥身重。以累吾姊矣。傷心哉。此至酷至虐之病魔。乃集之於卿身也。此可驚可痛之惡耗。乃入之於我耳也。此偌大之字。皆可愛之歲月。乃着我兩人也。我欲爲卿醫。而恨無藥可贈。我欲爲卿慰。而實無語可伸。我欲爲卿哭。而轉無淚可揮。我不能止卿之病。我又安能保我之不病耶。近來積恨愈多。歡情日減。今又聞卿病耗。亂我愁懷。恐不久亦與卿俱病耳。尙有一言。幸垂愛察。但我書至此。我心實大痛而不可止。泣不成聲。書不成字矣。我之誓出於萬不得已。世間薄福。原是多情。我自狂癡。本無所怨。卿之終寡命也。我之終繆命也。知其命而牽連不解。抵死相纏。以至於此者。亦命也。我不自惜。卿固不必爲我惜矣。卿尤不宜爲我病矣。痛念之餘。癡心未死。還望愁銷眉鬢。勉留此日。微軀休教人去。樓空竟絕今生餘望。

麥浪翻晴柳。颭風春歸艸。艸又成。空庾郎未老。傷心早。苦誦江南曲。一終一日。偷閒六日。忙忽聞卿病。暗悲傷。舊愁不斷。新愁續。要比蠶絲十倍長。

佳期細叩。總參夢裏相逢。醒未知。訴盡東風。渾不管。只將長恨。寫烏絲。半幅蠻箋。署小名相思兩字。記分明。遙知潑盡香螺墨。一片傷心。說不清。怯試春衫。引病長。鷓鴣特爲送。淒涼粉牆一寸相思。地淚漬。秋來發海棠。晚晴多在柳梢邊。獨步徘徊。思杳然。目送斜暉。人不見。遠山幾處起蒼煙。惻惻輕寒。早掩門。一絲殘淚。閣黃昏。不知今夜。空床夢。明月梨花何處。魂綠窗長合伴。殘燈一度。劉郎到。豈曾只覺單衾寒。似鐵爭教清淚不成冰。

余自聞梨影病耗。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數日於茲矣。何預余事而關心若此。殊可笑也。聞秋兒言。夫人舊有肝疾。乘時再發。心煩意亂。夜不成寐。昨日已延醫。進平肝疎肺之劑。尙未見效也。秋兒之言。若此。然病態以目見爲真。傳言寧復足恃。使余而得親侍梨影之疾。則黃花人面憔悴。若何固足以慰余癡想。而藥鑪茶竈。事事親承。自問余之能力。當有十倍於尋常看護婦者。今則格於禮禁。簾外天涯。祇能暗裏擔憂。那許公然問訊。模糊想像。疑假疑真。憤念及此。轉妬彼無知之秋兒。反得常傍玉人之側。相親相近。問暖嘘寒。也無已。其仍借詩篇代語。而相慰於無形乎。

被窩私泣。不聞聲。醉後傷情。頓觸情。苦溢心頭。難自制。斷腸血淚。一時并。自聞病耗。胆俱寒。粒粒長鎗。下咽難。竟日攢眉。憂底事。旁人猶自勸加餐。病態愁顏。想未真。爐薰茗椀。恨難親。可憐檻外看花客。不及床頭進藥人。苦是雙眸。徹夜清一燈。長伴枕邊明。窮途無計。堪相慰。共爾殘宵。夢不成。

雪 溝 淚 史

呻。吟。痛。楚。病。成。魔。細。碎。心。煩。苦。緒。多。不。奈。眼。前。還。擾。擾。癡。兒。頑。婢。待。如。何。  
藥。餌。何。功。病。怎。趨。平。肝。疎。肺。火。還。燒。願。將。萬。斛。如。泉。淚。向。汝。心。頭。着。力。澆。  
枕。亞。曰。梨。影。之。病。雖。出。意。外。實。亦。在。夢。霞。意。中。梨。影。不。病。烏。得。爲。夢。霞。之。知。已。哉。  
兩。情。若。此。一。面。尙。難。隔。水。牽。牛。空。勞。悵。望。無。聊。之。極。妬。及。侍。鬟。癡。絕。亦。痛。絕。  
未。六。絕。未。載。玉。梨。魂。誦。其。詞。深。情。刻。露。沈。痛。萬。分。直。受。次。回。衣。鉢。矣。

十二



(未完)

小別 雪鴻淚史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第五章 四月

(續)

第二十九節 魂羈病榻

余今下筆輒此日記。拈管則手顫顫。久之未成一字。坐對書城。昏然如歷夢境。恍惚間若自省曰。余在此作日記。所書者何語耶。卽擲其手中管。就紙視之。墨瀋淋漓。濡染已遍。旣而審之。則爛然紙上者。淚也。非墨也。蓋余筆未下。而余淚先下。紙上寫不盡之千行萬行。悉以此兩眶間之情。淚雙行爲代表。而余竟不自知足徵余方寸之亂矣。實則萬種深情。已歷歷鑄余心坎。此無聊之日記。卽長此不着一字。亦豈能遽付雲煙耶。

梨影之病。余固知其爲余。余何爲而使彼病。彼何爲而爲余病。當局者且迷離。倘恍不識。何因。彼局外人又烏乎知之。余病而彼代爲憂。彼病而余亦煩擾若此。究竟余之痛苦。尙有較彼更深者。彼一病而余之神情益形顛倒。余之思緒益覺棼亂。此心長日懸懸若空中之紙鷂。飄飄蕩蕩。靡有定向。而余之腦筋則已麻木。靈魂已離其軀殼。而悠然長往。往何處。殆徘徊於個人病榻之前耳。有時神志稍定。若靈魂已乘風而返。告余以個人病體若何萎瘁。病容若何消瘦。幻影重重。亂生眼底。旋轉一室。如入孔明八陣圖。昏迷不知所措。噫。此數日間。余雖未身爲鸚鵡。殆已形同木石。使彼病而不卽愈者。余亦將成癩矣。造化小兒。爾虐彼可憐之弱質。毋寧轉而虐余。余能代彼病者。事較佳也。

余當此歷碌不寧之際。而校中兩星期之暑假。已瞥焉過去。功課嚴迫。殊不因余之心有不適。而稍事寬假。蛾眉知己情。豈能拋。雞肋生涯。食原無味。形神俱敝。強要犧牲。心緒如焚。更多攪擾。恨也。何如。余實自咎。不應以枯寂無聊之人。而任此煩苦之小學教師。既爲教師。復有此許多意外之煩惱事。亂余心曲。余卽欲勉盡厥職。而形爲心役。心與志違。晨夕奔波。總是敷衍局面。安有所謂才具。安有所謂精神。教育界中人。而盡如余者。貽誤寧有底歟。日來身雖在校。而憂心悄悄。鬱不能宣。同人相對。神喪色沮之態。輒流露於不自覺。有一次上國文課。既登講壇。方悟忘攜其教授本。復下壇往教室中取之。又誤攜修身課本。往返三四。而時間已過半矣。學生見余皆匿笑。其後口講指畫。艸艸了事。竟不自知作何語。噫。余其爲傀儡教師矣。鹿幸察余有異。亦頗注意。謂余曰。君兩目紅腫。似失精光。昨夜殆未睡乎。余漫應曰。然。攬鏡視之。淚暈瑩然。猶存睡際。蓋不備失睡也。鹿幸以余客久思家。致有此狀。慰藉備至。而杞生在旁。嗤然作瘳笑。又從而揶揄之。余雖惡之。亦無以解嘲也。

枕亞曰。觀此篇記載。可笑亦復可憐。然使他人設身處之。蓋亦不能免此。此情之所以稱癡也。

#### 第四十節 黃口鳴鳴腸斷聲

余欲探病人之真耗。而得之秋兒之口者。多恍惚不可信。或云稍愈。或云加劇。有時余問之急。則并噤而不言。鵬郎又作冥鴻去不復至。眼前舍此雜髮。直令余無所用其探索。微天之幸。今晚乃於廊下遇鵬郎矣。呼而與之語。問若母病狀若何矣。鵬郎不答。怪而詰之。囁嚅曰。余不敢言也。前以病耗語先生爲阿母所知。乃大斥責。謂若再向先生。饒舌者。必重撻不貸。阿母素愛余。從未加余以疾言厲色。不知此次何以

狂。獷。至。是。殆。病。能。易。性。也。余。強。笑。慰。之。曰。汝。勿。恐。茲。且。語。我。以。實。不。令。若。母。知。也。鵬。郎。愀。然。曰。先。生。余。語。無。妨。但。望。先。生。勿。再。以。詩。若。札。貺。余。母。余。曰。何。謂。也。鵬。郎。曰。余。母。體。弱。善。病。顧。未。有。如。此。次。之。劇。者。數。日。前。先。生。不。又。有。新。詩。囑。余。遞。送。耶。余。母。得。此。詩。後。病。乃。加。劇。夢。中。時。時。狂。囈。所。語。多。不。可。解。有。時。推。枕。而。起。脫。指。上。金。約。指。取。藥。杵。就。牀。沿。力。捶。之。成。餅。兩。目。爛。爛。露。兇。光。狀。絕。可。怖。醫。言。是。有。心。疾。殆。難。藥。也。時。或。神。識。稍。清。呻。吟。未。息。呼。余。至。前。取。鏡。窺。之。驚。曰。吾。乃。樵。悴。至。是。耶。天。乎。吾。事。未。了。不。可。死。也。則。又。伏。枕。哭。鳴。咽。斷。續。至。不。能。聲。噫。先。生。可。憐。余。母。面。龐。兒。枯。若。人。腊。矣。鵬。郎。語。時。舉。袖。自。拭。其。淚。余。聞。而。如。醉。身。不。期。而。自。顛。脫。非。倚。壁。而。立。者。或。至。倒。地。而。踣。良。久。謂。鵬。郎。曰。不。意。若。母。之。病。竟。至。於。此。此。余。之。過。也。望。汝。善。侍。若。母。且。我。問。汝。侍。若。母。疾。者。此。外。尚。有。何。人。乎。鵬。郎。曰。余。家。無。多。人。阿。姑。又。遠。出。調。湯。進。藥。祇。余。與。秋。兒。任。之。阿。翁。亦。不。常。至。也。余。始。心。安。蓋。恐。梨。影。大。病。之。中。神。經。蒼。亂。或。於。囈。語。中。自。露。其。秘。密。旁。人。聞。之。必。訝。也。鵬。郎。既。去。余。回。憶。其。言。至。爲。悵。惘。余。懷。莫。訴。渠。命。難。長。果。使。天。公。見。憐。病。而。獲。愈。者。余。此。後。再。不。敢。以。片。紙。隻。字。重。亂。玉。人。之。心。意。矣。

絕哉。 第四十一節 愁殺白頭翁

星期日午後。余方隱几沈思。倏聞帘啓。一老人顛然入。則崔翁也。翁在平時。值余星期不赴校。輒來就余。作長談。或檢查其孫之功課。以爲常。今未親其警款者。亦兩星期矣。余觀其面和鬚之色。已易爲愁慘之。



容額上縐紋如織似較平時尤多益呈其龍鍾之老態坐定乃謂余曰吾姪亦知阿鵬之母已臥病兼旬耶余曰固嘗聞之今已占勿藥否翁搖首曰大難大難老夫耄矣自痛抱喪明而後暮境日非家事如毛惟兒婦是賴今渠病又沈頓若此真令人焦憂欲死余曰是何病而若是其可危也翁曰醫者言病頗奇異藥石恐難見功以老夫之意度之彼青年喪偶未免鬱鬱自傷女子心地至窄不能如吾輩男子知逆來順守之義自爲寬解加以米鹽薪水家政獨攬弱質巖巖殆難堪此昔人云積勞致疾久鬱傷身病之由來殆以此耳余聞而默然暗思此老殊夢夢彼病明明爲我造孽者我也既而翁又續言曰余今日已命舟往鵝湖女學囑筠兒速歸渠二人甚相得得渠歸來爲之看護以入耳之言解其胸中之抑鬱此病或有轉機之望彼蒼者天不佑吾宗中道奪吾兒以去今若并兒婦而死者則吾家且立毀白叟黃童後事將不堪設想矣言次欷歔不已余慰之曰吾丈勿憂吉人自有天相醫言殆故作欺人語耳噫余設言以慰彼彼固不知余爲此事憂更甚於彼也翁又言曰渠未病時飲食烹飪諸事皆自爲料理今病莫能興乃悉以委諸竈婢日來必多簡慢辱在知好幸相諒也余但遙謝翁既去余不覺自歎曰暮景無多逆境復相逼而至可憐哉此老人也余已逼人致病復使此頭白衰翁煩憂莫釋撫躬自問誠亦嫌其太忍願事且奈何

枕亞曰就崔翁之言觀之梨娘確是一賢能之婦苦心全節隻手持家洵屬可欽可敬惜卒爲情誤身既殞而家亦墜九原有知能無餘痛

後來梨筠俱亡夢霞長逝崔翁亦奄然就斃卒未知其所以然此老一生夢夢大是可憐

第六章 五月

第四十二節 似曾相識燕歸來

崔翁有女字筠倩。肄業於鵝湖某校。曩者清明節假返里。曾識得春風半面。一十四五好女子也。惜其婉麗之姿。已深中新學界之毒。飛揚跋扈。驕氣凌人。有不可近之色。近來女學昌明。閨閣從風。聯翩入學。究其所得知識。未必開通。氣質先為變化。良可慨也。梨影清才較之若人。相去殊遠。蓋二人皆具過人之質。不過一趨於平淡。而一趨於絢爛。一趨於恬靜。而一趨於熱鬧。遭遇不同。態度亦因之而異。故一則覺其可愛。一則覺其可憐。可憐者。未有不可愛。可愛者。未必盡可憐。吾輩用情。知其在彼不在此。矣。余書至此。又憶及余當初見女郎時。正值庭前木筆盛開。梨花盡落。余旣以一樹香雲。比此嬌閨之少婦。復以萬枝紅玉。方彼繡閣之名姝。意中二美。巧有此二花爲之寫照。不可謂非奇事也。當時曾賦小詩。有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今朝詠此花之句。亦可知余意之所在矣。雖然。人家兒女。何勞我加以月旦。幸此爲余之日記。祇余一人知之。偶然捉筆。聊寄閒情。人固不能得。且所評亦至當也。

余於梨影。憫其遇而洞其情矣。彼嬌之筠倩。等諸隔牆春色。不甚相于。烏知其一寸芳心中。有幾許柔情。密意。就余意私揣。二人態度不同。如此其情性之不能相合。殆可斷言。然昨聞崔翁言。又似兩人平日相處。實情投意洽者。或者以貌取人。不無一失。個女郎與梨影。惺惺相惜。一樣可憐。固大異乎。余所云耶。果爾。則余爲失言。而梨影寂寂空閨。尙有一淒涼之伴侶也。

筠倩與梨影。平日果能相得與否。茲姑勿論。卽果相得矣。而此次歸侍梨影之疾。果能以身代藥。石與否。

正未可恃也。梨影病源。余一人知之耳。病源不去。病豈能除。彼筠倩。兼有慧心。熱血。善爲勸慰之詞。曲盡纏綿之意。中間終隔着一層厚膜。余知梨影必不肯遽以心事訴之。筠倩則鉉倩。又何從見其胸臆。間物而爲之治療耶。

枕亞曰。筠倩庸中佼佼。自是可兒。而夢霞視之。異常冷淡。蓋其胸中已有一梨花小影。先入爲主。餘子碌碌無足當其一盼也。以當日地位論。夢霞能用情於筠倩。斯爲正當。今彼乃以筠倩爲可愛。以梨影爲可憐。且曰吾輩用情。在彼不在此。是其心以不正當者爲正當也。久矣牽纏到底。貽恨無窮。何其謬耶。

筠倩之歸。在五月之初。奉父命省嫂病也。考其時。距校中暑假尙差二三期。此點足正玉梨魂之誤。第四十三節 玉人病起

事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余以筠倩歸來。於梨影之病。無所重輕。而孰知不然。兩日間。個儂病耗。傳送於余耳者。乃足令余喜極而駭。昨晚秋兒告余曰。筠姑歸後。夫人之病。卽十去其八九。皆者以清馨者。以息波旬以來。水漿未入於口者。今已能餵粥半甌矣。筠姑誠吉人。一來卽立驅病魔。遠去良於醫生萬萬。婢子願其常守此善病之夫人。而不離也。言畢。目余而笑。若知余聞此。訊亦必喜不自禁者。是兒慧解人意。梨影遣以侍余。渠既病入侍湯藥。余每日僅於晚餐時。一見之。惜立燈前。愁容一掬。俟余餐畢。忽忽收拾殘肴。以去。今則笑聲恰已復。其愁癡之常態。若自表其無限之愉快者。則其所言者。確也。天相伊人。災消病退。好音自至。余寧不喜。願實有不可解者。彼之病。其來也若飄風。其去也若驟雨。關鍵何在。豈屬筠倩。

耶使錡倩之能力果能療彼心疾者則彼又何爲而病此事余滋不信個中疑有別因殊難懸揣也

梨影病臥以來余亦未有一宵穩睡今彼病漸愈余憂可解黑甜鄉中宜有余之位置矣然竟不得以其愈之奇也余必欲求其故乃至苦思冥索輾轉終宵東方又明依然無寐爲余之雙眸者亦云苦矣思之不得轉疑彼鷓鴣狡獪造作是語以欺余梨影此時或仍是昏沈一榻慄慄作病瀟湘也顧余此想又與事實不合蓋輟學之鵬耶今夕又嘻嘻而來就余補課矣訊之良確且曰余母今日已倚枕支半身起與阿姑絮絮作閒談余久不見余母笑容今復見之余心滋樂阿姑愛余尤愛余母余因阿姑能樂余母乃益愛阿姑先生亦知茲數日來阿誰伴余寢者余曰殆若母耳鵬耶曰否余與阿姑同宿也余聆此一番報告心益茫然童子何知只知戀母今其出言之際亦惓惓於其姑則錡倩之爲人良有與人以可愛者矣然余終不解其何以能愈梨影之病也余意錡倩縱可愛梨影之忽焉而愈事決與彼無關然則其故果安在耶思之重思之忽大悟曰梨影殆絕余矣彼爲余牽率同墮苦海載沈載浮幾瀕於死今乃於急流萬丈之中力求振拔一躍而獨登彼岸能如是乎豈不甚善然而余懷渺渺月慄雲愁此恨綿綿天長地久病餘大覺渠早爲出夢之人劫後相憐余已作沾泥之絮天乎無情此局如何便了哉

枕亞曰李代桃僵之計微特夢霞不曾想到卽梨娘於未見錡倩之先亦不曾想到一棹歸來會逢其適蓋冥冥中有牽絲者然而錡倩宛矣

#### 第四十四節 此是兒家續命湯

疑雲一朵猶滯心頭余度梨影之心必已瑩然徹悟撥雲霧而見青天故幽憂之疾以解然未得其自示

則擬議之詞。又烏足據爲定案。彼意果如余料者。亦當有一言示余。以爲永訣。果也。臆郎今夕。乃又以瑤緘。至余意。是必絕交之書也。孰知一罄內容。乃有想入非非。令人驚歎。欲絕者。噫。梨影之愛我。可謂至矣。梨影之用心。可謂苦矣。姑錄其書於日記。

一病經旬。恍如隔世。前承寄書慰問。適在瞑眩之中。不克支牀而起。伏案作答。愛我者定能諒之。梨影之病。本屬自傷。今幸就痊。堪以告慰。君前次來書。語語激烈。未免太癡於情。出之以難平之憤。宣之以過甚之辭。情深如許。一往直前。而於兩人目前所處之地位。實未暇審顧周詳也。梨影不敢自愛。而不願以愛君者累君。尤不願以自誤者誤君也。君之情。梨影深知之。而深感之。君之言。梨影實不敢與聞。君自言曰。我心安矣。亦知己之心。安而對於己者之心。將何以安。耶。況以梨影思之。君之心。究亦有難安者在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大舜且嘗自專。夫婦居室。人之大倫。先哲早有明訓。君上有五旬之母。下無三尺之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本人生應有之事。君乃欲大背人道。孤行其是。不作好逑之君子。甘爲絕世之獨夫。試問此後晨昏定省。承菽水之歡者何人。米鹽鎖屑。操井臼之勞者何人。棄幸福而就悲境。割天性以殉癡情。旣爲情場之怨鬼。復爲名教之罪人。君固讀書明理者。胡行爲之乖僻。思想之謬誤。一至於此。梨影竊爲君不取也。語云。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君癡如此。豈竟欲勝天耶。吾恐無情之碧翁翁。且以君言爲怨讟。將永淪我兩人於淚泉冤海。而萬劫莫脫也。青春未艾。便爾灰頽。君縱不自惜。獨不爲父母惜身。爲國家惜才乎。君風流文采。冠絕一時。將來事業。何可限量。乃爲一薄命之梨影。願捐棄人生。一切終身。常抱悲觀。將使奇談笑史。傳播四方。天下後世。必以君爲話柄。以爲才

識如君志趣如君乃爲一女子故而銜冤畢世遺恨千秋恐君雖死九原亦有未安者而今願曰吾心  
 已安耶君誠多情惜情多不能自制致有太過之弊過猶不及君之多情適與無情者等梨影愛君梨  
 影實不敢愛君矣總之此生此世梨影與君斷無關係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各有未了之事各留  
 未盡之緣冤債未償既相期夫來世良姻別締何不憐於今生君不設誓梨影亦不敢忘君之情君即  
 設誓梨影亦無從慰君之情天下不乏佳人家庭自多樂境何苦自尋煩惱誓死不回效殷浩之畫空  
 願伯道之無後爲大千世界第一癡人哉梨影爲君計其速掃除魔障斬斷情絲勿以薄命人爲念梨  
 影以君爲師君以梨影爲友我善撫孤以盡未亡人之天職君速娶婦以全爲子者之孝道兩人之情  
 可以從此作一收束梨影固思之審而計之熟矣然脈脈深情梨影實終身銘感不敢負君爲君物色  
 一多情之美人可以爲君意中人之替代恢復君一生之幸福此卽梨影之所以報君者也願求之急  
 而得之愈難寸腸輾轉思有得有以報君者而不可得此梨影之病之所由來也爲君一封書苦煞梨  
 影矣霞君乎君非愛梨影者乎君非以梨影之痛苦爲痛苦者乎君如不願梨影之有所痛苦則當念  
 梨影爲君簪畫之一片苦心勿以梨影之言爲不入耳之談而以梨影之言爲不得已之舉諒其衷曲  
 俯而從之此則梨影謹奉一瓣心香虔誠禱祝而深望君不負梨影病後之一書也梨影之所以爲君  
 計者今已得之崔家少女字曰筠情梨影之姑而青年女界中之翹楚也髮初齊額問年纔豈惡梢頭  
 氣足凌人奮志拔裙釵隊裏君得此人可償梨影矣阿翁僅此一女愛逾拱璧嘗言欲覓一佳婿如君  
 者以娛晚景嗣因筠倩心醉自由事乃擱起君歸去速倩冰人事當成就筠倩與梨影情甚睦君求婚

於我翁。我為君轉求於筠倩。計無有不遂者。此失隴得蜀之計。事成則梨影可以報君。君亦可以慰梨影。梨影之病今愈矣。君能從梨影言。梨影實終身受賜。若竟執迷不悟。以誓言為不可追。以勸言為不足信。必欲與薄命之梨影。堅持到底。纏擾不休。則梨影不難復病。此外無可報君。惟有以一死報君矣。然梨影雖死。終不忘君。梨影之魂。魄猶欲於睡夢中。冀君於萬一也。君憐梨影。知君必能從梨影言。終不忍梨影之為君再病。且為君而死也。率書數紙。墨淚交繁。無任急切待命之至。附呈四詩。祈察殘宵。苦憶淚如麻。只為當初舉念差。垂死病中驚坐起。昏燈一點忽開花。他生有福儘堪修。何必今生定不休。儂欲替天來補恨。愁雲啼雨一齊收。九轉螺腸苦費思。好春拚付隔牆枝。他年璧月團圓夜。莫忘梨花淚盡時。病起心情尚渺茫。重修密札報癡郎。書成不見相思字。此是兒家續命湯。枕亞曰。梨娘為夢霞。百轉千迴。慘同流血。卒於無可奈何之中。得此一計。其意固欲自免一死。不知此計一成。轉以促其速死。欲不謂之孽焉可得哉。

梨娘之詩。不載於玉梨魂者。甚多。此節四絕。亦漏記中之一也。

(未完)



小說 雪鴻淚史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第六章 五月

第四十五節 化身願作青陵蝶

嗟乎梨影欲絕余則絕余矣胡爲又節外生枝多此一札一詩耶夫筠倩何人何與余事者亦何與彼事者余於世無緣強他人之緣以爲己緣又焉能必其如願卽如願矣而人自人我自我我固無緣人且爲我而失其緣我自福薄應食此報而人則何辜離恨天缺其一角豈他山之石所能借補耶以俗情衡之余年少翩翩多情自負塵世風華阿誰無分愛河汨汨情天蒼蒼寧獨少我何夢霞一人游泳迴翔之地何爲而自歧其趨淪入於頽喪灰敗之一境卽彼梨影之用心蓋亦謂薄命人一生已矣爾獨何心爲此無益之淒戀脂粉叢中不少憐才巨眼爾欲用情可用之處正多獨不應用之於余夫此意何嘗非是余亦嘗以之自問年華未老才思猶多欲於情愛場中覓一知心佳侶尙非在必不可得之數何不棄而之他自謀幸福天壤之間固豈僅一飄零女子白梨影足繫吾情者然而一轉念之頃則復場然而歎吾生固無望也回憶十年來之所遭無一足稱余意少年人歡愉活潑之情已爲惡劣境遇摧折殆盡使不遇梨影者余且終爲木然無情之人旣遇梨影同淪落之感一寸心灰居然復活而名花已老惆悵春風復活之情不期又如澆冰雪冷徹胸腑總之余非自棄天實棄余今日之事欲余力攢梨影於度外余卽自問不逮亦當勉抑此心強歸割忍欲余舍梨影而他圖則余情無多死而復活活而復死一再打擊之餘



決無此自振之能力。梨影知余已深。今逆余意而爲是言。良非得已。蓋謂余心太忍。以不遂其情之故。竟欲將人生萬有一概捐除。事涉於彼。胡能自安。委屈求全。迫而出此。余寧不知其旨實則余忍心絕世。初非爲彼一人不過一遇。彼而余微生一綫之希望。若然遂斬無可再續。人事至一敗到底。萬難轉圜之際。亦惟有逆來順受。奄奄忽忽。心絕氣平。一任彼蒼擺佈而已。徒喚奈何。固無所益。強作解人。亦寧有濟。梨影愚矣。彼之一身如風花飄蕩。悠悠無極。自爲處置。尙無把握。又焉能處處置余者。余意彼能絕余事實。最佳。嫠婦生涯將來或尙有苦盡甘來之日。至余此後何以自處。蒼茫余且無權彼更無庸過問。若終不能絕余者。則余卽勉從其言。別枝飛上。而彼與余之關係終無法以解除。新歡不樂。舊恨彌長。究其結果。徒令余多增一重惡業。而彼亦刺目不堪。傷心無既是又抱薪救火之類矣。余知愛情者乃純潔高尚之物。萬不可爲塵俗之見所污。余今抱此情以終古。事雖茫茫而純潔高尚之質自在。一着塵緣則我且失其爲我不第此無酬答可以不必卽昔日之一塚梨雲亦爲多事。花魂有知將於地下笑人矣。至此而余意已決。則疾書四絕以報梨影。

勸儂勉作畫眉人。得失分明辨自眞。  
蜀道崎嶇行不得。拚教孤負隴頭春。  
俯仰乾坤首戴盆。人生幸福不須論。  
一枝木筆難銷恨。終愛梨花有淚痕。  
天荒地老願終除。那有心情戀物華。  
不見青陵孤蝶在。何曾飛上別枝花。  
便教好事竟能諧。誤却東風意總乖。  
最是客窗風雨夕。癡魂頻夢合歡鞋。

枕亞曰。所謂眞愛情者。一度屬人終身不二。夢霞此時胸頭方寸地。已爲梨娘小影佔據。殆滿萬不能。

以他人奪其位置。此在夢霞亦無如何。所恨者天既生梨娘。何爲復生筠倩。且何爲生筠倩於崔氏之家。使一朵自由花亦陷入於情愛漩渦之內。此實筠倩之命。非二人之過也。

第四十六節 痛哉一諾

四詩直書余之胸臆。不作欺人語。方欲交鵬郎攜去以了此事。忽念梨影讀此詩將若何耶。則復取梨影來書覆閱之。而余又爽然自失。彼病爲余。彼病之愈亦爲余。余今實操彼生殺之權。余欲彼生。則當立允此事。否則是有生機。而余忍絕之也。余可以自絕其生。惟決不可再以殘暴之行爲加之。愛我之人。詩題紅葉有心。却是無心人。瘦黃花一病。何堪再病。彼爲此書。知余必不忍相負。成算在胸。癡結盡解。故不藥而能霍然。總之兩情至此。萬無可合之理。又萬無可離之理。更萬無長此不合不離之理。天下無論何事。美滿者無所用其躊躇。破壞者必思所以補救。至於無可補救。則亦必有歸宿。今古情場。例無懸案。譬之奕也。落子已錯。則收局殊難。然明知其難。而局終不可不收。收之之法。能出一生於九死之中。轉敗爲勝。斯爲最幸。否則亦至於一局全輸。而止。今梨影之於余。一子誤投。敗象立見。矣欲不終局而止。與勢已有所不能。然則此一局殘枰。終必有以收拾之。梨影此言。即收局之末着。此着而再失。敗者則舍一死外。實更無他法。以救余。且以自救。余即甘自暴棄。千災萬毒。一身當之可耳。顧何爲累人。至死前此。彼此相戀。固爲自尋苦痛。無可諉者。律之以義。余爲主動。則所受苦痛之分量。自應較彼爲多。今余允此事。欺則余之苦痛。自然增加。而彼之苦痛。可以輕減。不允此事。欺則余之苦痛。未能輕減。而彼之苦痛。且將增加。余既願一身受此苦痛矣。則凡一事而可使彼身之苦痛。過渡以加於余者。余皆當勉爲之以贖己過。允

之宜也。況今彼所以爲余計者，既周且至，情義悉合，有使余不得不允者乎？余思至此，乃將已成之詩草，燬之弗呈，而別作一書以慰伊人之望。顧下筆之際，銀鑿萬狀，汨汨思潮，逆流而上，一字一痛，此書結果，未知其爲成爲敗，或竟爲後日冥司對簿時一宗罪案。然我何夢，霞終不敢曰：余心之願也。

梨影青覽汝書來知汝病已瘳，且忻且慰。至書中所述所以愈若病者，乃大與余忤。余已累汝，何必再累一人，卽爲汝計，亦必不願以吾二人冤孽牽連之故而波及無辜，同淪冤海。汝爲此言，余固知非出汝本意，不過爲余一人之前途計耳。使余能自將前約取消者，則汝且心安體泰，箝口結舌，人家兒女自有姻緣，固何忍將他人畢生之幸福爲己輕於一擲者？以此質汝，汝當云：然則余之與汝，以情事言，則可云至戀，以地位言，固萬無可戀。此一段悠悠謬荒唐之情史，汝卽欲收束之，則收束之可耳。行雲流水，一夢無痕，畫蛇添足，奚爲者？汝當知汝既收其舊者，此後余卽有意關其新者，亦必不再牽汝入內，汝復何疑焉？

書至此，覺語太直遂，仍有相懣之意。梨影讀之，且謂余不諱，非所以慰彼也。則立變其語調而續書曰：余今爲汝言之，余實能強忍以絕汝，惟絕汝之後，望汝勿復問我，而汝固不能不問，則余又將奈汝何？嗟乎！梨影汝前言今生與余斷無關係，斯言良是。汝白氏女，崔氏婦，而余則路人，也。余非狂且生，平不知戀愛爲何物，自遇汝而後，乃幾幾不克自支，然越體犯分之嫌，所弗敢蹈。清夜皇皇，若懷大慝，魂夢亦爲不適。每一夕數驚，疑此身之已淪惡孽，自苦若此，固不如早歸，決絕尙可求身心之安適。所最奇者，初遇汝時，早悉汝之身世，嘗視汝爲神聖，不可侵犯，冀以敬畏之心，戰勝愛慕，而一點傾向於汝之

眞情。乃若本諸天賦。非人力所能遏抑。雖萬死有所不避。明知無分強說。有緣則余亦無能自解。今卽云。余能絕汝。不過全汝而已。欲自全難也。質言之。余情已如揉碎之花片片零落。欲再集合。碎瓣復爲一完美之花。上之枝頭。以媚春風。此必不可能之事。則余惟有將此零星粉碎之情。收拾而吞咽之。不復爲人所見。異日死後。挾以入地。或挈之升天。待汝於黃泉碧落之間。一一出以相證。今生之事。已矣矣。夫復何言。雖然。余茲喋喋向汝訴此冤苦。知已非復汝所願聞。汝所望於余者。祇欲余允汝書中之語。汝爲余迴腸百轉。出死入生。余寧不知之。以汝蘭蕙之姿。冰霜之質。萬緣皆淨。一塵不驚。祇以余故。復入魔障。顛頓至於如此。余有良心。殊未足以對汝。汝今卽與余絕。而太空無物之中。已着有一點浮雲。吹撥不去。其終不能忽然於余也。余已苦汝萬狀。今汝所求。余最後之一言。余明知此言一出口。卽定汝生死之局。其關係絕重。余縱自問萬不肯出此。然何忍復吝茲一諾。以絕汝一綫自全之道耶。嗟乎。梨影。余今允汝矣。余嘗謂爲人不如爲傀儡。自今以後。余願化余身爲木木。無知之傀儡。而

以爲念。夢霞頓首。  
枕亞曰。一着錯。滿盤輸。兩人之錯。錯在於先。先着既錯。欲以末着補救之。已成倒挽。九牛之勢。卽此着而果獲效。亦終爲不了之局。况復着着趨於失敗乎。噫。君子所以責慎始也。

雪鴻淚史

六

此次答書。玉梨魂亦未載。沈鬱頓挫。傾倒出之。不復自留餘地。其深刻處。入木三分。洵一字一滴血也。

第四十七節 今夜平分一半愁

余就燈下草此斷腸書。滔滔若瀉。紙有盡時。而手腕且僵。兩目乃昏。不見物。蓋沈悶極矣。長吁一聲。擲筆而起。遠聽街頭寒柝。已報三更。鵬耶。此時安睡已久。深夜安得傳書之人。則藏之以待明朝。實則余意初不欲以此書。呈梨影。迫於萬難。勉強出此。明知此書一去。可全梨影。余實不能自全。今我之爲我止此。一宵自明日始當另易一人。脫皮換骨。裝出一副假面目。行屍走肉。享人世間庸庸之福。已耳。此短促之殘宵。不久卽與吾唯一無二之情。以俱逝。而對我之昏燈。一穗膏盡。燄枯亦遂與吾心同時並入於垂盡之境。大局已定。計無可挽。則并此殘宵。一响之光陰。亦不復加以珍惜。悄然展衾而臥。一回念間。萬種癡情已成。陳迹則輓轡心事。此時亦漸臻平坦。蘆蘆一枕。夢境轉甜。比曉鐘動。罷睡味初回。懺騰間。聞耳畔有人喚曰。醒乎。吾已待半鐘矣。啓衾張目而視。則亂髮蓬鬆。而立吾床前者。乃爲鵬耶。

余惺忪問何時。晏乎。鵬耶曰。尙早。余曰。然則汝清晨奔越至此。又奚事。鵬耶曰。余方睡。阿母命余起耳。余瞿然曰。然則若母必先起矣。渠病新痊。胡不事休養。而早起若此。得毋又中曉寒耶。語甫出口。忽自悔。余何爲復瑣瑣不了此後。余於彼事。當一切付之不聞不問。斯爲最善。尋思問鵬耶。答曰。先生。吾母蓋徹夜未眠也。昨余課罷歸。寢吾母卽詢余以先生有物交汝。攜來否。余答以無。彼則嗒然手承其頤。沈思無語。俄起取床前一草。惹盒。將先生疊次寄呈之書稿。一一出而翻閱之。反覆不已。忽而眉蹙。忽而淚落。旋余卽入睡。不復知其何作。今晨寤視之。鞶釵未卸。猶然昨夜。殘粧其不睡也。可知余聞是語。突覺胸中。

起一不可名狀之劇感。兜的上心抑之愈蓬然而轉。無已則力忍語。鵬曰：汝知若母未睡。茲遣汝來。曾以何語詔汝。鵬曰：固無所事。不過囑我視先生已起否耳。先生吾母皇皇促余起。乃祇爲此語。已噤然而笑。噫。鵬耶能笑而余則心滋傷矣。卽就枕。昨夜所書者以授鵬。鵬之速去。鵬耶既行。余復掩衾僵臥。洎瀾久之。日上三竿。始不獲已而起。攬鏡自視。目腫如桃。秋兒以盥具至。則取巾力拭其淚。暈不御晨餐。惘然赴校矣。

枕亞曰：夢霞有許多未了事。夢霞不自籌而梨娘代爲籌之。此計正所以全夢霞也。使夢霞而能如梨娘言者。何嘗不可自全。乃一則曰自全難。再則曰不能自全。彼所謂難與不能者。意固別有在。女陳平其奈此癡寶玉何哉。

梨娘一宵無寐。望夢霞之一諾。蓋亦知此事萬非夢霞所願。故傍徨無已也。然此一紙斷腸書入於彼目。又不知悲慨至於何地。夢霞萬千情緒。可一言以蔽之曰：始終不肯放過而已。若而人者。余終覺其可恨之處。多可憐之處。少也。

#### 第四十八節 欲拋終未得

細雨飛梅。風日盡晦。傷心撫景。益覺惻惻。少歡環顧前途。亦復沈黑。若漆。乃與天時適合。而斯時也。校中暑假之期已至。循例舉行季考。竟日郎當。無術自脫。自念心緒若此。復有此不耐之事。煩擾不休。真令人悶苦欲死。總恨當日出處不慎。不應投身學界。更不應來此蓉湖。平白地生出許多煩惱。則默呼子春。誤我不置。校中同人見余悶悶不樂。均莫知所以。蓋余自近月以來。來校供職。恆長日無歡容。且復暴怒。學

生之不率。教者乃大為余苦。同人見慣。即亦不以為異。謂余殆由性僻所致。否則亦癩癧耳。惟鹿萃知余較深。時就余殷殷慰問。然亦隔靴搔癢。未得癢處所在。而余則苦惟自咽。不能將難言之隱舉以示人。則相與唯唯。諾諾。然知鹿萃心中一朶疑雲。亦正時時團結撥之不開也。彼見余今日尤改常度。面色如灰。疑余且病。則力勸休息。且謂校中未了事。願為庖代。半日。余感其意。未暮自歸。

足甫及闕。鵬耶已迎面至。低呼曰。先生今日歸何早。耶余不應而入。鵬耶亦跡余至室中。探袖出函。置之案上。返身欲奔。余呼止之。欲有所詢。而心忽自警。目注鵬耶。久久不能作一語。則復面頰而微。鵬耶不解。亦微詫言曰。先生病耶。吾視先生狀貌。乃大與曩日異也。余亟應曰。否。吾固甚適。汝且去。吾有需。再喚汝。鵬耶遂巡。遂入室中。復遺余一人。案頭書赫然。固在平日。似此情形。余不知幾經熟歷。殆如印板文字。未或稍易。每得一書。輒心花怒開。恨不能一目而盡。獨今日對此書。乃殊不欲觀。願又不能不觀。木坐有頃。乃徐取閱之。文曰。

展誦來書。思深語苦。宛轉欲絕。想君落筆時。胸頭腸角。不知作幾次回旋。乃有此銷魂刻骨之語。即鐵石人見之。亦當不支。矧腸斷淚枯之梨影耶。嗟夫。嗟夫。人生到此。尚復奚言。君能決絕絕之便也。抑梨影中懷。杌杌尚有所表。曰。於君前者。則惟是耿耿私衷。盡情傾倒。固未嘗不與君同其眷戀。而返顧已身。復念君事。均不可有此。則力遏此念。使弗萌。且惴惴焉。惟恐君之已洞吾肺腑。而益助君情苗之怒。長持此念也。自謂君以迄於今。蕞半載。如一日。而終不能自絕於君。則梨影所不能自解也。竊嘗思之。古今來情場中癡男怨女。一往繚綿者。儘多無不先有希望。而後有愛情。美滿者不必論。彼缺陷者當

時已固亦皇皇然各有所注力向前趨至於山窮水盡目的終無由達不得已而呼罷手然後之人論其事者已羣笑其癡若梨影之於君華年已非希望早絕乃明知之而故陷之落花同夢止水再波一若天心尙可挽回人事不容不盡者是誠空前絕後得未曾有之情癡矣夫天使梨影識君於今日是天不欲以梨影屬君也明甚君即欲怨天而天且曠君誕妄謂君自淪苦障耳嗟乎霞君我與君前事皆謬而我謬尤多及今懺之猶或可及然我已累君乃益不能置君所以爲君計者必欲使君由我而失者復由我而得之則前途始無罣礙庶可以稍蓋吾愆於萬一今君已勉從吾請我心甚慰然尋繹書意低徊往復覺允我之語乃出之至艱則此事似非君所願君意一允此事即不能自全蓋謂得一名義上之筠倩即將失一精神上之梨影也抑知此事即不發生君已失梨影矣亦何嘗可以自全君苟悟者此後可全之處正多大事已盡則形神俱適而兩心之維繫仍彌永無既留此瑩潔朗澈之情常放光明共日月以照耀乾坤足矣作如是想則并來生一約亦屬多贅更有於今生以君高明何觀不達聞此言也其亦破涕一笑乎五月二十日醉花樓主梨影謹言霞君吟凡。

書外另附一紙爲七律二首則并讀之。

我本深園待死身何須遲暮怨芳春多情終爲多情累失意偏逢失意人流水前番歡已逝落花後約夢常新勸君莫負平生志且向春風織綺因。

今生來世兩休休賸有癡魂終古留八九光陰消病裏萬千心緒諱眉頭重重魔障除非易滾滾情瀾遏尙流終是閒愁拋未得春光不度醉花樓。



雪鴻淚史

枕。亞。曰。書。中。末。段。故。作。曠。達。語。愈。曠。達。乃。愈。覺。其。可。痛。律。詩。第。二。首。欲。拋。還。戀。是。欲。絕。人。而。不。能。自。絕。也。吾。是。以。知。兩。人。之。終。不。可。絕。矣。

十



小說 雪鴻淚史

(何夢霞日記)

(古吳徐枕亞評校)

五月 續

第四十九節 有情爭似無情好

大凡人至此情愛關頭把持不定流蕩忘返者十人而九即能辨明情字之真理而以禮自束止乎其所得不止此其人固屬難得而情關險惡一入不可復出乃至慟哭呼天埋愁入地一腔冤憤無處可消終則侘傺無聊以死誠不若無情者之一生安貼也雖然世豈有無情者吾人呱呱墮地既帶此一點情根能將此情根滋澆而保護之發揮而張大之擇可用之處而善用之方不負上帝生人之責而收果時之爲良爲惡正無庸顧問也余生平嘗持一種僻論謂情之一字專爲才子佳人而設非真才子真佳人不能解此情非緣慳福薄之才子佳人不能解此真情情之真際於辛苦磨鍊中出之情之真味於夢淚狼藉中得之蓋有盡者非真情不盡者乃是真情而情之消長即以事之成敗爲斷吾視世間夫婦之情殆未有不盡者也彼一遇即合者固不足以言情始離終合者當初歷盡困難用情雖苦獲果殊甘躊躇志滿自詡豔福泊乎華年既逝情田漸蕪垂老畫雙蛾亦覺淡而無味事過情遷終必有灰滅煙銷之日白頭鴛侶數十年如一日者固爲情場中所僅見矧卽情終不變而飛鳥投林其時已至美人黃土名士青山又誰向塚中枯體說恩論愛哉此等已成之眷屬其中亦不乏有情之才子佳人惟因願既獲遂轉不能盡其愛情之分量身死而情亦與之俱死是亦豈得爲幸反而觀之彼不能成者顛倒一生艱難萬

雪鴻淚史

種生則沈。沈飲泣。死亦惻惻含冤。而此一段未了。深情埋於地下。或散於人間者。乃歷萬劫而尚存。共千秋。以不朽。所謂川嶽有靈。永護同心之石。乾坤不改。終圓割臂之盟。是亦豈得謂之不幸哉。吾故曰。不使有情之才。子佳人成眷屬者。蓋以庸庸之福。惟庸庸者可享。與情字無關。天生一二情種。不知洩却。幾許菁英。而不使之於茫茫情海中。作一砥柱。挽狂瀾於既倒。綿真源於一線。徒以塵世間美滿姻緣。盡其情量。是即不得為厚待情種也。余持此論。自矜偏解。先有一不成之見。存於胸中。因之而言。語行為不期。盡趨於蕭颯一路。而不如意事紛至沓來。捷於影響。今則余意中所虛構之一境。竟不幸於余身。親陷之。余非情種。而情之回旋縈繞於余身者。乃至纏綿而不解。余已拚捐棄一生幸福。以保此情於永久。而當前苦痛。乃有為人生所萬不能受者。如罪人之受凌遲。其難堪。乃在欲死不死之間也。無可如何。作曠達語。以自解。一念方作。達觀一念復涉於癡戀。此特無聊可憐之想。自欺欺人之語。實則用情既深。萬無覺悟者也。莊子妻死。鼓盆而歌。人為達矣。不知彼惟未能忘情。故歌以自遣。達如莊子。猶不免此矧吾輩。質僅中人心。非頑石。遭遇若此。其能自為解脫耶。梨影此書語則達矣。然僅以慰余實不能自慰。究之余亦未可得而慰也。彼果能如書中之言。一切付諸達觀者。則當逕與余絕病。又何為僵桃代李。接木移花。不更多此一舉哉。彼若謂此事成就。可以彌補余生之缺憾。則誠大謬。彼意以大局為重。以私情為輕。而於此後之何以自聊。恐亦未嘗代為計及。嗟乎。梨影欲余捨意中之汝。而與一愛情不屬之人強顏。歎笑。余獨何心。而能耐此。此事結果。滋可懼也。坐對一燈。心迹為晦。輒和二律。藉代鶻詠。

白萍一葉是吾身。尚許浮花占晚春。萬古乾坤幾恨事。五更風雨兩愁人。羅衣病後腰應減。錦字燈前

意轉新情到。能癡原不悔。又翻此局太無因。

今生事業算都休。如水韶華去不留。已到懸崖終撒手。願沉苦海不回頭。僵蠶絲盡身常縛。殘蠟心灰淚更流。只有夢魂自來去。每隨明月度南樓。

枕亞曰。此節却是至論世間姻緣美滿者。往往不能盡其情量。無怪彼蒼惡作劇。必欲將癡男怨女一驅而納諸愁城恨海中也。使有情的才子佳人都成了眷屬。天地間之種子且將自此而絕矣。上節二律與此節和詩。玉梨魂均未載。願沉苦海不同頭。夢霞之志決矣。痛哉。

### 第五十節 而今擱起成親事

余既允梨影之請。梨影尤望此事速成。得早完其心事。而余則意非所屬。志不在諧。且此婚姻問題。在理雖可自由。而有母兄在。亦應得其同意。胡可草草自爲解決者。矧蹇修一職。此時尙難其人。最適當者爲石癡。今又遠在異國。余意俟石癡歸來。然後提議此事。毋須汲汲。梨影亦以爲然。余爲此言。意主延緩。預計石癡歸國。當在八九月之間。爲時尙遠。人事萬變。此數月之光陰。不知更歷若何。變幻使梨影對於此事之熱度。幸而降則一段姻緣。自可融消無迹。而余之初志。獲遂是亦未爲非計也。

梅雨沉沉終無霽理。一年中惟此時節。最是惱人。落落一齋。黯如窰窰。一到黃昏。更難消受。喧聲盈耳。起落如潮。手撫空床。欲眠不得。起視孤燈。乍明又滅。窗紙破處。時有雨花飄入。迷濛若霧。陡覺新寒。驟加襲膚。難忍。則復蒙被臥。此時鄉思離愁。一一爲雨聲催起。而一片吟魂。越窗而出。更不知飄蕩至於何所。遙想彼空閨獨處之梨影。一陣廉纖。十分淒寂。蝦鬚不捲。鴨獸無溫。掩袖含啼。淚點與雨珠並滴。展衾怯冷。

愁心和香夢都清。其淒涼况味。或更有較我難堪者在也。枕上口占二絕句曰。

池塘亂艸長煙苗。困柳欺梅分外驕。已覺淒涼禁不得。窗前幸未種芭蕉。

冷雨澆春春已殘。灰撥盡酒闌珊。醉花樓上書窗畔。今夜平分一半寒。

清吟達曉夢少愁。多風雨瀟瀟之中。雞聲四起矣。擁衾瑟縮了無暖意。則亦不戀披衣自榻而下。推窗四望。雨勢猶盛。黑雲垂垂。一天皆黑。而冷風若鏃。迎面刺人。着膚作奇痛覺。不可當思。掩窗而入。忽遠見一人自西廊來。審之鵬耶也。既至。謂余曰。先生起。胡夙寒甚。曷加衣乎。時余身御單。袷冷至難耐。鵬耶入室。取一絮襖。逼余易之。且言曰。今晨若非吾母命。吾來視先生。必中寒而病。吾母每謂先生。偕大年。紀乃如一纔離懷抱之小孩。起居飲食。猶在在需人調護也。余聞言不覺撲嗤一笑曰。余爲小孩。汝且爲大人矣。鵬耶亦笑。旋問余曰。風雨載塗。行人已斷。今日赴校乎。余曰。今日爲舉行放假之日。不可不往。校事畢。余明日行矣。鵬耶驚愕曰。行耶。行何往者。吾必不使先生行。先生住吾家佳也。余笑曰。是又奇矣。余自有家。今客汝家者三四月。奈何不思歸。且不久。即復來視汝也。鵬耶蹙然曰。否。吾與先生相處久。不願一日離先生。先生愛我。奈何舍我去。脫吾力不能挽。先生者。吾必請於吾母止。先生勿行。恐先生亦不能自主也。余曰。余欲行若母。又烏能阻余。能阻余者。惟有天耳。脫雨不止者。余且作數日留。晴後乃行耳。鵬耶始有喜色曰。然則吾願天一雨十年也。余憐其癡。抱置於膝而吻之。隨取一箋。將兩詩錄出。置伊袖內。一回首間。奔入視母矣。

枕亞曰。兩人對於婚事。其心之緩急。適成一反比例。相同者一癡字耳。梨娘之望其速成。以了心事。癡

也。夢。霞。之。望。其。不。成。以。全。盟。誓。亦。癡。也。

風。雨。夕。製。風。雨。詞。石。頭。記。亦。有。此。事。特。彼。在。於。深。秋。此。則。在。於。初。夏。風。風。雨。雨。可。憐。香。愁。人。當。之。隨。時。可。以。腸。斷。不。必。秋。雨。秋。風。纔。是。傷。心。時。候。也。

### 第五十一節 魂銷南浦

是日校中舉行夏季休業式。午後事畢。余卽出校。風片雨絲。泥滓遍道。幾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歎。踉蹌歸寓。外衣盡濕。雙履亦拖泥不能步。秋兒侍余易衣納履畢。詢余膳末。余答以已膳。乃去。余思就坐。而目光所及。案頭有一詩箋。在取而閱之。卽和余聽雨之作也。

情。苗。難。潤。潤。愁。苗。淚。洗。眉。峯。慘。不。驕。自。是。愁。心。容。易。亂。非。關。昨。夜。聽。芭。蕉。雨。聲。滴。共。漏。聲。殘。被。冷。鴛。鴦。枕。冷。拚。受。淒。涼。眠。一。覺。嬌。兒。獨。睡。慣。驚。寒。

傷。哉。嫠。婦。鞠。育。孤。兒。值。此。風。雨。清。宵。益。覺。淒。然。弔。影。火。冷。香。消。遲。徊。未。寢。而。帳。中。鼾。睡。之。兒。時。時。夢。中。呼。母。此。情。此。景。怎。生。消。受。未。亡。人。孤。苦。生。涯。盡。此。二。十。八。字。中。矣。方。嘯。歎。間。鵬。郎。復。至。余。問。之。曰。汝。家。後。院。有。芭。蕉。乎。鵬。郎。曰。有。之。高。且。過。於。人。其。矮。者。亦。等。於。余。余。曰。此。惱。人。物。何。不。剪。而。去。之。鵬。郎。曰。余。母。手。植。此。蕉。謂。蕉。之。爲。物。晴。雨。皆。宜。晝。長。人。倦。綠。上。窗。紗。可。以。遮。日。而。招。涼。何。爲。剪。之。余。微。歎。曰。風。雨。連。宵。簷。響。不。輟。渠。獨。不。怕。滴。碎。愁。心。耶。鵬。郎。曰。芭。蕉。著。雨。有。碎。玉。聲。清。脆。亦。足。娛。耳。先。生。胡。獨。不。喜。余。曰。余。所。以。惡。之。者。正。以。其。頻。作。鬧。劇。擾。人。無。寐。也。鵬。郎。曰。吾。殊。不。然。渠。自。作。聲。吾。自。尋。好。夢。耳。余。曰。癡。兒。汝。不。知。愁。自。不。畏。此。絮。愁。之。物。若。汝。母。者。……至。此。遂。止。續。言。曰。鵬。郎。汝。以。余。言。告。汝。母。此。後。風。朝。雨。夕。欲。得。安。眠。一。

覺者其先剪此蕉也。鵬郎曰諾。

既而鵬郎問余曰。明日不雨。先生果行耶。余曰。必行。鵬郎曰。吾已言於吾母。吾母謂先生離家久。必欲行者。亦不能相阻。惟囑先生。六月中必一來。視吾勿待秋期也。余曰。此必汝饒舌所致。吾知汝母必不使吾冒暑作無謂之奔波也。鵬郎曰。否。此確母意見。兒何敢誣先生。此去正逢炎夏。城市煩囂。不如鄉居清淨。足以避暑。與使在家悶損何如。來此小住。且先生愛花。吾家有荷花數缸。花開如斗。屆時能踐約者。當留與先生賞玩也。余曰。謝汝厚。我請以荷花生日爲期。吾當買棹而來與汝共祝荷花之壽。

傍晚雨止。天忽開朗。明日之行決矣。乃將案頭亂稿。草草收拾之。納諸行篋。憶曩與兄書約期在五月中。浣同歸故鄉。今已月杪。阿兄必已先歸。而余尙淹滯未行。累家人盼煞矣。整理粗竟。卽遣崔氏紀綱赴校。囑鹿萃爲雇一艇。預備早行。崔翁知余將別。治杯酒以相餞。並邀鹿萃爲陪。却之不得。相與偕飲。長者多情。席間亦諄以早定行期爲囑。酒闌人散。余亦薄醉。復於燈下拈管。草留別詩數章。拉雜成之。藉爲紀念。而余之日記簿。明晨亦將挈之偕返。當於下頁別開生面。重叙家庭樂事矣。

寓館樓。暹病客身。憐才紅粉。出風塵。傷心十載。青衫淚。要算知音第一人。  
梅花發後。遇雲英。又見枝頭。榴火明。無限纏綿。無限感於今。添得是離情。  
略整行裝。不滿舟。會期暗約在初秋。勸君今日。姑收淚。留待重逢。相對流。  
兩情如此。去何安。愁亂千絲。欲割難。別後叮嚀。唯一事。夜寒。莫凭小闌干。  
夢醒獨起五更頭。月自多情上小樓。今夜明蟾涼似水。天涯照得幾人愁。

分飛勞燕悵情孤。山海深盟永不渝。記取荷花生日節。重尋鴻爪未模糊。

枕亞曰。梨娘之詩。夢霞與鵬郎之語。可與玉梨魂第十一章參看。崔家院子。固有此惱人之物也。

荷花生日之約。玉梨魂未曾叙明。詩語便覺無根。其後夢霞因病爽約。故復有已看荷花生日期之句。

(上卷已完)





相 思 曲

● 隱骨牌名

春。二。三。月。二。彈。罷。七。絃。琴。五。問。三。徑。裏。三。綠。暗。紅。稀。六。開。到。了。二。十。四。番。  
 花。信。四。二。眼。望。窗。明。六。淚。點。飄。零。么。天。南。地。北。兩。頭。分。六。聽。孤。鴻。五。夜。淒。清。  
 五。聽。孤。鴻。五。夜。淒。清。五。缺。少。巫。山。一。段。雲。六。梅。花。帳。絕。人。五。三。更。三。點。三。綠。  
 窗。人。靜。四。怎。能。勾。雙。雙。斷。併。二。天。涯。滯。客。心。六。天。涯。滯。客。心。六。孤。負。我。一。種。  
 癡。情。半。天。風。韻。六。拋。却。梅。妻。五。兩。地。儘。飄。零。么。會。記。得。長。板。橋。頭。二。梅。花。三。  
 弄。五。繫。不。住。孤。舟。六。送。遠。人。四。饒。別。在。十。里。短。長。亭。四。何。曾。不。軟。語。叮。嚀。二。  
 你。一。去。三。年。三。你。一。去。三。年。三。竟。久。無。音。信。五。只。害。得。我。相。思。五。分。六。分。五。  
 好。教。我。三。翻。四。覆。難。安。頓。三。只。能。勾。一。年。四。季。次。弟。推。尋。四。

小說

雪鴻淚史

(續第十二期)

(枕亞)

第七章 六月

大抵情人交際求之形迹都屬虛假之情。寄諸精神始臻真實之境。余與梨影知半稔矣。觀面不過一二。次且亦未有一啓齒一握手之歡。惟以詩篇代語。絨札寄情。無形之中兩相默喻。雖形格勢禁。難開方便之門。而在兩人心中。初不以離合爲離合形迹。愈荒疎而精神愈團結。且已知無分作鸚鵡之比翼。則亦何爭此艸艸之言歡。所以死心塌地。涕淚互酬。願以螺黛三升。烏絲十幅。了此離奇斷碎之緣。不願以無聊之希望爲非分之要求。人來檻外迹近。桑間而適以自污。其純潔無上之聖情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心相知矣。又何必形之相合。昭昭者可按迹以求。惟默契於冥冥者。其情乃隱微曲折。而無所不至。彌淪磅礴。而靡知所極。然則我今日此行。與梨影殆未足以言別也。別之一字。對於長聚者而言。余與梨影以形迹言之。無時非別。以精神言之。無時或別。此後無論余至何處。余心坎上終當有梨影在。如影隨形。不離左右。極而言之。梨影而死。而余心坎上之梨影終不死。即余亦死。而余心坎上之梨影亦終繫附余身。隨余靈魂之所適。質言之。梨影與余之精神。生死殆無有別時也。今日離彼而去。彼實已隨余而歸矣。余復何傷於此。別雖然。妾歌白紵。耶馬青驄。情人分袂。爲離別中之最苦者。余與梨影可爲情人與否。尙難下真確之判斷。然而兩心如此。固不得謂爲絕無關係者。湖上帆開之候。正樓頭腸斷之時。余亦豈能無所戀戀。他人以爲苦者。余偏不以爲苦。實則不言苦者。其苦愈深。不苦云者。於無可奈何中。作自解。

語耳於萬千苦緒中比較而言之耳前日之聚非真聚則今日之別亦可視為假別別情非苦更有苦於別情者個中滋味恨未能與天下有情人以共喻也

一帆風順朝發而夕抵家矣將至家門心忽自怯念作客半年他無所得祇贏得一身煩惱老母臨行之囑言猶在耳而數月以來沉淪於淚泉恨海中幾置家庭於不顧平安兩字屢誤郵程縱母不怪余其何以對母此中情事既不能窺以示母而懷茲隱慝周旋於倫常之地欺人雖易自欺殊難憶余未行之先庭幃色笑甘旨親承率性而行只有天真一味曾幾何時人猶是而性已非乃至對於親愛之家人聲音笑貌在在須行之以假思至此則背如芒刺悔念復萌然悔固無及且悔不一悔矣而卒不能自拔則余其終負余之老母乎

挈裝入室母姊兄嫂咸在各展笑靨以迎余蓋余兄於先二日抵家余姊則自余行後守余之約留伴老母未賦歸也余前見母母審視余面忽詫曰兒乎病耶何憔悴至是驚若母矣於是兄若姊若嫂聞母言均集視線於余嫂曰阿叔果清減幾許矣姊曰頑童擾擾教授勞形況復他鄉如何不憊兄曰吾弟嬌怯哉出門不越百里便爾不耐如阿兄飄飄數千里舟車之勞頓風霜之侵蝕且什百倍於吾弟而容色轉豐腴身軀轉壯碩此又何說大凡人不能耐得勞苦者即不能成事業弟知之否余方欲答母謂兄曰汝弟氣稟素弱幼時當在病中烏可以例汝使家無衣食憂者余亦不使彼離余一步也語次啼噓余兄唯唯不復言余初不自知其憔悴聞諸人言乃復怛怛余答而果憔悴者其原因自有在與作客之苦實無關係余母之言愛余之至者也余嫂之言順母意以慰余也余姊之言原情測理之言也余兄之言寓

愛於弱者也要之。諸人無一非憐余愛余者也。余既受此家人親密之慰問，復自省一己隱曲之私情，覺我未足以對人人，盡足以對我。此心益惕然不寧矣。

談話有頃，晚餐具矣。家人圍桌共食。余母頻頻停箸曰：余知母意欲覘余食量之佳否。余爲之勉盡三器。余母似有喜色，意謂余容雖悴而食未減，可稍寬其憂慮也。飯罷復圍坐共談。余母瑣瑣詢余別後事。余一一告之，惟隱其私。余亦知於家人骨肉之間，不應打誑語。但茲事若驟聞於老母，必疑余有不肖之行爲，而大傷其心。故寧暫秘之，縱自知其不當，亦惟有默呼負負而已。既而余母顧謂余兄曰：今日之會一家骨肉盡在於是，余心滋樂所不足者，若父早歿而若弟未娶耳。余老矣，殘年風燭，刻刻自危。汝弟年已逾冠，正當授室之時，深願於未死之先了此一重心事。兄弟無猜，室家永好，一旦撒手塵寰，亦可瞑目泉下。此事殊汲汲矣。余兄答曰：母言當體弟姻事，兄亦念念在茲。然好女子非易得，如弟嬌嬌，合匹天人以兒所見一派庸脂俗粉，殊未足以偶吾弟也。此事爲弟畢生哀樂所繫，胡可草草比者。歐風東漸，自由之婚，比比皆是。吾母能持放任主義者，兄意不如聽弟自擇之爲愈。母笑曰：吾豈頑固老嫗，以兒女之幸福供一己之喜怒者，何干涉焉。吾所望於汝等者，祇願兄弟妯娌好合，無間互持家政於將來耳。余驟聆母與兄提及姻事，不覺又痛念此事。母意若欲強制執行者，余將何以對梨影。幸阿兄解事，代爲關說，得聆母最後之一言，殆無異罪囚之獲聞赦令而回念。余意中之事固已早成。畫餅梨影，所以爲余計者，其事若成，殆較專制婚姻爲尤苦。則復木木若癡，而此時余姊見余不語，則轉謔余曰：阿母已允弟自擇佳偶，吾弟旅錫半年，亦有所謂意中人乎。斯言也在姊實出之，以無意而余方涉念及私聞之，不勝疑

訝。意。余。之。隱。事。豈。已。爲。阿。姊。偵。悉。乎。不。然。何。言。之。關。合。若。斯。也。於。是。面。熱。耳。紅。不。能。蓮。答。兄。嫂。覩。余。狀。均。爲。粲。然。姊。尤。吃。吃。不。已。余。益。慚。懼。至。不。能。舉。首。余。母。呵。之。曰。霞。兒。靦。類。新。婦。素。不。耐。嘲。謔。汝。爲。阿。姊。奈。何。故。窘。之。余。姊。聞。言。笑。乃。止。而。余。意。亦。解。事。後。思。之。蛇。影。杯。弓。疑。心。生。鬼。說。破。個。中。良。可。笑。也。

是夜余兄伴余宿於東舍。余促之歸寢。兄不可。余曰：兄意良厚，獨不虞冷落。嫂氏耶？兄笑曰：弟願單棲，兄亦不願雙宿也。余以其言適中，余隱於是。復如嚮者之疑姊者，以疑兄。既而覺其非是，則又啞然自笑。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余今者真成爲驚弓之鳥矣。乃復謂兄曰：兄與嫂氏一別，經年相思，兩地一日，遠道歸來，深閨重睡，正宜乘此良宵，互傾離抱，奈何咫尺鴛鴦，復作東西。勞燕，兄非無情者，何淡漠若斯耶？兄怫然曰：弟以阿兄爲情蟲，耶？弟夙以多情自負，亦知情字若何解釋。夫豈專屬之男女者大凡，言情不能離性。父子兄弟之情，以天合。夫婦之情，以人合。以天合者，雖遠亦親；以人合者，雖真亦假。人不能不受命於天，卽不能捨父子兄弟之情，而獨鍾夫婦之情。此情之正解，不可不辨。吾視世之自負多情者，往往徒抱一往情深之概，孤行其是，或至割天性以殉癡情。若而人者，美其名曰：情人，實則爲名教之罪人。君子譏焉。頃弟所言，似尙未明情字真際，致以常情測余，亦知吾若戀戀於兒女之情者，則何爲棄此柔鄉之歲月，度彼羈旅之光陰乎？此次歸來，祇以倚閭之望，陟帖之思，情動於中，遂被子規勸轉，以言夫婦則一年之別，何可謂久。卽云未免有情，亦當知所先後。弟言若此，則異時娶得佳人，便將迷戀溫暱，置老母阿兄於不問乎？吾願弟爲性分內之完人，不願弟爲情場中之奴隸也。噫！余兄此論，清夜鐘聲，良足發人深省。念余今茲之所爲，蔑性甚矣。夫婦之情，猶不可過戀，矧於不可戀之情，而戀之不已，淪爲癡愚，情恍

迷離而莫知所適。幸可自救者。中情之毒雖深。而一點良知。猶未盡味。至萬不得已時。終當制私情。以全天性。然此時一腔情緒。半含怨憤。半帶悲哀。欲忍難忍。言愁更愁。無一可告人。無一足自解。則方寸靈臺。已多內愧。受責於良心。乃較聽命於父師之前。待罪於法庭之下。慘酷不啻數倍。用情一不慎。自苦至於如此。則少年血氣之過也。自訟良久。謹答兄曰。聞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弟此後不敢再談情字矣。乃相與抵足而寢。

天涯游子。一旦雙歸。比來年天倫團聚之樂。無美滿於此日者。余母已笑逐顏開。不復愁眉。苦眼余亦暫脫愁城之厄。覓歡笑於當前。槐陰攤飯。竹院分瓜。婦子嘻嘻笑言。一室極酣暢淋漓之致。晚來浴罷同坐乘涼。余兄則徐揮蒲扇。以別後所遭。娓娓爲吾等道海客談瀛聽者。忘倦。余妹間或撥以諧語。博得慈顏一粲。余臻此境。恍離地獄。而登天國。聽仙樂之悠揚。如向我胸頭。奏恨海瀾平之曲。無窮哀感。倏如蟬蛻層層剝卸。障翳一空。信乎外情之蔽。終不敵內性之明也。倫常之樂。入皆有之。棄之而別尋。苦趣寧非大愚。世界一煩惱場也。就中真實之樂境。舍名教外。直無餘地。人生此世。苟使天倫無缺陷之事。優焉遊焉。全其本性之真。享此自然之福。已足以傲神仙。而輕富貴。又奚事得隴望蜀。馳心外。驚哉。大凡人之性靈。莫宜於養。莫不宜於汨。一涉外感。則聰明易亂。而外感之來。復多愁少樂。則生人之趣短矣。吾今自情海復返。性天已深知。此中之苦。樂上帝而許。余懺悔前情者。余當立收此心。入腔子裏。奉老母以終天年。於願已足。然而一場幻夢。雖醒猶癡。況復多所牽涉。何可中道棄捐。總由子春勸駕。生此枝節。事至今日。始深悔出門之孟浪也。

浹旬以來。余日向家庭尋樂。一切煩憂熱惱之事。暫釋於心。明知樂不可久而悲者無窮。姑作得過且過之想。盡我之所當爲。使老母不爲我而多所愁悶。此卽我近日對於家庭之唯一主義也。戚友輩聞余兄弟歸來。各加存問。門外時聞剝啄。室中不斷話潮。如汪子靜庵。邵子挹青。尤爲余苔岑夙好。亦復時時過從。相與讀詩賭酒。舊雨重聯。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蓋又有彭澤歸來之況味焉。長日如年。佳趣正復不少。蓋自父死。兄離以後。此爲最樂之時期矣。乃不意彼萬惡之病魔。日夜環伺。余旁復乘此歡情。暢適之餘。而忽焉患顧。

當此炎炎大暑。鬱氣如蒸。披襟當風。庶乎稱快。而我乃伏處若繭。擁絮被作牛喘。寒熱交作。頭汗涔涔。其苦殆無倫比。雖祇余一人受之。然家人爲余病。故已盡易其快樂之心。腸而爲憂愁之滋味矣。一家之中。余母焦憂尤甚。余旣以胸膈間之秘密。負母於冥冥。復以形體上之損害。陷母於擾擾。伏枕以思。爲子者殊不應若此。余亦不自解。余身之何以慣與病爲緣也。此次之病。來勢雖劇。幸係外感。尙非難治。服藥數劑。卽已退減。旣而成瘥。間日一作。醫者謂病勢已轉。可保無虞。在青兼旬。老母之精神業爲余消耗盡矣。余病作時。余母刻不離余。余兄爲余皇皇求醫。藥幾無停趾。余姊余嫂亦均改其起居之常度。攢眉蹙額而問訊焉。直至余病少瘳而後。衆憂始解。憶余之病於崔氏也。侍余疾者。鵬郎秋兒二人而已。雖問暖嘘寒。調蕩進藥。事事經心。總是不關痛癢。未免粗疎。使多情之梨影。能親至余之榻前者。或能如家人侍余之無微不至。然而禮防森嚴。內外隔絕。病耗驚傳。徒令彼芳心悶損。而余亦一榻孤眠。淒涼無盡。令余病於家而周旋於余側者。母也。兄也。姊也。嫂也。無一非親。余愛余之人。至於忘餐廢寢。勞神焦思。而視余之

速愈。至性。至情。每至疾病時。而愈見。而外感之纏綿。總不及天倫之密切者。番驟病殆。天欲以家庭間之至情。至性。一實演於余前。而啓余以覺悟之門也。余至此。益覺余之所爲。殊無一分。足以對母。不第母也。卽推誠相愛之兄。而余亦報之以欺罔。自顧此身。已爲天地間不孝不弟之人。無處足以容我。余之外疾。可除。余之內疚。又寧有已時耶。

余於病中。親家人親愛之狀。思潮之起。落愈頻。余之知覺。藉以完全。回復。覺人各有誠。惟余獨僞。余亦有一本來面目。今果何在。身著茵席。如臥針氈。不甯特甚。旣而思之余惡。未極非不可補救者。今宜先求一安心之法。欲安此心。惟有將余之隱事和盤托出於余母之前。而求母赦余。然終有所畏怯而未敢直陳。則奈何。思之重思之。余其先訴之。余兄乎。兄爲敵體。且又愛余。余已自陳懺悔。兄或能存寬恕。不至峻責。余難堪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余復何憚。而嘔嚙不能出口耶。思旣決。余乃秉余之誠。鼓余之勇。將半年情事。含悲帶憤。傾筐倒篋。而出之。而聽余兄加以判斷。

兄初聞余言而駭。旣而曰。弟平日喜讀石頭記。反覆玩索。若有至味。形之吟詠。至再至三。吾固知弟已深中此書之毒。將來必爲情誤。今果然矣。余曰。一時不憤。墮落情坑。今已自知悔悟。願揮慧劍。斬斷情絲。從前種種。均可作爲死去。還我自由之身。懺我一生之孽。未知兄能宥弟前失。而許弟以自新否。兄曰。余而笑曰。談何容易。吾見有蹈情網而死者矣。未見有入而能出者也。弟少小多情。宜有此等奇遇。惟用情貴得其當。於不可用之地。而強用之。是爲至愚。弟今已迷失本性。陷入癡情。卽欲力求擺脫。心亦恐難自主。蓋男女尚以真情相交際。不合則已。如其合也。則如磁引針。如珀拾芥。又誰得而分離之。有時自覺知懣。



愛之無益。託懺悔以自解。然而一轉念間。又復纏綿固結。如陰靈時節。偶放陽光。不久即復其故。態弟言將誰欺。耶。余曰。兄言然。余固終不能忘裂影也。惟余今欲求此心之安適。不得不強忍出此。明知陷溺已深。此心正復難恃。亦決持余毅力。以良心天理與情魔。決一死戰。最後之勝負。未可知也。兄聞言若誤解。余意者。卒然門上。弟與彼姝果相愛。以純潔之情乎。抑參以他種之慾乎。弟其明告我。無諱。余曰。兄以弟蹈相如之故。輒耶。彼姝質同蘭蕙。意冷冰霜。豈可于以非禮者。即弟雖不肖。亦知自愛。常持圭璧之躬。不作萍蓬之想。兩情之交際。不過翰墨因緣。淚花生活而已。他何有焉。兄曰。吾亦知弟或不至此。雖然。兩人酬答之作。能容阿兄一寓目乎。余慨然曰。何不可者。半年中之成績。盡在余書篋中。兄自取閱之可也。

(第七章未完)

鄙人近爲他事糾纏。兼之一身多病。淚史中下兩卷一時苦難脫稿。恐轉勞閱者盼望。因仍於本期起續登。遠近惠題詞序跋者。仍請源源賜教。一俟單行本付刊時。自當一律加入也。 枕亞附啓



別 體 小 說 雪 鴻 淚 史

(續第十四期)

(枕 亞)

第 七 章 六 月

余言竟授兄以鑰。啓篋出所藏錦牋疊厚逾數寸。一束斷腸書。首尾俱備。酬答之詩詞亦雜諸其中。一時苦不能竟。余兄略閱數頁。歎曰：如此清才。何減淑真。清照無怪弟惘惘。至是阿兄已爲受戒之僧。閱此而一片心旌亦不覺微颯動矣。既又言曰：奇哉！此女纏綿如彼貞潔。又如此情網陷人。一何可畏。勒馬懸崖之上。挽舟惡浪之中。無定力者殆矣。既而閱至梨影病後之書。拍案而起曰：此計抑何巧妙。若人不僅多情。亦且多智。於無可奈何之中。出萬死一生之計。既以自全。可以全人。一轉移間而恨事化爲好事。殆鍊石補天手也。復顧語余曰：彼筠倩者。弟曾識其人乎。其才其貌。果能如彼書中所稱道乎。余曰：識之固絕好一朵自由花。書語非虛也。兄曰：然則此事信爲弟無上之幸福。弟意又如何者。余囁嚅而答曰：彼病後以此書相示。有挾而求在勢。余必得允。然茲事沈鉅。一人胡敢擅專。當稟諸堂上。然後取決。彼亦謂然。故今尙擱起也。兄曰：此無慮。老母之前一掉舌之勞耳。弟不憶前日之一席話耶。母於弟之姻事。念念在茲。且許弟以自由。有此良好姻緣。知之無不允者。弟如羞於啓齒。余當爲弟玉成之。余急止之曰：否。此固非弟願也。兄不悅曰：弟言便矣。不願將奚爲。豈真欲作鰥魚以終老耶。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殉無謂之癡情。蔑人倫之大義。此至愚者不爲。而謂弟爲之乎。然弟徑情孤往不計其他一身之事。或非弟所恤。獨不爲若人計乎。彼係一十分清淨之人。以弟故而陷於憂辱愁惱之境。古井波瀾於焉復起。弟之誤彼已。

多。今。彼。欲。藉。此。自。脫。弟。猶。苦。苦。相。纏。不。肯。知。難。而。退。則。弟。之。愛。彼。究。屬。何。心。良。不。可。解。以。余。思。之。彼。所。以。爲。弟。者。至。矣。茲。事。在。義。弟。不。能。不。允。余。曰。弟。初。亦。欲。勉。允。之。以。了。此。局。顧。我。心。匪。石。終。無。術。以。自。轉。即。強。爲。撮。合。而。擔。個。虛。名。愛。情。不。屬。則。人。亦。何。樂。我。亦。徒。滋。身。心。之。累。自。維。此。生。不。祥。實。甚。已。誤。一。人。矣。何。爲。再。誤。一。人。以。重。余。孽。此。所。以。躊。躇。而。不。敢。承。也。兄。曰。此。又。誤。矣。弟。與。若。人。之。交。際。不。過。夢。幻。之。空。花。究。何。嘗。有。一。絲。係。屬。弟。願。自。比。曾。經。滄。海。之。身。遽。作。除。却。巫。山。之。想。寧。不。可。笑。微。論。因。情。絕。倫。不。得。謂。之。合。義。世。之。多。情。人。以。不。娶。終。其。身。者。大。抵。有。夫。妻。之。關。係。故。劍。情。深。遂。甘。獨。宿。斷。無。有。戀。必。不。可。得。之。情。而。置。人。生。大。事。於。不。問。者。如。其。有。之。其。人。之。行。爲。背。謬。已。極。不。啻。自。絕。於。人。類。猶。得。覲。然。自。號。多。情。耶。余。爲。弟。計。若。人。用。情。甚。摯。而。見。理。至。明。弟。旣。眷。眷。於。彼。必。不。忍。彼。之。終。爲。弟。累。精。神。上。之。愛。戀。旣。相。喻。於。無。言。名。分。上。之。要。求。復。何。慳。於。一。諾。事。成。之。後。弟。縱。不。能。盡。移。其。情。使。之。別。向。亦。當。強。自。遏。抑。而。盡。人。生。之。所。當。盡。異。日。閨。房。好。合。敬。愛。有。加。亦。不。可。使。汝。妻。因。缺。愛。而。生。怨。望。如。此。則。對。人。對。己。兩。兩。無。虧。方。可。爲。善。補。過。之。君。子。非。然。者。一。意。狂。癡。流。蕩。忘。返。公。私。兩。負。情。義。皆。乖。生。固。無。自。適。之。時。死。亦。留。無。窮。之。恨。人。格。已。失。罪。惡。叢。身。以。言。愛。情。愛。情。安。在。弟。乎。其。毋。執。迷。不。悟。而。墮。落。至。於。無。底。也。余。兄。侃。侃。而。言。警。余。至。深。此。事。余。已。允。梨。影。惟。全。由。強。致。心。實。未。甘。今。聞。兄。言。乃。知。余。之。存。心。一。無。是。處。余。可。自。絕。於。人。詎。能。自。絕。於。家。并。何。能。自。絕。於。梨。影。一。念。之。轉。移。判。善。惡。於。霄。壤。余。今。決。如。兄。言。懺。吾。已。往。之。愆。尤。副。彼。未。來。之。期。望。洗。清。心。地。不。着。妄。想。矣。乃。答。兄。曰。弟。今。悟。矣。願。從。兄。命。與。崔。氏。締。姻。惟。老。母。之。前。將。如。何。關。白。兄。其。善。爲。我。辭。語。未。已。忽。聞。履。聲。細。碎。達。於。戶。外。余。等。立。止。其。談。鋒。移。時。推。扉。而。入。者。則。爲。余。母。

奈母既入顧余等而言曰。頃吾於戶外。聞汝等談興甚濃。胡吾至。遂無聲。所談何事。能語老身耶。余兄笑而不言。母復顧余曰。兒病今愈矣。吾意尙宜再服藥數劑。以爲病後之彌補。余曰。母須兒已無病。精神亦健旺如常矣。母復曰。兒體素羸。又不善營衛。病魔遂乘虛而入。此後飲食臥起。宜留意自攝。勿時時致疾。重貽若母憂也。余未及答。余兄據言曰。霞弟之病。兒知之。乃心病。非身病也。母欲絕彼病根者。可毋使之再赴。鑿湖不出戶庭。可占毋咎也。余聞言。驚甚。急目止之。余兄置不顧。母不解所謂。瞠目致詰。更見余慌急之狀。懷疑滋甚。余兄視余而笑。旣而曰。此事胡能欺母弟。其自陳毋事。嗣弟誠有過。可速懺悔於慈母之前。弟今已知悔。想母當仁慈而恕弟也。余仍俯首無詞。念欺母良不當。但似此何能出口。踟躕久之。心竊怨余兄之見窘。有頃。兄復曰。弟旣不言。兄當代白矣。余母躁急曰。趣言之。趣言之。何事作爾許態耶。於是余兄遂以個中情事。宛轉達於母。聽母不待聆竟。勃然變乎色。指余而詈曰。汝做得好事。乃欺老母。祖若父。一生積德。爲汝輕薄盡矣。吾誠不料汝有此卑劣之行。爲何氏門楣辱也。余泣訴曰。兒罪滋大。知難求母恕。惟尙有所稟白於母前者。此事發端。不過爲憐才兩字。所誤圭璧之躬。固未敢喪其所守。回頸難挽。失足未曾天。在此心可質。母信兒者。或能恕兒也。母怒叱曰。汝猶以未及於亂。自詡有守耶。亦知人之善惡。原不必問其行爲。當先問其心地。故大學必先誠意。春秋重在諒心。苟心地不良。卽行爲能自強制。而其人負屈之深。已終身不能湔滌。男女之間。禮防所在。稍涉曖昧。卽干罪戾。況爲嬌婦。則嫌忌尤多。汝乃挑之以情詞。要之以盟誓。使彼黃花晚節。幾誤平生。卽云止乎禮義。而此心實已不可問。豈必待月西廂。聞琴邸舍。始得謂之文人。無行哉。汝平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甫與社會交接。卽首犯此。

淫字且犯此極惡之意。淫一生事業盡壞於此。此後尙復奚望。吾不知汝何以見死父於九原也。言已憤然。遂出。余知母怒劇。不敢多言。惟默自引咎。悔恨幾無所容。余兄起謂余曰。弟勿謂余多事。須知此難終。秘母至愛弟。怒尙可回。余當爲弟善言勸解。俟慈顏稍霽。卽以姻事語之。十八九可望成就。弟毋焦急。等待好音可耳。余曰。任兄爲弟處置。弟甚感兄成敗均無所怨也。余兄領首。卽亦別余而出。

余兄去後。余徬徨斗室。意至不甯。恐母意難回。兄言無效。余將終身見棄於家庭名教中。無復有余立地。以是中心惴惴。震盪靡定。如罪囚待死刑之宣告。危坐良久。忽聞一片足音。自遠而近。雜以余姊笑語之聲。余知此事姊已盡悉底蘊。此來又將肆其諍浪。令余難堪。殊無術以藏此羞顏。馳思問余姊已翩然竟入。余兄從諸後。姊且笑且前曰。弟毋悶悶不樂。余特來報喜。崔家姻事阿母已承諾矣。余不語。轉目余兄以覘其信。否。兄領首示意。知姊所言者確也。於是心爲稍寬。而默感余兄不置。旋姊又語余曰。弟今將娶美婦。能容我先認彼之嫂氏乎。玉照安在。可將出以飽余眼。余答以無姊微愠曰。弟毋誑我。劍弟頃語。余若人有小影贈弟。畫裏眞眞。已不知喚過幾千萬遍。劍弟已見之。獨斬我何也。余亦笑答曰。是誠有之。惟所有權屬諸我。不示姊。將奈何。姊窘我者屢矣。此所以報復也。且此物萬不可爲姊見。姊見之又將添得許多嘲諷之資料矣。姊前握余手。復以一手理余之髮。狀至親愛。婉語曰。吾之愛弟。請汝恕我。而示我以玉人之影。吾此後不再窘汝如何。余兄亦笑言曰。今日之事。微阿姊之力。不及此。試思老母盛怒之餘。言豈易入。若無姊從旁加以贊助。則慈顏決非阿兄三寸不爛舌所能奏效。在理弟當有以報姊區區一影。復何靳於相示耶。余聞言。回握姊手。懇切言曰。姊乃助我。然則敬謝姊。卽檢篋取影片授之。姊受。

而凝視。久久無語。狀似神越。既而淚皆瑩然。盈盈欲涕。余覩狀。詫曰。姊素抱樂觀。主義平時。笑口常開。若不知人世有戚境。今胡對此。而無端垂淚耶。余姊歎曰。哀樂相感。人有同情。吾豈獨異所不可解者。彼蒼者天。胡於吾輩女子。待遇每較常人爲酷。以若人風貌之美。才思之多。宜其含笑。春風永享。闔幃之福。而乃命薄於花。愁多若絮。紅顏未老。倩影已孤。俯仰情天。殊不由人。不生其悲。慨言次。以巾拭其淚。若爲梨影抱無涯之戚者。余聞而愀然。念人世間傷心女子。聞之者。殆無不動其憐惜。固不僅余一人獨抱癡情也。余兄亦黯然無語。木坐有頃。余姊忽轉其笑。語謂余曰。弟與若人奇緣巧遇。雖禮防難越。傾吐未遑。而情款深深。已至極處。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何戚戚爲。且若人雖佳。徐娘丰韻。已到中年。小姑妙齡。當復不惡召和而緩。至得。失足以相償。明年此日。行見鴛鴦作對。比翼雙棲。不復念汝。天際有悲吟之寡鶴矣。非然者。一箭雙鷗。亦何不可。文君無恙。只須一曲。鳳求凰。便可勾却相思之債。又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余趨掩其口曰。姊真無賴。纔替人悲。又說出幾多風話。不怕口頭造孽耶。姊莞爾曰。弟何猴急。乃爾吾與弟戲耳。實則若二人之情。慳良不得爲正當。弟誠多情。何處無用情之地。奈何獨眷眷一可憐之孀婦。茲者奇兵獨出。足以戰勝情場。舊夢如煙。復何足戀。弟爲一身計。爲大局計。總以拋棄此情爲得。余應之曰。然弟頃受老母一番訓責。方寸靈臺已復。其清明之本體。從此豁開。情障別就。良姻詎敢重尋。故輟此身於不義乎。姊曰。吾弟明達。宜有此轉圜之語。若人耿耿之懷。諒亦深冀弟之能若是也。

夜燈初上。家人傳呼晚餐。余以餐時必復見母。心趨趨然。趑趄入室。家人已畢集。余亦就座。偷眼視母。乃不復以怒顏向余。言笑洋洋。如平時。且勉余加餐焉。乃知慈母愛子之心。初不以一時之喜怒爲增減。偶

然忤之如疾風驟雨其去至迅剎那頃已雲開見日依然靄靄之容。舐犢之愛人同此心而爲人子者受此天高地厚之恩不思珍重此身爲顯揚圖報之地而惟撓情喪志恣意妄爲重陷親心於煩惱之境自願實無以爲人思至此則復內訟無已且食且思不覺箸爲之墮余兄睨余微笑余姊余嫂則默侍於旁不發一語含笑相向各爲得意之容推其心殆皆以日間老母一諾陰爲余賀故不期而面呈愉色余此時已不知爲羞亦不識爲喜祇覺家人一片傾向於我之誠入於余心使余胸頭忽發奇暖如坐春風如醉醇醪栩栩焉醇醇焉心身俱化而不知其所以有頃餐畢余母復訊余數語大致關於姻事者既又以日間未盡之言加余以警飭余俯首受教更魚再躍乃告辭歸寢

是日以後余心漸臻平適恍釋重負清淨安閒度此如年之長日願諸念既息而胸際伏處之情魔復乘隙躍躍欲動半年來經過之情事乃於獨坐無聊之際時時觸撥心頭眼底憧憧往來者胥爲梨影之小影余初亦欲力抑之勿思願愈抑而思乃愈亂則自怨艾胡吾心與彼結合力乃若是其強且厚至於念不能或釋纒作悔悟之語而心與口終不能相符一剎那間卽又應念而至不獲已手書一卷而真注其全神以閱之冀自攝此心不涉遐想而乃目光到處倏忽生花視書上之文若滿紙靈化爲梨影二字疑真疑幻惘然不能自決則復廢書而歎異哉此心今乃不復爲余所有余復何術足以自脫則亦惟有聽之而已然當此情懷撩亂之時忽憶及余母訓誡之語兄姊勸勉之詞則又未嘗不猛然一驚汗爲之溢復懸想夫姻事旣成之後爲狀及將奚若更覺後顧茫茫絕無佳境此身結果大有難言人生至此真如抵羊觸藩進退都無所可他事勿論卽欲使此心暫入於寧靜之境而亦不可得祇此一端已足坑陷

余之一生而有餘矣。

獨居深念者數日。梧階葉落。夏序告終。荷花生日之期已過。鴈郎隨行之約。勢不克踐。涼風天末。盼望之切。自無待言。余其有以慰之矣。乃以別後情事。成詩八律。投諸郵筒。

無端相望忽天涯。別後心期各自知。南國只生紅豆子。西方空寄美人思。夢爲胡蝶身何在。魂傍鴛鴦死也癡。橫榻窗前真寂寞。綠陰清晝閉門時。

天妬奇緣計不成。依依誰慰此深情。今番離別成眞個。若問團圓是再生。五夜有魂離病榻。一生無計出愁城。飄零便是難尋覓。肯負初心悔舊盟。

半捲疎簾拂臥床。黃蜂已靜蜜脾香。吟懷早向春風減。別恨潛隨夏日長。滿室藥煙餘火熱。誰家竹院午陰涼。階前拾得梧桐葉。恨少新詞詠鳳凰。

海山雲氣阻崑崙。因果茫茫更莫論。桃葉成陰先結子。楊花逐浪不生根。煙霞吳嶺催歸思。風月梁溪戀病魂。最是相思不相見。何時重訪武陵源。

一年春事大荒唐。晴日簾櫳燕語長。青鳥今無書一字。藍衫舊有淚千行。魚緣貪餌投情網。蝶更留人入夢鄉。欲識相思無盡處。碧山紅樹滿斜陽。

碧海青天喚奈何。樽前試聽懊儂歌。病餘司馬雄心死。才盡江郎別恨多。白日聯吟三四月。黑風吹浪萬重波。情場艷福修非易。銷盡吟魂不盡磨。

夜雨秋燈問後期。近來瘦骨更支離。忙中得句閒方續。夢裏呼名醒不知。好事已成千古恨。深愁多在



五更時春風見面渾如昨。怕檢青箱舊寄詞。  
小齋燈火斷腸時。春到將殘。惜恐遲一別。竟教魂夢杳重逢。先怯淚痕知無窮。芳艸天涯恨已負。荷花  
生日期。莫訝文園成病懶。玉人不見更無詩。

緘既付郵。忽憶第二首頌。語殊不祥。似非憶別之詞。直類悼死之作。欲反之加以寶易。則已無及。不知  
梨影閱之。其感傷又當何若。不幸此詩竟成凶讖。亦未可知。於是心爲悵然。是日之晚。忽得梨影書。并製  
履一雙。相遺。殆因余爽約。遽與問罪之師耶。乃開緘誦之曰。

青帆開去。在青彌月。懷想之私。與日俱永。念君歸後。天倫樂敘。風塵困悴。爭看季子之顏色。笑親承先  
慰高堂之夢。半載離衷。於焉罄盡。一室團聚。其樂融融。而妾瑩瑩。空闈依舊。自君去後。意彌索然。屢軀  
衰柳。家事亂絲。耳目之所接觸。手足之所經營。焦勞。憂惱。無一不足。損人環顧。家庭老人。少談侶。亦岑  
寂。其無聊稚子。失良師。復頑嬉。而如故。蓋君去而一家之人。胥皇皇焉。有不安之象。固不僅妾之抑抑  
已也。比來酷暑。燒心小年。延景。侍翁課子之餘。惟與筠妹。情話偶展。眉顰此外。都爲憔悴。思君之晷刻  
晨興。却鏡。午倦。拋書。聽蕉雨。而碎。愁心對蓮花。而思人面。深情自喻。幽恨誰知。不待西風。妾腸斷盡矣。  
乃者金錢。卜罷。有約不來。秋水枯時。無言可慰。或者善病。文園夢還。化蝶。豈有多情。崔護。信失來鴻。將  
信將疑。無情無緒。君心或變。妾意終癡。未知慈闈。定省之餘。夜燈笑語之際。曾否以意外姻緣。白諸堂  
上。從違消息。又復如何。望達短章。慰我長想。錦履一雙。是妾手製。以遺君者。隨函飛去。略同渡海之堯  
結伴行時。可代遊山之履。納而試之。何如。六月二十八日梨影檢

荷花生日之約。余不過姑妄言之。明知言歸以後。非屆秋期。不能離家庭而他適。加以病魔爲祟。直到如今。梨影亦已懸揣及之。余知彼意。初不以失約爲余咎。不過懸懸於筠倩之婚事。欲得余確實之報告耳。更視雙履。細針密繡。煞費工夫。想見晝長人倦。停針不語時。正不知含有幾多情緒。前詩意殊未盡。續賦四絕。寄以慰之。

線頭猶帶口脂香。錦履雙雙遠寄將。道是阿嬌親手製。教人一步一思量。  
萬種癡情懺落花。判年春夢恨終賒。等閒莫訝心腸變。猶是當初舊夢霞。  
殷勤撮合意重。申會向高堂。宛曲陳莫道。郎癡今已悟。不將深恨絕人倫。  
緣在非無再見期。不須多事費猜疑。待聽鬼唱荒墳日。便是人來舊館時。

評

首段言情人交際精神形迹。分如水犀。真說得出。卽此可覘夢梨兩人之心地。固非流俗人所能妄測也。

夢霞對梨娘則情真。對家人則情假。低徊往復。若有所不慊於心。實則所謂假者。仍是天真之發現。微不至性人。又烏能作是語哉。

諸人初見夢霞之時。語各如分際。出話不同。而親愛則一。觀何母對劍青數言。可見其於夢霞實有所偏愛。惟此偏愛亦正與常人不同。所以能爲夢霞之母。

夢霞姻事。何母未嘗不惓惓於心。有此一番談話。後文乃不覺其突。劍青答母之語。亦能深諒夢霞之

心惜夢霞此時已爲情場失意之人。婚姻二字言之痛心。初不係乎自由與專制矣。劍青一夕話侃侃而談。真能抉出情字實際。足以警醒癡愚。夢霞本能自覺入此良言心地。乃益明澈。所以異日終不至於墮落也。

家庭之樂爲人生所不可必得之而不能享。是爲至愚。夢霞之家庭雖未得爲十分美滿。亦足當和順二字。夢霞情感雖多。性靈未汨。一經接觸。便自清醒。然則夢霞固未負此家庭也。

夢霞此次之病。未必全係外感。撓情失志之餘。繼之以驚憂疑懼。百端交集。那得不病。

因病而心地愈明。必欲將隱情說出以求心安。自是入情入理。玉梨魂作劍青私窺秘篋。此實大誤。抑知夢霞若欲自秘。則此篋烏有不自慎密。而與人以竊窺之機者。且此事惟爲夢霞自陳。乃足以見其覺悟之誠。若待劍青窺破而始承認。則夢霞到底欺人人格。復安在哉。

夢霞自陳懺悔。劍青笑其未能正道得着。可謂知弟莫若兄。然劍青能爲此言。則劍青之多情。亦不弱於乃弟矣。

夢梨之發情止禮。劍青未嘗不佩。抑又深服梨娘之智。一聞夢霞不願之言。便自怫然不悅。繼乃反覆勸喻。言之親切有味。卒使夢霞胸次豁然。無復介蒂。自願締姻。此一席話。其力乃勝梨娘一紙書十倍。夢霞既訴心事於劍青。劍青爲之代陳。老母亦情事所必至。玉梨魂亦將此層略去。且以下亦未表明。若其母終未知訂婚之由來者。非特事實不符。且陷夢霞於欺母之罪矣。

何母侃侃數言。未免有頭巾氣。然自是探源之論。不嫌過刻。且亦不僅爲夢霞說法。足令行善而心惡。

者聞之喪膽。

夢霞之姊忽莊。忽諧。最是。可人。一種。友愛。之情。於。謔。浪。笑。傲。中。自然。流露。家庭。間。有。此。種。人。足以。化。慘。

霧。爲。祥。雲。增。進。幸。福。不。少。

聚餐一段純是至性語讀之令人油然而生孝弟之心

癡結既解情感復上心來夢霞固無如此心何此心亦無如夢霞何也

八詩敘別後之情語亦真摯惟較之他作則似稍遜

梨娘之書姿致自佳中段尤覺深情婉致娓娓動人不言愁而愁至不言怨而怨深

四絕首章豔絕媚絕寥寥二十八字不厭百回讀也

(第七章完)



譯 諧 心 水

● 黠犬

一婦人畜犬於家甚愛之。坐椅書案之上。任其臥息。一日婦以事外出。屬其女僕曰。汝善視此犬。女僕平日於室中無人時。喜坐主婦之椅。今既外出。遂泰然坐之。犬伺其旁。見其離坐。卽身登於椅。女僕。壓之不去也。思得一計。行至窗前。高聲喚庖丁。犬聞之意。食品至矣。離椅至窗前。靜候女僕。卽據椅而坐。犬見庖丁不來。知受誑矣。佯爲不覺。伏臥椅旁。久之。急趨至窗前。狂吠。僕恐窗外有變。起立。覘之。回首問犬。已占其坐矣。

● 問路

英人某步行至蘇格蘭。中途忽迷所向。見道旁有鐵舖。因問於鐵匠曰。此去至亞波登程途幾何。鐵匠意有所屬。謂爲主顧。來將製造鐵錘也。應曰。鐵錘乎。先生居何地。製成我卽送來。其人性躁急。怒曰。我所問者。亞波登路程耳。必欲知我住址。何爲。鐵匠曰。我所知者。鑄鐵耳。程途所經。我何知焉。其人懊喪而去。

● 贈酒

英國某村有教堂。堂之牧師曰杜吉克。爲人頗長厚。村人受其惠者頗多。歲終村人集議。贈之酒以報其德。有某甲言與其集資合贈。不若各人持贈。一倡衆和。議遂決。各人攜酒一瓶。爭赴教堂。致之牧師。杜吉克感甚。設筵以謝衆人。客既集。杜吉克喚僕至前。卽取所贈酒以餉客。酒既至。傾之杯中。其色純白。飲之殊無酒味。異而詢之。客皆面赤。蓋衆人初意。本欲糾資合贈。後聞甲言。各思省儉。以水入瓶。竟不約而同。

小說 雪鴻淚史

(續第十五期)

(枕 亞)

第八章 七月

余行時曾與梨影約。彼此別後通函。必如何可免爲家人窺破。後知崔翁老邁不治事。米鹽瑣屑。從不過問。如有外來函牘。由梨影代閱。需覆者。則請命於翁而已。所以一緘詩訊。不妨直達香閣。無慮旁落他人手中也。若彼欲通函於余。則萬難直達。須用他種秘密傳遞之法。繼乃思得一人。卽汪子靜庵。靜庵爲余至友。情逾手足。其家僅一弱妹。餘無他人。囑渠轉達。可無失事之虞。故前日之雙履一箋。卽由靜庵處轉遞而至。靜庵爲他人作寄書郵。初未知寄者爲誰。而此葛屨五兩。乃製自摻摻之手。而爲美人之貽也。至余之爲此。亦非願以秘事告人。蓋以靜庵交好。殊非外人無事不可與言。且渠亦失意情場者。若知之。必將動其惺惺相惜之情。而爲余陪掬傷心之淚也。

今日午後。余獨坐書室。頗涉遐想。忽有不速之客至。則靜庵也。靜庵此來。意頗不善。彼蓋亦以前次郵遞之品。突如其來。苟無別因。何必多此一轉。以是懷疑滋甚。欲就余得其實。繼見余神惘之狀。十分中已透其六七。含笑詰余。余語之曰。良友。此事余殊無意秘君。但此間非可語之地。奈何。靜庵曰。久不與子偕飲。今晚同往對山樓。寬一醉。何如。余曰。可哉。卽忽忽易衣。與之俱出。既登酒樓。呼杯共酌。靜庵復申前請。余卽悉傾胸中之隱。且飲且談。聲淚俱下。不覺瓶已罄。而余言尙滔滔也。靜庵慨然有聞。拊案言曰。有是哉。情之誤人也。以子之才。當求世用文章。華國懷抱。傷時勉我。青年救茲黃種。急起直追。此其時矣。奈何。

惹此閒情。灰其壯志。君不自惜。我竊為天下蒼生致怨於斯人之憔悴情場也。余曰：子責我固當然。人孰無情。何以處此。子今日與余侃侃而談。深恐余之不悟。猶憶三年前與蓉娘唱泣別時。我亦勸子不得。耶蓋靜庵囊眷一妓。妓名秋蓉。慧而能詩。與靜庵有嚙臂盟。唱酬之作殊夥。風波歷盡。要有日矣。為強有力者奪去。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靜庵引為終身之恨。至今猶鏢也。當時靜庵聞余言。夷然曰：蓉娘耶。彼一妓耳。烏可以例。子今茲之所遇。余曰：否。人雖殊。而情則一。子與蓉娘情懷固自不薄。我今重提君之舊事。不過借以證明人生到此關頭。當局者膏不能打破。子歷劫之餘。情灰寸死。一聞人之身陷情關。知將蹈已覆轍。宜有此警告之語。然子當日與蓉娘之繾綣。余固目擊之。即兩人酬和之作。余亦耳熟能詳。猶憶得有一夕。子醉後傷情。伏枕大慟。傾淚如潮。蓉娘聞之。親臨撫慰。止君之哭。待君入睡。始去。子次日賦四律紀其事。余一字未忘也。因吟曰：

一度持觴一斷腸。醉時慟哭醒時忘。牽衣哽咽悲難語。拂袖徘徊近覺香。疊就錦衾還昵枕。付將銀鑰教開箱。雙生紅豆春風誤。枉費殘宵夢幾場。

枕函低喚伴無聊。多謝雲英念寂寥。哭救裙裾探鳳屐。驚回燈影見鸞翹。洗空心地歡難着。歐損情天恨怎消。離別太多歡會少。倍添今夕淚如潮。

剩有癡心一點存。悲歡離合更休論。繁花雨後憐癩病。亂絮風前託我魂。難制惡魔撓險計。剗拋血淚報深恩。青衫檢取明朝看。無數啼痕透酒痕。

意中人許暗中憐。不斷情絲一線牽。西鳥有生同聚散。春蠶到死總纏綿。絲多愁紫玉空埋恨。誰覓黃金

與駐年安得埽除煩惱劍一身飛出奈何天

吟畢靜庵笑曰子記憶力佳哉余曰君詩我記得者甚多不僅此也還憶有一次子與蓉娘因讒傷和後經剖明心跡言歸於好子亦賦四律紀之其詩哀艷刻深直入次回之室余最愛讀因復吟曰

時刻風波起愛河讒唇如眼似張羅相思無力吟懷減孤憤難平死越多情人丁年偏作惡夢回子夜怕聞歌歡愁滋味都嘗遍心鐵難教一寸磨

酒醒矣單了不温囚鸞誰與致温存魂牽重幙輕難繫影失孤燈暗愈昏蛛蝶狂拚花下死嫦娥險向月中奔情深緣淺癡何益畢竟三生少舊根

偶戲何須太認真心期一載百年身玉臺有恨堆香眉銀燭無言照淚人忍死心情拚痛惜含羞意緒試嬌嗔反因青鳥傳訛信又得身前一度親

隔絕歡蹤夢化灰斷雲一片銷陽臺微詞着處偏生惱怨臉同時得暫假紅豆悔教前世種翠蛾終肯爲郎開可憐淚似黃梅雨一陣方過一陣來

吟未竟靜庵止余曰可矣此種詩當時自謂甚佳及今思之真不值一笑余已刪蕪子乃拾而誌之於心又奚爲者余視靜庵言雖出口而淚已承睫則他顧而笑曰時非黃梅何陣雨之多也既復謝曰我戲君無故撥君舊恨良不當顧君亦無事強作態實則君之情固癡於我者則亦不必以五十步笑百步矣靜庵急曰我何嘗癡當時逢場作戲未免有情事後即如過眼浮雲了無罣礙子僅記此數語亦知我尙有懺情十律之作乎余曰子之懺情詩吾亦見之雖不能盡憶而沈痛之句今亦猶能背誦如曰百喙難辭



吾薄倖三年終感汝多情。又曰：事從過後方知悔。癡到來生，或有緣。子詩中不嘗有是語。耶！今生不了癡到來生，其癡至矣。而今顧自謂不癡，謂非欺人之語。而何靜庵啞然曰：我欲自解而反授子以柄。我亦不辦。茲且談君事。夫我癡矣，入之所以償我癡者，亦見矣。苦海沈淪，有何佳境。子固不癡者，殷鑒不遠。何爲步我後塵，亦陷此沈沈之窟。竊我恨，回頭之難，而子抑何失足之易也。余曰：此則我不知我本一落窠。寡情之人，何以一着情緣，便爾不能自脫。大約上帝不仁，慣以此情之一字，顛倒衆生之心理。特搆此離奇苦惱之境，以待余之自陷。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卽君與蓉娘之情事，當日亦豈能自主者。明月梨魂，秋江蓉艷，都是斷腸種子。而我與君，乃不幸而先後與此斷腸種子爲緣。一擔閒愁，行與君分任之。渺矣前途，又曷從得諉卸之地耶。靜庵曰：然則君今癡矣，癡且甚於余矣。裙釵禍水，良非虛語。古今來不乏英雄豪傑，到此誤平生者，則亦何責於爾我。然如余者，無才厭世，生終無補於時。卽撓情喪志，鬱鬱以終，亦何足恤。如君則胡可與我比。英才碩學，氣蓋人羣。異日者得時，則駕投筆而興爲蒼生造福。爲祖國爭光，匪異人任也。茲當鵬程發軔之始，便以兒女情懷，頹落其積厲無前之壯氣。情場多一根人，卽國家少一志士。今我所望於君者，無他。君固富於情者，可將此情擴而大之，以愛他人者愛其身，以愛一人者愛萬人。前程無量，何遽灰頽。君今所遇，可謂之魔腳。跟立定，則魔障自除。蓋嗚呼！兒女之情，善用之亦足爲磨勵英雄之具，惟貴乎徹悟之早耳。余曰：如君所言，我不敢當。然君固愛我，且爲過來人，故言之警切。若此，顧我今亦悟矣。茲事不久，當有結果。雖癡無已時，而情有歸宿，則亦足以自慰而慰人。且明告君，若人於余，固亦深惜余之因情自誤。屢以男兒報國爲言，向余東指勸駕。情殷，又知余貧或無力出此。並願拔

簪。頭。以。供。余。薪。水。慧。眼。柔。腸。婆。心。俠。骨。巾。幃。中。所。無。也。愧。我。鷲。胎。望。塵。莫。及。頻。年。抑。塞。壯。志。全。消。加。以。遇。合。離。奇。情。緣。顛。倒。傷。春。惜。別。歌。哭。無。端。悲。已。憫。人。精。神。易。損。白。大。傳。贈。詩。薄。妓。固。老。大。之。堪。悲。羸。羸。載。載。食。歌。姬。亦。傷。心。之。表。露。俯。仰。天。地。感。慨。平。生。直。覺。得。一。身。如。贅。萬。念。都。灰。更。何。心。此。支。離。破。碎。之。河。山。耶。靜。庵。離。案。而。起。曰。吾。乃。未。知。若。人。固。紅。拂。之。流。能。於。風。塵。中。識。佳。士。者。也。果。爾。則。君。淪。落。半。生。獲。斯。知。遇。尙。復。何。求。而。贈。珠。有。意。投。杼。無。心。花。落。水。流。春。光。已。去。癡。戀。復。奚。爲。者。從。此。盡。到。有。情。之。根。白。圖。不。世。之。業。凌。煙。閣。上。得。識。姓。名。離。恨。天。中。別。開。生。面。豈。惟。好。男。兒。之。所。爲。抑。亦。所。以。慰。知。己。之。道。也。君。倘。有。意。乎。余。聞。言。惟。含。淚。連。點。其。首。竟。不。能。答。一。語。靜。庵。又。曰。察。君。之。意。類。有。所。躊。躇。而。未。決。君。頃。言。此。事。將。有。結。果。所。謂。結。果。者。又。何。說。乎。余。爽。然。曰。我。忘。未。語。君。亦。不。必。慮。我。爲。若。人。所。感。誓。不。爲。併。命。鴛。鴦。行。且。作。換。巢。鸞。鳳。矣。因。以。筠。倩。姻。事。語。之。靜。庵。聆。竟。撫。掌。曰。妙。哉。此。計。女。陳。平。良。不。愧。也。既。報。君。癡。復。償。君。恨。轉。移。之。頃。而。缺。陷。之。事。已。美。滿。無。倫。若。人。爲。君。洵。可。謂。情。至。義。盡。君。於。若。人。萬。不。可。負。彼。苦。心。而。虛。設。期。望。且。言。且。拍。余。肩。曰。因。膩。友。而。得。嬌。妻。書。生。豔。福。信。不。淺。哉。我。當。爲。君。浮。一。大。白。言。次。舉。杯。引。滿。而。勸。之。余。見。靜。庵。作。此。態。乃。回。憶。余。兄。初。聞。是。事。時。亦。同。此。狂。喜。之。神。情。同。此。贊。成。之。表。示。夫。瓦。全。不。如。瓦。碎。庸。福。不。抵。深。愁。此。種。委。屈。求。全。別。枝。飛。上。之。行。爲。良。非。深。情。人。所。宜。出。此。即。疆。勉。而。行。亦。屬。移。身。抱。德。而。旁。觀。者。聞。之。每。以。爲。可。賀。亦。不。可。解。者。也。乃。止。靜。庵。曰。君。醉。耶。風。狂。乃。如。許。我。以。君。爲。良。友。故。示。君。以。實。君。亦。潦。倒。情。場。者。個。中。甘。苦。甯。不。共。嘗。胡。不。爲。同。病。之。憐。而。亦。作。隨。聲。之。和。君。尙。如。此。舉。世。滔滔。抱。此。不。白。之。懷。又。復。誰。可。告。語。我。欲。效。古。靈。均。拚。汨。羅。之。一。擲。矣。靜。庵。擲。杯。歎。曰。子。以。我。爲。不。諒。耶。情。之。所。鍾。正。

在我輩我豈不識君心所在然情爲恨介恨比情多自古鍾情人都無良結果況君之所遇尤屬例外大局如斯君即欲不趨於此途而不得春蠶心死劈開同繭之絲離鳳聲清別譜求鳳之調是何不慊有甚爲難蓋以情言以義言此事胥不能免若人已思之爛熟此真多情而能善用其情者也日情也者無形中結合之物本不以塵世土木形骸之離合而爲增減君既心乎其入則此心不死即此情不死其餘柔淨之塵緣即爲人生應盡之責無可逃避一家雖微猶有國在時局艱難人才寥落梁父吟成江山相待久矣彼蒼與人以頂天立地之身豈專爲末路才人作殉情之用者君何所見之不廣也靜庵言時頗極慷慨激昂之狀余微頷而笑曰是誠然矣然我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因見小而失大君亦未免此明而彼暗春歸一夢縲以三年隔江桃葉已無再見之緣小圃梅花直有終焉之概是又何說以自處耶靜庵撲嗤一笑曰諾吾將娶矣乃相與極歡而散

余與靜庵一席話不可作尋常友朋謔浪之詞蓋靜庵爲我所深佩平日披肝瀝胆無不可以相示其所言愛我至切純爲肺腑深談不類皮膚慰藉我頑不如石豈竟有頭終不點耶惟我所不解者世之多情人無一不聰明絕世而一惹情絲則聰明立變爲懵懂往往勸人易而自勸則難彼靜庵者非多情種子耶當彼與蓉娘死生訣別之際十分眷戀一味悲哀我亦嘗以忠告之言進而彼顧處之漠然曾不能動其毫末今我墮情網彼即以昔之勸彼者轉而勸我我雖感其誠而心迺愈苦覺其言愛我滋甚而逆我心坎也亦滋甚設身處地大略相同信乎難乎其爲當局矣今而知情之一字實爲鑿人靈根之利器不中其毒則已一中其毒即終身不能自救至於聰明銷盡而不覺事業摧殘而不惜即或投於大義不

敢爲過激之舉。受家庭之責備。爲親友所周旋。勉抑私情。曲全大局。有形之軀體。不過如傀儡之隨人佈置。而此心之隨情而冥然一往者。固已萬劫不復。質言之。凡傷心人之懷抱。決無可以解勸之餘地也。然亦幸有此人倫之大義。障此泛濫之情流。俾溺於情者。知人生各有當負之責。佛門不容不孝之人。不能不於死心塌地之餘。爲首欺人之舉。非然者。一經挫折。便棄身家。孽海茫茫。不知歸路。芸芸情界衆生。甯尙有完全之人格耶。

歲序如流。不爲愁人少駐。越兩日而河鼓天孫歡會之期已屆。天上有團圓之喜。人間無晤聚之緣。對此佳節。彌增切悵。思而不見。我勞如何。此真所謂人似隔天河也。遙想梨影。此夕畫屏無睡。臥看雙星。更生其若何之感想。其亦與小姑稚子。陳瓜果。供蛛盒。仿唐宮乞巧故事。以遣此良宵乎。其亦憶李三郎楊玉環。長生一誓。成就了夫夫婦婦。世世生生。懷人天末。情動於中。不覺悵望銀河。而亦有所默祝乎。余念及此。又憶起余之兒時情事矣。余方髫齡。曾與學友數人。共賦七夕。諸友皆作纏綿綺麗之詞。余竊非之。成詩云。烏鵲填河事。有無雙星。未必懋歡娛。怪他宵旰。唐天子。不看屏風。耕織圖。諸友見之。笑曰。牛女渡河。不必有是事。不可無是說。詩人即景成吟。聊以寄興。更何容辨。其有無而子乃作此。曠人之腐語。餘風景。煞風景。後諸詩上之。余父余父。獨取余所作者。爲冠弁獎。勵之謂詩以言志。髫齡思想。若此。將來必非脂香粉澤。恨綺愁羅中人物也。曠今則何如一。樣七夕。而前後之觀感。大異昔之怪三郎者。今且與三郎互表同情矣。余父之言。卒乃不驗甚矣。人之一身。已亦不能自主。思想恆隨境遇。爲轉移。而情感之生。每出於不知不覺之中。殊無術足於自閑。人生斯世。而爲靈物。豈得謂之福哉。然三郎凝情。雙星感之。余之凝

臺灣派

凡

情雙星亦得而感之歟。是未可知。他生未卜。此生休誦唐人馬嵬坡詩。能不對此沈沈之遙夜。天高地迥。結想茫茫。數盡更籌。下無邊之涕淚耶。

一年之中。惟初秋氣候。最適人意。於時炎威盡退。清光大來。心頭眼底。正不知有多少塵氣。爲之邊際。然而人事顛倒。哀感之貯於心者。已凝結成團。推之不去。卽值此涼秋。元爽亦無殊。盛夏蘊隆。到眼秋光。翻化作愁雲一片。宵來望月。涼蟾撥水。照徹詩心。游神清虛。一空塵障。若絕無粘滯於胸中者。旣而徘徊。枕冷簟如冰。夜顛騷然。靜中入耳。寒蟬咽露。發感時之哀音。病葉驚風。作辭枝之怨語。剎那之頃。而飄飄愁魔。又爲喚起。輾轉終宵。恨秋曙之遲矣。不幸而雨。雨風風叫。竟夜則一枕淒涼。更覺萬愁如海。震盪靡寧。枕邊淚共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個中。情味堪乎。不堪想。具有傷秋懷抱者。靡不同余之淒愴無歡也。而當此秋愁無賴。萬難排遣之時。天際鴻音。忽焉雙至。蓋一則個儂詩訊。一則開學報告也。折閱閱之。其第一箋。爲補送別四首。句云。

積雨連朝。溪水生吳門。歸棹鏡中行。扁舟一葉人。無幾滿載離愁也。不輕別夢。依依。廢曉妝。一心祝汝早還鄉。出門不見帆。開處歸去空房。獨自傷憶罷。來時憶去時。來來去去。總相思。揚帆孤客無吟伴。只有瀟湘枕上詩。錦牋疊疊貯。瑤箋鴻去痕。留跡尙香。讀罷留行詩。六首。酬君清淚兩三行。再閱第二箋。爲暑夜懷人八絕。蓋得余病訊後之作也。

忽得癡郎字。數行爲儂憔悴病支床。含情欲寄相思曲。只恐郎聞更斷腸。

了盡塵心。懺盡癡小窗。獨自追思。金釵折斷。渾閒事。翻累他人。悵後時。信誓情深。我實悲。刺心刻骨。恨無涯。不須更說他。生話便到他。生未可知。終日翠眉。只自知相思。最苦月明時。闌干獨立。應難說。此景人生。幾度支能結同心。不合時。池塘夜。夜闌嬌姿。從今不更留荷種。免對鴛鴦有所思。悵望銀河別有天。涼風陣陣。到窗前。今宵看月。情難遣。却笑姮娥也。獨眠一番好夢。五更天。若有詩魂。繞枕邊。愧我情癡神竟。合如膠。如漆。伴君眠。當初弄筆。偶相憐。別後離懷。各一天。聞病頓添愁。百結祝郎。風貌總如前。

情詞頹艷。意緒纏綿。七字吟成。芳心盡碎。一番病耗。又驚我玉人不小矣。更閱校中來函。知開學之期。爲七月二十日。計時余尙未能成行。不如先以書覆梨影。免得渠望穿秋水也。書詞錄下。

蘭減遙賞。喜鵲先知。剖而讀之。深感愛意。又復流誦佳篇。只有深愁一味。離恨千絲。字裏行間。呼之欲出一領舊青衫。又把新痕。濕透矣。嗚呼。情癡哉。兩人也。情苦哉。兩人也。方兩人之初遇也。偶然筆健。不類琴挑。兩首吟蘭之艸。許結同心一枝及第之花。不堪回首。斯時也。兩人之情。尙在若離若合之間。繼而一語傾心。雙方刺骨。我有孤樓之誓。卿有始終之言。從此簾外。衣香花間。吟韻春光。別去我不無。竊恨之。詩燕子飛來。卿亦有停情之作。斯時也。兩人之情。正在難解難分之際。無如破鏡難圓。斷釵莫合。秋娘老矣。杜牧狂哉。名士沈淪太早。如許傷心。美人遲暮。偏逢空悲。滯福於是。淚雨不晴。疑雲漸起。情關一入。永無出夢之期。苦海同沈。不作回頭之想。猝集惡魔。難免一誤再誤。痛揮冤淚。不知千行萬行。

斯時也。兩人之情。雖在多誤多疑之時。已入極至極深之境。無何。榴火齊明。萍蹤難駐。昔作他鄉遊子。今爲客路騷人。一聲珍重。萬語叮嚀。此後。卿住空閨。我歸故里。南浦魂銷。只餘艸色。西樓夢斷。不見玉容。伴此藥爐茶竈。病忽淹纏。傳來錦字。瑤箋情尤宛轉。六月之約。已虛一面之緣。莫卜醉花樓中。臨風灑淚。夢雲閣裏。對月愴懷。癡莫癡於此矣。苦莫苦於此矣。溯自春後相逢。旋於夏初。賦別。纔覺風清。荷沼。忽悲月冷。豆棚爲日。無多傷心。已極。卽令崔護重來。人面尙依然。於此日。只恐劉郎再到。風情已大減。於曩時。傷哉傷哉。燕子樓中。孤影照來。秋月桃花。源裏落英。誤盡春風。文君未必無心。司馬何曾有福。羅敷有夫。莫戀花殘。月中郎。不妨李代。桃僵。強解同心之結。別裁如意之花。無可奈何。殊非得已矣。嗟嗟。子綠陰濃。今世之情緣。已錯。天荒地老。來生之會。合何時。溪水不平。吳山盛恨。夢霞心死。梨影神傷。卿意云何。我辰安在哉。歸後。早將私意。上訴高堂。白頭解事。諾已重乎。千金紅葉。多情功不虧。夫一簣。只此佳耗。可慰遠懷。迺者。涼風幾陣。報道新秋。長笛一聲。催人離思。不用三年之艾。病榻已離。再遲十日之期。吟鞭便起。人原前度。緣又今番。視我容顏。爲誰憔悴。埋香塚在。淚跡可尋。素心人來。詩盟再續。爲時非遠。稍待何妨。絕句四章。聊以奉答。惓惓之意。筆豈能宣。爲憐薄命。惜殘春。我豈情場得意人。回首幾多煩惱事。一生惆悵。悔風塵傾心。一語抵知音。愁病奄奄。直到今幾幅新詩。兩行淚燈前。如見美人心。黃葉聲中。夜雨時錦牋。寫不盡相思。可憐夢斷。魂飛處。枕淚如潮。卿未知情緣。誤盡復何求。壯志全消也。莫酬只有空門。還可入芒鞋破鉢。任雲遊。

七月中元俗亦呼爲鬼時節。各地多有賽會建醮放焰口之舉。人爲鬼忙。滋可笑怪。而值此時節。往往天氣。釀陰。陽鳥匿。而不出。淒風。惻惻。零雨。濛濛。以點綴此沈沈之鬼世界。蓋入秋以來。第一種傷心時候也。在此天愁日慘之中。余之家庭幸福。亦於以告終。余兄得聞中故友函招。定於二十一日赴滬。乘海輪入閩。忽忽整理行裝。安排車馬。家中驟現不靖之象。而余於別人之先。爲送別之人矣。

湘中多志士。余兄頻年浪遊。足跡不離彼土。得與諸賢豪交接。盡知世界大勢。痛祖國之沈淪。民生之塗炭。非改革不足以爲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今已名列同盟。共圖大舉。此次入閩。盡應某軍署中某友所招。友亦湘中同志。占某署中重要位置。招余兄往。蓋有所企圖也。余兄在外所爲。於家中未嘗宣布。臨行之際。余獨送兄至舟中。乃密爲余道之。且慷慨言曰。時局至此。凡在青年。皆當自勵。以吾弟才華。氣概。自是此中健者。阿兄早深屬望。今春書勸吾弟辭家出遊。本欲藉此以磨鍊弟之筋骨。增進弟之閱歷。開拓弟之胸襟。爲將來奮發有爲之地。不意此次歸來。知弟一出家庭。便投情網。英姿未改。壯志全非。反不如在家養晦。不見可欲。卽無所增長。而少年固有之精神。或不至消磨至此。阿兄實深惜之。惟以茲事重大。恐驚老母。故遲遲不爲弟言。今將行。乃不能復忍。弟須知人生在世。當圖三不朽之業。而立功一項。尤須得有時機。不可妄冀。今時機已相逼而來。正志士立功之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蓋以身與家較。則家重而身輕。以家與國較。則國重而家輕。男兒以報國爲職志。家且不足戀。何有於區區兒女之情。而不能自克。吾弟勉矣。從此排除雜念。收拾放心。愛惜此身。以待世用。一席青氍。本非驥足。發展之地。今年已耳。明春如有機緣。當令吾弟至海外一遊。一面灌輸學識。一面與會中同志接近。爲立



足進身之基。改革之事。此時尙在經營。期內時機未熟。萬難妄動。最速亦當俟至一二年之後。在此期內。正足爲吾弟前途進取之預備。姻事一層。老母已允。便爲無上幸福。亦屬應盡義務。此外情田。葛藤都宜。一力斬盡。莫留殘株。餘帶於心胸。蓋男兒生當爲國。次亦爲家。下而至僅爲一身。固已未矣。矧復爲構網牽纏。不能自脫。至欲并此一身而棄之。則天地何必生此才。父母何必有此子。卽已亦何必有此身。想弟或愚不至此也。言盡於此行矣。再見余聞此。發聳振聵之詞。不啻棒喝。當頭心乃大動。時余兄已送余至船頭。臨風小立。俯視江流。慨然有感。卽指而誓之曰。弟獨非男兒哉。自茲以往。所不苦心忍性。發揚振厲。如阿兄今日之言者。有如此水言已。卽蕭然登岸。余兄亦撥棹逝矣。

踽踽歸家。回思余兄贈別之言。乃與日前靜庵醉後之語。同一用意。此種思想。本亦爲余腦筋中所所有。男兒抱七尺軀。有四方志。爲國爲家。均分內事。奄奄忽忽。與草木同腐。者可恥也。惟是人之志氣。每隨境遷。爲消長。余自有生以來。常回旋於此惡劣境遇之中。致少年銳進之氣。常如錐處囊中。悶不得出。令且擯折殆盡。厭世之念。漸深而傷心之事。未已。自問此生。會當於窮愁潦倒中了之矣。曩者梨影不嘗以東渡之言。勸我乎。彼之勸我。亦正與余兄靜庵之意相同。余不自惜。而人均爲余惜之。余實自棄於人。何尤。悉憐大任行拂亂其所爲。古來英雄。恆從困苦中磨鍊而出。余今茲所遭拂逆。安知非天之有意。玉成胡爲自棄。若此前塵已杳。來者可追。且責我者。都爲愛我之人。而梨影亦其中之一。余於梨影。自問實無以償其愛。祇此一端。或卽所以償之之道乎。生平運命百不如人。惟此一點。勇往之血氣。則固有諸己者。一旦奮發。或尙不至如鷲駘之不能加以鞭策。而終必有以償余之願望。今姑少安事。至山窮水盡。無能自全。

則志決身殲。孤注一擲。終當於鎗煙彈雨中。尋余身結果之所在。不較勝於困死情場者之庸庸無價值乎。余誌之。余誌之矣。

余兄行後。余母未免減歡。諸人亦各惘惘若有所失。余於是不得不留數日。藉慰家人。至二十餘日。始宣告成行。蓋此時距開校日已一星期。勢不能再延矣。旬日之間。兩番離別。方余兄弟歸來之時。固已預料其有此。在他。人猶能自遣。余母老境頹唐。曾不能久享家人團聚之樂。一月之光陰。甚迅而膝下雙雛。又次第分飛。不見蹤影。忽悲忽喜。何以爲懷。父母在不遠遊。思之。吾輩良有愧於此言也。而此次老母臨行之囑。尤諄誠至再。刺刺不可驟止。蓋已洞矚余之隱衷。此行益不能不多所顧慮。一念及余密中。之苦。一念又及余意外之緣。勢既不能止。余勿行。心又不忍捨。余竟去。則惟有將此盡情誥誡之言。爲深憂擊愛之表示。余既不能祛己之憂。更何能祛母之憂。亦惟有將此口頭慰藉之詞。爲無可奈何之答覆。去後思量。此行較之溫太真之絕裾。尤爲忍心害理之甚者也。

新秋天氣晴雨無常。余舟解維後。從容指南而行。約兩時許。行經一湖。時未及午。忽遇打頭風。舟不能進。俄而萬里長天。黯然無色。陰雲四合。急雨驟來。平湖十里。水聲洶洶。乃有排山倒海之勢。舟子兩人。各披篋戴笠。一持柁。一撥櫓。冒風雨猛進。而速度已大減。且行且語曰。老天作惡。遇此逆風橫雨。今日恐不及至螺邨矣。余危坐艙中。萬感攢集。念我命窮。所如輒阻。旅行亦常事耳。而不情風雨。偏與我爲緣。豈非不幸之火。在在招天之妬。卽此區區百十里之旅程。亦不許其平安直抵。而作態以相擲。揄前途運命。正難比例。天已棄余。余其可以休矣。又憶及今春與子春同舟赴校之時。雖意緒無聊。而中流容與一路笑言。

正不知滅殺多少。離愁別緒。今則少。此知心合意之伙伴。多此風片雨絲之點綴。而余心頭更添得許多傷離憶遠之思情。春花殘之悲。痛水程無恙一葉扁舟。亦無恙而今昔之感。大有難言時風雨益狂。扶舟上下顛簸不定。而余思潮之起落。乃若與之相應。既而成詩四絕。吟曰。

藥綵不斷。苦愁中。偃蹇居然老境。同只爲相思。幾行字。又拚病骨。鬪西風。

翩然一棹。又秋波流水。浮雲意若何。兩面船窗。開不得。亂愁攢似亂山多。煙水蒼茫。去路除秋槎。獨泛客星。孤人生離別。真無限。風雨飄搖。過太湖。

急雨飛來。亂打篷。舵師失色。浪花中。不須更祝江神。助舟載離人。例逆風。

舟行至晚。始出湖達小港。風雨已止。天忽開朗。推篷出望。遙山黛色。雨後若沐夕陽。一角曠帶。其間晴景。若畫心神。爲之一爽。旣而暝色漸早。山容亦死。雲際倦鳥結伴。啞啞歸其故巢。舟子推挽終日。已飢疲。思食宿。桴聲亦稀。計程僅達半。今夜將宿於江干。備明晨早發矣。俄經一石橋。舟子曰。可以止矣。因卽泊於橋陰之下。時渡口人家。已燈火齊明矣。問此是何處。舟子曰。此名太平橋。無上之佳識也。比來荏苒。不靖夜航。每有戒心。泊舟必擇善地。前進。又將入大河。絕少村落。急切不能覓佳處矣。余笑頷之。念此橋。益良佳。惜與余不合。余一生。枵腹何太平之有。今夕宿於此。辜負此橋多矣。舟泊旣定。舟子漸米作炊。艙中亦燃火。俄而炊香陣陣。吹送船頭。余之飢腸。亦爲催起。蓋余於晨餐後登舟。其後並未進食。終日昏昏。亦不覺。榜茲獲暫息。乃復思飯。則進艙而就餐。雖食無兼味。而粒粒香。航入口。乃甘美無比。物品之貴賤。亦隨人之遭遇而定。不經患難。則珍品亦賤。淮陰之於漂母。光武之於潯沱。皆此類也。此一飯也。亦幸於荒僻。

野艇中得之耳。若在尋常，則食且梗，咽物猶如此。而人之隨境遇之通塞，因以上下其價格者，更無論矣。於是歎世人皇皇求名利，幸而得之，則羣焉慕之，不幸而失之，則羣焉輕之，究之名也利也，非役於人，乃役人也。非真能福人，乃借虛無幻夢之說以陷惑人者也。人為此虛無幻夢所蒙，乃不惜疲畢生之精力以爲之役，其得者安富尊榮，亦不過造成天地間之一濁物，且時運之移轉，無常終亦不能久享，而不得者至於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牛衣對泣，一生潦倒，而無可申訴，噫，可憐蟲何苦來哉！其何如捐除萬有，了悟一空，棄朝市，返江湖，扁舟逐水，泛宅浮家，一篋一笠之附身，一饑一粥之適口，與人無爭，與世無求，之爲自由，爲無上之清福乎？余思至此，心腑盪然，空無所有，直欲與此艇以終身，不復再履塵世，而轉念之頃，乃復嗒然若喪，蓋似此生涯，人人能辦到，却人人不能想到，人人能想到，却人人不能辦到，塵緣擾擾，慾海沈沈，一入其中，不可復出，則誠無如何耳。

晚餐既罷，舟子爲余鋪設衾枕，囑余早睡。既而自去，不脫蓑衣，酣然入夢。余復出艙，立船頭，遠眺，時則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一彎涼月，徐度橋欄，橋影弓，倒映波心，清可見底，睡魚驚躍，微聞啜喋之聲，螢火兩三，飄舞於岸旁，積艸之上，若青燐之出沒，俄而月上樹梢，巢中老鴉見而突起，繞枝飛鳴，良久始已。遠望長天一色，明淨無塵，惟有樹影成團，東西不一，作墨光點點，以助成此一幅天然圖畫，似此清景，人生能有幾度，而忍以一枕黃粱，辜負之乎？兩岸人家，闌焉不聲，回欄兩舟，子月明中，抱頭酣眠，鼾聲乃大作，蒼茫獨立，同余之嗜者，何人？若輩舵工水師，生長江鄉，此種風景，固習見之，習見則不以爲奇，且亦不能識其趣，吾輩能識其趣者，又不能常見，此無邊之風月，真實之山水，所以終古知音也。蘇子瞻石鐘山記。

固亦嘗致慨於此矣。玩賞久之，又不期對月而思及老母。今晨余別母出門之際，天猶晴朗，乃不意而中途猝遇此無情之風雨，余固飽嘗顛頓之苦，余母懸念行人，應亦心魂為碎。此時月到中天，人遙兩地，寔必有摩挲老眼，對此清光耿耿，不能成寐者。嗟乎！余母亦知兒亦在此山橋野店之間，望月而思母耶？愚至此不覺清淚浪浪與宵露俱下，潑面如冰，夜深寒重，不能復禁，則長歎歸櫓，出懷中日記簿就燈下記此一日中變幻之風波複雜之情緒。此日記簿余挾之以行，意將俟達彼都後再誌鴻泥不圖先在此夜半孤舟中走此開筆書成更附一詩於後以寫今夕之狀況。時篷背露華正盈盈如瀉珠也。

日暮扁舟何處依，雲山回首已全非。流螢黏艸秋先到，宿鳥驚人夜尙飛。寒覺露垂篷背重，靜看月坐樹梢微。茫茫前路真如夢，萬里滄波願盡違。

評

兩人通函之法，却補得好。且由此引出靜庵承上起下，暗暗度過，生以下無數文字來作文關鍵，即在於是。

夢霞歸家後之日記，祇可寫家庭狀況，梨影一方面用虛筆點綴，不能實寫行文至此，幾有水盡山窮之概，乃忽然請出一靜庵，便覺生面別開，文勢一展，真如左右逢源，取之不竭。

靜庵確是絕好一夢霞影子，而其歷史妙在即從夢霞口中說出，烘託映帶極雙管齊下之樂。此亦借賓定主法也。

靜庵八律均情至語，而以末首為最佳。末首中尤以末聯為最佳。靜庵聞聲而感，夢霞即以詩語調侃。

之趣語。風生如見。當時歡謔情狀。

靜庵亦不愧一情種。故與夢霞交好。亦以情相感也。誦癡到來生一語。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情癡者。每不自知其癡。且每笑人之癡。舍己私人。忽明忽暗。是之謂真癡。不獨靜庵一人然也。

夢霞之癡。實不減靜庵。以癡遇癡。癡勸癡。雙方癡談。言各成理。卒不能確定癡者爲誰。寫來敘是好看。

靜庵勸夢霞一番說話。自是正理。彼蓋深知夢霞決非庸庸者。流萬不可輕於一殉。故此勸正與尋常有別。不可以其癡而廢其言也。

靜庵認情甚真。故議論亦極透闢。彼蒼與人以頂天立地之身。數語尤如棒喝。一聲足以警醒情界衆生之癡夢。

勸到後來。夢霞仍說到他自己身上。至此而靜庵勸無可勸矣。若要勸人。還須自勸。以吾將娶矣四字收場。妙極趣極。

傷心人之懷抱。無勸解之餘地。故夢霞雖能抉出其所。以不可勸之理。而卒亦不能自勸也。悲夫。七夕一絕。與第一章之元夜詩遙映成趣。夢霞兒時出語。恆足驚人。故後來行事亦自不同。凡俗爛筆。

古情場未有之奇。

前次通訊。梨娘有牘。而無詩。夢霞有詩。而無牘。此次通訊。梨娘有詩。而無牘。夢霞有牘。亦有詩。有補筆。無複筆。有活筆。無死筆。行文得此。諛庶免刻板之詭矣。

梨娘十二絕傷離懷遠情見乎詞斷腸集中佳句也懷人詩第七絕未免流於蕩却妙在着一愧字覺其詞雖蕩而意正絕無可疵

夢霞答書直是兩人遇合後一篇小史敘次極清出語極擊詩亦哀婉動人

劍青原來亦是革黨中人物夢霞之志劍青實成之臨行問答之詞何等激昂慷慨讀之而不動者非男兒也

夢霞得劍青臨行一激纔是真正醒悟然亦幸有彼梨娘先入之言耳後來結果一半殉國一半殉情實無所輕重於其間也

別兄之後繼以別母別長兒之後復別次兒均是大難爲情人生最苦是離別似此蓋尤離別中之最苦者也

不幸之人每遭天妬斯語至痛幾使夢霞纔經回復之精神志氣復爲此盲風惡雨所摧殘天厄若人亦太甚矣哉

飢而進餐亦尋常事有心便由此尋常細事發出許多感慨讀者於此亦可悟無中生有之法寫夜景絕佳中間一段寶借江山風月寓淪落之感言外更有意味可尋

思母一層斷不可少

此章及前章情事大致皆爲玉梨魂所略其未略者亦多歧誤如何母之知否兩人之通訊劍青之別話均屬緊要關節玉梨魂未曾說明者故特標出

別 體 小 說 雪 鴻 淚 史

(續第十六期)

(枕 亞)

第 九 章 八 月

次日十一時許。舟抵螺邨。泊於崔氏莊門之外。攜裝入室。風景不殊。崔翁聞余至。支筇來視。言笑極歡。俄呼家人具餐。相與進膳。嘉賓賢主。重與留連。顧獨不見鵬。并秋兒亦杳然。怪而問之。翁曰。昨日阿鵬偕母。爲秦家邀往觀燈。秋兒亦隨去。大約今晚當歸耳。問何燈。曰。此鄉人循例之舉也。每歲秋初。鄉之人必釀錢敬神。以祈豐稔。懸燈設樂。以五日爲限。此五日中午。金吾不禁。彷彿元宵。一村盡是閒人。滿望皆成麗景。今已爲最後之一日。吾姪此來甚巧。猶得一與斯盛。惜老夫年邁。遊興已衰。未能追陪。作長夜遊耳。余笑曰。此亦眼福。今夕當往一觀。以識此間之人情風俗。坐談良久。崔翁意頗倦。卽辭入內。余就室中。略事修整。卽出門赴校。

時校中放燈節假。已數日矣。見杞生。寒暄已。鹿萃亦至。絮絮問別後事。意至懇懇。蓋鹿萃愛余甚深。見余容悴。不覺問訊之殷也。杞生有言。鮮與余合。旋自引去。盤桓至晚。鹿萃命校役設飲具。酒杯重把。談興轉濃。旣而薄醉。聞市聲一片。震耳如雷。鹿萃曰。六街燈上矣。曷往觀乎。余曰。諾。請與子偕。於是舍酒而飯。旣醉且飽。攜手同行。鼓腹而遊於燈市。

所謂燈市者。範圍甚狹。一覽易盡。且燈式古陋。亦無足觀。而遊人來往。蟻附蜂狂。咸踴躍有春意。在窮鄉得之。已爲極繁華之景象矣。余所以來此者。意不在於燈。蓋聞崔翁言。梨影已。偕鵬。赴秦氏之招。再見



之緣。或在。今夕。乃鼓餘輿。躑躅街頭。冀於萬燈光下。一覩仙姿耳。無何。行經秦氏之居。臨街有樓。樓頭笑語如羣鶯。亂嚙聲聲入耳。余遙立而望之。憑檻以觀者。都爲秦氏之宅。眷而珠圍翠繞之中。有一女郎。縞衣如雪。脂粉不施。如一枝寒艷。亭亭獨立於千紅萬紫中者。則梨影也。余見梨影前後。不過數次。此次藉燈光之力。逼視益真。然而玉容憔悴。意興闌珊。一縷愁痕。緊蹙眉際。此惟余知之。及梨影自知之。他人固莫能察。雖隨人語笑對景。留連而芳心寸寸早化。寒灰正未必與人一樣有歡腸也。再視其旁。則鵬郎亦在指點喧譁。不改癡兒故態。余偷視良久。梨影若有所覺。剪水秋瞳。不期而加余以盼。睽四目互射。久久不離。若有萬語千言。藉此目光線以爲傳遞之具者。旣而梨影迴身就鵬郎。作耳語。鵬郎突起下視。行人作尋覓狀。余急隱身入叢中。避之移時。再視則人影已渺。余亦興盡。乃與鹿萃分道自歸。

余歸時。纔交二鼓。鵬郎已候於門次。知梨影旣見余。挈鵬郎先歸矣。余入門。鵬郎牽衣從諸後。且行且問曰。先生遲至今日始來。乃累人盼欲死。頃阿母謂見先生於燈市。胡我乃遍覓不得也。余漫應之。旣入室。室中布置已楚楚。則秋兒奉命而爲此也。鵬郎見余狀殊歡躍。喃喃問余在家何病。幾時曾服何藥。今愈復幾時。逐層追詰。乃不覺其言之煩。余一一告之。鵬郎曰。今年吾家荷花甚盛。且有並蒂蓮。一枝阿母以爲佳兆。殆應在筓。姑惜遭暴雨。纔開。卽折先生前。約荷花生日來吾家。後聞因病阻行。乃令我掃輿。今惟留得碎蓋幾張。殘莖數本耳。余曰。枯荷自佳。昔人詩曰。留得枯荷聽雨聲。蓋亦添愁之資料也。鵬郎曰。先生欲聽此雨聲乎。明日可移缸置之於庭。余曰。否。我惟厭聽此碎苦之雨聲。故前語汝。囑汝母將芭蕉剪去。忍聽彼猛雨殘荷一聲聲打入心坎。耶。鵬郎曰。阿母亦以先生之言爲然。後院之芭蕉。早付并州一

剪。矣。繼。復。與。余。瓊。瑣。談。家。事。語。至。無。倫。余。不。耐。聽。乃。促。之。曰。夜。漏。已。深。汝。宜。歸。寢。我。倦。亦。欲。眠。矣。隨。書。六。

杜鵑無語。月三更寂寂。瀟湘淚。暗傾眉黛。蹙來誰識。恨病魔添去。總因情題巾剪穗。癡何似絕粒焚詩。  
 空不平。莫怪紅顏多薄命。誤儂畢竟是聰明。  
 性情厚重。不矜文姊妹。行中獨此君。涵養何妨。憑戲謔。姻緣還在。意惡懃。可憐金玉方諧約。其奈巫山。  
 已誤雲孤負。良宵應自悔。禮成艸艸更羞云。  
 愁雲鎖日。護難寬。只爲情癡鼻暗酸。惱意暫因。嘶扇解病。衾猶耐。補裘寒貌。空花月生前。語誅得芙蓉。  
 身後歡一縷。幽魂何處去。長天迥迥。夜漫漫。  
 柔情百轉。意千回。一旦相離。自可哀。雖未小星明。定位要須全。節答涓涓。桃花流水香分去。破席堆床。  
 夢幻來求死。笑伊無個所。遙遙千載。總疑猜。  
 茜窗燈火冷。清清生死難。明去就。輕小艸有情。憐獨活子規。無血咽。三聲獨來。花塚聞長歎。合向蒲團。  
 了此生。只有撼風千個竹。替人似作不平鳴。  
 香奩寶鼎。俗塵空。羨煞孤高。概罕同。棄蓋人前。知意潔。贈梅檻內。暗心融。邪魔竟致。侵方外。素抱堪憐。  
 墮個中。莫笑如來無法力。蒲團原不鎖花廳。  
 一生氣爽。若哀梨。莫愛姣娃。恰及笄。秉節何妨。將髮截。報恩寧自不眉齊。須知幻境隨人設。縱在侯門。  
 未性迷行酒。催花才獨撻。香心尤羨等靈犀。  
 情緣牽處。易生癡。況是生成絕代姿。曠絕蓮還隨手折。忍援金作殉身資。小星詠後。恩何在大限來時。  
 梅已遲。一踏危機成大覺。柳隄空裏。惱人絲。

莫將顏色判。嬾妍激烈風。高已獨賢。表潔不難拚。一死真情何意枉。頻年惱郎。謔語休生怪。完我芳名已。值緣無限榮華。終有盡。豈如鶴馭早神仙。

性本雄豪。可奈何。名場利藪。擅權多猜嫌。切處人忘妬。機變靈時水。欲波弱息。枉留花若錦。老奴休怪。口懸河。自從月夜幽魂感。不少榮華一瞬過。

余體本孱弱。往往一歲而病者數焉。茲復心爲情役。而精神氣血於不知不覺中。漸次消磨。病魔之纏。伺余旁者。日益亟。而余遂不能脫床第之厄。春夏兩病。苦余者至矣。幸而獲愈。病根實未除也。夫以余之心。與境衡之。固烏得而不病。病又烏得而能愈。即愈而病根自在。終有再發之時。余之病。即余之心。不病固不足以爲余也。投館僅五日。而舊疾復作。所謂舊疾者。瘧也。今夏患之。服藥而止。今復作。殆由前夜舟中。露坐感寒之所致。瘧雖微疾。而虐人殊甚。間日一來。若有成約。由輕而重。由再而三。如是不已。而余體遂憊。然校課難荒。不能不扶病強支。以盡厥職。故雖頭重目昏。筋疲骨懶。而朝朝奔走。口講指畫。如故也。余病如是。而人事之苦。余者復如是。糊獮王青。豈誠無味哉。幸罷課歸來。安眠無擾。養昏人靜。鵬耶亦不來。讀蓋梨影。憐余神瘁。因自課其兒。俾余得休養。地然余心。則又爲之不安。旣不能自祛。其病又何能止。人勿憂。生命岌岌。尙未卜。若何。余實未遑多顧。釋氏隨緣兩字。將奉以爲吾生自處之方。針灸。梨影歷來待。余種種。余固無在。而不呼負負。課讀一端。未能盡力。猶其小焉者也。且余即強求自效。病擁舉。比燈下。三餘不改尋常。舊例。梨影之心。實非所願。旣傷吾身。復傷彼心。孰如任之。則彼心且適。而吾身亦可以少休也。然而病在吾身。痛在彼心。余病不愈。彼心終無安適之時。余固知之。而無賴病魔。驅之不去。則余亦無

奈蓋因此一病而兩情更深。入一層苦到十分矣。口占四絕。自知文以情生。渠試一吟。當必淚隨聲下也。

用情深處尺難量。病中新秋瘦沈郎。梅把當時腸盡斷。而今欲斷更無腸。

帶病登壇漫討論。胸前還漬淚痕。人生此苦誰禁得。口欲言時眼又昏。

鰥魚照影夢難成。莫恨吟蟲訴不清。便使蟲聲都寂寂。何曾合眼到天明。

病骨朝來漸不支。爲伊憔悴至於斯。西風落葉蕭蕭夜。恐是羈魂欲化時。

初瘧之作也。以日晡繼而至晚。漸移至夜。往往額汗如蒸。昏迷達旦。比醒而熱退。則復強起治事。梨影以爲憂。謂若是則以生命作教育之犧牲矣。必不可余從之。乃不復赴校。日惟僵臥如死人。蓋至此而余身已盡失。其知覺所未死者。胸頭一點情熱耳。一榻一燈相依爲命。是人是鬼。所去幾何。昨夜病作時。勢乃大劇。鬱火內攻。喉乾唇燥。茶不能解。頭痛如裂。心痛如割。氣咻咻作牛喘。既而力盡。若不能續。自疑命在須臾矣。因強鎮全神。歷思往事。成絕命詩四律。正輾轉間。而晨鷄一聲。余已豁然如夢醒。披衣起視。朝暉上窗。滿室生耀。固依然爲吾寄居之舊館。而非黑暗之冥途也。則又不覺啞然自笑。余猶未死。絕命詩可廢矣。然余固求死者也。人事既不容我死。天公亦不放我死。一死之難。乃有若是。然余雖苟活。終有死時。此已成之絕命詩。何妨先爲錄出。以待將來。且以告人之讀。余詩者。知余非幸生。乃求死而不得者也。今而後竟將余作已死之人觀也。亦可也。

滴殘銅漏夜三更。鬼氣陰陰淒復清。血淚已乾雙袖冷。誓心猶在一燈明。寒風入戶人無影。殘月滿天雁有聲。此夜遊魂向何處。黃沙萬里斷人行。

殘軀終要委風塵。今日方知我是真。死後難拋應有夢。病中最苦是無親。長將黃土埋吾恨。誰爲蒼生惜此人。花落江南春去也。浮萍流水悟前身。

爐灰已冷再難溫。四顧無人燈半昏。一刻忽分生死路。廿年長負父師恩。黃梁客夢將辭枕。白髮親心尙倚門。躡有天涯朋舊在。登高應爲我招魂。

氣急喉乾力更微。眼前恐已絕生機。雁行分散身常隔。鷓血啼枯夢不歸。緣待來生終信有。情癡到死未知非。孤墳願傍鴻山築。今古冤魂化蝶飛。

此詩余亦錄示梨影。影閱之乃大不堪。血淚盈箋也。彼以余詩中有病中最苦是無親之句。遂勸余暫歸。謂客中遇病本爲人生最苦之事。此間醫藥一切雖可無缺。而調護不周。扶持誰任。一室沈寥。無可告語。病且日見其增。而不見其減。不如歸去。就家人之撫慰。庶幾心胸稍舒。藥石亦可收效。何必戀戀此舉。目無親之地。只有愁煩絕無語笑。而日遊魂於墟墓間也。梨影此言余未能允。蓋余病在此。雖歷萬苦而伊人匪遠。芳訊時通。尙有一種苦中之樂。一歸而相思之路亦斷。能不於病中加病。而愁上添愁耶。且余尤不欲驚老母。夏間一病已大傷。慈心今復頽然。而歸焦擾當復奚似。余不敢以病訊示母。更何忍以病顏見母。而使頭白高堂爲不孝之身。多擔驚恐也。余以此意告梨影。無如何則亦聽余而廢寢忘餐。徬徨無計。芳魂一縷。時旋繞於余藥爐繩榻之間。繼乃密囑鵬郎傳語欲親臨視。余以規真狀約期在次。夕月明人靜。時明日則百年難遇之中秋也。

嗟乎。梨影誠愛余。哉。竟甘以金玉之身爲薄。福書生買然作自由之舉。動耶以余相思之苦。一旦得與素。

心人攜手燈前。喁喁款語。則一宵情話。卽爲治相思之藥餌。庶幾其已然事實。有不可行者。寔是遺  
 發我非蕩子。縱心懷坦。白迹不類乎桑中。而人約昏黃。嫌已多於季下。旣知相見之時。亦至於清談而止。  
 悠悠良夜。空臺不着行雲。彼此無心。則亦何必自處於嫌疑之地位。因作書力却之。而一夕因緣。遂成虛  
 話矣。雖然。余非不願見梨影也。余欲見梨影。初恐梨影不我許。今彼自爲此言。是彼眷余之情。已臻極處。  
 茲雖事未實行。而余之所以感之者。乃較彼實行此事。尤爲淪浹難名也。夫刻骨相思。自有至味。必求覩  
 面。則與橫陳嚼蠟。亦何以異。留此希望。以待後緣。爲計至得梨影深情人。此旨諒能共喻也。

余因病不出者已數日。久臥思起。人有同情。得梨影一言。余病已去其泰半。雖瘧勢未已。而精神已較振  
 於前。中秋之日。午後強起。思作野遊。以舒積悶。時一院沈沈。待久亦無人至。余乃加披外衣。反扇至門。愴  
 然由後戶出。一路寒風剪剪。敗葉蕭蕭。雲氣沈沈。陰秋陽失。墮牧童樵子。亦復無蹤。祇有艸根鳴。啣啣互  
 答。似慰余之孤寂。所謂三日不來。秋滿地。蟲聲如雨。落空山。不啻爲我詠也。延佇久之。亦不思返。忽聞後  
 有呼者。回視。則秋兒空息。至牽余衣而言曰。先生乃在此。耶。野外風多。病體頽。唐何以當此。速歸。休毋令  
 夫人抱不安也。余不獲已。乃隨之。而返時。細雨廉纖。沾衣欲溼。天光已垂。垂就。隕今夕月色。殆無望矣。無  
 聊思飲。命秋兒呼紅友來。秋兒始應之。繼而躊躇曰。此當問夫人。許先生飲否。婢子無膽。不敢導先生入  
 醉鄉也。且言且笑。而去。有頃。捧一壺至。侑以小碟數品。謂余曰。夫人言必欲飲者。可盡此壺。欲請益不能  
 也。余舉壺估其重量。殆可三杯。則笑曰。梨影乃敗吾興。然病軀不勝酒。略進少許。卽醺然如已足。傾壺既  
 盡。起視天際。雲垂垂以不明。雨瀟瀟而未已。狡哉。嫦娥呼之不出。百年幾度。是今宵。殊令人意爲之索。篝

雪 鴻 淚 史

燈枯坐。睡魔不來。成六絕以寄梨影。詩成。復以餘墨填小詞兩闋。

樵悴容顏鏡亦嫌。窮愁萬種一人兼。桂香時節。惜騰過再到秋深。病裏添  
隔著蓬山路。總遙佳期長負。恨難消。今生無復團圓望。何必相逢在此宵。  
素娥斂彩望徒除。恨殺浮雲故遮。惟有羈人偏稱意。轉因無月免思家。  
細雨無聲溼豆籬。金風驟起動疎枝。蕭蕭不耐秋。寥寥來聽孤墳鬼。唱詩  
滿盤菱藕及時嘗。此夕孤飛燈下觴。忽憶故鄉好風味。桂花深處粟房香。  
支床聽雨獨徘徊。醉看燈花含笑開。鴻嶺西村一壺酒。明年何處復持杯。

七娘子

今晚偶至後場。獨行踽踽。回憶花底勾留。牆陰小立。時依稀如昨。曾幾何時。而風林墜葉。露艸鳴蟲。  
又換一番景象。舊日香踪。杳難尋覓。欲求一見。玉人之面。而蕭郎已如作路人矣。撫今追昔。良用惆  
悵。

西風又見蕭蕭起。憶春時。落紅庭戶。今重倚。瘦柳欹橋。寒蓉依水。十分秋色。斜陽裏。晚來無限瀟湘  
意。歎天涯。咫尺人千里。舊約。鷗知新詞雁寄。飄零未分。今如此。

釵頭鳳

村沽無美酒。鄉僻無好花。濁醪半壺清愁。一味不知負却秋光。幾許也。

秋禊早離魂。杳琵琶。一曲青衫老。聞吟久。詩初就。無花有酒。黯然相對。醉醉醉。情方好。魔來攪。而今



相見時。尤少鴻來後。愁時候。西風一夕。沈腰非舊瘦瘦。

余始扶病上課。困頓不可言狀。繼納梨影之勸。乃止。日來校課。又由杞生庖代矣。此君與余意見鑿枘。平日各事其事。幾不聞問。此次代余負責。余意彼且有怨言。孰知不然。彼知余病。乃轉來親余。近日余病室中。除鹿茸時來省視外。乃復有此君之蹤跡。晚來課罷。造廬問訊。狀至殷勤。往往盤桓至晚。餐時始去。余亦未知其意之爲良爲惡。但彼既以其道來。余亦不能不感之。然因是而余心遂不安。深望病軀速健。仍得供職如常。否則余之辭職書。且將發表。不欲時累他人。爲余僕僕也。

今日薄暮。又作野外之遊。秋氣漸深。艸木俱露。寒縮態野。風過處。呼呼有聲。病骨支離。知不敵也。惘然而返。又成兩詞。

解連環

秋光。驚眼。將前塵。後事。思量。都遍。極目處。一片苔痕。記手折梨花。那時曾見病葉。西風這次第。光陰輕變。算相思。只有三寸瑤牋。與人方便。蓬萊水清且淺。只魂飛夢渡。來去無間。最難是。立盡黃昏。知對月長吁。一般難免。薄命牽連。眞憐惜。空深依戀。還只恐未償宿債。今生又欠。

送入我門來

舊恨猶長。新愁相接。眉頭心上。頻攢獨客。空齋孤枕。伴清寒。醉時解下青衫。看數淚。點會無一處。乾道飄零。非計秋風。菰米強勸加餐。老去秋娘。還在總是一般淪落。薄命同看。憐我憐卿。相見太無端。癡情此日。渾難懺恐。一枕梨雲。夢易殘。算眼前無恙。夕陽樓閣。明月欄杆。

余瘵漸止。惟病久力弱。不耐久坐。對鏡窺容。已枯瘦。不成人狀。計余因病曠課。又兩星期矣。此兩星期之。光陰。半從病裏消磨。半向吟邊落拓。藥爐詩卷。是我生涯。蓋吟愈苦。而心愈傷。心愈傷。而病愈深。兩鬢蕭蕭。不勝蒲柳之懼矣。而彼梨影秋幃。孤冷一樣。無聊比聞。西風簾捲。亦已瘦到黃花。透骨清愁。銷殘眉黛。入秋。小極減盡腰圍。此固意中事。所奇者。彼病而余必。先病。病各有因。時無或爽。可知病魔有約。同時分占。兩人膏肓。上下者。豈不如是。不足以稱同病耶。

聞梨影之病。感冒而已。幸不大劇。其恐余知。而心碎。而自諱。以安余耶。是未可知。然余病已漸蘇。彼病亦當早起矣。賦四律探之。

數行情艸抵千金。憔悴潘郎懶廢吟。却後鶯花如夢轉。愁中天地忽秋深。寒蛩泣露留殘淚。病蝶迎風抱死心。知汝宵來應減睡。月輪孤照合歡衾。

獨臥空齋困莫勝。生涯近日冷於冰。忽聞病體輕如許。更令愁腸結百層。涼幙新寒侵曉簾。暗窗零雨入秋燈。萬千情愛皆虛語。只有殘宵夢可憑。

幾時相憶不相聞。零露光。照綺芬。銀漢築牆高幾丈。金釵劃字透三分。獨尋舊徑多秋艸。莫上層樓極暮雲。容易西風吹別淚。擣衣時節怕思君。

敗蟬嘶斷夕陽天。去燕來鴻望隔年。只覺余懷終渺渺。却勞卿意尚綿綿。樹猶如此經秋瘦。月自無心對客圓。更到重陽風雨惡。病懷早起菊花前。

梨影詩云。寶君一字值千金。臆梨影乃寶。余之詩若是之甚耶。雖然梨影余之知己也。梨影不寶。余詩世

豈復有寶。余詩者。以是梨影之詩。余亦寶之。寶且甚於生命。違云一字千金。戩疊疊香箋。余悉盛之以紫羅囊。藏諸胸際。永護深情。自謂殆較勝於碧紗籠也。惟近來兩雨風。風詩訊殊少。覆玉清詞乃久不現。琅出。余齒縫間矣。今晨一片雲。蓋忽又被曉風吹至。帶將殘夢起。誦新詩知我玉人已離。病枕爲之喜而不寐。餘疾霍然。其效力乃不滅杜老之子章。髓體也。亟錄其詞如下。

臨風忍再賦。秋詞況此蟾鈞。二八時明鏡。有人同下淚。巧蛛無網。獨含絲。拋來紅豆箱。曾記瘦盡春山黛。不知遮莫夕陽。庭院靜。一杯偏自酌。將離。

丁東簷鐸亂更。更斗轉牆陰。露點生銀燭。搖光欺獨影。玉釵敲句怕。雙聲花能伴。伴愁難說。夢最無緣。漏易驚。憎煞夜光懸。帳底照人耿耿。臥愁城。

病中檢點。暗中傷讀遍。新詩怨更長。錦字滿機難。到匹露花經雨。未成霜。歡殘夢兆。鞋雙拆。病起腰圍帶漫量。最是摘蓮。慳見藕。被池閑煞。繡鴛。

卍字欄杆。丁字簾。一天愁。思觸眉尖。碧留舞袖。經年唾紅透。題牋小印。鈴已分。落花心力盡。輸他歸燕。絮泥。窠香柑。一瓣無端。嗅亂剪秋光入鏡奩。

評

夢霞重來。適值燈節末日。時機之巧。一至於此。使遲一日來者。兩人又烏得有一面緣哉。夢霞意不在觀燈。故不見梨娘。便與盡而歸。梨娘初未知夢霞之來。忽於燈市見之。如曇花一現。不復留連。可見其意亦不在於觀燈。所以來此者。殆因不能却秦氏之請。聊隨人興。安有歡腸賞此良。

夜燈光哉。

鵬郎初見夢霞。問別後病狀。瑣瑣不休。是必梨娘教而爲此。亦不減一枝解語花也。

蓮開並蒂。其兆甚佳。而突遭雨折。則佳兆變爲惡兆。筠倩橫天。應於此矣。

觀燈六絕。玉梨魂軼其二。末首云云。知梨娘聞夢霞病。訊擔盡驚恐。至欲買棹相尋。事雖未行。而其情已至。夢霞安得而不感。

梨娘和觀燈詩。亦不載。玉梨魂六絕均佳。爲集中不可多得之作。

靜庵兩律。銷魂刻骨。而哀而不怨。深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非傷心人不能爲此語。此夢霞情界知音。亦夢霞詩壇勁敵也。

石頭記一段。恰好。回應到前分詠十二律論事。言情各如分量。出自閨人手筆。尤爲難得。而夢霞之影事詩。獨不可得。而見情哉。

夢霞善病。梨娘亦善病。情者病之因。病者情之毒。情既不解。病終難除。梨娘乃爲夢霞之附骨疽矣。

梨娘令鵬郎輟讀。俾夢霞得安心。養病體。貼至此。真足令人感泣。

病中四絕。嗚咽聲。如聞哀哭。即非傷心人。恐亦不能卒讀也。

世有爲文自壽。或撰聯生輓。未聞有預作絕命詩者。夢霞此詩。洵能了澈於死生之際。其情至痛。而其意至達。玉梨魂軼之不亦辜負此奇文妙事哉。

絕命詩。成人命不絕。然哀莫大於心死。夢霞之心固已死矣。此詩何可。不存。

梨娘勸歸而夢霞不從兩方各有至情然諱疾以慰母何如割情以慰母情夢霞不能見到勸歸不得便欲自來省視梨娘之情至矣而夢霞却之此却殊出人意外此兩人之情所以自始至終純白無疵也

秋兒數言點逗至妙讀之恍有一深憐痛愛之梨娘隱現紙上夢霞何修而得此

中秋之詩詞均未載玉梨魂六絕末首即脫胎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何處倚闌干之句而所感不同

杞生視病一段伏下文釀禍之根却不可少

秋詞兩闋即玉梨魂用爲煞尾者書中詩多詞少而長令又僅此兩闋就詞論詞無愧名作況是吉光片羽哉

此病則彼亦病幾成慣例此次梨娘之病自在夢霞意中而夢霞既愈則梨娘亦愈此中自有作用冤煞病魔究竟何能爲力

夢霞之詩梨娘寶之梨娘之詩夢霞寶之知己文章自關性命也然此書一出世兩人之詩且將與天下有情人共寶之矣

絕。未段贈答八律玉梨魂亦皆未見靈犀一點息息相通溫李之筆而運以屈賈之思那得不令人歎絕。

## 第十章 九月

翻閱秋來日記。都半是傷心之句。是非日記。直詩冊耳。然此番因果。本於詩裏證之。詩可紀事。此外正不必多看。開墨矣。夫詩人多窮。秋懷最苦。獨對西風。狂搔短髮。世無有既稱詩人而少傷秋懷抱者。以余耽此。寧能強悲為歡。然而紅葉新詞。黃花瘦句。乃得於夜涼如水之時。與素心人兩地推敲。秋心互訴。如此吟情。亦不實寂。蓋已屬詩人例外之殊遇。尙何所不足於中耶。今晨又得梨影遞來四絕。乃讀余詩而作者。句曰。

一枕西風客夢孤。招魂欲賦更踟躕。多應乞得鮫人淚。一字分明一顆珠。  
 文字無靈空不平。直從憂患寫餘生。唐衢血淚文通恨。并作西風變徵聲。  
 風雨蕭蕭感不休。新詩一一繭絲抽。君心莫是寒蛩化。絮盡秋來萬種愁。  
 錦字吟殘眼倍青。天涯同是感飄零。阿儂最怕傷心句。詩到如君不忍聽。

詩外更有一簡。乃恐余為長吉之續。以輟吟勸余也。其文曰。

幅幅秋詞聯翩飛至。愁中展誦。摧我肺肝。豈君之心。血必為我。嘔完而後已。而我之眼淚。亦必以為君流盡而後快耶。秋深矣。愁病之軀。亦宜自愛。苦吟傷心。奈何啾啾不輟。以自囚而自賊耶。我惜君之才。憐君之遇。又有此無聊之勸。君從我言。其從此戒。詩是亦養生之一法。留些心力。眷念蒼生。莫僅為一個薄命紅顏。盡情拋却也。日來風雨滿城。又近題糕。令節君亦有劉郎之胆乎。東籬晚節。不著聞愁。竊恐黃花不要君詩也。我非情寡。空教掩卷懷人。君自才多。莫笑催租敗興。

三閨被放澤畔行吟。一卷離騷。千古傷心之祖。古之人憂時不遇。孤憤難鳴。往往恣情痛哭。放志詩歌。藉

彼香草。美人爲身世。無聊之寄。此身在世。百不能遂。祇此一筆。一墨。尙足聽余。驅遣自訴。不平若并。此而禁之。則滿腹牢愁。更何從得。發洩之地。又況秋館空空。一個淒涼之我。舍此長吟短吟。有何他種生涯。可資排遣。非人磨墨。磨人實亦非墨。能磨人有令人不得不就磨於墨者在也。余性耽吟。自是天生。愁種哀思。不斷墨痕。遂多若要。棄捐除非死後一燈一篋。行將終其身於憂愁困苦中。曩已爲梨影道之而今爲是言。洵彼所謂無聊之勸已。風雨黃昏。窮愁亂撼。慨懷身世。余淚潛潛。因更賦短歌數章以示之。

秋高風力勁。瑟瑟鳴林柯。蕭晨感病軀。到眼皆愁魔。憶我成童時。朋從時見過。坐間各言志。促膝無相訶。或言佩金印。立功在山河。或言趨承明。簪筆聽鳴珂。或言襄陽被服綺。與羅名韉及利鎗。百口無一訛。賤子獨無有。欲言涕滂沱。登天苦翻倦。著書思愁多。聊復敘疇曩。爲君滌煩苛。相憐莫相勸。聽我畢此歌。

往歲先君子。作文如畫竹。毫端挾神鬼。風雨時滿幅。兒時常在傍。繞案慣匍匐。愛我真明珠。頑劣少鞭扑。父執二三輩。談笑共信宿。顧我輒相告。初生健黃犢。他日毛羽豐。萬里定馳逐。其時五六齡。歷歷在心。目俯仰愧。相期霜風體生粟。

垂髫就父讀。始受四子書。琅琅金石聲。風雨出蓬廬。有時逃塾歸。高堂尙倚閭。顧我顏色曠。不敢牽衣。裙空房暗。霜冷刀尺聲。徐徐一燈深。深夜吟誦讀。三餘更闌不成寐。欲言又踟躕。餌我出佳果。課我勸經。舍兒今漸長。大兒莫負居諸。此言獨在耳。此時非當初。高堂今白髮。游子得何如。

十二愛詩歌。動輒薄牋帖。三唐及漢魏。往往喜涉獵。讀之既爛熟。肌髓亦淪浹。無事每相做。吟成等奏

捷高歌風雨夜聽者愁欲絕。譬彼貧家女。珠翠少裝貼。亦如秋宵蛩作聲。必凄切。旁人苦勸我。韻語貴宏闊。莫學窮孟郊。清愁瘦銷骨。我聞竊自思。口諾意不愜。心膏常自煎。牙慧偏羞拾。自古稱詩人。多窮而少達。

我非漢馬卿。一生亦善病。病中覓排遣。書卷佐清興。年來瘦如鶴。腰腹苦不稱。飯顆嘲謫仙。清羸等家令。每當風雨夕。擁被輒高詠。秋暮檢詩強。半病中定多感。知音人勸我。厲詩禁肝腎。恣雕鏤。亦足伐情性。不知作者癡。哀極淚乃迸。愁坑深掩埋。心田自蹂躪。內憂苟不生。新聲復誰競。因病轉吟詩。直我性命。

我今作此歌。歌與知音聽。知音休笑我。長歎負平生。詩境若時序。當秋無陽春。求名既莫遂。好事又無成。冉冉歲月徂。涕淚徒縱橫。今夕復何夕。悲歌對短檠。不惜歌聲苦。欲舒歌者情。我歌有時已。我恨無時平。君看白楊樹。風雨長淒清。

顰肥菊瘦。已到重陽。客裏無花倍增惆悵。聞梨影愛花。後院中亦菽菊數十本。紫艷黃英。此時開遍也。未寂寞。秋容乃教人想煞也。前呈小詞。有無花有酒之句。梨影已知。余有欲炙之意。特分幾本來伴。齋齋并附以詠菊二律。噫。梨影禁余作詩而已。亦不能自禁。出爾反爾言之。啞然是可知。結習難蠲。而深愁待澗。蜀山鵲叫。巫峽猿啼。不至血盡枯腸盡。斷終不肯收。此殘聲效彼反舌也。錄其詩曰。

連宵風雨惱愁心。曉起疎籬滿地金。顧影影憐秋。裏瘦多情情覺淡。中深且持杯酒爲花壽。自捧冰壺到。圍尋未受陽和恩。一點不梳不洗。謝塵侵。



草勁林凋霜亂飛。小園如斗菊成圍。人從劫後方知夢。花到秋深不耐肥。合作騷人吟瘦句。更添冷月寫清輝。興濃君亦如陶令。籬外今朝有白衣。

梨影贈余之菊。裁以瓦盆。花多佳種。爲梨影所手植者。春蘭秋菊已三次。拜隆情矣。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誦元微之詩。爲之感慨無已。晚芳雖好。可憐秋日無多。傲骨空存。畢竟知音漸少。此日重陽。偏逢客裏。既分屈子之餐。復領易安之韻。何可無酒。何可無詩。晚來一醉。狂奴故態。不禁復作縱黃花。不要余詩。余詩殊不能自己也。

一番好夢。又南柯。蕭瑟西風。喚奈何。襟角空沾。司馬淚。筆鋒權作魯陽戈。身如病葉。驚秋早。詩似殘棋。剩劫多。今日對花拚一醉。瓦盆泥首漫高歌。

又到重陽客興賒。梁谿煙月渺無涯。江湖有淚酬知己。風雨無情負菊花。病到他鄉詩是業。愁生蓬夜夢爲家。題糕膽比劉郎大。寂寞空齋手亂叉。

勞人無暖席。情海有驚湍。白雲蒼狗。世事何常。匣劍幃燈。人心太險。憶數日前。余與梨影。詩訊互通。爲樂正復無極。今則一片詩情。又被橫風吹斷。余復就燈下續此日記。而停筆四顧。黃蘆之簾。蠓殼之窗。鳥皮之几。櫻木之牀。乃盡爲余家故物。非復崔氏寄廬矣。纒離病榻。忽作歸人事之變。幻執有過。是而既歸之。後復處於閨葫蘆中。不知余歸之所。自徒陷彼可憐人於萬倍苦惱之境。蓋至此而余之行。動亦不能自。主魔鬼之來。復有何力。加以禁制。徹底追思。惟有盡情一哭耳。嗟夫。余與梨影一段深情。今生明知絕望。復留此無多墨淚之緣。爲深憐痛愛之表示。乃彼蒼者天。並不欲其於苦吟瘦病之中。穩送無聊歲月而。

復釀此意外之變。故以間隔之俾之。杌隉不寧。受盡精神痛苦。言念及斯。覺余胸頭僅剩之一絲微熱。亦就冰冷。所謂心盡氣絕者。此其時矣。怨天耶。尤人耶。余復誰怨而誰尤耶。

余續此日記。蓋在歸後之三日。此三日中。余心常懸懸如鐘。每自晝至夜。搖擺不停。茲猶是也。記前三日之晨。余猶蒙被未起。突有一人入余室。近榻前呼余。余視之。則爲余家所常雇之舟子阿順。余兩次赴校。所乘者皆阿順舟也。驚問何來。阿順曰。老夫人命余撥棹來載公子歸去。謂家有要事。需公子速歸。不可稽遲貽誤。問何事。則阿順亦不知。余殊茫茫。而一時間之思潮起落。交雜驚疑。意家中或有他變。而阿順不肯言耳。急披衣起。草草收拾。隨阿順登舟。揚帆遂行。行時甚早。崔氏家人強半未起。故余亦未留一言。以別梨影。彼知余忽遽成行。必有一番驚測。或更涉他疑。又將添多少無名之痛苦。顧余此時念家。急亦不遑顧及矣。幸中途無阻。傍晚卽抵家門。登堂見母。言笑如常。家人亦平安無恙。余心始慰。而益莫明所以催歸之由。旣而老母出一紙示余曰。此汝同事友李君來書。謂汝諱疾不肯歸。彼代爲函報家中。囑卽掉舟來迎。以資休養。汝果病乎。何無一言示余也。余接紙視之。果爲杞生筆跡。再讀書語。良如老母所云。詫極。無語。母復苦詰不已。乃答曰。兒病誠有之。乃前月事。所以不告者。以病非甚重。言之徒亂母意。今愈已久。上課亦如常。不知彼李君何爲而出此。母沈思有頃。曰。李君殆一熱誠君子。必憐汝體。未能任重。故不告汝而爲此書。俾汝得歸就調養。而已則爲汝任課。汝何善病乃爾。不第令家人懸心。且令爲友者亦爲汝而擔慮。今旣歸來。自宜靜心調攝。俾精神有回復之機。脫身果不健者。一席青氈。棄之亦未爲不得。余聞母言。唯唯而已。

杞生之爲此書良不可解。余乃默測其用意之爲良爲惡。旣而覺其必非良意。蓋彼意若果如吾母云云者。則何不於余病時爲之。今余已大愈。供職亦半月。乃秘不余知。出此意外之舉。事誠可疑。且證以彼平昔之居心。亦復不類彼之言行爲余所鄙。彼且陰爲余敵。安肯以朋友間難得之情誼。加諸異己者之身。然則必爲惡意矣。而所謂惡者。其用意又何在大。凡小人有侮人之心者。必先有利己之心。彼爲此狡狴。果欲逞志於余耶。則此固未足以窘余。余歸而教席。又虛彼且爲余僕。僕終日不遑寧處。於彼亦未嘗有利也。余之揣測如是。而在彼必有一定之目的。在則可斷言思之。重思之。而余乃憬然悟。而余乃慄然懼。憶余病時。杞生每晚輒來視余。余以其來意甚殷。故亦未嘗偶拒。然亦竊訪其何以能化頑爲馴。乃懋懋有故人情也。記有一次。彼方在余室閒談。鵬耶卒然至。出梨影詩函授余。回頭見李。頗露倉皇之色。余亦驚甚。則急鎮其容。接函略視。卽納諸懷。笑曰。此余家報。殆適纔郵至者耶。鵬耶曰。然。言次。色亦解。余乃以鵬耶介紹於杞生。命之稱先生焉。杞生旋亦歡然與鵬耶相戲。詐而別去。當時事出倉卒。彼此各無預備。雖以一言飾去。而自形迹觀之。不無可疑之點。今知彼殆卽於此時。生心有意。偵余之隱。而余固未察也。蓋彼嗣後。每至必尋鵬耶。鵬耶亦樂與彼戲。或同游歸。來鵬耶。輒笑掬果。餌以示余。曰。此李先生市以餉我者也。余絕不介意。及今思之。彼之用心。誠不可測。彼殆利用鵬耶。以探個中消息耶。鵬耶雖慧而幼稚。時代爛熳。天真夫安知世間有奸詐欺人之事。彼乃以佳果餌之。以甘言誘之。無有不入其彀中者。或者口沒遮欄。和盤托出。是未可知。蓋在鵬耶視李。已爲親愛之人。不復顧忌。彼復用種種手段。加以挑逗。其盡情以露也。固爲理想中所應有之事。果爾。則此中秘密已盡。爲奸人偵悉。此次以一書賺余歸。欲謀

不利於余也。固也。顧細審恐更不僅此。彼賺余歸於余。無損彼殆。欲乘余不在。再設計以賺彼。可憐之梨影也。蓋彼現知此事。必圖傾陷由余。以及梨影。亦爲事所必至。以彼狡惡之心。腸又何施而不可哉。嗟乎。梨影。余苦汝者至矣。忍使汝再因余而爲奸人所蹂躪耶。余深悔臨行之際。未有一言告汝。而墮汝於五里霧中。然余爾時方寸已亂。且未知彼突如其來之舟子。皇皇乃何事。今茲事發生之由。余已懸揣而得之。而汝猶茫然未覺也。余歸已三日。於茲彼奸人在此。三日中處心積慮。欲得汝而甘心。又不知將演出若何惡劇。汝既未知其由。又烏得而不爲所窘。今余身在家中。心實未有一刻離於汝。側寒燈搖影。幻象萬千。恍見汝宛轉呼號之狀。汝爲無主孤花。余自謂能任保護之責。一旦拋汝至此。使汝惴惴迷離。復陷此沈沈之黑獄。余之罪寧可追哉。嗟乎。相生。余固何仇於汝。而弄此狡獪伎倆。余終亦未知汝之目的。究何在。僅及余一身者。則亦已耳。使敢傷及余心愛者之毫末者。余卽以生命與汝相搏。決不汝恕也。余書至此。憤火中燒。急淚疾瀟。恨不卽時執彼凶頑而叩其究竟。又恨不卽時往覓梨影。覘其爲狀。奚若而身無雙翼。不能奮飛。則仍空喚奈何而已。

今日爲余歸後之第四日。靜庵於午前來訪余。余之歸也。人無知者。靜庵又何所聞而來。余知有異。靜庵見余果在意頗欣然。笑曰。君於何日歸。我乃未知汝意。中人有書至。係加緊郵件。不知內容若何。可憐而君猶晏然若無事耶。言次。出函授余。余不遑他語。急接視之。緘角有立盼駕臨四字。已知消息必惡。拆視則滿紙淚痕。與墨俱化。字跡模糊。幾不可辨。良久。綴得其句曰。

君此行殊出意外。臨行並無一言相示。雖有慈命。何其速也。君非神龍而行蹤之飄忽。至於如此。豈恐

妾將爲臧倉之沮耶。願去則去耳。吾家君非從此絕跡者。暫時歸去。不久卽當復來。何必以一紙空言多作無聊之慰。藉抑君卽欲通函。何不逕交妾手。而倩李某作寄書郵。此何事。而可假手於他人耶。君若此直不啻以秘密宣示於人。彼李某爲何人。君果信其必不竊窺君書之內容耶。妾實不解君命意所在。君縱不爲己之名譽計。獨不爲妾之名節計乎。妾素諗君才大心細。事必出以慎重。今竟輕率荒謬。若此。豈驟患神經病耶。漆室遺釐。心如枯井。與君爲文字之交。並無絲毫涉於非分。君亦束身自好。此心可質神明。然縱不自愧。其如悠悠之口。何。今君不惜以密札授人。卽以密札要我。一生名節爲君一封書掃地盡矣。不知君將何以處妾。且何以自處也。事已決裂。妾何能再覩顏人世。然竊有所疑者。以此書證之。君平昔與妾之交際。如出兩人。此中有無別情。或爲郵差誤投。或爲奸人所弄。妾殊不能自決。今無他言。惟盼君速來。以證明此事。而後再及其他。方寸已亂。書不成文。謹忍死以待行旌。

余閱畢此書。痛憤交併。忽而拊膺長慟。忽而戟指怒罵。幾忘却靜庵在座。靜庵駭曰。君癡發耶。胡作此態。余昏惘中。竟以函授靜庵。使閱。靜庵閱之。深不解。詰曰。君歸究何事。且又何爲以書交李某。生此變端。自尋苦惱。余曰。余何嘗有書。此必爲李假托。余歸蓋亦爲彼所賺耳。因將前後事跡。及余懸揣之意。語靜庵。靜庵聆竟。頗蹙良久。乃言曰。君未有書。則事誠大奇。汝兩人時以文字相酬答。筆跡當能互認。李某縱能以假亂真。而在習見者。視之必能認出。破綻今竟懵然不察。何也。且余尙有所詢於君。君假余家爲通信之機關。曾得若人承認否。卽承認矣。能信余否。余讀彼此函中。有假手他人秘密宣示之語。君之囑余傳書。蓋亦假手他人。以秘密宣示也。余心乃亦不能無惱惱。余愠曰。余心急如焚。子乃以此無謂之閒言聒

我余固曾告彼君爲余至友彼亦知君爲道義中人必能爲余守此秘密之德義也茲且談余事余意中所懸揣者今驗矣則將奈何靜庵曰余前勸君速求解脫蓋深知情緣好處魔劫隨之今果有此意外之變吾言豈其妄哉然事已至此君亦烏能坐視任彼惡人肆其荼毒惟有急速一行相機以圖補救耳余曰速行良是老母不允則又奈何靜庵默思有間撫掌曰彼用一紙書爲調虎離山之計君即可仿其法爲金蟬脫殼之計可僞爲一校長來書謂有省視學將至必得力疾來校云云則君可行矣余以事屬欺母初未敢承顧舍此實無他法則亦允之靜庵卽別去

是晚余用靜庵計母果見許次晨卽成行一葉扁舟又逐秋波而去歸旣茫然行又惘然倉皇急遽乃類出亡心緒之悞懷行蹤之狼狽蓋至此而極矣舟中成一律曰

何事奔波不肯休西風吹綻鷓鴣裘吳門乍返三秋棹蓉水重開一葉舟蹤跡連番眞孟浪溪山此去許勾留蘆花如雪楓如火空有詩囊壓杖頭

江神解事風助一帆抵螺邨時尙未曉來來去去計時未閱一週脚跟無線青山笑人此亦石頭記中所謂無事忙也旣返館卽呼鵬郎至前問之鵬郎見余似懼全失其活潑之態余知余所測者確漏洩春光者必此兒也鵬郎曰先生之去余母不知何事至第二日晚李先生來余家命余出見以一紙授余曰此先生詩稿囑余轉致若母者汝可將去此外尙有一函囑余須面交若母余並向索函李不可曰此函頗重要必面交不能由汝轉達也余無奈持紙入如言述之母前母閱紙畢似怒且駭旣乃命余出請李先生歸亦不向之索函李乃逡巡去余厲色詰之曰李先生安知余與若母有通函之事此必汝所曉舌其

速言無隱。鵬耶知不能諱。則亦流涕自承。爲李所誘。惟囑勿告其母。余歎息曰。然則若母今作何狀耶。鵬耶曰。李去後。余母卽晚作函達先生。囑先生速來。今蓋病矣。言至此。而秋兒至。呼鵬耶。鵬耶乃與秋兒忽去。

晚餐既罷。秋兒獨來。問余曰。公子不別而歸。乃累夫人急煞。去後果有函託李先生。否。函中又爲何語。夫人囑婢子致問。立待公子答覆也。余乃告以速歸之故。且言實無函交李。秋兒不信。曰。李所交來一紙。夫人謂確係公子親筆。辨認無訛。何得云無。余聞言亦甚訝。辨詰久之。囑秋兒將此紙出待。余自認秋兒乃去。交二鼓始復來。悄悄語余曰。夫人囑婢子導公子去。與公子面談。其速行。余遂巡久之。念此事負梨影。滋甚。且疑竇不明。非面證不可。卽涉嫌疑。亦所難避。乃坦然隨秋兒行。迴廊曲折而達於梨影所居之醉花樓。

樓凡兩楹。在內者爲臥室。在外者爲書室。余旣登樓。秋兒囑余於外室中小坐。捧茗獻客。旋迴身揭帷入。內久之無聲。余悄坐一隅。心如鹿撞。而十分驚懼之中。却帶有幾分快慰。念咫尺天涯。相思苦久。一室晤言。恐終無分。今乃以奸人播弄之故。居然身入廣寒。許見嫦娥之面。此真爲夢想不到之事。思至此。則私心竊喜。而此時一陣蘭麝之香。由帷罅徐徐透出。送入鼻觀。尤令余魂魄爲醉。飄然若不自持。更游目室中。牙籤玉軸。觸目琳琅。翡翠几。湘簾。位置雅潔。知必爲梨影。午日清吟之所。則又不禁竊歎其聰明絕世。風雅宜人。而現於余之前者。乃無一物不覺其可愛。正延佇間。幃風動處。梨影扶秋兒珊珊出矣。

梨影旣出。余起立爲禮。彼亦微微檢衽。旋示意。秋兒納余坐。己亦就坐。低鬟不作一語。余竊窺其容較之。

前月樓頭瞥見時。又不知清減幾許。鬢釵不整。翠袖微偏。極憔悴。可憐之致。惟楚楚丰姿。清妍如故。終不改傾城顏色。耳又迴想其出時。欲前不前之態。及此時。欲語不語之情。一半羞澀。一半冷淡。知今夕一會事出無奈。初非為彼芳心。所可余亦因之自警。念此室中。良不應有余之足跡。而亭亭余前者。更為余所不應見之人。一剎那間。感愧交乘。不覺背如芒刺。欲坐難安。頭似千鈞。欲擡不起矣。既念余此來。原欲證明心跡。打破疑團。非尋常之密約幽期。可比。梨影不語。余何可以無言。則嚞嚞請曰。頃由秋婢轉言一切。當蒙夫人鑒諒。惟彼僮遞來之紙。夫人認係。鹹生親筆。願得一觀。以別真僞。梨影聞言。探懷出箋。交秋兄轉授之。余仍俯首無語。余閱箋面。發頰箋上所有者。為七律二首。題曰。今宵詩固。余作字亦余。書惟久為字。簾中物。奈何今忽發現於此間。耶。余生平性喜塗抹。殘箋碎紙。往往隨手拋棄。略不為意。今竟以此贖禍。則此詩胡可不錄之。以為余舞文弄墨之戒也。

也有今宵缺裏圓。狂心一刻。恣流連。燈前攜手人。如玉被底。偎香夢似煙。倦眼朦朧。歡乍洽。柔腰轉側。瘦堪憐。枕邊一種銷魂處。軟語低嗔笑我顛。

月底西廂喜再逢。一聲輕嗽。畫屏東。難將辛苦償。前日因把丹誠。達上穹。有限風光。真草草。無憑雲影。太忽忽。醒來被角空擎。任還認雙鉤。在掌中。

余閱此箋時。梨影忽轉眸向余。似規余之作。何狀。余閱畢笑曰。此乃余一日讀隨園詩話。見袁香亭無題詩。戲仿其體。為之。既而覺其大藝。有傷大雅。故僅成二律。即棄其稿。今且不復省憶。不知彼僮乃於何時拾得之。今以賺夫人也。夫人思之。此種淫褻之詞。余固何敢妄瀆。且無端呈此。又奚為者。此中情偽。不辨。



自明夫人幸恕余也。梨影聆竟，仍悄然無語。類有所思，既而發爲一種嬌弱之聲，向余致詰。噫！此余第一次聞梨影香吐也。梨影曰：君言是矣。顧李某何知妾實不解。君尙有以教妾乎？余思鵬耶漏言一節，萬不可爲彼道。則隱去之，而僅以某日鵬耶傳書適與李值之事告梨影。復無語，有頃，焚爇出涕，舉袖微拭之。余心痛之，而不能覓一語以相慰，則亦相與淒然效楚囚焉。久之，梨影止泣，言曰：妾以薄命女爲未亡人，不持清節，復惹閑情，兩字聰明三生冤孽，是妾誤君，非君負妾也。而今歷盡風波，已省識愛河之滋味，實有苦無甘。想君亦當從此心灰情死，入悟道之機矣。余愀然答曰：聞夫人言，余心滋戚。余累夫人乃以自累，大好因緣，早成泡影，余豈不知而抱此冤憤？天閻莫叩，地府不聞，醉裏吟邊，無能已已。寄諸吟詠，洩我悲哀。此實無聊可憐之想。若云心灰情死，則余固心已早灰，情亦早死。今生尙復奚望？今夫人既作此悟情之語，余亦胡敢弗承。行將披髮入山，取一領袈裟，蓋吾一身罪孽。宋人詩云：平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良可爲余詠也。言已長歎。旣索紙筆，含淚疾書四絕曰：

金釵折斷兩難全，到底天公不見憐。我愛良夜從今怕，見月團圓。  
煩惱重生總爲情，何難一死報卿卿。只愁死尙銜孤憤，身死吾心終未明。  
詩呈六十有餘篇，速付無情火，裏捐遺跡。今生收拾盡，不須更惹後人憐。  
望卿珍重莫長嗟，來世姻緣定不差。死後冤魂雙不得，塚前休種並頭花。

書成秋兒代取箋，置梨影前。梨影閱之，至末絕清淚如泉，不期而淚溼上紙，旋復掩面，嗚泣嚶嚶不已。余此時胸際若有萬錐攢集，亦泫然不能自禁。秋兒被感，亦在旁陪淚，嗒不能聲。室中景象呈極端之哀慘。

乃為余生平所未歷也。既而梨影微發，一長歎支案而起，咽聲曰：夜漏已深，留此無益。君舟行，頓頓日宜早安息。妾亦病，莫能支。復顧秋兒曰：汝可送公子行也。余乃掩淚起，並力為一言曰：幸夫人自愛。余行矣。言已出，室秋兒提燈送余下樓，耳中猶隱隱聞梨影泣聲也。

此會無端，魂銷幾許。為時固促，出話亦希。只博得情淚雙行，一時迸瀉，相看無語，痛甚椎心。此誠古人所謂相見爭如不見也。余返室後，神猶惘惘，移時就枕，睡又不成。一念及杞生為之怒，不遇明日見之，又將若何對付，其必有以懲之矣。既念此殊非得計，犯而不校，賢者貴能責己遠之，則怨聖人尙費躊躇。良以處置小人最難措手，結之以恩，猶或反噬；結之以怨，後患更何可勝言。杞生平日本有嫉我之心，今彼自謂已得余之隙，余固問心無怍，不妨面加斥責。然彼受此責備，詎肯甘心行見，怨毒愈深，禍機愈亟。萬一彼存心誹謗，任意播揚，肆其簧鼓，妄造黑白，又何所不至。余之名譽，縱不惜其如梨影，何不如置而不問，相處如常，示以大度，使之內疚於心，縱未能化彼凶頑，亦足以消融意見，蓋使猜忌之心胥泯，則是非之口亦關矣。又念梨影此時尙未知個中底蘊，已盡為李悉，故驚痛之餘，猶可稍慰。若知之者，懊惱當復奚似。且知淺其事者為彼，摯愛之兒必又有一種難言之苦。痛鵬郎無知，幾誤大事，然亦李之險猾，有以誘之，實不足責。余輾轉伏枕，終夜以思，思愈亂而神愈清，睡魔已望而却避。不知梨影別余後為狀，又如也。晨起又成四律，以寫昨宵之餘痛。

秋風一棹獨來遲，情既稱奇禍更奇。五日離愁難筆訴，三更噩夢有燈知。新詞輕鑄九洲錯，舊事旋翻一局棋。滾滾愛河波浪惡，可堪畫餅不充飢。

一聲哀雁入寥天。火冷香消夜似年。是我孤魂歸枕畔。正癯雙淚落燈前。雲山渺渺書難到。風雨瀟瀟人不眠。知爾隔江頻問訊。連朝數遍往來船。

癯是飄萍我斷蓬。一般都是可憐蟲。驚弓孤鳥魂難定。射影含沙計劇工。北雁無情羈尺素。東風有意虐殘紅。誤他消息無窮恨。只悔歸途去大匆。

風入深林無靜柯。十分秋向恨中過。情場自古飄零易。人事於今變幻多。竟有浮雲能蔽月。本無止水再生波。乾坤割臂盟終在。可許焚香懺爾魔。

今日到校見杞生。問余何時來。余答以昨日。此外不提一字。彼亦洋洋若無事。載笑載言。絕無悲色。斯真陳叔寶全無心肝者也。彼欲賺余并賺梨影。卒之余爲所賺。而梨影不爲所賺。心勞日拙。亦良可笑。其結果乃不啻爲余先容於梨影。以一面慰相思之苦。而余與梨影愛情上之信用。且因此而益固。夫梨影前月欲親視余病。余尙却之。使無此意外事發生。會晤之緣。誠不知在何日。然則彼之於余。不惟無過抑且有功。一番播弄禍人。適以福人是又彼之所不及知也。黃昏時得梨影書。並詩四絕。

忽忽小聚未盡所懷。半載以還。積下相思。幾許居慚。悵若有萬語。千言待君訴。說到得臨面。却又如鯁在喉。不能遽吐。楚囚相對一哭無聊。所謂爲郎憔悴却羞郎者。妾殆有類於是矣。昨君去後。欹枕無眠。將前塵後事。逐一細量。妾之誤君。實甚。卽無禍變之來。此局亦何可久。自經此變。更覺相思寸寸灰盡。無餘所未死者。祇有報君一念耳。從前之事。悔固莫追。補救之謀。今難再緩。筠姑姻事。已得。太夫人金諾。便是如天之福。此事一日不就。卽妾心一日不安。君速圖之。俾妾得於未死之前了茲心願。卽死

雪鴻淚史

三十

作鬼魂亦應滅殺重泉之悲痛冥冥中感君無既也妾今在世別無可戀所未了者僅此舉及懷中一塊肉耳事成則鵬兒亦得所託留此乾淨之軀撒手歸泉或尙可告無罪於亡夫乎前聞秦氏家人言石癡返國之期當在嶺梅開後屆時望君卽以蹇修一職託彼擔承鏡臺可下安用金微今世有緣無須來世君之幸福全而妾之魂夢亦適矣附呈拙作數首聊以奉酬妾之筆跡惟君得之君其善藏勿再令旁人拾之居爲奇貨也九月日梨影叩上

西風吹冷簾團扇尙徘徊寂寞黃花晚秋深一蝶來玉鈎上新月照見暗牆苔爲恐釘花笑相思寸寸灰。

意未盡續成六絕

明日黃花蝶可憐西園夢冷雁來天知伊尙爲尋芳至瘦怯秋風舞不前  
聽琴有意已無緣癡到來生事可圓爲祝天公休再妬相逢須得及芳年  
愁是堅城恨是田鎖愁埋恨孰相憐淚珠只爲君拋棄却比珍珠更值錢  
終見葵心捧太陽相思有債總須償近來怪底吟情苦客鬢新沾九月霜  
入耳秋聲不可聞蒼苔細雨織愁文無端小病重陽後辜負秋光到十分  
惡魔無事苦相纏一點塵心我已捐恨葉歡苗都斬盡無邊孽海湧紅蓮

姻事姻事此二字實厭聞之顧茲事終不能免梨影必欲玉成余自問此心固萬不能允而欲安彼之心又萬不能不允百轉千迴寸心如割已有五月中之一紙斷腸書矣茲者石癡返國爲時非遙梨影又

以前言要余欲再延緩勢所不能記取石癡歸來之日便是此事進行之日此事進行之日便是吾心重就鬻割之時此屑苦痛惟余獨喻彼梨影亦不能盡知也草草作答亦附以詩。

來書又以姻事爲言此事余已允汝決不翻悔蓋余固深諒汝之苦心其何敢虛汝之望也惟歎情一片久化寒灰事成之後欲余負家庭應盡之責任及夫婦同居之義務則余弗敢弗承若欲於閨房靜對相敬如賓之外再求有以增進伉儷間之幸福則恐非余力之所能及雖然果若此者則余負他人矣負他人卽所以負汝余固深知之卽此亦決非汝所樂聞故余亦深望此心之終能自爲轉圜如前言不能於閨房靜對相敬如賓之外再求有以增進伉儷間之幸福者而竟能之則他人之心庶幾可慰慰他人卽所以慰汝也惟吾心悵悵此時尙無把握事到臨頭當再痛加一番策勵使能如死灰再活枯木重榮者則誠大幸否則結果不良余更多增一重惡孽將來赴上帝前對簿時且將果汝卽汝亦當無怨余誦汝書一時感憤又爲此過激之言重傷汝意幸汝諒之茲姑從汝言以進行或終不負汝初心也汝壘次寄余詩札余皆納諸囊中懸之胸際俾與吾心相伴永永不離詞異題紅無慮溝中流出也律詩二首附呈敲正臨書泣下不知所云夢霞頓首

秋娘瘦盡舊腰支恨滿揚州杜牧之不死更無愁盡日獨眠況是夜長時霜欺籬菊猶餘豔露冷江蘋有所思黯淡生涯誰與共一甌苦茗一瓢詩  
愛到清才自不同問渠何事入塵中白楊暮雨悲秋旅黃葉西風怨惱公鷺夢分飛情自合蛾眉謠  
恨難窮晚芳零落無人惜欲叫天闔路不通

夜眠尙穩。今晚得梨影和詩。

病骨珊珊腕不支。強將書尺答微之。魂飛弱水三千里。腸轉迴輪十二時。到此餘生真不惜。算來無味是相思。早知文字非祥物。爲甚當初要解詩。

多愁多病兩相同。一片詩魂墮個中。雲藥何時分月姊。金錢欲卜問天公。情方深處魔偏至。心到灰時力更窮。此夕應知眠不得。西風吹夢夢難通。

評

秋風秋雨愁煞雙聲。詩情自是獨絕。梨娘四絕評夢霞詩。至當真知己之言。夢霞亦不枉嘔却一番心血也。

戒詩一簡以痛語起。以趣語收。實則趣語中亦含深痛。吾覺其痛而不覺其趣也。

五古六首自敘平生。與前放歌一章可互相印證。而詞意沈着音調激越。似又過之。

人到窮愁始著書。讀夢霞此數節日記益信此言之確。

春蘭秋菊絕好配對。詩裏因緣不可無。名花點綴花亦何幸。而雙伴此有情人也。

梨娘咏菊詩實是自己寫照。末聯用李山甫句。意身分恰合。

詩似殘棋剩劫多。一語意新詞雋。不愧名人吐屬。

首節起至夢霞重陽詩止。其中情節及詩詞皆爲玉梨魂之佚文。

杞生作劇事出意外。然禍根之伏固非一日。君子與小人不可與並處。斯言信然。

何母以杞生爲熱誠君子抑何可笑然在此時之夢霞尙未能決定其意之良否況何母之隔膜幾層者哉

觀夢霞揣測一段在慌亂之時尙能靜心體會若此梨娘謂夢霞才大心細良非虛語無如宵小竊發防不及防然因此亦可多增一番閱歷固非無益於夢霞也

其言甘者其心苦人之忽變其常者必有所謀也夢霞自不察耳

杞生利用鵬耶却是探驪得珠然若非鵬耶傳書適與之值彼亦無隙可乘又何至釀此奇變若此者誠不得不謂之魔矣

梨娘之書辭氣咄咄逼人無復柔婉之致蓋其情急迫不暇擇詞也然不怕急煞夢霞耶杞生之賺梨影不過年少無賴欲一見顏色以資笑樂耳若必謂其有他種惡意吾却未信

靜庵決定僞書必不能亂梨影之目心比夢霞更細以下數語在夢霞視爲閒言在全書則爲補筆不可少之文也

杞生以僞書賺歸夢霞復以僞書自脫僞書之作用大矣哉心靈計妙俯拾即是靜庵亦自可見夢霞在舟中自謂心緒懊懣行蹤狼狽而中途吟誦不輟詩爲性命語實非虛此詩亦未入玉梨魂禍變之生出於意外會晤之促亦出於意外以意外奇禍結意外奇緣遂有此意外奇文

梨影未出之前先寫一番延行光景既出之後又寫一番冷淡神情梨影自始至終曾無數語夢霞亦不多言如此寫來方不失兩人身分

杞生交來之紙。玉梨魂誤作夢霞友人無題詩四律。詩亦未錄。二詩旖旎風流。在杞生觀之。或竟信兩人真步文君司馬之後塵矣。

夢霞隱去鵬。鵬漏言一節。陰慰梨娘之心。自在情理之內。玉梨魂夢霞語。梨娘有破壞好事之罪。魁云云未免太過。其他談話誤處亦多。

四絕末首。吾讀之亦為淚下。何況梨娘有不傷心刺骨者乎。既賺人哭。復陪人哭。夢霞亦無賴哉。秋風四律。玉梨魂與四絕連載。茲作次晨續詠。與情事較合。末首略易數字。

筠倩姻事久已冷落。因此一番魔劫。乃復舊事重提。而即於梨娘書中帶出石癡歸國之耗。慮上下線索甚清。

梨影之必欲玉成姻事。一半為夢霞。一半實為鵬。郎此書乃說出心話。

六絕第一首。玉梨魂誤為夢霞之作。其餘六首。則均失載。夢霞答書何其哀婉。刻深梨娘閱之。又將賠却幾許眼淚矣。玉梨魂魔劫一章。考其前後情節。蓋在八月記時實誤。而此次兩札及章末梨影和詩。亦均略去。





別體 小說 雪鴻淚史 (續)

(枕 亞)

第十一章 十月

剪開愁字便是秋。心故愁。每與秋爲緣。秋至則愁集。此其中一種感應作用。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此尙僅爲普通一般人言之。所謂愁者。不過對夫秋容之慘淡。秋氣之蕭殺。宇宙間之形形色色。無一不呈衰頹氣象。不復足供賞心。寓目之資。遂覺心情。懶散。意興。蕭條。由樂觀而入悲觀。其意若有所深恨。夫秋者。此假愁非真愁也。此因秋而得之閒愁。非與秋俱至之深愁也。若夫矢志英雄。傷心詞客。鶯鶯思婦。草草勞人。一生與愁爲緣。無時非愁。無日不愁。固不待秋至而始愁。不過感秋而益愁耳。蓋以多愁種子。值此釀愁時候。正如積雪之上。覆以濃霜。新愁與舊愁。并愁心與秋心。合以是言愁。乃是真愁。乃是深愁。然則非真秋能愁人也。世之言愁者。每若深恨。夫秋不知愁之真。而深者。且將深惜。夫秋如人之惜春。然秋何足惜。而惜之。斯其愁有獨至。而其人之一生。合將一愁字了之也。噫。余今又言愁矣。言愁更愁。實則余之愁。固何嘗可言。可言者。又非愁也。雖然。恐尙有愁於我者。在。

余之言愁。止於是。余之愁實不知何時止也。茲者一年好景。又屆橙黃橘綠時矣。秋欲盡而愁不盡。秋漸深而愁亦深。余愁之進行。乃視秋序之進行爲比例。秋去之時。正爲余愁極之時。愁至於極。則轉不怯。愁而反喜。愁對此欲去之秋光。反若戀戀有惜別之意。蓋余本秋人。闌殘之身世。落寞之心。情乃與秋爲最宜。而余一年中所爲之詩。亦惟秋爲最多。秋者愁之紹介也。而詩者又愁之成績也。秋去而余愁失一良

伴余詩亦將因以減色然則秋寧不可惜哉於其去也作惜秋詩以饒之惜秋兩字昔人無題此者余今題此亦詩家創格也

紅樹青山無限思湖田雁趁稻梁時飄蕭兩鬢今何似不負秋光幸有詩

鴻雁偏教南北飛西風瘦蝶尚尋非只今膾有傷秋淚依舊浪浪滿客衣

兩三宿驚點寒沙秋老空江有落霞開到並頭真如絕芙蓉原是斷腸花

蕭蕭落葉掩重門斷送秋光暮氣昏芳草斜陽終古在天涯猶有未銷魂

瞻余欲留秋而秋不可留所留者愁耳心如桐樹從此益孤一段深愁夜燈誰語然伴余愁者自有人在

正不患寄愁無處也惜秋四絕今日又得梨影之和音矣

金鈴老圃慰相思又值秋容爛熳時漸覺此心支不住年來愧賦菊花詩

秋燕離羣不敢飛飄零桃葉歇若非最憐一手生花筆血滿香牋淚滿衣

漫道姻緣似散沙終看山色屬棲霞並頭休把芙蓉妬只要勤培木筆花

送愁落葉夜敲門夢欲闌殘思欲昏聽到五更風雨急寒衾如鐵葬詩魂

秋云暮矣踟躕空庭見夫梨樹全凋辛夷亦死榮枯一例何愛何憎悟徹始終此情真無用處而余於此

乃又生別感矣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此非歐陽子秋聲賦中之言乎夫無情之草木

尚不免於飄零彼有情之人又何怪其飄零之易也窮秋無賴百感怆怆到得此時真是心如槁木與庭

前之梨花木筆一例飄零淨盡矣噫埋香塚下沈沈之花魂將來終有醒時而吾心之隨花而俱埋者為

問何時能起一樣飄零人更不如草木是不能不怪彼蒼符遇人類之獨酷矣顧今者一線生機忽於此心盡氣絕之時加余以無聊之挽救一若枯木逢春真有重榮之望者此果足以償余飄零之恨乎夫彼草木歷盡榮枯終不改其故態無情故耳而人則何能此心一死永永無回復之期余誠不知如何而可自比於無情之草木也

今晚又至後場獨立望遠山露瘦容水含凍意夕陽無色零葉有聲深秋景象益覺荒寒逼人冷風拂拂若有鬼魅回旋於余側以伴余之寞獨陰森之氣中人欲僵余猶低徊不忍去遙望醉花樓於寒煙昏霧中露其一角黑雲垂垂膜色且破窗而入不知樓中人此時又作何狀也口占兩絕句曰

寒風瑟瑟動高樓極目斜陽天正秋獨立獨行人莫會更從舊地得新愁  
鏡裏浮花夢裏身煙霞不似昔年春錦城儘有閒花柳從此風光屬別人

今日得石癡書書由秦氏竹報中附來到已三日始入余自書中有陰曆十月已屆年假之期考試事竣便當負笈歸來一探綺窗消息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屈指不逾旬日先憑驛使報告故人云云知石癡歸訊已確故人久別把袂有期爲之雀躍者再而轉念之頃石癡歸來於余殊不利姻緣大惡將即以彼歸期爲大錯鑄成之期西窗剪燭之時或且因此而減殺多少意與此一紙書余直視等非常之警告彼石癡又安知耶

梨影又來四絕句并索和章原詩錄下

移花接木恣連枝盡日攢眉不盡思計到兩全終自苦此心悵竟無之

不。死。此。情。那。便。休。滿。腔。心。事。悶。難。籌。今。生。文。字。因。緣。誤。我。類。詩。通。愁。更。愁。  
春。花。秋。月。兩。悠。悠。轉。眼。榮。枯。又。一。週。綺。夢。消。殘。慵。不。起。朔。風。瑟瑟。打。簾。鈎。  
滔。滔。誰。爲。挽。狂。瀾。我。情。奇。才。濟。世。難。薄。命。相。憐。寥。落。慣。堅。持。有。淚。各。偷。彈。

梨影此詩半感姻事而作末首似有惜余之意蓋猶是從前勸余之苦心也夫以無才無命如余者固復何能爲而勞梨影之諄諄不已耶武原韻作答

更。無。生。意。着。枯。枝。那。有。閒。雲。出。岫。思。黑。暗。前。途。渾。是。夢。盲。人。瞎。馬。欲。何。之。  
徒。呼。負。負。且。休。休。輾。轉。深。情。辛。苦。籌。寄。語。人。間。衆。兒。女。生。來。莫。要。解。閒。愁。  
無。憑。身。世。任。悠。悠。苦。海。春。秋。歷。幾。週。魂。夢。十。年。空。想。像。棠。梨。花。下。月。如。鈎。  
窮。秋。相。望。各。汎。瀾。欲。遂。心。期。今。世。難。竟。得。知。音。如。此。恨。匣。琴。無。恙。忍。重。彈。

雖然梨影之惜余愛余也余既感之自應求所以副彼之望而後已且余兄臨別之言猶在余耳當時若何感奮此日詎便忘懷然而問天不語文人有末路之嗟投筆非時英雄無用武之地落落一身滔滔斷世恐終負一般愛我者之殷殷期望耳既和梨影詩復以餘意成四律梨影閱之得毋怪其厭世之念太深乎嗚呼余豈得已哉

匣底龍泉夜尙鳴。一襟豪氣漫縱橫。閒雲自笑翻殊態。倦翮何堪事遠征。霜壓菊籬寒影重。燭搖蕉雨夢魂清。從軍定少封侯骨。何不東臬負耒耕。

學書學劍兩無成。伏櫪空餘萬里情。駿骨未逢燕國使。弓衣誰繡越王城。一燈催夢渾無影。殘葉驚寒

尙有聲。幾度自憐。還自笑。藥囊詩卷。托吾生。

嘹唳征鴻。唳曉風。客懷寥落。付長空。徒聞恨海。填精衛。豈有驚雷起。蟄蟲晚節。獨憐霜後。菊知音。空泣  
纓餘。桐買絲。擬把平原。纏國士。千秋恨。未窮

落。莫生涯。翫髀身。一燈疎雨。倍相親。六洲有鐵。終成錯。尺水無波。易困鱗。已覺鹹羞。故紙肯將。脂粉  
效東隣。青衫綠鬢。同憔悴。不祇江郎。是恨人

昨夜風狂似虎。新寒驟加中庭。月色雖好。誰看殘夢。方覺半衾已冷。淒涼之況。復何可言。於枕上成兩絕。  
晨起錄出。想梨影。此夜之淚。亦浸透玉釵。背矣。

鐘聲寒。向枕邊。聞此夜。清愁足十分。好夢五更留。不得曉風吹作半天雲。

殘月窺窗人影單。風高雁急夜漫漫。珠簾十二重重下。只隔相思不隔寒。

鵬郎晨至。余將稿付之。鵬郎亦於袖中出一紙。余視之。則梨影昨宵獨坐歎月詩也。寒夜孤衾。淒涼一樣。新詩吟出。都是愁痕。是可證兩人的心。同亦可證兩人的情。苦矣。詩爲古體。非梨影常作者。實爲余所僅見。乃亟錄之。

愁人見月。陡覺喜拂戶。鈎簾小樓裏。朔風颯颯入。有聲直送清光到。烏几月本不解愁。無心上我樓。誰  
知樓中人對之。生煩憂。風姨妬我。憎見月。炯炯一燈忽吹滅。玻璃作窗。晶作梁。不許人間隱。毫髮一樓  
浸水清。露寒四壁洞。澈光團團。回頭顧影。愁無端。腹中塊壘堆幾許。明月皎皎。何由看坐久。無人語。絮  
絮月亦憐人下樓去。

今夕又得梨影和余原韻兩絕續錄如下。

鶴唳多從月裏聞。天教詩境得平分。此緣人世應難得。何必巫山問雨雲。

遙夜應憐客枕單。故園夢裏路漫漫。孤眠滋味都嘗慣。隔一重衾各自寒。

余之日記又十日未續矣。此次輟筆蓋自石癡歸來之日始。石癡之歸勾留僅十日。十日後又將赴浙別有所事。而余之姻事即在此十日中忽忽告成。連日心緒甚惡。又多煩擾。此即爲余日記輟筆之由。今石癡已行。余心亦稍稍定。復偷得餘閒。補記此十日中之事。惟余所欲記者。質言之。實爲余之訂婚史。訂婚之時期爲人一生幸福之開始。使在他人述之。必有一種旖旎風光。纏綿情致。運以得意之筆。綴成極艷之文。以自炫。而炫人。而余之訂婚。乃屬例外。悲則有之。喜於何有。罪則有之。福於何有。余今述此。余心痛。故記。寧從略。不欲多費此執筆時間。重傷余心也。

石癡初歸之日。梨影聞訊。即以書促余。然婚姻何事。而覲顏求人。事絕可羞。余初允梨影。蓋未計及此。茲乃臨事而懼。遲遲未能啓齒。余與石癡。以萍水結苔岑之好。以短聚傾久別之情。祇此平原十日之期。寡如何。放開懷抱。與石癡剪燭談心。銜杯話舊。以澆離懷。而罄渴衷。乃爲此不如意事。橫梗心胸。遂使相見時。應有之歡情。若有所遏。抑而不能暢適。以友誼言。余亦深負石癡。然石癡固已察及之。大凡人每中懷不樂。往往舉止都乖。雖勉爲歡笑。而慘戚之容。色蕭索之神情。不期而自然表露於外。有不及自覺者。余固知無以掩石癡之目也。

石癡歸三日。無日不與余見。或清言霽屑。或雄辯逞奇。顧余之興。殊減於彼。談話之際。往往彼十而余一。

有時欲乘機告以余之心事。張吻待發，旋復戛然遽止。如是者數矣。至第三日晚，石癡邀余至其家密室。中小飲，酒數巡，石癡停箸問曰：「君知我今日邀君之意乎？」余曰：「不知也。」石癡曰：「我有疑問將就君決之。校中耳目多深談，乃未便故邀君至此。君苟不外我者，其罄所有以告我。余聞言愕然，以石癡此語殊奇矣。豈與余事有關耶？」則答曰：「君蓄疑，乃何事？我苟知者，自當告君。石癡視余微笑曰：「事即屬之君。君館於余戚崔氏者幾時矣？」余驟聞此語，心突一驚，知石癡必已有所聞，乃故設此問。既念石癡爲人非杞生可比，雖知亦當無害，且余欲洩以他事，若非明告以其實者，余言終無自而入，且孤梨影之意，耶思至此，心神已定，答曰：「余自君東行後，未數日，即應崔翁之請，延余課其孫自後，遂移榻彼家。當時曾作函告君，君忘之乎？」石癡曰：「然我未忘也。然則君館於彼家者爲時已九閱月矣。其亦有異遇乎？」余此時亦決意語石癡以實，心亦無怯，顧聞此言而面乃微赭，未能遽答。石癡又曰：「君勿疑我非探人陰私者，實爲好奇之心所勝，故敢冒昧動問。君試語我，我或能有助於君。石癡言時，意至誠款，余亦不欲復隱，略舉前事以告石癡。石癡曰：「有是事耶？」我與君論交，雖淺，相知已深。自四五月以來，君書漸疎，往往數上而始獲一答，且書來又多作半語，語我固深疑之。蓋白夫人清才早寡，我知之稔，君既館於其家，爲彼教其兒，閨中才婦，牆外書生，或於文字上生一番美感，使君顛倒情懷，遂多抑鬱。我在東時之推測如是。比歸而杞生即告我以君有曖昧事，而連日窺君顏色，鬱鬱若有不豫，我益恍然。然素知白夫人才娘道韞，操異文，君亦圭璧自持，必不蹈相如故轍杞生之言。我固笑而不信也。臆杞生已爲余告，密於石癡，耶人心之險，一至於然。彼不爲余言，則石癡亦不設此問。石癡無此問，則余復何能自言彼存心禍余，乃處處助余若知之。」

雪鴻淚史

七

者應亦自笑其用心之左矣。乃答石癡曰：幸君知余，余固無不可告人之事。聞愁一悲，無計堪拋，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石癡歎曰：然則君自尋煩惱耳。明知其不可矣，又何必浪用此無謂之深情。今既牽連不解，以至於此，相思一局，又將如何收拾耶。余至此，乃語以梨影之意。且曰：余為所逼，乃不能脫。君能為余作牽絲人乎？石癡撫掌稱善曰：若此，則我何敢辭茲事。何大類演劇一刹，那間而泣者，以喜洵奇情奇事也。以君之人品學問，嗜不願得之為壻，筠姑娘嬌嬌，天人才貌，亦不弱於乃嫂，以之偶君，恰是一雙兩好。明日便當為君一行，以覘崔老之意。趣想十八九當首肯也。是夕與石癡留連至更深始返。所言尙多，惟於余事無關，今亦不復記矣。

石癡既允余作伐，余心事已了。意此可以對梨影矣。惟此事余滋不願，故又深望其不成。然崔翁平日頗重余，且又有梨影先入之言，言之必無異議，所不可知者，筠情之意若何耳。果也。次日日向午，石癡以覆命至。謂翁意甚嘉納，惟以筠姑沾染新習，醉心自由，翁以僅此掌珠，不欲以己意強為作合。已囑梨影專函探問，得有覆音，即可成議。余聞此言，心竊為之一喜。蓋知筠情既醉心自由，必不願就此不自由之婚姻。彼如抗議此局，即可無形消滅。而梨影亦無能為力矣。傍晚返館，得梨影書，彼蓋恐余以翁意尙有躊躇，因而生疑，故又以言慰余。嗟乎，梨影汝用心若此，真令人感憾俱難也。

鵝湖一權，筠情於次晚歸矣。不以書覆，而以身歸。其意若何，不言可喻。余已決此事之不成，故此宵魂夢實適。孰知明晨崔翁遣人速石癡至，忽笑逐顏開，謂已得筠情同意。前言謹如尊命，此真為出余意料之外者。豈筠情竟垂青及我，忽變其宗旨耶。抑梨影恐事決裂，從中加以斡旋耶。此不可思議之內幕，余又



焉得而立揭之石癡。以此訊致。余其意若深。爲余賀。噫。孰知此卽爲余最後之五分鐘。耶。余此時神經麻木。幾不能語。顧此苦。惟可獨喻。大功告成。更不能不加石癡以慰勞。然言出口而心彌傷。此時石癡若留意。余面者。應見其色。若死灰也。

婚約既定。介紹人例須有二。則倩鹿萃爲之。梨影欲余卽行文定之禮。余以客中草草。不能備禮。擬延至明春舉行。梨影必不可。石癡亦以行期在卽不能久待。從而促余。余乃囑彼代余料理。余則函告老母及劍青。碌碌兩日。此事終了。而石癡浙行之期亦屆。攜手河梁。又是一天離緒。彼此次忽。返國。曾不少留。一若專爲余事而來者。計俟彼浙水過歸。當在余年假之後。而明春扶桑重渡。又當在余開學之前。過此以往。一面殊難。而余亦不復知此身之何若。茫茫前路。耿耿寸衷。蓋尤較春初一別爲難堪矣。

以上所述。卽爲余最傷心之訂婚史。當時昏昏如夢。今茲記亦不能詳。惟姻事旣成之後。石癡未別之前。有一事不可不記。卽爲余與石癡之一番酬和也。余以惜秋四絕示石癡。石癡讀而善之。是晚復在石癡家小飲。天陰寒重。雨雪交加。一醉之餘。在輿飄發。石癡取箋紙。提筆和余四絕曰。

夢霞以惜秋四絕見示。風格清高。朗然可讀。勉踵原韻以和之。時屆小春。雨雪霏霏。方自東京歸也。

一燈夜雨故園思。梅綻嶺頭釀雪時。羌笛忽隨飛珥。寒窗獨酌復吟詩。

凍煙如縷逐雲飛。梅蕊凝寒欲吐菲。荒野無人山鬼泣。柳隄何日着青衣。

凍雲四合籠飛沙。地老天荒斷落霞。衰柳暮鴉催歲序。一天寒雨濺梅花。

客去談空且閉門。新詩敲罷已黃昏。窗前雪影浮空動。一曲陽春欲斷魂。

雪 鴻 派 史

余復依原韵答之。惟第四首獨缺。蓋興盡也。

一樽相對慰離思。梅雪風流又及時。今日故人麟閣重。挑燈再賦送君詩。  
無賴鄉心日夜飛。綺窗曾否透芳菲。可憐今夜瑤塔雪。獨照他鄉游子衣。  
功名事業等蟲沙。淪落天涯舊夢霞。三徑就荒歸未得。一團幽夢繞黃花。

吟成酒罷。余即別石癡。冒雪返館。須臾石癡筋紀綱送一函至。蓋又和余三絕也。風雪夜深。興真不淺。余亦甘拜下風矣。

夢霞又成疊韵三章。余固拙於詩而好詩者。維誦數四。輿從中來。用效狗尾續貂之意。再踵原韵成三絕。以塵大雅。知不免班門弄斧之誚矣。如蒙不棄。還乞哂政。

連朝風動漢宮思。砧落寒山近臘時。梅雪紛飛天地白。蒼茫爲賦凍雲詩。  
寒雲深樹暮鴉飛。雪著枯株暫綻非。待到明朝開霽望。江山無處不縷衣。  
月籠雪影雪籠沙。寒水光浮疑彩霞。十里荒郊惟一色。林深不辨是梅花。

酒醒天涯石癡明日行矣。六洲大錯倉卒鑄成一段詩情。從此收束。余旋函報靜庵。并錄寄秋日所爲詩數篇。及與石癡酬和之作。蓋靜庵爲余姻事。時時在念。秋初握別。苦費叮嚀。後此書來。又深囑咐。良友情多。不可不有以告慰也。

十日以來。忽而議婚。忽而訂婚。忽而瀟海客歸。忽而藕湖棹返。余客此間。常處冷清清地。人事之熱鬧。殆無有過於此時者。惟此種熱鬧之境。實爲余所不喜。不如清淨之中。有雋味可尋也。此議發生。余與梨影

各皇皇不能決。因之詩訊遂絕。今事已大定。梨影之心早慰。余雖未慰。而凡可以慰梨影之心者。余皆願爲之。則余亦不啻已慰。後來之事。各有命存。余實不能自主。戚戚又復奚益。不幸而事成。兩負余固負。愿滋深。拚此一身。永爲孽海淪寃之鬼。魂魄有知。猶不能不拜梨影之賜於無窮也。賦五律以見意。

相逢遲我十餘年。破鏡無從得再圓。此事竟成千古恨。平生只受一人憐。將枯井水波難起。已死爐灰火尙燃。苦海無邊求解脫。愈經顛播愈纏綿。

說着多情心便酸。前生宿孽未曾完。我非老母真無戀。卿有孤兒尙可安。天意如何推豈得。人生到此死俱難。雙棲要有雙修福。枉把金徽着意彈。

好句飛來似碎瓊。一吟一哭一傷情。何堪淪落偏逢我。到底聰明是誤卿。流水空悲今日逝。夕陽猶得暫時明。才人走卒真堪歎。此恨千秋總未平。

難贖文姬返漢關。好花偏向別枝攀。醉翁意在醇醪外。少婦冤沈海石間。落魄半生銷綠鬢。傷心一例視紅顏。孤燈獨對何人見。縱不思量也淚潛。

爲我憐卿心力窮。要將妙計補天公。換巢鸞鳳情難換。同命鴛鴦夢不同。月老何心煩繫赤。風姨無力起殘紅。情緣似此真奇絕。歡喜偏生煩惱中。

梨影之和句不來。諱庵之報書忽至。開緘色喜如覩故人。而書意殷拳。情深幾許。未亦附和詩四絕。并錄之於日記。

吳江楓冷嶺表梅開。秋去冬來又換一番景象。而流光易邁。知己云遙。撫景懷人。能無惆悵。日前捧讀

惠書感殷殷之爭注。切落落之心期。并論茂陵秋雨病體已蘇。而楚國陽春吟懷彌健。臨風額手快慰。奚如惟浣。誦住篇覺憂從中來。溢於言表。直欲嘔李賀之心。而武屈原之韵。蒼涼沈鬱。感慨淋漓。令人一讀三歎。之不置。伏念足下。境與心違。才為命妬。庚年未老。潘鬢已星。哭已哭人。兩行血淚。耽詩耽酒。一副愁腸。無怪乎憂愁悠悠。而有此逼近。騷音之作。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僕豈敢謂君過哉。然而賈生流涕。空教越。漢於精神。荀倩傷情。幾見挽回。夫造化事無可奈。花落水流。身豈自由。家貧親老。人生到此。天道難論。能付達觀。斯為善計。而況胡笳淒咽。寧非返漢之先聲。趙壁完歸。尤見贅齊之多智。將卜嬌藏金屋。媧皇有再補之天。艷續玉臺明鏡。有長圓之月。此則僕敬為君賀。而不願君冥情孤往。一成不變者也。更誦君與秦君唱和之作。想見嘉賓賢主。晨夕流連。酬酢觥籌。平章風月。白雪不愁。寡和黃絹。或且共。麋而僕。於吟。遠醉。裏惟一燈。枯坐。顧影自憐。碌碌同人。不相聞問。則不免義極而妬。嗚呼。水萍浪迹。香火前緣。此其間。殆亦各有命存耶。媵呈步和四絕句。藉博一粲。庶不辜見示之情。亦少助高吟之興。十月日。靜庵頓首。

落月停雲幾度思。等閒負了菊花時。如何慰我懷人意。江上清風枕上詩。  
 風髮雨。虐落英。飛老圃。荒涼悵晚非。日暮孤城秋信急。砧聲處處擣寒衣。  
 天寒一雁舞。平沙潮落空江有。暮霞十萬金鈴慵。不繫朔風瑟瑟戰蘆花。  
 窮途誰識鄭監門。潦倒天涯日易昏。長笛一聲涼月白。吳宮花草美人魂。

評

首段言愁能得愁中三昧非真正愁人不能道其隻字言愁至此我亦欲愁矣

借秋兩字絕好題目愁人心孤於此可見詩亦感喟蒼涼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概

梨娘和惜秋四絕爲玉梨魂所未載詩韻婉妙衣韻沈痛花韻切合魂韻警鍊直駕夢霞之作而上之嗚呼才難不其然乎

草木無情隨開隨落人即無情而死者豈能復生然則不僅有情之人不如草木即使天下之人盡作無情之物亦不能與草木爭榮也我願爲草木不願爲人矣

埋香塚冷落已久着此一二閒筆略爲點逗亦不可少

崔家舍後之草場爲夢霞晚來散步之地即春時於此見梨娘數面者也當時雖惹閒情猶未極纏綿之致今則時序由春深而入秋深人亦由希望既絕而至於悲愁無底舊地重經那得不感

石癡未歸而夢霞先憂梨娘先喜兩入之心處處皆同惟此時之一喜一憂則絕然反對然梨娘委屈求全夢霞亦委屈求全反對處仍是吻合處也

計到兩全終自苦此言確是實話三春忙過蜂怨蝶愁人與物同是一癡然則使夢霞與篤倩竟遂雙飛之願彼時梨娘之心必有更苦於此日者一死實較乾淨也

懷才厭世爲文人通病梨娘之惜夢霞正在於此一樣用情自有公私之判巾幗知音似此者實難再得天遣夢霞遇斯人正天之獨厚夢霞嗚呼夢霞夫復奚恨

夢霞前經劍青一激已稍稍有自振之心一至此問志氣又復頹落飲恨益深則灰心益甚不僅見

雪鴻派史

十四

女情長英雄氣短之謂矣。

匣底龍泉四律與上文酬答八絕及下文梨娘歎月詩和夢體枕上兩絕玉梨魂均未載。

梨娘歎月詩寫盡獨夜淒涼狀況雙槳風橫人不渡玉樓殘夢可憐宵可節取花月痕句以評此詩。

隔一重衾各自寒即脫胎兩管軒集隔一重城各自寒句僅換一字而意更警切。

向人覲顏求作冰人此層却是強人所難梨娘未免不諒。

石癡設問頗驟使夢體存心欲諱之者此時更不知如何踟躕也。

夢體自和石癡看梅四絕後日記中久已忘却是人非夢體薄於友誼實勢有未遑也此處借石癡

數言作補筆甚妙。

杞生告密亦屬意料中事玉梨魂謂杞生已受夢體誠感化良為惡實是不確。

夢體欲託石癡之事不能明言反教石癡逼出而杞生又於暗中助夢體一臂抑何巧妙乃爾。

筠倩之歸因得梨娘之信玉梨魂作筠倩會逢其適與石癡同時歸非特無故請假非學生所宜且

事亦巧不至是。

玉梨魂漏去鹿幸即漏去此時一介紹人婚姻常例執柯須有兩人故此層不可不補。

石癡之詩亦佳處境不同故出語亦灑落不似夢體之專作愁詞。

五律之中玉梨魂佚其末二首。

靜庵亦深情人故書意懇摯無一語泛設尺牘所以言情必如此類方不負言情二字。

辭庵之函及和詩 玉梨魂亦漏載

第十一章 十一月

筠倩之歸。余固深疑之。蓋事之允否。祇須一言相示。何必皇皇作歸計。其歸也。余知其對於此事。必處反對地位。或梨影之函。逼之已甚。彼乃星夜馳歸。以爲抗阻之計耳。詎彼既歸之後。祇有贊成之表示。並無反對之行爲。此中真相。無從揣測。噫。孰知不可解之事。又有更甚於是者。筠倩之歸。茲已兩星期餘矣。假期已滿。仍不同校。無事羈留。是又何故。余心滋疑。以問鵬耶。鵬耶曰。筠姑不欲再赴鵝湖。日前已有退學書上之校長。阿母勸之急。乃哭泣不食者數日矣。余聞是言。懷疑益甚。意筠倩固青年有志之女子。何爲中途輟學。又何爲而哭泣不食。是彼心中必有不得已者在。所謂不得已者。必無他事。意者此意外飛來之一紙婚書。足以灰其求學之心。而動其終身之感耶。若然。則彼又何爲而見允。豈彼之見允。全由強致絕無一毫自主之權耶。

夫崔翁固不嘗言筠倩乃醉心自由者耶。醉心自由之人。必不願與未謀一面之人。貿然訂婚。其允也。必受梨影之強迫無疑也。梨影逼之使允。彼雖不得不允。而心實相違。故事成之後。不禁慨念身世百感茫茫。無復作進取之想。大凡青年女子。以自由爲性命。一旦失却。未有不抱悲觀者。是豈獨筠倩爲然。惟此事之主動責任。全屬梨影。彼固無心。余豈有意。明知其爲大錯而鑄之。是誠何苦。余與彼實同爲傀儡。而余更過之。梨影之意。彼莫能知。彼心或且怨余。而余又將誰怨耶。

余至此。一塊疑團。固已自爲打破。爲之悵惘無已。乃未幾而筠倩之一腔心事。竟藉他種之傳導。力和盤

托出於余前矣。星期午後，獨坐苦悶，將出後戶，而散步於草場，行經後院之門，忽聞院中風琴之聲，悠揚入耳。審之，知聲出東廂。此時院內寂無一人，因潛步至窗外聽之。俄而歌聲與琴聲並作，冷冷入聽。比歌歇而琴韻亦鏗然止。余初不審內為何人，聞歌而後，余身乃大震，蓋撫琴而歌者，非他筠倩也。其歌蓋自傷身世，不意為余所聞，而彼之心事，乃於琴歌中曲曲傳出不啻向余面訴也。歌凡六闋，當時揣得其字句，今追憶而錄之。

阿儂生小不知愁。秋月春風等閒度。怕繡鴛鴦愛讀書。看花時向花陰坐。嗚呼。一歌兮歌聲和自由之樂。樂則那。

有父有父髮。皤皤晨昏孰個勸。加餐空堂寂寂形影單。六十老翁獨長歎。嗚呼。再歌兮歌難吐話到白頭。淚如雨。

有母有母土一抔。母骨已寒兒心摧。悠悠死別七年纔魂醒。何曾入夢來。嗚呼。三歌兮歌無序風蕭蕭兮白楊語。

有兄有兄胡不俟。二十年華奄然死。我欲從之何處是。泉下不通青鳥使。嗚呼。四歌兮歌未殘中天。孤雁聲聲寒。

有嫂有嫂春窈窕。嫁與東風離別早。鸚鵡淒涼說不了。明鏡韜光心自皎。嗚呼。五歌兮歌思哀棠梨花好為誰開。

儂欲憐人還自憐。為誰擺佈入情天。好花怎肯媚人妍。明月何須對我圓。一身之事無主權。願將幸福



長棄捐嗚呼六歌兮歌當哭天地無情日月惡

余聞此歌益恍然於筠倩所以退學之故而此事之出於強致益可斷言惟事屬於余余豈能遽置不問梨影強余又復強彼余心固不屬之彼彼心亦不屬之余以絕無愛情之人而有夫妻關係結果之惡又何待言然余初無誤人之意人爲余主其事而使余蒙其惡余心何甘且冥冥之中又負一無辜之女子人縱不怨余余亦無以對人矧怨情已露將來余心或能自轉而彼意難回終難得倡隨之樂即彼亦鑒於已成之局匿怨爲歡不歎遇人不淑彼能安命亦徒增余心之隱痛所謂幸福者又復何在梨影此心誠所謂弄巧成拙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雖然余實不能無過梨影苦苦逼余余若堅持不允不過傷彼一人之心而余反可藉以割棄此無聊之情緒事寧不佳願此情余終不能割棄彼亦不望余能割棄百轉千迴成此一同欲求全而不全者愈多余知彼殆未知筠倩之心若知之者當亦立罷此議彼亦非存心陷人者何爲而若此今事無可挽而怨苦之音已撼余之耳鼓使梨影聞之又當如何余茲他無可怨可怨者惟彼彼實誤人又豈能免人之抱怨耶

筠倩之心事余於琴歌中得之梨影與之朝夕相處豈獨一無所聞彼不與余通訊者又六七日呈五律不得其和章可想見其近日心情且復大惡余欲有以訴之仍以恐傷彼心不敢下筆待至今日而彼書來矣

得君詩近一句未有隻字覆君君或深滋疑怪顧我意且欲與君從此輟筆不復事此無聊之酬答以收束此情別開新局嗟乎霞君亦知我近日輾轉寸心又陷入愁憂煩惱之中耶我與君所圖之事當

時固欲償君幸福且爲筠姑得佳婿今乃知其大謬筠姑歸來之日對於此事初不甚願我力以利害說之彼始意轉固謂我志已遂從此可以報君矣乃事成之後筠姑見余修髮常態至今未見其歡且又無故退學使垂成之業墜於一旦我又勸之彼乃侃侃而言謂求學爲女子之天職自由亦女子之生命今自由已失求學又復奚爲我聞此言驚懼不能置答夫我愛筠姑此事實不僅爲君計以君之人品學問固足以偶彼而彼竟以失却自由鬱鬱至於如此則我誠誤彼矣今大錯已成無可挽救善後之計責在於君我已無能爲力蓋彼非有所不慊於君不過以結合不出愛情異日恐無良果君苟垂念及之則彼心自慰而我亦可告無罪矣我今願將君歷來傾注於我之愛情完璧奉君君爲我償之於筠姑勿使彼含怨望而減少其一生之幸福我所求於君者鴈兒得君訓迪或非無望此後尙望賢夫婦並垂青眼至我之一身不敢相累雖未能卽死以謝君而其期正復不遠深望君勿再念我能絕我者我尤感君至於無既也書不盡言惟希諒察梨影叩叩

此一書也若在平時得之初無輕重而在此時則余實不能復耐彼既誤人乃欲置身事外耶余與筠姑勢無可合與彼則勢無可離彼自誤筠倩一生乃欲余移情償之抑何不諒余心之甚余情而果可移也則彼亦何必爲此求全之計彼非不知而爲是言不過爲筠倩一人之故抑知此事非筠倩願亦豈余所樂從彼既於事前強余復於事後要余是彼之愛余乃不如其愛筠倩也余思至此心爲大憤則亦復願慮援筆作答書曰

來書閱悉筠倩之不滿意於此事余亦偵知之人各有志胡可相強此事本由汝一人之主張齊大非

偶。余。豈。不。知。而。汝。既。欲。之。則。余。復。何。辭。今。汝。雖。已。知。其。誤。而。悔。已。無。及。又。誰。教。汝。為。庸。人。之。自。擾。者。嗟。乎。梨。影。余。實。怨。汝。矣。筠。倩。汝。所。愛。汝。奈。何。以。彼。屬。之。無。情。之。余。而。使。彼。失。其。幸。福。彼。之。幸。福。由。汝。失。之。自。當。由。汝。償。之。又。奚。求。助。於。余。者。汝。書。云。云。豈。欲。脫。自。身。之。關。係。而。陷。二。人。於。不。堪。之。境。耶。造。意。者。汝。也。非。余。也。一。重。罪。案。汝。一。人。釀。成。余。心。匪。石。又。胡。可。轉。如。何。挽。救。汝。自。圖。之。余。愛。汝。決。不。任。汝。脫。離。決。不。受。汝。愚。弄。汝。休。矣。戀。余。耶。絕。余。耶。余。均。不。問。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汝。其。知。之。夢。震。手。覆。書。竟。更。附。二。律。於。後。

此。日。先。知。我。負。心。為。他。人。賦。白。頭。吟。非。求。趙。氏。連。城。璧。原。為。中。郎。焦。尾。琴。豈。意。聰。明。皆。自。誤。早。知。煩。惱。不。來。尋。而。今。欲。悔。應。嫌。晚。何。必。頻。將。調。語。侵。

回。頭。何。不。想。從。前。月。老。紅。絲。本。誤。牽。只。惱。春。風。太。無。信。可。憐。秋。夢。已。如。煙。卿。多。遺。恨。何。多。事。我。少。真。情。亦。少。緣。還。望。加。餐。知。自。愛。撥。開。情。障。見。青。天。

此書此詩。逞一時之忿。語語唐突。知必不堪入梨影之目。既發旋悔。三日不得消息。余心益徬徨無已。至第四日黃昏時。坐對一燈。正涉遐想。鵬郎猝至。以一帕裹物。擲余案上。返身遽奔。余拾視之。裹者係一舊帕。啼痕斑斑滿漬。其上知為梨影。常時拭淚所用。不待展視。內藏何物。已覺魂飛胆碎矣。啓裹則有詩稿一册。青絲一握。淚牋一紙。詩稿即為余之石頭記影事。此詩自梨影攜去後。余從未取索。今忽見。還不知何故。而截髮相遺。又屬何意。仔細一思。已明厥旨。梨影殆欲絕余。此為最後之酬贈矣。則含淚取來。展閱之。

君多情人也。梨影飭君之情。願爲君死。而自願此身。已爲有主之花。難受東風擡舉。無可奈何。出此下策。冀以了我之情。償君之恨。雙方交益。計至得也。不料因此一念。更墮入萬重暗霧中。昏黑迷離。大有悵偃何之之概。所藉以自慰者。君固深知我心。我爲君故。雖任勞任怨。亦所不辭也。今讀君書。我竟不能自解。君言如此。是君直未知我心也。是君心直未有我也。亦知我不爲君。則羅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何預我事。而爲此移花接木之舉。嗚呼。君與我。皆爲情所誤耳。君固未嘗誤我。我亦何嘗誤君哉。今君以我爲誤。君我復何言。我誤君。我不敢再誤君。君怨我。我不敢怨君。牛載相思一場幻夢。嗟乎。霞郎從此絕矣。紅樓影事詩一冊。謹以奉還。斷情根也。青絲一縷。贈君以留紀念。不能效陶母之留寶。亦不願學楊妃之希寵。聊以斬我情絲。絕我癡念耳。我負人多矣。負生負死。負君負姑。負人已甚。自負亦深。而今而後。木魚貝葉。好懺前情。人世悲歡。不願復問。望君善自爲謀。鵬兒亦不敢重以相累。人各有命。聽之可也。本來是色。卽空。悟拈花之微旨。倘有餘情。未了。願結草於來生。

余讀此書。乃深悔余之孟浪。余於梨影。向以含忍爲主。不敢重言以傷彼心。何以此次一時憤激。不諱至此。亦知彼閱余書時。芳心若何其轉。痛淚若何其縱。積余百不一顧。貿然下此無情之筆。又何怪彼還詩贈髮。亦以無情之舉報余也。且姻事雖由彼主動。然彼不爲余。因何由發生。此議任勞任怨。良如彼書所云。余實誤彼。乃復怨彼。使彼寸寸柔腸。一時斷盡。余誠爲情場中之忍人矣。顧此時彼已決絕。余復奈何。余書固不能無罪。然彼亦有誤會之處。是烏可以不辨。思至此。則伏案而哭。痛極幾不可耐。良久掩面起。取一素牋。咬破指尖。醮血作答。書曰。

嗚呼。汝絕我耶。汝竟絕我耶。我復何言。然我又何可言。我不言則我之心終於不白。汝之憤亦終於不平。汝誤會我意而欲與我絕。我安得不剖明我之心跡。然後再與汝絕心。既明我知汝之終不忍絕我也。前書過激。我已知之。然我當時實驟感劇烈之激刺。一腔怨憤。舍汝又誰可告訴者。不知汝固同受此激刺而我書益以傷汝之心也。我過矣。我先絕矣。汝又何怪汝之欲絕我。雖然我固無情。我並無絕汝之心也。我非木石。豈不知汝爲我已心力俱瘁耶。我感汝實達於極點。此外更無他人能奪我之愛情。汝固愛我。憐我者也。汝不愛我。誰復愛我。汝不憐我。誰復憐我。汝欲絕我。是不啻死我也。汝竟忍死我耶。汝欲死我。我烏得而不死。然我願殉汝而死。不願絕汝而死。我雖死。終望汝之能憐我也。我言止此。我恨無窮。破指出血。痛書二紙。付汝。將死哀鳴。惟祈鑒宥。已酉十一月十一日。四鼓夢震。嚙血書。

次日爲星期。晨以書付鵬耶。余亦不復起。伏枕嗚咽。昏昏如染沈疴。亦不審梨影閱此一紙血書。又將若何驚痛時。已過午。余倦欲入睡。忽有人步聲。近余榻前。張目視之。秋兒也。就余問曰。飯乎。余曰。否。我食不下咽也。秋兒復索觀。余之傷指。問曰。痛乎。余曰。痛非余指。乃余心耳。秋兒歎曰。公子心痛。恐夫人之心痛且甚於公子也。余急問曰。夫人奈何。秋兒曰。夫人與公子同病。亦不食不起矣。頃囑吾來視勸公子加餐。今若此。吾將何以覆夫人。余曰。吾實不欲食。夫人如問及可詭言。吾已進餐。毋以實告也。秋兒含淚點頭。忽忽收拾盤餐以去。

余於是知梨影初非真有絕余之心。故一紙血書。又令彼驚而成病。然則余此書又大誤矣。兩情至於如

此今生殆難決。撒何苦。自啓猜疑。徒增苦惱。此番齟齬。余罪實多。夫以不如意之姻事。余尚能委屈從之。則其他何不可以容忍。且大錯已成。即多所申訴。亦復何裨。人事萬變。後來之究竟。此時亦豈能預料。不如暫置。勿問。隨緣聽命之爲愈也。梨影若能恕余者。余願乞盟。夫人城下。永爲不侵不叛之臣。不敢再多言。以自取戾矣。

是晚鵬郎輟讀。十二時許。秋兒復復悄然至。揭帳低語曰。公子尙能起乎。余問何爲。秋兒曰。夫人欲與公子一見。如能起者可隨吾行。余曰。諾。即振衣起。引鏡自窺。淚痕猶暈。余頰命秋兒取熱水拭之。使淨而雙目浮腫依然。作桃子大也。秋兒促余行。余惘然從之。復登醉花之樓。遂與梨影爲第二次之見面矣。

余既登樓。仍坐外室中。秋兒入報。旋出語余曰。夫人病不能起。請公子入內相見。余此時心怦怦進退。不知所可。顧念梨影切。因亦不避嫌疑。隨秋兒掀幃。以入時。銀缸隱隱。殘燄猶明。鴛帳半鈎。鴨爐未熄。鵬郎蒙首而睡。微聞鼾聲。梨影則和衣臥。衾中支半身。起歛首於枕。鬢髮蓬鬆。玉容狼籍。嫵媚之態。傾絕。秋兒挽余坐近床。次梨影見余。無言。惟以一雙秋水。澄澄目。余不復如前之羞避。既而淚下如散珠。仍注視余不少釋。終無一言。余此時亦覺一陣辛酸。直透鼻觀。則與之俱泣。四目瑩瑩。互視良久。既而梨影尚秋兒素紙筆倚枕書兩絕示余曰。

我今爲爾再梳頭。一半遺君一半留。情海濤飛十丈如何不許着閒鷗。血書常在我咽喉。半紙焚吞半紙留。一局全輸休悵悵。此心到底總歸劉。

余卽依韻書其後曰。

千絲萬縷掛心頭。人不留情情自留。從此兩情應更苦。傷心莫負舊盟鷗。  
嚙血成書氣塞喉。一身已矣恨常留。今生猶有未完事。緩死須臾待報劉。

梨影闌余詩微點其首淚復續。下向余哽咽曰。行矣。君用心若此。我終有以報君也。余起答曰。然則汝請安睡。余行矣。此後願勿相猜。是即所以惠我也。梨影復無語轉面向壁而哭。余不敢久留。黯然隨秋兒下樓矣。

次日復上兩詩於梨影。

春風識面到今朝。強半光陰病裏消。一縷青絲拚永絕。兩行紅淚最無聊。銀壺淚壺心同滴。玉枕夢殘身欲飄。風雨層樓空悵望。錦屏秋盡玉人遙。

時有風濤起。愛河遲遲好事。鬼來磨百年長恨。悲無極。六尺遺孤累若何。豔福輸人緣命薄。浮名誤我。患才多。萍根浪迹今休問。眼底殘年疾電過。

梨影亦步韵答余曰。

書去書來暮復朝。有腸皆斷淚難消。數行血字非無謂。一握愁絲不自聊。斷夢依依隨月落。吟魂渺渺逐風飄。殘燈黃出孤眠味。翻覺蓬山未算遙。

長教悵望阻銀河。合是頑癡受折磨。情債未償先淚盡。人謀雖巧奈天何。今生緣會無幾。此後猜嫌莫漫多。到底躊躇惟一事。寸心片刻幾經過。

筆端有舌已成決絕之詞。燈下無言又下淋浪之淚。一番齟齬不過更令雙方添得幾多悲痛而已。今日

梨影來書以死自誓且謂生平酷慕西湖山水此後得有餘閒願與君買棹作浙遊使六橋三竺間得有吾兩人之蹤跡死當無恨至君之前途我此後不願復問任君所之而已噫梨影欲以一死報余余寧不能以一死報彼此情不解到頭亦惟有一死余意早決復何靳焉若夫山水清遊夫豈不願一舸鷗夷追范大夫之遺跡或即葬身其中將澄湖一片為吾兩人之墓田亦一幸事但未卜今生尙有此機緣否也賦四絕答之。

已甘寂寞萬緣輕猶有難拋生死情此局全輸空拍手更無餘力赴功名  
誓須攜手入黃泉到死相從願已堅一樣消磨愁病裏明知相聚不多年  
及時行樂卽神仙莽莽黃塵醉夢天莫使生前有遺恨西湖早泛六橋船  
春風舊恨滿青陵窺蝶千年夢未醒蔓草埋香身殉日好留住佳話續韓憑

寒夜孤燈追思往事耿耿不能成眠枕上口占六律次日錄出呈梨影

對鏡終疑我未真蹉跎客夢逐黃塵江湖無賴二分月環珮空留一刻春恨滿世間無劍俠才傾海內  
枉詞人知音此後更寥落何惜百年圭璧身  
飄飄客土足淒涼更爲情人幾斷腸翠袖寒侵天欲暮銅壺水凍夜初長枕邊雙淚思親苦燈下三餘  
課子忙無那更闌人不寐雁聲和月到虛廊  
淪落天涯一夢震傷心詞客舊琵琶前途莫問知無路後顧殊多恨有家愁入毫端還作草淚侵燈暈  
不成花閉門從此無須出長謝春光萬物華



曾受蛾眉一笑。思昔年豪氣。更無存鏡中人。遠天猶近。簾外寒多。日易昏。酒力銷時。霜壓夢。笛聲動處。月驚魂。今宵情怨。知多少。明日詩中。要細論。  
今古飄零一例。看人生何事。有悲歡。自來艷福。修非易。一入情關。出總難。五夜杜鵑。枝盡老。千年精衛。海須乾。愧無智慧。除煩惱。閑誦南華。悟達觀。  
死死生亦太癡。人間天上。永相期。眼前鴻雪。緣堪證。夢裏巫雲。跡可疑。已逝年華。天不管。未來歡笑。我何知。美人終古埋黃土。記取韓憑。化蝶時。

評

筠倩之勉。允姻事實未知。夢梨兩人暗中有此情感。若早有所聞。吾知其必不肯允也。梨娘之強。筠倩雖爲夢霞實爲筠倩。以夢霞足爲筠倩佳偶也。不知以他人自由之身。爲一己愛情之代價。根本已謬。措置均乖。即使筠倩和順。以從亦不得爲正當之婚配。況乎人各有心。無能相強哉。

夢霞之委屈承順。在彼固自有說。若筠倩與梨娘究無何種關係。不願則不願耳。何必曲從。故此事筠倩亦屬自誤。

筠倩之灰心求學。引吭高歌。均屬太過之舉。使彼竟不允者。梨娘或不至於死。旣勉允矣。能含忍到底。不露聲色。梨娘亦不至於死。然則直接死梨娘者。夢霞也。間接死梨娘者。筠倩也。

夢霞雖怨梨娘。猶不敢以言傷梨娘。使梨娘不先有書。夢霞亦決不爲此憤激之詞。此番悲痛實梨

雪鴻淚史

娘自召之。

梨娘第一書。玉梨魂不載。夢霞答書前後多。纂易二律亦佚去。夢霞之書語誠太激。梨娘之還詩贈髮亦嫌太驟。皆不能忍之過也。到底不能決絕。則又何苦爲此。夢霞嚙血作書。迫於情之不得已。書中作乞憐之語。以感動梨娘。明知梨娘必爲所感而不忍。竟絕也。兩情至此其苦亦云至矣。

秋兒有言洞中肯綮能深知梨娘心事。方以石頭記中之紫鵲何多讓焉。兩人相見各無一語。惟以淚相看。情景至爲慘厲。

四絕各道心事。針鋒相對。人意與詩情俱苦。有情人何堪卒讀。

梨娘兩絕。玉梨魂僅載二句。夢霞和詩則一字未載。此外尚有十二絕。首二絕爲夢霞之作。曰深深

小巷。日半墻殘月。日行到堦前。梨娘樓居。字面不合。故淚史獨佚去。此詩其餘十絕。則散見各處。

梨娘語。夢霞君用心若此。我終有以報君。所謂報君者。舍一死外無他途。然則梨娘死志。此時已早決矣。

西湖之遊。其後卒未償願。此日梨娘不知埋香何處。惜無好事者爲之下葬於西子湖頭。以慰芳魂也。

梨娘和韵兩律。夢霞續賦四絕。玉梨魂皆未載。末段六律則佚其三。

第十三章 十二月

余以教授餘閒。設夜帳於崔氏。其家本償余以極厚之修脯。貧爲人師。余亦不辭投館。以來梨影。愛憐備至。敬禮有加。盤中苜蓿不奉。先生隔戶聞聲。時關痛癢。爲師得此。可謂殊遇。愧無時雨春風之化。徒有素餐尸位之譏。今歲將就。殘考視。鵬耶學業不無進益。私心竊慰。謂可不負賢主人殷殷相待之意也。乃梨影厚。余復於常例之外。私贈余以手製寒衣一襲。銅製煙袋一具。以答余訓讀之勤。余不能却。則亦覯然受之。而賦二律以謝焉。

年年壓綫太溽。淪舊淚。青衫半化。塵奪錦才華。窮早歲。贈緜情義。到佳人。荒邨雨雪。苦寒月。獨客關河。瘦病身。狐貉自輕。恩自重。一經着體。暖如春。

(寒衣)

敲火薰煙幾度。吞多情伴。我破黃昏。偶然吐氣。有新意。信否。餐霞是宿根。冷暖也。隨浮世。態吹噓。合感美人恩。精銅百鍊。纔成就。但願心堅。似此存。

(煙袋)

昨宵風雨甚厲。鵬耶課罷歸寢。余獨就燈下。閱長生殿傳奇一卷。倦而就睡。而窗外風馳雨驟。聲到枕輾轉久之。睡魔不至。朦朧間聞呼聲甚諗。揭帳視之。則一垂髻婢立余床前。含笑語余曰。君欲見意中人乎。盍從我去。余應而起。婢導余自後戶出。一片草場。已易爲瓊樓玉宇。瑤草琪花。非復人間所有。余不覺流連歎玩。旣而回顧。則同來之垂髻婢已不見。忽見對面畫樓中。一麗人掀簾露半面。見余笑招以手。余卽循徑登樓。樓中陳設甚麗。他無一人。麗人款接殊殷。謂余曰。君意中人尙未至。在此少待可也。旣而絮聒不休。心甚厭苦。乘間下樓。遁既出。境物已非。一望平原。荒曠無際。聞後有追逼聲甚急。因盡力狂奔。而兩足疲軟。舉一步如千鈞。窘甚。忽遙望見數十武外。有一獨行之女郎。審其狀頗似梨影。覺足力頓健。剎

那頃已追及。視之果爲梨影。問曰。君何爲至此。余具述所遭。梨影曰。吾亦從彼處來。今與君脫離虎口矣。余視梨影。衣履不整。狀甚狼狽。見旁有一石。甚潔白。大可容數人。因相與據之而憩。坐甫定。忽覺身搖搖。若無所主。驚視則所坐者非石。乃在一葉舟中。四圍大海茫茫。風浪大作。舟已將次就沈。梨影戰慄無人色。余極口呼救。亦無應者。恍惚間。覺有一篙在手。因立船頭徐撐之。思得傍岸。一失足墮入海中。驚號而醒。汗透重衾。起視殘燈。奄奄就滅。風雨敲窗。聲喧未徹。回思夢境。歷歷在目。此夢也。胡爲乎來哉。大海同沈。夫豈佳朕。由是知兩人之結局。蓋有難言者。驚魂搖曳。不復能眠。晨起以夢中所歷。錄示梨影。并賦兩絕記之。

分明噩夢是同沈。駭浪驚濤萬丈深。竟不回頭冤不醒。何年何地得相尋。  
一念能堅事不難。情牽肯遣舊盟寒。可憐萬劫茫茫裏。滄海乾時淚不乾。

今夕得梨影和詩并錄之。

淒風苦雨夜沈沈。魂魄追隨入海深。不料一沈人不醒。翻身還向夢中尋。  
金石心堅會合難。殘宵我累客生寒。重重魔障重重劫。淚到乾時血不乾。

卽夕復成兩絕。以呈梨影。歎情緣之變幻。證夢境之離奇。余心至此。眞驚定而懼懼極。而絕矣。

癡人說夢無端夢。到癡時說亦難。我是癡人說癡夢。一篇寫出當眞看。  
挑燈爲和兩詩來。累汝勞神我不該。苦海同沈原是命。敢求殘夢續陽臺。

自經前日一番齟齬。兩情愈陷入極苦極深之境。蓋決絕既有所不能而已成之事實。又復一誤再誤。欲

悔無從初時。梨影尚有一線之生機。今則生機盡絕。所餘者死趣而已。圖報有心。回天無力。明知此事將來必演成極惡之果。卽此愁病之光陰。詩歌之酬唱。亦正不可久恃。而一種深憐痛愛之私。乃在此死心塌地之時。益覺如醉如癡。不能自遣。到底終成絕望。則眼前同受之苦惱。使能有法以縮減之。斯爲最幸。人祝長生。我求速死矣。斷夢依依。猶怵心目。一回苦感。又成八絕。余之詩心未盡。卽梨影之淚債未完。忍痛揮毫。無能已已。今世無聊。苦作耽吟之客。來生有幸。勿爲識字之人。

淚枯我亦爲卿憂。翁菴兒孤不自由。人世幾多缺陷事。今生且把再生修。  
 青春易誤志難酬。苦海何來般若舟。怨女豈兒癡。不了不知癡到幾時休。  
 保此微軀尙爲劉。我生不免淚長流。當初何不相逢早。一局殘棋怎樣收。  
 賞心樂事已難求。對泣徒然效楚囚。會少不如長死別。免教一別一添愁。  
 一番噩夢豈無因。兩字憐才總誤人。死報癡郎無悔意。傷心剜自玉爲身。  
 薄命原知命不長。並頭空自妬鴛鴦。最憐費盡心機巧。只博燈前哭幾場。  
 誰識良姻是惡姻。好花肯放別枝春。薄情夫婿終相棄。不是梁鴻案下人。  
 愁城十丈出無門。鬱鬱難如金石存。終恨相思成畫餅。此生無日報卿恩。

歲云暮矣。老母書來催歸甚急。余乃提前舉行校中試驗事。與梨影不通訊者又數日。至昨日事竣。明晨卽擬成行。石癡遊浙歸來。蓋在黃羊祀竈之前。余已不及待。則留函以代面別。明年之事。石癡未行時。已與余繼續訂定。此行亦不過月餘短別耳。梨影知余將歸。亦不留余。惟囑卽夕一面。以抒別悃。余亦允之。

雪鴻淚史

三十

夜闌人靜。復由秋兒導。往余至此。已三上粧樓矣。前兩次為訴冤。此一次為話別。都是相看。有淚慘不成。歎。余仍賦詩數章。以留紀念。梨影則別緒縈懷。無心作答矣。

拈。牽。日。日。費。吟。神。苦。說。燈。前。一。段。因。後。會。不。知。何。處。是。卿。須。憐。取。眼。前。人。  
情。愛。偏。從。恨。裏。真。生。世。世。願。相。親。桃。源。好。把。春。光。閉。莫。遣。飛。花。出。舊。津。  
一。回。相。見。一。悲。酸。苦。語。聽。來。切。肺。肝。牽。袂。無。忘。今。夕。會。蕭。蕭。裏。雨。一。燈。寒。  
憐。憐。惜。惜。算。知。音。塵。海。茫。茫。難。再。尋。願。與。西。山。老。松。柏。相。期。共。保。歲。寒。心。  
吟。賤。酬。答。錦。千。行。詩。債。還。同。情。債。償。淚。點。墨。痕。亂。收。拾。一。齊。都。檢。入。行。箱。  
朔。風。吹。淚。雪。中。天。鴻。爪。猶。留。未。盡。緣。不。為。倚。門。慈。念。切。古。皇。山。畔。過。殘。年。  
刻。骨。相。思。信。不。虛。殷。勤。別。後。盼。雙。魚。同。心。字。樣。防。人。覺。要。把。鴛。鴦。顛。倒。書。  
雞。聲。初。唱。僕。夫。催。此。去。耶。須。幾。日。來。只。待。明。年。元。夜。後。瑤。窗。對。坐。賞。殘。梅。

影。晨鐘動罷。余即登舟。雙櫓悠揚。容與乎中流者竟日。而余已抵家矣。忽忽卸裝。書四絕付舟子攜回呈梨

參。差。碧。浪。放。帆。遲。江。上。伊。誰。唱。柳。枝。行。過。橋。西。人。不。見。船。頭。猶。自。立。多。時。  
半。篙。煙。水。挽。愁。行。南。國。歸。橈。促。曉。程。我。欲。西。湖。尋。范。蠡。他。年。一。舸。寄。餘。生。  
迎。船。孤。塔。出。煙。嵐。歌。嘯。中。流。落。日。醺。蒸。地。類。音。喧。耳。畔。遙。知。燈。火。近。城。南。  
客。裏。欲。歸。歸。未。得。鄉。心。日。共。雁。南。飛。歸。來。却。更。相。思。苦。悔。不。還。遲。幾。日。歸。

臘鼓聲。聲。愁催。永夜。度。灰。寸。寸。景。逼。殘。冬。斯。時。余。姊。亦。歸。去。家。中。惟。母。嫂。二。人。相。與。栗。碌。擗。擔。爲。度。此。殘。年。之。計。行。蹤。甫。定。瑣。事。頻。陳。余。至。此。亦。不。得。不。收。拾。書。箋。屏。除。筆。硯。與。家。人。分。頭。料。理。而。余。之。日。記。遂。無。可。記。之。事。矣。至。今。日。得。梨。影。詩。札。情。意。殷。渥。不。可。不。答。勉。踵。原。韻。以。寄。之。詩。不。能。佳。姑。錄。之。以。誌。深。愛。云。爾。

原作

故園應有未開梅。心共年殘歸思催。人事終難彌缺。望天公。何苦妬奇才。愁中歲月。渾如夢劫後。情懷盡化灰。春意漸回人意冷。眉心一寸鎖難開。碧雲天際渺歸舟。此後新詩孰與酬。心事茫茫成泡影。淚波汨汨抵江流。更無餘算翻棋局。剩有相思訴筆頭。臘鼓聲中愁緒亂。迢迢書寄舊盟鷗。

和作

一枝寄到隴頭梅。暮景忽忽鼓早催。淚到盡時猶有淚。才經恨後更無才。一身渺渺肩還重。萬事悠悠心漸灰。憶自歸來常閉戶。至今未放笑顏開。天寒江上送離舟。要待明年再唱酬。每爲懷人愁。月落忍將恨事說。風流感觸有志爲紅玉。恐我無緣到白頭。莫忘西湖好。煙水早來蕩槳伴閒鷗。

余之歸也。爲十二月十三日。前夕曾與梨影話別。雖相對無歡。固未見其有病態。其後於十七日得彼詩。札亦未言有病。今則殘年將盡。正是家家祀竈之時。而梨影一紙告病之函。忽焉遞到。又令余一片驚魂。

搖搖無主矣。錄其書曰。

梨影病矣。病數日矣。此病亦無大苦。不過一時感冒耳。君聞此信。爲梨影憐。則可。爲梨影愁。則不可也。但孱弱質。已受磨於情。魔怎禁。再受磨於病魔。偶攫微疾。便自疑懼。不死不休。即死奚惜。纏綿於情。網而不知脫。沈沒於愛河。而不知拔。是無異行於死柩之中。而求生也。以梨影平日之心情。固早知其必死。一病之餘。便覺泉臺非遠。深恐日暮間。溘朝露。離塵海。我餘未盡之情。君抱無涯之戚。況梨影生縱無所戀。死尚有難安。七旬衰老。六尺遺孤。扶持而愛護之。舍知已。又將奚託。此梨影今生未了之事。梨影若死。君其爲我了之。然梨影固猶冀須臾。緩死。不願即以此累君。但未卜天心何若耳。瞑眩之中。不忘深愛。伏枕草草。淚與墨并。霞郎霞郎。恐將與君長別矣。我歸天上。君駐人間。一枝木筆。銷恨足矣。又何惜梨花。竟死孽緣。有盡福。無窮伏維。自愛。己酉十二月十九日。白梨影伏枕書上霞君文几。

嗟乎。梨影病何其驟。又何其危。篤至斯耶。余茲身在家中。又何從飛入粧樓。一覘眞狀。惟有默祝蒼天。留彼餘生。慰余癡望而已。乃書二律。寄以慰之。

苦到心頭。只自知病來。莫說是相思。拋殘血淚。難成夢。嘔盡心肝。尙愛詩。錦瑟年華。悲暗換。米鹽瑣屑。那支持。知卿玉骨。纔盈把。猶自燈前。起課兒。

江湖我亦鬢。將絲種種。傷心強自支。應是情多難。恨少不妨神。合是形離。琵琶亭下。帆歸遠。燕子樓中。月落遲。一樣窗紗。人暗泣。此生同少展眉時。

梨影之病。未卜若何。眼底殘年。垂垂欲盡。彼病即能速愈。而二詩和到。計時當在明年。余與彼一年來。翻



和瑟。孫郎將以此詩作歸結情緣。誤盡此生。何慕百年心血。嘔完成績。僅留一卷。翻閱數過。不勝自惜。爰仿浪仙故事。滴淚和酒。呼我詩魂而祭之。而此一册無聊日記。亦隨此殘年而告終矣。

評

梨娘贈物玉梨魂未載其事。夢霞答詩。因物寄意。自然切合。非詠物詩。直寫情詩耳。

驚夢二段。與玉梨魂無甚出入。惟以時計之。彼在秋管。此在冬夜。不免舛誤耳。

此夢固非佳。兆然苦海同沈。夢境實已早驗。豈待將來所謂夢者。固以心理製成之夢。無不與心相應。事亦無不與夢相應也。

夢霞續賦二絕。玉梨魂未載。癡人說夢一首。實較前二絕為佳。

梨娘求死。夢霞亦求死。事至無可奈何。只有大家求死。情癡至此。寧不可憐。

繼記夢詩而作之。八絕。玉梨魂缺其五。未軼者第三第六第七三首也。而第六又誤為梨娘之作。且三分見計。時均不符合。

夢霞與梨娘相見。前後實不止兩次。玉梨魂少此話。別一番情事。夢霞之留別詩。亦缺去其六。未軼之首二絕。則誤載於前一次相見之時。

歸舟四絕。及歸後酬和四律。玉梨魂亦未載。

夢霞歸時。梨娘尙未病。玉梨魂作已病。誤也。梨娘之書。首段刪去數句。以符事實。一年所記。惟此月最略。因無可記之資料也。歲闌事集。非繁瑣。即塵俗不合筆之於書。故寧缺毋濫。

第十四章 庚戌正月至六月

余今年未作日記。僅留得詩稿若干。茲時已七月。秋風無恙。又到人間。而一雙短命之花。已先秋而零落。回首。蓉湖。作客。花塚。埋愁。偶惹閒情。遂淪苦劫。夢花幻影。墨淚奇緣。爲時祇一年。有半耳。而此半年中。所經過之事。實尤如風捲殘雲。頃刻都盡。愛我者。已玉殞。香消不愛我者。亦復蘭摧蕙折。一重惡果。生死未明。兩個玉人。後先就殞。迄今祇贖余無才薄命不祥之身。猶復覩顏人世。哭望天涯。拚把青衫。一殉其如。白髮難拋。獨對西風。瓊瑤雪涕。不堪回首。念忍偷生。蓋余雖不卽死而去死之期。固已匪遠。泉臺有伴。塵世淒涼。余今復在此前年日記之後。補記此一段痛史。時時擱筆。節節思量。而余寸斷之柔腸。不啻復茁。而重就。鬱割其苦。有匪可言。喻者。自今以往。余殘生一日存者。亦當盡焚筆硯。永別書城。心血已完。無可再囑矣。

爾 六 辛 薄

梨影之殞。爲庚戌四月二十五日。筠倩之殞。爲六月十七日。相距無兩月也。而今玉骨深深。已雙壑鴻山之麓。白楊幾樹。蕭蕭作人語矣。兩人之殞。余皆不在殮。不憑棺。不臨穴。祇各留得一紙絕命遺書。次第入於余目。至今日猶爲余補記中第一種斷腸資料也。豈不痛哉。

余忍痛作此補記。而一片傷心。又復從何說起。此半年中之事跡。亦極變幻。復雜強半模糊。幸有詩稿在。個中情事。猶可推尋得之。惟痛定思痛。其痛愈深。未下筆時。腸先斷盡。豈復能慘淡經營。作詳細之紀載。不遇略述。大概以存深恨而已。

余補記之善墨。蓋自赴校之日始。梨影病入新春。旋占勿藥。余得書頗慰。至正月十八日。卸辭家赴校。至

則石癡已先兩日行矣。是日舟中遇雪。客情甚慘。口占兩絕句曰。

長空一片白茫茫。不辨天光與水光。如此江山如此景。扁舟可惜是離鄉。  
頭白梢公守斷桅。滿江風雪抱船來。笠欵囊濕孤帆重。雙槽波心撥不開。

抵螺郵後。余仍卸裝於霍氏寓廬。次日即行開校禮。同事祀生已爲石癡辭去。另聘一曹姓者承乏。鵬耶年漸長。日隨余入校講。暮則挈之俱歸。亦梨影之意也。如是者越一旬。無事可記。至二月初。而兩人之齟齬又生。蓋仍爲篤情之事。余茲不願重提。惟當時梨影曾嚙血成詩四絕贈余。今此箋猶在一色。殷紅余已不忍重睹。余與梨影今年酬和之作。乃以此詩爲開始。余固知其非佳兆矣。詩錄於下。

留春有計總無成。堅守同盟不了情。錯弄機心成畫虎。誤君自憤復何生。  
蒼蒼白石寄人間。到底此緣賸幾年。鶯燕樓臺春易盡。而今零落夕陽天。  
且趁今朝賦血詩。斷腸時刻我支持。雲迷洞口花飛盡。作計尋春已過時。  
命薄恐無歡笑分。情真翻誤怨猜奇。天公若有相憐意。許伴江湖暗自知。

余得詩後曾依韵和之曰。

千闌百就事無成。生死難拋是此情。卿欲輕生我亦死。斷無一死一偷生。  
我本無心戀世間。此緣成就待何年。不如苦海回頭早。攜手同歸離恨天。  
鑠心作字血成詩。無主芳魂孰護持。最是傷心刻骨處。青春同少再來時。  
身入牢籠難解脫。情經阻隔更離奇。春風又到人間路。開盡梅花人未知。

噓。卿。欲。輕。生。我。亦。死。斷。無。一。死。一。偷。生。此。非。余。詩。中。之。語。耶。今。則。死。者。且。兩。人。而。余。之。偷。生。仍。如。故。則。信。乎。男。兒。多。薄。倖。已。梨。影。得。余。和。詩。後。復。與。余。爲。第。四。次。之。見。面。中。道。風。波。屢。經。反。覆。情。長。恨。長。恩。深。怨。深。此。次。青。禽。又。傳。訛。信。深。宵。對。泣。費。盡。溫。存。熨。貼。之。詞。梨。影。卽。夕。成。五。絕。曰。

寄書幾度誤青鸞。因愛成猜。解決難見面。又多難訴處。了無數語到更闌。情絲抽盡苦纏綿。此後悲歡事在天。只是病軀秋葉似。如何支得二三年。滿紙淋漓血未融。感君常置在懷中。此情此字難磨滅。伴爾丹心一點紅。深院鈎簾坐小窗。無言暗泣對殘缸。飛蛾莫撲釵頭醜。留照情人淚兩雙。萬千辛苦恨難平。一死頻拚死不成。如此風波如此險。可憐還爲戀情生。

次畱余亦成二律呈梨影以寫前宵之苦況。

春鴻難認舊時泥。再入天台路已迷。心到苦時惟一哭。腸經斷盡怕重題。合離情迹緣都阻。今古歡場事少齊。春到江南花似錦。黃鸝未得好枝棲。

媛語排愁強自寬。暫親言笑不成歡。讒唇鼓浪人心險。好夢成煙燭影殘。天肯留人顏色在。卿須諒我魂生難。血書一紙情千疊。藏向懷中不忍看。

梨影亦步韵答余曰。

白駒寂寂隔雲泥。路斷仙溪驪怕迷。辛苦總期拚一死。唱酬何必懶重題。當前張緒風情減。後日文君雪鬢齊。江北歸來梁上燕。銜泥且向舊巢棲。

前宵夢裏滯圍寬。羞向深林報合歡。一語盟心山比重。千回望影月將殘。綠慳空說回天易。命蹇知君閱世難。尺素未開先淚疊。來錦字怕重看。

余讀此詩。知梨影之心。猶未盡慰。因再武原韻以解之。

梁巢舊燕再尋泥。只怕高樓咫尺迷。辛苦天教留一死。唱酬我亦願重題。老梅飄雪無人賞。稚柳偷風放葉齊。一度韶華消不盡。瓊枝終許鳳鸞棲。

知爾腰圍日漸寬。玉釵敲斷下同歡。囊中血字紅猶濕。剪後香絲綠半殘。歡計每愁如意少。私書欲作避人難。形疎意密由來說。病裏容顏夢裏看。

姻事之戒。錯誤。梨影已知之。知彼意不屬余。余情亦不屬彼也。而余所躊躇者。更有一端。以余寒素家風。清貧自守。待相如獻賦得官。今生恐無此際。遇得婿如余。實無所取。此後余即能勉移舊愛。以慰新人。而筠情生長綺羅叢裏。未必能變糟糠。果爾則誤彼終身。益復無底。余以此意示梨影。梨影怫然謂筠情決不為買臣之婦。責余太以濁物視人。一言孟浪。又幾起風波。於平地。急自認過。呈六絕曰。

落梅風急子規啼。草長平蕪綠漸齊。二月春寒能釀病。那禁心緒復淒淒。同有丹誠如皎日。不妨披牖各陳詞。兩番血跡重為證。置袖應無漫滅時。相如自恨累清貧。啜咽無端道苦辛。偏是情真疑忌起。一心人似負心人。浹旬長遣十函詩。寄托愁魂筆一枝。莫恨蓬山萬重隔。眼前有路只無期。徘徊無計遣心情。一曲風琴譜乍成。指上調從心上轉。斷雲零雨不成聲。

梨影依韵和余曰

一寸心期十丈愁。淚珠如線。夢如鈎。銷魂翻恨銷難盡。每到斜陽一倚樓。

殷勤解得耳邊啼。又聽新鶯恰。恰齊盡日東風吹。思亂一春情緒被春迷。

碧隴記得曾攜手。春鳥回來重寄詞。鴈夜鶯春愁一樣楚。魂湘血怨同時。

唱酬我自患才貧。但是鍾情合。苦辛誓死料伊非。薄倖詩人多半屬情人。

莫味樊川惆悵。詩落花底事。怨空枝。韓憑死遂雙樓。願碧黃泉會有期。

燈昏被冷若為情。借夢追歡夢乍成。恨煞茅檐終夜雨。夢中時度打窗聲。

樓上無愁亦有愁。香風拂拂動銀鈎。望中柳色無窮處。連日春陰不上樓。

鵬耶折蘭為余插之瓶中。此蘭也。卽去年相思之起點。招恨之媒介也。人世悲歡至無憑準。斷腸消息何

可復問。而空谷幽芳已兩度春風矣。今日重見此花。能無今昔之感。吾恐再歷幾時。死生離別更不知何

若而此花則長養春風。舊苗再發。馨香永久。雖經衰敗而常保孤根。畢竟人命不如花命也。重賦兩絕示

梨影

曾惜馨香賦小詩。去年寒食惹相思。悲歡離合翻雲雨。爾尙濃芬似舊時。

天生靜質爲騷人。只覺幽情對我眞。啼眼羞眉終歛怨。憐渠長似未逢春。

今年梨影與余詩函往返。而外恆欲面訴相思之苦。余初頗疑之。今乃知彼用心至深。蓋彼固早決一死不久。卽將永訣。故欲於未死之前多見數面。以了情癡耳。猶記二月之終。彼屢約余相晤。有四律寄余。曰

愁。吟。容。易。鬢。成。絲。況。復。尋。春。又。及。時。小。院。未。忘。前。度。約。佩。囊。空。積。百。篇。詩。夜。寒。度。夢。伊。堪。歎。零。雨。敲。窗。

我。莫。知。日。夕。透。嘗。孤。寂。無。端。風。雨。壞。幽。期。相。如。何。必。患。清。貧。一。舸。鴟。夷。好。問。津。花。外。東。風。真。是。夢。燈。前。寒。雨。苦。相。親。顏。無。喜。色。休。看。鏡。淚。少。乾。時。

數。易。巾。深。巷。攜。籃。頻。喚。賣。杏。園。落。盡。有。餘。銀。頻。添。緘。札。達。情。深。冷。隔。歡。蹤。直。到。今。怨。句。不。辭。干。遍。誦。濁。醪。誰。勸。滿。杯。斟。青。衫。又。濕。傷。春。淚。碧。海。常。懸。捧。日。心。不。道。相。思。滋。味。苦。愁。人。只。向。個。中。尋。

咫尺蓬山有萬重。丹青寫盡病君容。琴心屬意何曾亂。鵲語難憑不可從。楊柳愁中深淺色。梨花夢裏去來蹤。衝煙犯月能相過。秉燭花前一笑逢。

余亦有和韻四律曰。

離腸輾轉攪千絲。單枕空床耐幾時。一種薄寒成薄病。半窗殘雨讀殘詩。愛憐聲影教人瘦。併疊心情付爾知。若許劉郎重問訊。碧桃花發是佳期。

花前沽酒豈辭貧。還問東風舊日津。幾世幾生修得到。一肌一髮未曾親。追思空剩千行錦。零淚難消半幅巾。直是將來來度日。如何能待養成銀。

積得相思幾寸深。風風雨雨到而今。詩惟寫怨應同瘦。酒爲排愁只獨斟。五夜夢留珊枕恨。一生身作錦囊心。情場不信多奇險。便到黃泉也願尋。

書來一紙意千重。多恐春來減玉容。心上如何拋得下。眼前只是會無從。艱難苦海翻新浪。曲折迴廊

記舊蹤情怨深時期面訴禁煙時節好相逢

往歲清明余於客裏過之今春未行之前老母預囑余歸以值彼家家上塚之時阿兄遠出死父墳頭之一盃麥飯幾陌紙錢非余及時過返更無人為之澆奠也寒食之夕踐梨影之約赴醉花樓夜話賦三絕以誌別曰

幾時消渴隔柔鄉一盞瓊漿今未嘗要識誓言生死守阿儂金石做心腸東風趁柳暫回鄉此後堪憑只寸腸纔得相逢便言別自慚真近薄情郎

余初意於清明日過歸掃墓以慰母望既見梨影之後歸心乃為之遏阻遷延不決瞬息重三既竟老母復忘死父余誠不自知其何心迄今思之更復大悔蓋後日梨影之死亦未始非余欲歸未歸之一念有以誤之也當時有自嘲二絕曰

空卜歸期未是期此心不定似圍棋無由算得分身術只恐思歸復懊離清明異地踏山春又近江濱祓禊辰枉被子規苦相勸不妨長作未歸人

余未成行梨影忽有歸寧掃墓之說余知梨影幼喪父母僅存一叔父及兩弱弟其家距嶺南七百里水程遙隔往返殊艱已十載未歸寧矣今胡急作歸計彼蓋自知過此以往將永無回家祭掃之期未死以前此意固無人覺察也臨行時和余自嘲兩絕曰

骨肉無多會少期清貧苦守半殘棋謾言兩弟難相識叔父慈顏十載離難因祭掃趁江春麥飯澆時已過辰又卜歸帆心却苦迎門都是別家人



梨影此行。擊鵬郎俱去。在返期以三日。恐余寂寞。未行之前夕。更多囑咐之詞。余復呈兩絕曰。

臨歧還寄兩篇詩。為念癡人費夢思。我未成歸汝却去。算來總有一番離。撥棹春江。江水香。此行無復可商量。明知三日期非遠。別淚還拋一兩行。

次晨梨影借鵬郎登舟。余更遣秋兒遙投四絕以贈別。

戲言情淨願歸空。急得蕭郎路欲窮。特地臨行重寄語。近來此念付東風。衛娘書格謝娘詞。冰雪心肝蘭蕙思。一路春風江上景。煙波此去好尋詩。去年親詣隔雲泥。祭掃歸來認舊園。料得到門愁喜併。一番歡笑一番啼。獨泛春波。一葉舟。驚花雖好莫淹留。思卿一日三秋似。三日分明是九秋。

至三日後。梨影果如期而歸。和余贈別詩曰。

我處榮枯百慮空。浮生自悟淚難窮。憑情割片心肝去。泣盡虛窗一夜風。珍重臨行贈別詞。煙波渺渺載離思。桃花溪水分明處。爭奈愁多懶捉詩。多情燕子戀殘泥。重啓東風舊日囑。更憶新離悉久別。兩重愁并一重啼。

無數青山送去舟。夕陽流水影空留。垂楊三月愁絲亂。何必傷心待暮秋。

庭前木筆又開第一花。矣憶去年曾賦小詩有題紅不稱之句。只道書生無福。誰知月老有心。輾轉深情。演成幻劇。今日花尚依然。而覽物之情。則大異矣。再賦二律呈梨影。

可惜東風得意花。一枝移種到貧家。有情彩筆偏名木。無主春光誤照霞。只恐錦窠雲易散。最憐深院

月先斜。平泉何待成。追憶早向殘。枝生怨。嗟  
 紅紗映日。逞狂姿。正是梨花淚盡時。杜牧傷春愁對酒。江淹分夢強題詩。更無當意花。經眼欲寫同心  
 字。贈誰種玉。前生偏種恨。試看啼血滿千枝。

此詩去後。越二日得梨影和作香箋。半濕都是淚痕。其句曰。

杜牧真無當。意花春風次第到。鄰家葵花抱恨。終傾日。梔子同心別。贈霞錦字。織成千古怨。綠紗分逗  
 一枝斜。僵桃代李。原多事後果。前因空自嗟。

機香欲斷。乞埋姿。薄命累君傷。落時舊淚不消。都化血。新愁無奈少。吟詩

第二首僅和二聯。下注云。和至此更讀原詩。喉梗眼花。墨乾淚盡。下句不能再和矣。曠余之詩。梨影不能  
 和之。梨影之詩。余又豈能讀之哉。因感其意。即用第二首上二聯原韻。成兩絕。以存深恨。

門掩梨花葬玉姿。開時不見見殘時。天昏地黑人癡望。腸斷蕭娘半首詩。

百草千花弄甚姿。終無缺月再圓時。暈完心血流完淚。從此逢人不說詩。

曠此詩。余特自鳴其恨。孰知即以此大傷梨影之心。而促其速死。耶。自此次酬答之後。梨影詩。訕漸絕。不  
 十日而略紅舊症。又復大發。從此竟不復起。藥店龍飛。香桃骨損。曾日月之幾何。而人亡花落。往事如煙。

一嫁梨雲魂歸離恨。不堪重問醉花樓。矣。彼初病時。余曾賦問病一律曰。

心如梅子澹奇酸。愁似抽絲有萬端。苦我此懷難自解。聞卿多病又何安。情根誰教生前種。癡恨無從  
 殞後寬。但是同心合同命。枕衾莫更問溫寒。

梨影得詩後答余一律此詩為彼最後酬余之作自後更無隻字相遺矣至今錄之猶覺心酸欲絕也

苦吟一字一心酸誤却毫端誤萬端月魄不圓人尙望雨聲欲碎夢難安恩深真覺江河淺情猶那知

字宙寬儂更近來成懶病和郎詩句怕凝寒  
余讀此詩知梨影之病實為余之木筆詩及續賦兩絕所感而成文字之毒一至於此則更武原韵以慰之

傳聞病耗更心酸怨句分明造病端兩處情懷同自苦幾番魂夢未曾安如儂直覺生無趣望汝還將  
死放寬日對頑童宵對影淚波洗面不知寒

余之婚事本定於今年七月徇梨影之意亦乘石癡暑期歸國之便也屈指計之為時匪遠事屬違心居  
恆自怯而梨影一病又沈沈有不起之象則余更何心及此賦四律以見意

生死牽連不肯休到頭結局料無收亂生心病詩難藥強制情魔夢有鈎半世精神消恨血一窗風雨  
撼窮愁花前一醉還能否寂寂空床擁嫩裘

愁恨光陰一載過欲拋終戀奈癡何情灰已冷心猶暖病眼全枯淚轉多白骨生涯人自累紅箋殘字  
血難磨卷施不死生尤苦誰別明燈救火蛾

再為知音拂鏡鸞隔牆春色甚相干情惟入骨猜嫌易事本違天左右難白首他年為世笑丹心今日  
驅驅看舊歡零落新歡誤月正圓時夢早殘

茫茫後果與前因撩亂心情假是真木筆開時空見日梨花落後更無春誰教枉却巫山夢我算經過

滄海身憔悴。餘生終不惜。豈宜再作畫眉人。

此詩余曾錄示靜庵。靜庵戲步後二首原韵。爲余預賦催妝二律。徒費筆墨。後竟絕無用處。然良友惠余詩。不可不錄也。

黃絹詞成擁鳳鸞。嬌嗔低訴倚闌干。贅齊豈爲髡多智。入蜀方知道不難。意外奇緣惟獨喻。個中心事早同看。郎才女貌歡何似。珍重良宵莫放殘。

不是今緣是夙因。眞眞假假假還眞。梨雲着意猶含雨。木筆強開占早春。河鼓沈沈催永夜。月輪朗朗悟前身。遙知紅燭雙輝裏。別有含情一美人。

余讀靜庵詩。心有所感。復成二律。此詩爲余末次呈梨影者。梨影不復酬余。余亦從此輟吟矣。玉臺休悵信音稀。莫道人情朝暮非。無意相逢原宿孽。此身不死定長依。尙看殘字書顰血。終感餘芬戀蝶衣。有限光陰愁病裏。縱難同穴願同歸。

漫勞舊雨賦催粧。讀遍新聲暗自傷。天意偏教圓缺月。儂心不偶似梳檜。鏡臺空見新人笑。衫袖猶留舊日香。福薄苦無歡笑分。忍看珊瑚繡鴛鴦。

梨影病已幾旬。絕無起色。余心之焦急。盡可想見。至四月八日之夕。彼忽復命秋兒導余往視。玉容萎頓。尙能強起與余坐談。謂余曰。君清明未歸。恐勞母望。今宜暫返。以理家事。妾已爲君雇一村婦。明晨即可啓行。妾病無妨。不煩掛慮也。余唯唯。既而又謂余曰。石頭記全書。妾已閱畢。此書暫不還君。妾視書。眼淚

有。一段觀文。以寶玉對於芙蓉女兒。尙作哀詠。胡獨於心愛之瀟湘妃子。而無之多情。類君。盡爲操筆一

篇以補其闕。余又唯唯。事後。懸之梨影。之為此言。固有深意。而憫憫。至今卒無一字。以慰泉壤。悼亡。墨。也。教荀倩。神傷。諫死。無文。莫諱。江郎才盡。魂魄。有知。重泉。欲恨。深矣。

次晨余遂行。此行也。余謂出自梨影之意。欲余暫歸。慰母。孰知彼固受人之挾迫。而為此。昨夕一晤。即為今生訣別之期。耶。蓋老母以余歸。期屢誤。望眼。穿知余久溺癡情。遂忘正事。乃函達梨影。囑彼轉勸余歸。梨影諾之。乃從而促余。遣返也。歸後。老母為余言。余始恍然如夢。覺則急索母原書。底稿及梨影答書。閱之。母致梨影書曰。

崔夫人慧鑒。余今冒昧上書。夫人驟閱之。必駭然。閱至終篇。知夫人必能相諒。且必能允余所求。不肖兒。夢。霞。往歲。客。夫人家。以浪蕩。餘生。得裙釵。知已。三生有幸。文字交深。客裏扶持。深蒙照拂。以夫人金玉為質。松柏為心。祗結翰墨。因緣。不願犧牲。名節。余固無慮。其有他所恨者。吾兒早年喪父。庭訓久疎。品性不純。風情獨厚。年餘潦倒。心志全非。老身鍾愛。此兒殊不願其終為情誤。即夫人節苦心堅。責難任重。亦豈宜不斷癡情。致傷賢德。既蒙不棄。寒微許結姻好。情無不了。事亦至佳。而吾兒一味狂癡。心猶未足。新歡雖好。舊愛難忘。藕斷絲連。迄不可解。此皆吾兒之誤。夫人非夫人之誤。吾兒也。夫人其母不憚。老身深恨。吾兒實深憐。夫人故望夫人力排愁障。身出情關。自為解脫。乘憲。吾兒豈惟吾兒終身感德。即老身亦受賜良多矣。茲者春暮。遲歸。聽子規而不動。父骨已朽。遂虛祭掃之儀。母眼將穿。望壚門閭之望。陷惑之情。至斯已極。以家人之曉曉。知已不足以悟彼不肖之心。而反之於正。所恃者夫人耳。夫人而聽余言也。其勸之速。歸彼愛。夫人言當立允。既歸之後。即當禁其復出。校中一席。余已覺得。

梨影答母書曰。

一相當之人永為庵代為吾兒收放心亦為夫人絕情魔也味死上言惟夫人圖之歸高陽滕氏檢祗

何太夫人尊鑒殘春方盡一病懨懨瞑眩之中忽奉慈諭開緘展誦愧極汗淋如曹瞞之讀陳檄頭風不藥而愈矣。妾以遺鑿不能自閑致陷公子於情網之中總由筆誤亦有前因不比琴挑各無墮行悔固難追事何可久是不僅夫人抱深憂即妾為公子事亦已百轉千迴肝腸寸斷矣顧知公子念妾摯恐妾即能絕公子公子未必遂能絕妾則妾亦無能為力然妾今已思得一萬全之法以報公子可使公子絕妾決不敢以薄命之身梗公子之前途而久貽夫人憂也。姻事早承金諾鵲橋渡後便是佳期。姑賢孝性成德才並茂此後公子伉儷之間定下十分美滿且亦為堂北老人增其福社此固妾敬燕一瓣心香日夕禱祀以求之者也。至薄命厖軀在世之日已短事到回頭只餘罪孽來書曲加矜諒不事求全行間字裏霽乎如見其容妾以叢愁積垢之身於未死之前得聞慈愛老人之憐恤語身非犬馬寧不涕零蓋得夫人一言赦妾異日負罪入泉積孽或當為之輕減白骨亦落餘澤矣。公子歸省愆期殆因妾病所致以妾故幾使公子忘家妾罪復何可道茲即敬如來命力勸公子言旋以慰家人久盼夫人幸少安三日後當見鍾愛之佳兒無恙歸來也。扶病作答潦草不恭無任惶恐屏營之至。未亡人崔白梨影謹上。

余讀畢此書瞿然而驚哇然而哭曰母殺梨影矣。余母問故余曰梨影書中謂有法以使余絕彼者蓋欲以死報余也。彼疾方亟母復以一書逼之其死必矣。母厲聲曰若是則仍汝殺彼耳與我何與者汝迷

戀癡情流蕩。忘返致棄家庭。而不顧汝自思汝之所爲。尙有一毫似人否。乃猶以汝母此書爲不當耶。余受責雖唯。念余誠不祥之人人之爲余所誤者。乃不一而足。願余初無誤人之意。胡以人事之逼。余者欲不誤人而不得。思至此。則呼天而泣。

余既歸家。不得不順從母意。日坐愁城。靜待梨影。死耗至四月二十七日。而一片噩音。果應余念而至。惟余已決其必死。故聞耗而後。雖悲極而神不少亂。請於余母欲以親誼往弔余母。此時亦痛揮老淚。領首無言。惟於臨行時。囑余事畢速歸而已。一棹綠波。重來崔護。祇見靈床燈黯。蕙帳風淒。去玉化之期。已三日餘矣。焚香展拜。咽淚不聲。更視彼老翁頹敗之容。稚子悲啼之狀。尤覺心如錐刺。慘痛難言。欲出一語相慰。而無可措辭。余至此。蓋不能不自恨己之誤人甚也。

余此次初擬卽歸。崔翁以喪事叢脞。囑余襄理。余不能辭。則爲忍痛勉留。復居舊館。境地猶昔。人物已非。余獨何心。其不能以一朝居矣。一夕黃昏。月明如畫。擲閱庭階百端。俱集憑弔。埋香遺跡。坏土猶存。追尋哭塚。深情伊人已杳。魂兮歸來。或應依此。觸景悲來。不覺撫墳慟哭。正號咷間。秋兒倏至。問公子何事。傷心乃不畏夜寒。入骨耶。余時四顧無人。乃止淚而詢秋兒。以梨影臨終之狀。況秋兒冷然曰。公子乃猶未忘夫人耶。夫人之死。公子自知之。何問婢子爲。且人已亡矣。哭之奚益。余泣曰。汝勿爾。夫人之死。實余誤之。願豈真余願。今余問汝亦無多言。祇欲汝答夫人。彌留之際。曾有何物遺余者。秋兒曰。遺物耶。聞有一紙絕命書。爲筠姑娘所得。余哀之曰。汝肯爲余向筠姑乞得是書乎。秋兒搖首曰。此難允。公子筠姑自夫人死後。怨公子甚。婢子烏敢爲公子作說客。耶。言已拂袖逕行。余挽裾從之。轉盼已杳。則返而復哭。噫。

秋兒怒余亦出至情余今茲宜為人棄矣

次晨余尚未起秋兒推門入出一函擲余枕畔返身遂奔余拾而視之書為筠倩所遺中附梨影遺書數紙知秋兒昨宵雖却余求仍為余言於筠倩得是書以遺余也先讀筠倩書曰

何夢霞君鑒此妾與君無一面之緣有百年之約片言未接寸簡先通具有苦衷殊非得已前日梨嫂死後得讀其絕命遺書知君與梨嫂中有一段因果妾處其間惻無聞覺致坐視梨嫂之死而無從施救梨嫂之死一半為君一半為妾妾深痛之君亦當深痛之顧妾所不解於君者妾與君無係屬君何為允梨嫂以姻事允之以慰其心猶可說也既允之後又何為不能承順意見紛歧而陷梨嫂於柔堦之境豈君之存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耶妾今所言非敢怨君實深痛梨嫂之死遂不覺多所冒瀆多情如君回首前塵當亦甘受妾責而無怨今梨嫂死矣妾家零落之況君亦知之此後窮老孤兒將何所託且梨嫂遺書中所望君於死後者又何在想君為志士亦為端人終必有以自處而處矣妾妾身已為傀儡妾心亦等死灰與君名義雖在緣會終虛恐不久亦且從梨嫂於地下君其行矣不勞讀念也梨嫂絕命書二紙一以遺君一以遺妾茲并附呈祈察崔氏筠倩上言

梨影遺書曰

嗟乎霞君妾令別矣瀕死之際未能忘君掙一絲餘氣留數語以遺君方妾力疾下筆時想君猶含情憶遠凝望天涯而祝意中人之平安無恙也妾在世之日百無可樂蓄死志也已久今更不能涉履塵寰乎霞君妾死樂也君宜勿為妾悲以君平日遇妾之厚驟聞妾死必痛不欲生所望君事過之後即復



忘懷而盡君所應爲之事。是卽所以慰妾。至於過情之痛。或至傷身一念之癡。相從地下。置人生事。於不顧。果若是者。則君且誤妾於死後。而妾之死。亦爲徒死。此則妾在九泉之下。一靈不昧。終望君能自悔悟。不至輕出乎此也。筠姑才德勝妾十倍。將來君家庭幸福。何可限量。蘭閣靜好之餘。不忘媒約。以心香一瓣。淚酒半盃。遙酌妾於花飛春盡之天。魂兮。有知定當追逐。東風來格。來響。然妾所望於君者。更有一事。君懷才未遇。值此時艱。正宜出爲世用。曩昔以此勸君。君不爲動。今妾死而情絲已斷。自當努力進行。以圖不朽之業。若僅奄奄忽忽享庸福。以終則妾之陰魂。雖慰而猶未盡慰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君鑒之。四月二十四日梨影絕筆。

梨影遺筠情書曰。

余有隱事不能爲妹言。但此事於妹終身頗有關係。不爲妹言。則負妹滋甚。而余罪將不可道。今余將死。不能不將余心窩中蓄久未洩之事爲妹傾筐倒篋而出之。以贖余生前之愆。而事太穢瑣。礙難出口。欲言而噤者屢矣。余病已深。自知去死非遠。而此事終不能秘。妹不能與妹明言。當與妹作筆談。今余握管書此。卽爲余今生拈弄筆墨之末次。余至今日甚悔自幼識得幾個字。也。僅草數行。余手已僵。余眼已花。余頭涔涔。而余心且作驚魚之跳。余淚且作連珠之灑矣。天乎。

余於未言之先。欲有求於妹者一事。蓋余之言不能入妹之耳。妹將聞之而色變。毗裂。盡泯其愛。我憐我之心。而鄙我恨我。曰若是死已晚矣。余不能禁妹之恨我。妹果恨我。余且樂甚。蓋恨我愈甚。卽愛我益深。余無狀不能永得妹之愛。亦不敢再冀妹之愛。余死後之罪孽。或轉因妹之恨我。冥冥中爲之。

消滅。故余深望妹之能恨我也。  
此事爲余一生之誤點。實亦前世之孽根。余雖至死並無悔心。不過以事涉於妹。以余一人之私意奪妹之自由。強妹以所難。此實爲余之負妹處。至今思之。猶不勝懊惱。然余當初亦爲愛妹起見。而竟以愛妹者負妹。妹此余始料所不及也。余今以一死報妹贖余之罪。余死而妹之幸福得以保全矣。妹乎。此一點良心。或終能見諒於妹乎。

余書至此。余心大痛。不能成字。擲筆而伏枕者良久。乃復續書。余死殆在旦暮間矣。不於此時將余之心事。掬以示妹。後將無及。故力疾書此。妹閱之。當知余之苦也。余自求死。本非病也。而家人必欲以藥苦我。若以余所受之苦爲未足者。余不能言。而余心乃益苦。妹以余病愛護倍至。日夜不肯離余。深感妹而愧。無福以消受。妹之深情。欲與妹言。而未能遽言。余心之苦。乃臻至極點。余因欲報妹。而反以累妹。余之罪且將因之而增加。眼前若是其擾擾。余死愈一日不可緩。而此書乃愈不能不於未死之前。忍痛疾書。然後瞑以待死。

余年花信。卽喪所天。寂處孤幃。一空麗障。縹緲情絲。已隨風寸斷。薄命紅顏。例受摧折。余亦無所怨也。孰知彼蒼者天。其所以折磨我者。猶不止此。復從他方面。施以種種播弄。步步逼迫。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余情如已死之灰。而彼竭力爲之挑撥。使得復燃。余心如已枯之井。而彼竭力爲之鼓盪。使得再波。所以如此者。殆使余生作孀雌。尤欲余爲冤鬼。不如是不足以死余也。自計一生。此百結千層。至願極密之情網。出而復入者。再前之出爲幸。出後之入乃爲深入。既入之後。漸縛漸緊。永無解脫之希望。

至此。余身已不能自主。一任情魔顛倒而已。余之自誤。耶人之誤。余亦茫然。無論自誤。被誤。同一誤耳。同一促余之命耳。今已有生。無幾去死。匪遙。彼至忍之天公。與萬惡之情魔。目的已達。可以拍掌相賀。然余也。前生何孽。今世何愆。而冥冥中之所以處余者。乃若是其慘酷也。

此事首尾情節。頗極變幻。此時余亦不遑細述。妹後詢夢。霞可得其詳。今欲爲妹言者。余一片苦心。固未嘗有負於妹耳。妹之姻事。余所以必欲玉成之者。余蓋自求解脫。而實亦爲妹安排也。事成之後。妹以失却自由。鬱鬱不樂。余心爲之一懼。而彼夢霞復抵死相纏。終不肯移情別注。余心更爲之大懼。蓋余已自誤。萬不可使妹亦因余而失其幸福。而欲保全妹之幸福。必先絕夢霞戀余之心。於是余之死志決矣。移花接木。計若兩得。今乃知用心之左也。

上所言之。即余致死之由。然余幸無不可告妹之事。偶惹癡情。遽罹慘劫。此一死。非殉情。聊以報妹。且以謝死者耳。余求死者。非一日矣。而今乃得如願。余死而余之宿孽。可以清償。余之餘情。可以拋棄。以余之遭遇。直可爲普天下古今第一個薄命紅顏之標本。復何所戀而寶貴其生命哉。妹閱此。當知余之所以死。莫以余爲慘死之人。而以余爲樂死之人。則不當痛余之死。惜余之死。且應以余得及早脫離苦海。而爲余賀也。余固愛妹。妹亦愛余。姑嫂之情。熱於姊妹。十年來耳鬢厮磨。蘭閣長伴。妹無母。余無夫。一樣可憐。蟲幾爲同命鳥。妹固不忍離余而去。余亦何忍棄妹而逝哉。然而筵席無不散之時。檠杵無不了之局。余已作失羣之孤雁。妹方爲出谷之雛鶯。春蘭秋菊。早晚不同。老幹新枝。榮枯互異。余之樂境。已逐華年。而永逝妹之樂境。方隨福命。以俱長。則余與妹之不能久相與處者。命也。亦勢也。然

余初謂與妹不能長聚而孰知與妹竟不能兩全也今與妹別矣與使余忍恥偷生而使妹之幸福因以減缺則余雖生何樂且恐其苦有更甚於死者蓋此時妹幸福之完全與不完全實以余之生死為斷余生而妹苦余亦並無樂趣無寧余死而妹安余亦可了情癡也余言至此畢矣尚有一語相要余不幸為命所磨為情所誤心雖糊塗身猶乾淨今以一死保全妹之幸福妹能諒余苦心幸為余保全死後之名譽也至家庭間未了之事情關骨肉妹自能為余了之毋煩余之喋喋矣

嗟乎梨影汝竟為余而死耶余誠誤汝又安惜此苦吟憔悴之身而不為汝殉耶願殉非汝願則余又何敢不留此餘生以慰汝重泉之望然讀筠倩之書因汝死而悲觀之念愈深恐余即欲勉為其難而人終不余諒也則余復何以慰汝筠倩之書余欲答之而無從下筆淹留數日余兄劍青自閩歸吳奉母命來

逆余矣余亦以傷心境地不願復留遂與兄俱返去時筠倩固猶無恙也梨影之死余家人亦皆聞而痛之而歎憫之餘轉生歡慰以吉期在即皇皇焉為余措備一切時或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余亦任之此一時之心情真有所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者矣乃至六月十八日而筠倩之噩耗又至

梨影之死尚在余意中筠倩之死實出余意外憶彼前遺余書中有從梨嫂於地下之語余以為一時憤激之詞不料其果實踐惡耗重來余寧無痛願悲極而轉為彼慶慶彼乃得先余與梨影攜手泉下而女兒家清淨之身終未為醜醜男子所污也惟家人驚聞此耗頓使一片歡情化為冰雪余欲復往弔母不能阻則囑余兄伴余往至則知筠倩自余行後旋病失血於十七日歿因酷熱不能久待即日成殮矣

嗟嗟。桃夭未賦。曇化遽傷。嫁衣改作殮裝。新郎翻爲弔客。生時未接一言。死後亦慳一面。天下奇痛之事。寧有過於是者。然不幸如余。合償此報。彼崔氏之人。何辜因余而喪亂。疊遭歷家破人亡之慘。崔翁哭。之。餘復哭。愛女。鵬耶。失母之後。更失賢姑。此後扶持愛護。又恃何人。孤苦伶仃。益難設想。余至此。尤不能不自恨己之誤人甚也。

銷情葬事既竟。余卽憫憫隨阿兄俱歸。憶當時秋兒曾以筠倩臨終時留下之日。記數頁遺。余昏迷之際。未遑竟閱。歸後乃更出而閱之。忍痛記其文曰。

六月初五日。自梨嫂死後。余卽忽忽若有所失。余痛梨嫂。余痛梨嫂之爲余而死。余非一死無以謝梨嫂。今果病矣。此病卽余亦不自知其由。然人鮮有不病而死者。余既求死。烏得不病。余既病。則去死不遠矣。然余死後。人或不知余之所以死。而疑及其他。則余不能不先有以自明也。自今以往。荷生一日。可以扶枕握管者。當作一日之日。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此方方之硯尖尖之筆。殆終成爲余之附骨疽矣。

初六日。自由自由。余所崇拜之自由。西人恆言不自由。毋甯死。余卽此言之實行家也。憶余去年此日。方爲鵝湖女校之學生。與同學諸姊妹。課餘無事。聯袂入操場。作種種新遊戲。心曠神怡。活潑。是何等快樂。有時促膝話心。慨家庭之專制。憤社會之不良。侈然以提倡自由爲己任。是又何等希望。乃會幾何時。而人世間極不自由之事。竟於余身親歷之。好好一朵自由花。遽墮飛絮。輕塵之劫。強被東風。竊管快樂。安在希望。安在從此。余身已爲傀儡。余心已等死灰。鵝湖校中。遂絕余蹤跡矣。迄今思

之脫。姻事。而不成者。余此時已畢所業。或留學他邦。或掌教異地。天空海闊。何處不足以任余翱翔。余亦何至抑鬱以死。抑又思之。脫余前此而不出。求學者則余終處於黑暗之中。不知自由爲何物。橫逆之來。或轉安之若素。余又何至抑鬱以死。而今已矣。大錯鑄成。素心莫慰。哀哀身世。寂寂年華。一心願謝。夫世緣孤處。早淪於鬼趣。最可痛者。誤余而制余者。乃出於余所愛之梨嫂。而嫂之所以出此者。偏又有許多離奇因果。委屈心情。卒之爲余而傷其生。此更爲余所不及知。而不忍受者。天乎。天乎。嫂之死也。至慘。余敢怨之哉。余非惟不敢怨嫂。且亦不敢怨夢霞也。彼夢霞者。亦不過爲情顛倒。而不能自主耳。梨嫂死。彼不知悲痛。至於胡地矣。煩惱不尋。人人自尋煩惱。喚可憐。蟲可憐。蟲何苦。何苦。

初七日。余病五日矣。余何病。病無名。而瘦骨稜稜。狀如枯鬼。久病之人。轉無此狀。余自知已無生理矣。今晨強起。臨窗吸受些兒新空氣。胸膈間稍覺舒暢。而病軀不耐久立。搖搖欲墜。如臨風之柳。久乃不支。復就枕焉。舉目四矚。鏡臺之上。積塵盈寸。蓋余未病之前。已久不對鏡。理妝矣。此日容顏。更不知若何憔悴。不能與簾外黃花。商量肥瘦矣。美人愛鏡。愛其影也。余非美人。且已爲垂死之人。此鏡乃不復爲余所愛。余亦不欲再自見其影。轉動余自憐之念。而益增余心之痛也。

初八日。昨夜又受微寒。病進步益速。寒熱大作。昏不知人。向晚熱勢稍殺。人始清醒。老父以醫來留一方。家人市藥煎以進。余乘間傾之。未之飲也。夜安睡。尙無苦。

初九日。晨寒熱復作。頭汗淋漓。然額汗出如瀉。余甚思梨嫂也。梨嫂善病。固深領略。此中況味者。卒乃脫離病域。一瞑不視。余欲就死。不能不先歷病中之苦。一死乃亦有必經之階級。耶。死非余所懼。而此

病中之痛苦且甚。一日余實無能力可以承受也。嫂乎陰靈不遠其鑒余心其助余之靈魂與軀殼戰。初十日傷哉無母之孤兒也。誰無父母。父母誰不愛其兒女。而母之愛其所生之兒。往往甚於其父。余也不幸愛我之母。撇余已七年矣。幾幾孤影與兄嫂相依。乃天禍吾宗。阿兄復中道夭折。夫兄之愛余無異於母也。母死而愛余者有父。有兄。有嫂。兄死而愛余者益寥寥無幾矣。豈料天心刻酷。必欲盡奪余之所愛者。使余於人世間無復生趣。而後已。未幾而數年來相處如姊妹之愛。嫂又從母。與兄下斂。天倫之樂矣。今日余病處一室。眼前乃無慰余者。此幽邃之曲房。幾至終日無人過問。脫母與兄嫂三人中有一人在者。必不至冷漠若此也。余處此萬不能堪之境。欲不死。殆不可得。然余因思余之死。母復思余之生。父老矣。十年以來。死亡相繼。門戶凋零。老懷可云至惡。設余又死者。則歡承色笑。更有何人風燭殘年。其何能保余念及斯。余乃復希望余病之不至於死。得終事余之老父。而病軀萎損。朝不及夕。此願殆不能遂。傷哉。余父垂老。又抱失珠之痛。其怨兄之無力與命爭也。

十一日。醫復來。余感老父意。乃稍飲藥。然卒無效。老父知余病亟。頻入視余。時以手按余之額。冷熱之度。狀至憂急。余將死。復見余親愛之父。余心滋痛矣。

十二日。今日乃不能強起。昏悶中合眼。即見余嫂。豈憶念所致。抑精誠所結。耶。泉路冥冥。知嫂待余久矣。余之歸期。當已不遠。余甚盼夢。體來以余之衷曲示之。而後目可瞑也。余與彼雖非精神上之夫妻。已爲名義上之夫妻。余不情不能愛彼。即彼亦未必能愛余。然余知彼之心未嘗不憐之惜之也。余今望彼來。彼固未知余病。更烏能來。即知余病。亦將漠然置之。又烏能來。余不久死。死後彼將生。若何。

之感情余已不及問以余料之彼殆無餘淚哭其未婚之妻矣余不得已竟長棄彼而逝彼知之彼當諒余諒余之爲嫂而死也

十三日 余病臥大暑中乃不覺氣候之炎蒸余素畏熱今則厚擁重衾猶嫌其冷手撫胸頭僅有一絲微熱已成伏爾之僵蠶矣醫復來診視畢面有難色躊躇良久始成一方竊囑婢媪不知作何語然可決其非吉利語也是日老父乃守余不去含淚謂余曰兒失形矣何病至是余無語余淚自枕畔曲曲流出濕老父之衣襟痛哉余心實不能掬以示父也

十四日 余病甚滴水不能入口手足麻木漸失知覺喉頭乾燥不能作聲痰湧氣塞作吳牛之喘若有人扼余吭者其苦乃無其倫老父已爲余致書夢霞余深盼夢霞來而夢霞遲遲不來余今不及符矣余至死乃不能見余夫一面余死何能瞑目余死之後余夫必來余之日記必能入余夫之目幸貞珍重勿痛余也余書至此已不能成字此後將永無握管之期

梨影之死余不遽殉者以有筠倩在也今筠倩復殉梨影而死則余更多一可殉之人梨影之死余致之筠倩之死亦余致之余不殉梨影亦當殉筠倩以一身而殉兩人此死寧復不值余意已決則援筆書筠倩日記之後曰

此余妻之病中日記也余妻年十八歿於庚戌年之六月十七日此日記絕筆於十四蓋其後三日正病劇之時不復能作書也余聞病耗稍遲比至已不及與余妻爲最後之訣別聞余妻病中目望余至此時日記則留以貽余者余負余妻余妻乃能曲諒余心至死不作怨語余生無以對之死亦何以慰之



耶無才薄命不祥身直遭凶災到玉人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余妻之死余死之也生前擔個虛名死後淪為孤鬼一場慘劇遽爾告終余不能即死以謝余妻余又安能不死以謝余妻行矣行矣會有此日死而有知離恨天中為余虛一席焉可也

余歸後如醉如癡不言不笑余母見狀深滋危懼則禁余出門而余之迷惘乃愈甚余兄知余意所在從而勸余曰弟欲覓死何處無就死之地時局如此正志士以身報國之秋死一也殉情而死與殉國而死輕重之相去何可以道里計且梨影遺書不願弟享庸福筠倩亦以自處昂弟弟今輕於一殉實非死者之志吾為弟計弟其東乎余聞言頓悟則亦允之靜庵時來視余亦贊成是議與余兄為余籌措東游之費適石癡返國憫余所遭遺書相慰余即與之相約同行今距行期祇二日矣忽效乘風宗慙空為萬里之遊不作矢死喬生覓到九泉之下挾余長恨飛渡扶桑此後寸心更難自信梨影耶筠倩耶魂兮有知應化作旋風隨余所適而視負心人之終歸何所也

評

玉梨魂殺梨娘之死為己酉除夕實為全書之大誤點淚史即為正此誤點而作故又有此章之補敘

此章所載詩詞共七十餘首玉梨魂錄入者僅有四律五絕而計時均誤此章夢霞與梨娘又見三次計前後共有六次見面與筠倩則終無一面緣亦刻矣梨娘死志早決其未死前種種示意夢霞均於死後悟之情景逼真

夢霞戀情忘母致其母有致梨娘一書而促梨娘之死不孝不義吾不能為夢霞恕矣  
夢霞重賦木筆二律語語傷心梨娘讀之知其終不能與筠倩相合而死志乃益決和詩不終何其  
痛也

夢霞續賦兩絕亦痛絕亦知傷心之梨娘將何以堪而一彈再鼓之不已耶此一詩賤實與催命符  
同其效用

夢霞末次所呈二律心事已和盤托出梨娘更以何語相酬更有何術避死

石頭記無寶玉祭黛玉文為全書缺陷淚史無夢霞祭梨娘文亦為全書缺陷顧此文實難於下筆  
閱者多有情人能為擬作一篇以慰芳魂乎著者為梨娘馨香祝之

何母遺書為玉梨魂所無此書措詞婉而多諷口吻逼肖梨娘答書亦稱而悲痛之深過於流涕其  
感人處却在哀而不豔

明知其必死而不能救此痛寧復有底不痛之痛乃是深痛夢霞所有哭梨娘之眼淚蓋悉驅之向  
腹內倒流至月明人靜時始得盡情一洩嗚呼痛哉

秋兒忠於梨娘故若有不慊於夢霞夢霞受其冷淡而絕無忤意畢竟多情  
筠倩遺夢霞書梨娘遺夢霞書玉梨魂皆未載筠倩之書怨而不怨梨娘之書不怨而怨若此者可

以怨矣讀梨娘遺筠倩之書可想見其死時之苦在梨娘欲以慰筠倩之心而孰知又以此促筠倩  
之命也

夢霞之於筠倩。若有情。若無情。終實未能忘情。使筠倩不死者。或尙能如梨娘之囑。以安生而慰死。惜哉。筠倩死更冤矣。

夢霞兩聞凶耗。兩作吊客。惟一再恨己之誤人。至此地位。舍一恨。固無他法。然豈一恨所可了哉。其後從劍青之勸。東渡以圖事業。死者之心慰矣。而崔翁鵬。置不一顧。吾於夢霞終不能無責焉。筠倩日記中。時時不忘。老父自知其不可死。而卒不免一死。崔翁雙袖龍鍾。疊遭兩人之喪。而并不知其致死之由。夢霞雖終以一死報兩人。其能告無罪於此翁哉。

夢霞書筠倩日記後。數語自是真。心吐露。若并此而無之。則夢霞直萬古之忍人耳。焉得謂之情人。劍青之勸。迎機而入。石癡之返會。逢其適。復加以靜庵之贊助。無三人。則夢霞東渡之舉。必不實行。故書中敘此三人。實爲賓中之主。

收束數語。知夢霞原欲卽以身殉東渡之舉。尙非所願。固當時應有之意。而夢霞之所以爲夢霞。亦卽於此處見之。

(雪鴻淚史完)



# 柳如是親筆遺囑

(出抄中錄變家氏錢從憤天)

汝父死後。先是某某一無起頭。竟來面前大罵某某。還道我有銀差。逼王來逼。迫逼王某某。皆是汝父極親切之人。竟是如此詐我錢大章犯罪。是我勸汝父一力救出。今反先串張國賢騙去官銀。官契獻與某某。當時原云諸事消釋。誰知又逼汝兄之田。獻與某某。賴我銀子。反開虛帳來逼我。命無一人。愈及汝後者。家人盡皆捉去。汝年紀幼小。不知我之苦處。手無三兩立索三千金。逼迫得汝與官人進退無門。可痛可恨也。我想汝兄妹二人。必然性命不保。我來汝家。二十五年。從不曾受人之氣。今竟當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後。汝事見嫂如事父母。我之冤仇。汝當同哥哥出頭。露面拜求。汝父相知。我懇陰同汝。決不輕放一人。

垂絕書示小姐

